武俠世界

風帝雲后（楚雪衣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武林風雲一起再起，高手惡戰爭持激烈。江東大俠、南嶽佳人，並轡騁馳聯袂降魔伏妖，誠然多姿多采，亦俠亦艷。本故事結構獨特，佈局尤為精妙，鉅著當前，幸勿錯過。



$5.00

第28年

2

編者話

楚雪衣故事集先後已刊出了數個，深受讀者喜愛，今期刊出故事之四：「風帝雲后」，內容特別精采。由於武林道上發生的事故特別多，險惡風雲一起再起，導致高手連場惡戰，爭持不下。江東大俠、南嶽佳人聯袂降魔伏妖，並轡馳騁，多采多姿，亦俠亦艷，傳爲佳話。欲知軒轅榮今後際遇如何？十面風雲墮下落怎樣？該故事怎樣發展下去？請千萬留意該故事之大結局：「萬里爭雄」刊出日期便知分曉了。

☆ ☆ ☆

馬騰今期有新作，龍虎雙傑故事「神經殺手」是一個現代社會諷刺性最佳的寫照，刻劃入微，活靈活現。把目下都市中緊張生活和部份人們的心態描寫得淋漓盡致，令你匪夷所思，請參閱內文41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講述名捕手蕭原邂逅了一位少女，因而生出誤會，險些害死那少女的弟弟，在經過槍林彈雨和驚險重重的厄境後，終於孕育出一朵愛火來，欲知蕭原是否終於找到了一個深深喜愛的對像？請留意下期刊出之「戰火情緣」便有答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期
（總號139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風帝雲后

邪神妙手　血戰禤大天王

正月初十，荊州大會和以往一樣熱鬧，也和以往一樣發生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怪事。

正月初十過去了，今年的荊州大會也已成爲過去，但江湖上許多糾紛仍在持續，甚至越來越多流血火併事件發生。

有人說：「情義容易消散，仇恨永遠難忘。」

所以，仇恨爭殺永無止境。

但江湖人眞的不講情義嗎？

這種悲觀的想法却是大謬不然的，儘管不少江湖人見利忘義，爲求滿足私慾而不擇手段，但江湖上也有無數熱血兒女，肝胆照人的眞英雄，眞好漢。

江湖人是複雜的，江湖事亦然。

然而，當代武林形勢最複雜的門派帮會，乃是血雲敎。

局外人看血雲敎，是神秘的，可怖的江湖組織。

局內人看血雲敎又是如何？

×　×　×

二月初二，天氣和暖，陽光嫵媚地照在每個人的臉上。

天氣很好，但號稱「武林第一侯」的段世之的臉色却極壞。

他的臉很蒼白，好像全身血液都巳流乾一樣。

他的確在流血。

他背上，左臂彎上，右小腿以至足踝都在流血。



在半個時辰之前，他給一羣青衣殺手追殺，他以一敵八，以爲勢難倖免，但結果却死裏逃生，終於殺出了一條血路。

追殺段世之的青衣殺手共八人，但最可怕的一個追殺者却不是他們，而是一個獨眼老者。

這獨眼老者在年少時巳加入遼東狼眉匪帮，當時狼眉帮聚衆人數逾千，聲勢極其浩大。

狼眉帮帮主「一眉裂獅手」司空雷霆以「三獨」著名於綠林道上。

司空雷霆之「三獨」，乃是指其人獨眉，獨門內家重手，及獨斷獨行之處事手段。

不管司空雷霆爲人是否絕毒絕惡，但此人見識廣博，目光如炬，却是不容置疑的。

否則，狼眉帮絕不會勢力日益坐大，甚至連朝廷也爲之震驚，深恐這股勢力越變越大，終於變成亂黨賊兵，以致一發不可收拾。

朝廷之顧慮，絕非多餘。

但就在司空雷霆如日方中之際，忽遭暗殺而橫死於滄州，而暗殺這位「一眉裂獅手」的，就是如今追殺段世之的獨眼老者。

這獨眼老者的左眼，是給司空雷霆一指插瞎的。

若在平時，司空雷霆那一指必可取掉他性命，但當時司空雷霆巳先遭暗算，背上中了十一支毒弩。

司空雷霆死後，獨眼老者奪其帮主寶座！自稱爲「一目鎭遼東禤大天王」。

這位「禤大天王」，就是禤敬水。

禤敬水敢刺殺司空雷霆，亦能殺得了司空雷霆，自是非凡人物。

但狼眉帮却未能在此人統領之下再有進展，相反地，在十年之內，狼眉帮帮衆減少了一大半。

再過五年，江湖上巳再也沒有狼眉帮這個帮會的名字存在。

狼眉帮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十幾個細小得多的帮會。

禤敬水做了十五年帮主，雖然在金銀財帛方面曾經大有所獲，但到狼眉帮散夥時候，他身上只有三十兩銀子。

他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帮主，也不善理財，但這十五年來，他身經大小陣戰逾百，一身武功巳和刺殺司空雷霆時不可同日而語。

狼眉帮散夥後，禤敬水在江湖上一度

楚雪衣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銷聲匿跡，誰也不知道這位禤大天王的下落。

別人不知道，但段世之却是知道的。

他知道禤敬水巳經投入血雲敎，更知道這禤大天王巳成爲血雲敎中地靈堂之堂主。

血雲敎有三外堂，三內堂，合稱六絕堂。

地靈堂是三外堂之一。

三外堂每一堂皆附設分堂，而堂口最多，聲勢最浩大的，正是禤大天王所統領的地靈堂。

禤敬水爲什麼要追殺段世之？

段世之心裏明白，他知道，那是爲了天梅秘笈！

天梅秘笈，本來是屬於血雲敎銀河護法梅巧蓉的，但梅巧蓉在荊州大會之役，與金星護法金獨夫內鬨發生火併，結果雙雙同歸於盡。

事後，血雲敎主大爲震怒，除下令要徹查此事之外，還要追查「天梅秘笈」的下落。

天梅秘笈並不在梅巧蓉身上。

血雲敎主聞訊，認爲天梅秘笈極可能巳落在段世之手裏。

於是，血雲敎主要召見段世之，但段世之却巳逃之夭夭。

血雲敎主更怒，下令地靈堂全力追捕段世之，非要把天梅秘笈奪回來不可。

天梅秘笈本乃天梅老祖所研創之武功，但天梅老祖死後，這秘笈在血雲敎主眼中看來，巳成爲血雲敎之物。

梅巧蓉既死，這秘笈就應該交回給敎

主。

但如今，段世之却挾着天梅秘笈逃走了。

此人背叛血雲教，實在出乎血雲教主意料之外。

血雲教主知道，段世之已中了蠱毒，每年都非要服下解藥不可，在這情況下，他焉敢挾着秘笈一走了之？

然而，段世之眞的走了。

段世之何以敢冒這個險？是不是他已有把握可以解除「年年有餘」的蠱毒？又抑或是有梅巧蕁根本就沒有用蠱毒來對付他呢？

血雲教主不知道。

但無論怎樣，段世之是萬萬不可以放過的。

× × ×

禰敬水帶着八個精銳殺手追殺段世之，是抱着必可成功信心的。

他已成功地在金沙谷外攔截住段世之，而且己方大佔優勢，要殺這個叛徒實在不難。

但他知道，若能活捉段世之，那是更好的。

所以，禰敬水並不急於親自去動手，他只是悠閒地站在一旁，用冷靜的眼光看着段世之怎樣流血，怎樣疲累不堪地倒下去。

當時，段世之已陷入絕境，他以為這一次再也逃不出去了。

但就在這時候，禰敬水帶來的殺手，突然有三個無聲無息地倒下。

段世之不知道這三個殺手為什麼會倒下去，他只知道，這是殺出重圍的唯一機會。

他曾練過天梅秘笈上的武功，雖然所練時間極短，但總算領略到其中三幾招救命脫身之法。

他把「孤梅獨展」，「一蕁出塵」，「萬仞冰枝」三招連續施展，果然牛刀小試，便奏奇功。

他終於在傷痕纍纍之下，殺出重圍。

他只是衝破那些殺手的包圍，但仍須提防禰敬水的追殺。

但禰敬水並沒有追上來。

這禰大天王為什麼沒追上來，段世之不知道，他只知道，只要禰敬水追上來，他就死了。

幸而禰敬水只是一直站着，完全沒有追趕上來，看來就像個木偶。

段世之正在狼狽逃生，也不管禰敬水發生了什麼事。

等到他筋疲力竭，險些連站也站不穩的時候，一個穿着淺藍長裙的女郎就在他眼前出現了。

段世之看着這位女郎，女郎也在看着他。

女郎的目光是平靜的、清澈的，但隱約也帶着一些憐憫的意味。

段世之蒼白的臉變得更蒼白。

他擺出了不惜最後一拚的架式，叫道：「妳來罷，我不怕！」

女郎淡淡一笑，說道：「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段世之道：「不管妳是什麼人，我知道妳……妳是來殺我的……」

「殺你？我為什麼要殺你？殺了你對我有什麼好處？」女郎問。

段世之道：「妳奉了教主之命要來殺我，事成之後，教主一定會給妳很多的賞賜……」

女郎搖搖頭，說道：「你弄錯了，我不是血雲教的人，我不但不是來殺你，而且還要救你出險境。」

段世之冷冷一笑，道：「不必了，你們詭計多端，我……我決不會再上你們的當。」

女郎嘆了一口氣，說道：「眞是冥頑不靈，我現在若要殺你，你還能抵擋得住嗎？」

段世之咬着牙，說道：「妳不妨試試看。」

女郎眼珠子一轉，好像生氣了，她突然跨前一步，閃電般出手點了段世之身上七八處穴道。

段世之不由罵道：「乘人之危，不要臉——」還沒有罵完，連啞穴也給女郎點住。

他又急又怒，只覺一陣血氣向上直湧，然後就眼前一黑，昏倒過去。

× × ×

段世之在昏倒過去的前一刹那，心中所想的是：「唉……以後再也不會醒過來了。」

但不知過了若干時候，他終於又再醒了過來。

他的視線由朦朧漸漸變得清晰，他看見了一個女子，但却不是點了他穴道的藍裙女郎，而是一個綠衣婢女。

段世之勉力爬起來，聲音混濁地問：「妳是誰？這裏是什麼地方？我為什麼會在這裏？」

綠衣婢女微微一笑，却不回答。

段世之怫然不悅，皺眉道：「為什麼不說話，難道妳是個啞巴不成？」

綠衣婢女又是微微一笑，接着却又點了點頭。

段世之一怔，心中暗暗失笑，忖道：「原來眞的是個啞巴。」當下不再理會綠衣婢女，首先四處打量週遭環境。

他躺臥着的地方，乃是一間佈置清雅的房子，房外的是長廊園林，簷前尚有乳燕唧唧之聲，景色極是不俗。

段世之從床上爬起來，已覺得甚為吃力，身上好幾處傷口皆甚是疼痛。

就在這時候，一人語聲平和地說道：「段公子，此地十分安全，你大可放心在此靜養。」段世之一聽，知道正是那個女郎。

那女郎又來了，這一次，她穿的是一襲杏色緞質衣裳，整個人顯得既清艷，又大方。

段世之看着她，怔忡了很久，終於說道：「在下這一條賤命，果然是姑娘所救的。」

女郎微笑道：「人命並無貴賤之分，在小妹眼中看來，公侯相將以至一朝天子之性命，也就和販夫走卒，甚至是沿門乞食的叫化子之性命一般無異。」

段世之聽得一呆，但隨即連連點頭，說道：「姑娘說得極是，極是！」

女郎道：「段公子既已到此，也就不

必急於離去，還是先養好身子再作打算好了。」

段世之躊躇半晌，道：「就只怕打擾府上，令在下更感不安。」

女郎莞爾一笑，道：「你誤會啦，這兒並不是我的家。」

段世之一呆，道：「不是府上，又是何處？」

女郎忽然臉上一紅，道：「是一間客棧。」

段世之「哦」了一聲，說道：「這客棧倒算雅靜之極。」

女郎眨了眨眼，道：「這客棧是內裏清靜，外面熱鬧得緊。」

段世之道：「哦，熱鬧自有熱鬧的好處。」

女郎道：「但你現在是應該靜心休養的。」

段世之點了點頭，躬身道：「多謝姑娘……」

女郎道：「段公子不用多禮，還有，你身上的傷，是許大夫悉心治理的，他每天一早就會來看你。」

段世之道：「姑娘一切皆代為安排，在下感激不盡。」

女郎道：「不必客氣，段公子儘管好好休息便是。」正欲退出，段世之却叫了一聲：「姑娘慢走，在下還有事請教。」

女郎微笑，道：「小妹姓桃，叫桃美黛。」

段世之道：「姓陶？陶淵明的陶？」

女郎搖搖頭，道：「不，是桃應的那個桃。」

段世之「哦」一聲，道：「桃應乃亞聖孟子之弟子，由此說來，姑娘說不定就是桃應的後人了。」

女郎莞爾微笑，段世之乾咳一聲，又道：「請恕在下嘴貧舌快，多有得罪。」

「段公子那裏的話了。」桃美黛柔聲說道：「你儘管在此潛心靜養，若有什麼需要，請向琴兒吩咐便是。」

綠衣啞婢聞言，立刻向段世之欠一欠身，段世之忙道：「不敢當，不敢當！」

桃美黛也向段世之襝衽一禮，然後才風姿綽約地離去。接着，啞婢琴兒也輕輕關上了門，走出房外。

段世之躺在床上靜心細聽，驀地心中猛然一動，立刻伸手向衣衫之內摸索。

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一直掛念着，也一直要保存着的物事——天梅秘笈。

雖然他已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天梅秘笈，但仍然有點放心不下。

直至他仔細翻看好一會之後，他才吁一口氣，暗叫僥倖。

他躺在床上，又想及許多事情，但却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不久，琴兒送來了一盤食物，都是清香而不油膩的家常小菜，還有一大碗熱粥，段世之吃了後，頓覺精神為之一振。

翌日清晨，琴兒帶引着一個禿頂鷹鼻，翳子焦黃的老人走了進來。

段世之看了老人一眼，便說道：「這位可是許大夫？」

老人搖搖頭，道：「老夫不是許大夫，老夫是個王八。」

段世之一愕，隔了半晌才笑了笑，說道：「老丈說笑了。」

老人哼了一聲，道：「老夫不是說笑，老夫若不是個王八，也決不會到了這把年紀還跑到這種地方來。」

段世之又是一愕，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老人還沒有回答，琴兒忽然搶着說：「是丁香客棧。」

段世之更是錯愕，怔怔地望住琴兒，道：「妳原來不是個啞巴？」

這一次，琴兒還沒有回答，老人却又反過來搶先說話了：「誰說她不是一個啞巴？」

段世之道：「既是啞巴，何以懂得說話？」

老人道：「她本來不是個啞巴，換而言之，她並不是個天生的啞巴，但在兩年前忽然患了一場重病，病癒之後就不能開口說話了……不，其實應該說，她是可以開口的，但就算張開了嘴巴，也是不能說話，所以在這兩年以來，她一直都是個啞巴，但她本來是懂得說話的，只不過暫時不能開口說話而已，其實，她只是有幾處穴道給庸醫治壞了，所以才殃及嗓門，以致說不出話來，但她三生有幸，昨晚有緣遇見了老夫，終於給老夫用金針刺穴之法，把她的嗓門整治妥當，所以她昨天還是個啞巴，但現在就不再是個啞巴了，你懂不懂？」

老人一口氣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段世之，段世之聽得不住點頭，心中却在暗暗失笑：「這老傢伙言語纏夾不清，簡簡單單的一件事，却花上一大堆話來加以形容。」

老人見他不說話，不禁眉頭一皺，道：「怎麼？你聽不懂嗎？」

段世之忙道：「懂！懂！而且晚輩還知道，你是個良醫。」

老人冷笑道：「老夫不是良醫，是個王八！」

段世之聳肩一笑，心想：「你喜歡自認王八，那便當你是個王八好了。」

那知老丈接着却說道：「老夫跑到這裏來為你治傷，固然是個王八，你躺在這裏半死不活的，也同樣是個王八！」

段世之一呆，忍不住問琴兒：「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

琴兒道：「是……是客棧！」

段世之望着老人，說道：「是不是眞的？」

老人冷笑道：「既來之則安之，這裏就算是十八層地獄也是一樣的。」

段世之還想再問，老人却已叱道：「少說話，別躭誤了老夫的時候。」

段世之只好閉嘴不語，讓老人來為他治療傷勢。

老人一面用膏藥為他治傷，一面說：「你長得不夠胖，肥肉不夠，以致有一兩刀給砍到骨頭上去，若不是遇上老夫，你就算不死也得殘廢。」

過了一會，又道：「老夫老啦，大大的不中用啦，否則也不致落得如此田地，給人欺負了又再欺負……」說到這裏，一臉委屈的樣子，琴兒看了，忍不住「嗤」聲笑了出來。

老人陡地臉色一沉，怒瞪着琴兒罵道

：「死丫頭笑什麼？妳敢再笑，老夫一掌斃了這小白臉，然後向妳小姐說，這禍端是由妳惹起的。」

琴兒大吃一驚，忙道：「我不笑！不笑！」

老人這才怒氣稍平，但接着卻從藥囊裏拈起一顆丹丸，向琴兒的「笑腰穴」上射去。

琴兒冷不提防，笑腰穴登時給丹丸射中，隨即哈哈大笑起來。

老人立刻一拍桌子，故作怒色道：「老夫叫妳別笑，爲什麼還要笑？」

琴兒格格大笑，說道：「你點了奴婢的笑穴，奴……奴婢自然哈哈……哈哈哈……哈哈非笑不可……」

老人「哼」一聲，喝道：「荒謬……老夫只是給妳一顆治啞靈藥，幾曾點妳的笑穴來着？」

琴兒笑道：「奴婢……哈哈哈……已經不啞了……哈哈哈……何必再服哈哈哈……什麼哈哈哈……哈哈治啞靈藥？」

老人道：「這顆藥是給妳保存着，以備不時之需的，這又有什麼好笑？」

琴兒仍然在笑，而且越笑越是吃力：「哈哈……奴婢不想笑啦……哈哈……眞的不想笑啦……」

老人眉頭一皺，道：「老夫有一種藥丸，吃了之後會黑髮變白，加速衰老，妳要不要？」

琴兒嚇了一跳，忙道：「不要……哈哈……不要不要……」

段世之卻叫道：「琴兒，快要了這顆藥丸，否則妳會活活笑死的。」

老人道：「笑是笑不死的，但卻會笑得面皮脫落，鼻樑塌了下來……」

琴兒一聽之下，連忙叫道：「不！千萬不能這樣，我要了那顆藥丸便是。」

老人哈哈一笑，又把一顆藥丸向她腰間射至。

琴兒尖叫了一聲，接着笑聲才停頓下來。

老人又哈哈一笑，道：「要不要向妳家小姐稟告，說老夫欺負妳來着？」

琴兒鼓着腮不說話，段世之看在眼裏，心中暗自好笑。

老人倏地轉過臉瞪着他，喝道：「有什麼好笑？老夫又沒點你的笑腰穴。」

段世之吃了一驚，說道：「我沒有笑啊。」

「混帳！你以爲老夫看不見。」老人板着臉道：「你雖然面上沒有笑，但心裏卻在笑！」

段世之又是一驚，暗忖：「這老怪物好厲害。」

老人瞪着他，冷冷道：「你傷勢非輕，最好別胡思亂想，就算有天大事情，也當作老鼠放屁好了。」

段世之一呆，問道：「什麼叫老鼠放屁？」

老人道：「小小一頭老鼠放屁，自然是小事耳，決嚇不死人，也臭不死人，明白了沒有？」

段世之點了點頭，說道：「晚輩明白了。」

老人又爲他檢視了傷勢一會，才昂起臉施施然地離去。

段世之等他走遠了，才悄悄對琴兒說道：「這老人家的脾氣有點古怪。」

琴兒搖搖頭，道：「不是有點古怪，而是大大的古怪。」

段世之道：「年紀老大的人，多半如此。」

琴兒又搖搖頭，道：「倒不見得，我在鄉下裏的爺爺、叔公爺都不是這樣的。」說到這裏，彷彿覺得自己說話太多了，倏然住口不語。

過了兩天，段世之傷勢已大有起色，再也用不着老是躺在床上，但琴兒卻在房外看守着，不肯讓他到處亂跑，段世之知道，這是桃美黛的意思。

又過了三天，老人已不再來。

琴兒對段世之說：「許大夫說你的傷勢正在迅速復原，再也用不着他這個老王八了。」說到最後幾個字，忍不住笑了起來。

段世之道：「在下這一次能夠死裏逃生，全憑妳家小姐大力相助，當然，還有琴兒姊姊的悉心照料，在下也是沒齒難忘的……」

琴兒道：「奴婢只是奉命行事，就算小姐要我去伺候一頭豬，我也絕不能抗拒的。」

段世之嘆了口氣，道：「在琴兒姊姊的眼中，我這個臭男人也許是連豬也不如的。」

琴兒道：「奴婢只是說說笑，公子千萬不要生氣。」

段世之微微一笑，道：「我豈會生氣，琴兒姊姊不必多心。」

琴兒道：「既然公子的傷勢已差不多復原，咱們也該走了。」

「妳們？」段世之眉頭一皺，道：「妳是說妳家小姐和妳自己？」

琴兒點了點頭，說道：「是的。」

段世之道：「這幾天，怎麼不見桃小姐？」

琴兒說道：「她很忙，所以沒有來看你。」

段世之道：「她忙着些什麼？」

琴兒遲疑了半晌，才說道：「她忙着練武功，不能稍爲分神。」

段世之「哦」了一聲，道：「妳家小姐如此勤力，難怪武功如此厲害。」

琴兒一怔，道：「你怎知道小姐武功厲害？」

段世之道：「桃小姐沒有一身高明的本領，又怎能阻擋在下仇家的追襲？」

琴兒吁了一口氣，說道：「你早知道了？」

段世之微微一笑，道：「只要不是白痴，想也想得出來。」

琴兒道：「小姐雖然武功不弱，但一山還有一山高，她就算以後很想保住你的性命，也是不大容易的。」

段世之不禁嘆息一聲，緩緩道：「不錯，在下惹上的仇家，勢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我實在不該把桃小姐連累。」

「不！你千萬不可以這樣說。」琴兒搖頭不迭，道：「你這些話若給小姐聽見了，她會以爲我令你這樣想的。」

段世之道：「我現在想見一見桃小姐，可以不可以？」

琴兒道：「小姐正在練功，你不能打擾她。」

段世之道：「我可以等。」

琴兒說道：「不必等了，她不想看見你。」

段世之道：「她爲甚麼不肯見我？」

琴兒道：「小姐說，等你傷勢復原後，馬上就要離開這裏，去得越遠越好，再也不要回來。」

段世之搖搖頭，道：「不！桃小姐對段某有救命恩德，我決不能不辭而別。」

琴兒嘆了口氣，說道：「正是左右做人難，小姐這樣囑咐，你卻又是另一套想法，教琴兒如何是好？」

段世之道：「琴兒姊姊就只當不知道我去找小姐好了。」

琴兒還是搖搖頭，道：「不！這還是不可以的。」

兩人爭論間，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激烈打鬥聲。

段世之臉色一變，道：「外面出了甚麼事？」也不再理會琴兒，施展輕功向外直掠出去。

這時候，他的傷勢已痊癒了七八成，雖然運氣提功略不如前，但也行走如飛，瞬即穿過了一條彎彎曲曲的走廊。

走廊過後，是一座雕砌金碧輝煌，宮燈處處的華麗廳子，只見廳內羣雌粥粥，可說是燕瘦環肥，令人看得眼花撩亂。

段世之不禁看得一呆，忖道：「這是甚麼地方？眞的是一間客棧嗎？」

他畢竟是「武林第一侯」，是個見識過大場面的人物，雖然初時一陣錯愕，但很快就已恍然大悟，忖道：「甚麼丁香客棧，原來是青樓妓院才是眞的！」

他在廳堂裏呆了片刻，一個鴇婆擅擅跌跌的走了過來，不斷呼叫着說道：「外面鬧出了血案，要命的快逃！」

她這個人一叫嚷，所有青樓妓女無不花容失色，紛紛奪路而逃。

每個人都向後院那邊走，段世之卻反其道而行，直向外面闖出去。

廳院前面有天階，過了天階，前面又是另一座更寬敞、更華麗的廳院。

廳院內殺聲震天。

段世之終於看見了桃美黛，也看見了血雲教的殺手，當然，還有「一目鎮遼東禤大天王」禤敬水在內！

果然是血雲教殺上門來了。

這時候，桃美黛正陷入包圍戰之中。

包圍着桃美黛的總共有四個人，那是一僧一道、一個玄衣老者，還有一個就是禤敬水。

段世之不禁爲之心頭大震。

令他心頭大震的，並不單是禤敬水一人，還有那一僧一道和玄衣老者。

那僧人身穿黑袍，手中使的武器是月牙鏟。

一般僧人使的月牙鏟只有一根，但這黑袍僧人卻用一對。

這對月牙鏟，一長一短，配合着他的獨門招式，威力與別不同。

另一道人，面無四兩肉，端的是一派仙風道骨模樣，但如此瘦削的一個道士，他用的兵刄卻是一雙沉重的板斧。

道人以一雙板斧作武器，倒算罕見。

尙有玄衣老者，他所使用的武器最是奇特了，居然會是一面方圓兩尺左右的銅鏡。

這一面銅鏡中央甚是光滑，但邊緣卻佈滿利刄尖齒，只要給它劃上一下，滋味絕對不是好受的。

這三個人，段世之見過其中兩個，那是一僧一道。

使一對長短月牙鏟的僧人，乃華山第一凶僧萬伏和尙。

使一對板斧的道人，是九夷山蒼然觀主陸不山。

萬伏和尙與陸不山在江湖上合稱「僧道雙邪」，雖然都是出家人，但幹的却是奸淫擄掠，殺人放火的勾當。

至於那個玄衣老者，段世之雖然素未謀面，但一看他所使用的銅鏡，就已知道，這玄衣老者就是綠林中人稱「銅鏡天尊」的司徒長樂。

「銅鏡天尊」司徒長樂在江湖中的輩份，比禤敬水這位「一目鎮遼東禤大天王」還要更高。

但其人武功怎樣好，一般武林中人都是不甚了了。

總之，籠統一點來說，司徒長樂武功極高，乃是不容置疑之事。

以「僧道雙邪」、「銅鏡天尊」再加上「一目鎮遼東禤大天王」四大高手，來對付一個看似纖纖弱質的女娉婷，實在是一件絕不尋常的事。

桃美黛能支持得住嗎？

× × ×

桃美黛所說的「丁香客棧」，其實應該稱爲丁香樓。

這是男人的銷金窩，任何良家婦女都不該和這種地方沾上半點關係的。

但桃美黛却在丁香樓裏，而且還把段世之置在丁香樓最雅靜的房內。

她是個甚麼人？

她是不是一個妓女？

段世之很想知道答案，但現在，他却只担心桃美黛的安危。

若不是桃美黛，段世之早已逃不過禤敬水的追殺。

他非要帮助桃美黛不可！

但他正想出手，却給一個人拉住了。

抓住段世之的這個人，正是那個自稱爲「老王八」的許大夫。

到了現在，段世之終於明白，許大夫爲甚麼老是說自己不是大夫，而是一個「老王八」。

許大夫顯然並不是個喜歡拈花惹草的男人，他年輕時如此，年紀老大之後，更加不喜歡跑到青樓妓院這種地方。

這種男人也許並不多見，但却總會有的，許大夫就是其中之一。

一個不喜歡拈花惹草的老人，偏偏要跑到丁香樓去爲別人治療傷病，難免會有些不滿的情緒。

段世之給許大夫拉住，不禁爲之一怔：「老王八，你怎會在這裏的？」

許大夫兩眼一瞪，怪叫道：「你爲甚麼罵我是個老王八？」

段世之叫他「老王八」是故意的，許大夫這種反應也是段世之意料中事。

所以，段世之乾笑一聲，不慌不忙地

回答：「前輩不是經常說自己是個老王八嗎？」

許大夫哼一聲，道：「從現在起，老夫決不再說這種話！」

段世之道：「前輩怎樣稱呼，以後大可慢慢從長計議，但桃小姐身陷重圍，你怎麼拉住在下不放？」

許大夫冷冷一笑，道：「就算放了你又怎樣？」

段世之道：「你若放了我，我馬上就可以放手一搏，與桃小姐並肩作戰。」

許大夫冷冷道：「你的武功是第幾流的？」

段世之故意說道：「我是『武林第一侯』！」

「武林第一侯！」許大夫嘿嘿一笑，道：「只可惜你的武功却是第三四流的，你若可以充任護花使者，也不必給欄敬水追殺得落花流水，魂魄不全了。」

段世之一拍胸膛，昂然道：「武功高低那是另一回事，段某這條性命是桃小姐所救的，如今她給幾個大惡人圍攻，段某決不可以坐視不理！」他這番話說得正氣凜然，許大夫不禁聽得連連點頭。

但許大夫接着却說道：「看你的確不像是混蛋，但何以從前所作所為，却是如此的差勁？」

段世之眉頭一皺，道：「晚輩的事，前輩知道多少？」

許大夫冷冷一笑道：「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少，但總而言之，你以前並不是個甚麼好東西。」

段世之坦然道：「段某的確不是個正人君子。」

許大夫道：「不但不是個正人君子，簡直就是個他媽的卑鄙小人。」

段世之道：「這倒登對。」

「登對？跟誰登對？」

「跟你很登對，」段世之說道：「你是老王八，我是個卑鄙小人，咱們若衷誠合夥，大可以創立一個帮會，名堂就叫『卑鄙老王八帮』，由你老人家做帮主，我做你的副手！」

「卑鄙老王八！你兜來兜去，還是志在罵老夫這一句！他媽的，你眞是沒有良心！」

「甚麼沒良心！」

「你這一身傷勢是誰給你治好的！」

「老王八！」

「他媽的，老夫早已說過別提這三個字。」

「不提這個，又還有甚麼好提的？」段世之眨着眼說道。

「你怎不讚揚老夫精湛的醫術？」

「因為現在沒這個閒情逸緻來拍你老人家的馬屁。」段世之倏地面露怒容，「還不快放手，我可不客氣了。」

「客氣？」許大夫嘿嘿一笑，「你何必對老夫客氣？動手呀？為甚麼還不動手把老夫宰了？」

段世之呆楞楞的看着他，臉上的表情很是古怪。

原來許大夫在說這兩三句說話的時候，已出手點了段世之身上的五處穴道。

許大夫醫術高明，那是不必懷疑的，想不到他點穴功夫，也同樣厲害。

段世之連招架也來不及，就已給許大夫點住了穴道，無法動彈。

許大夫望着他的臉，忽然笑笑，說道：「誰說桃小姐是姓桃的？」

段世之莫名其妙，道：「她不姓桃，姓甚麼？」

許大夫又笑了笑，過了半晌才傻傻地在他的耳朵邊說道：「她姓梅，叫梅美黛才是眞的。」

「梅美黛？」

「不錯，她有一個姊姊，就是梅巧蕚。」許大夫忽然臉色凝重，一本正經地對段世之說。

段世之一聽之下，眞的呆住了。

完全呆住！

× × ×

梅巧蕚有一個妹妹嗎？

段世之不知道，因為梅巧蕚從來沒有向他提起過。

梅巧蕚趕往荊州大會之前，只是把兩件重要的東西交給他。

第一件東西，就是天梅秘笈。

當段世之接過天梅秘笈之際，他是極度詫異的。

他問梅巧蕚：「妳不是打算每天讓我看一頁嗎？」

梅巧蕚回答：「本來是的。」

段世之道：「何以忽然改變主意？」

梅巧蕚道：「因為你現在畢竟已成了我的丈夫。」

這並不是一個很充份的理由，尤其是對梅巧蕚和段世之這門親事來說，做妻子的一直只是威逼着丈夫。

她怎會忽然改變了主意，把如此重要的天梅秘笈提早交到段世之的手上？

但無論怎樣，段世之還是很樂意把秘笈接受下來的。

梅巧蕚不但給了他秘笈，其後還把「年年有餘」這種蠱毒的三夥解藥相贈。

只要同時服下五顆解藥，「年年有餘」的蠱毒就可以完全被消除！

對於段世之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東西，它甚至比天梅秘笈還更重要。

其後，梅巧蕚的死訊傳至，段世之心知不妙，立刻星夜逃亡。

他已擁有天梅秘笈，也有三顆解藥。

只要再找到兩顆解藥，「年年有餘」的蠱毒就會被徹底消除。

他非走不可，但最後還是給欄敬水追了上來。

若不是桃美黛及時解圍，段世之早已活不下去。

現在，許大夫對他說：「桃小姐就是梅巧蕚的妹妹梅美黛！」

其實，不管是桃美黛也好，是梅美黛也好，對段世之來說都是一樣的。

× × ×

「桃美黛」的確就是梅巧蕚的妹妹，她並不姓桃，而是姓梅。

梅蘭菊竹的梅。

也是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的那個梅。

梅巧蕚在血雲敎的地位怎樣，段世之就算不完全瞭解，也是知道不少的。

她是「銀河護法」，武功與「金星護法」金獨夫不相伯仲。

段世之雖然穴道被制，但頭腦還是十分靈活。他在暗想：「倘若如今被困着的是梅巧蕚或者是金獨夫，那麼，形勢將會怎樣？」

答案是：「決非敵手！」

「僧道雙邪」、「一目鎭遼東欄大天王」再加上「銅鏡天尊」的力量，絕對不是容易抵禦的。

即使聯合銀河、金星兩大護法之力，也抵擋不住。

但現在，梅美黛已和這四大高手拚了超逾三百招。

這證明了一件事：梅美黛的武功，竟然遠在她姊姊之上！

梅美黛若是血雲敎中人，其地位必比梅巧蕚為高，

幸而她並不是血雲敎中人。

她的武功，又是師承自那一位前輩高手？

還有，這個神秘的「許大夫」又是何方神聖。

忽然之間，段世之想起了武林三大名醫。

這三大名醫，一個是「亂笑怪醫」祈濟安，另一個是「一帖聖手」華七公。

尚有一人，就是江湖中人稱「邪神妙手」的許我行！

這許大夫，莫非正是當代武林三大名醫之一的「邪神妙手」？

「對了，一定是他！」段世之不禁暗罵自己「蠢材！」怎麼直到這時候才想起許我行的名字？

× × ×

許大夫靜觀其變，顯然，他是站在梅美黛這一邊的。

血雲敎高手窮追猛打，非要對付段世之不可，但梅美黛却老是護着他。

許大夫看的不住搖頭。

沒有人明白他不住搖頭是什麼意思。

更妙的是，就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不住的搖頭。

忽聽「銅鏡天尊」司徒長樂怪嘯一聲，道：「許老兒，你今年多大了？」

許大夫道：「已逾花甲，但比你還得要年輕幾歲。」

司徒長樂說道：「這麼說，你也已一大把年紀了，怎麼還跟這小娃兒一般見識呢？」

許大夫眨了眨眼，道：「什麼一般見識兩般見識的？老夫不懂。」

司徒長樂冷冷一笑，道：「咱們血雲敎氣勢正盛，又豈是爾等烏合之衆可以抵擋得了的？」他一面說一面出手對付梅美黛，看似托大，其實絲毫不敢稍有大意。

梅美黛使的是一柄利劍，劍法時而輕靈，時而穩重，攻中有守，守中帶攻，司徒長樂三番四次想以銅鏡邊緣的利齒套住她的劍，始終還是無功而退。

四人中，武功最高的就是司徒長樂，但他還是沒法子擊敗梅美黛。

連以四對一也傷不了梅美黛。

所以，根本司徒長樂早已顏面無存，但他老奸狡猾，又極具江湖經驗，別人實在沒法子看得出他心裏怎樣想。

許大夫也看不透這個老狐狸。

但他却認為：「看不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獲勝。」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有時候，所有事情，全盤大局都已看得「通通透透」了，但結果還是不免落得一敗塗地的下塲。

但有時候，有些糊裏糊塗的傢伙，只是亂衝亂撞，反而會立下豐功偉績，令人連羨慕也來不及。

所以，許大夫認為：「人在江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福氣。」

許大夫一直認為自己的福氣既不太好，但也不算差。

老天爺待他向來不薄，眞的不薄。

所以，他對自己的醫術有信心，對自己的武功也有信心。

「對付別人也許還不行，要對付司徒長樂，却又有何難哉？」這是許大夫心裏的想法。

所以，他終於出手，而且一出手就向司徒長樂身上招呼。

許大夫用的兵刃，是一柄不太小巧的金剪。

他要剪斷司徒長樂的咽喉。

但司徒長樂的脖子還是完完整整的，許大夫的右臂已給銅鏡削了一下，登時鮮血直湧，臉色驟變。

司徒長樂果然是四人中武功最高的一個！

× × ×

「邪神妙手」一出手就已很不妙。

這實在出乎段世之意料之外。

他不但感到意外，而且更在暗暗叫苦：「許大夫打不過司徒長樂，却又先把我的穴道點了，眞乃慘哉。」

眼看形勢開始不妙，梅美黛突然長劍奇招一蕩，把「僧道雙邪」和欄敬水同時逼退開去。

梅美黛劍招奇特而且姿勢美妙，僧、道、欄大天王三人雖然聯袂抵抗，但還是給她一劍齊齊逼開。

然後，梅美黛就已護在許大夫面前，一劍鎭住司徒長樂所有的攻勢。

許大夫哼一聲，道：「老夫學藝不精，用不着妳來援救。」

梅美黛搖搖頭，說道：「許前輩並非學藝不精，只是武功路子恰好給銅鏡的招數尅制住，換句話說，司徒長樂就是你的尅星。」

許大夫冷笑道：「是尅星又怎樣？難道老夫就得怕了他不成？」

梅美黛道：「許前輩當然是不會怕他的，但與其打得吃力，何不先帮我殺了欄敬水再說？」

許大夫說道：「欄敬水那一邊有三個人！」

梅美黛道：「以許前輩的武功，大可應付裕如。」

許大夫道：「那麼，這個使妖鏡的老怪物又怎樣？」

梅美黛微微一笑，道：「就讓晚輩和他走幾招好了。」

許大夫遲疑了半晌，終於點頭道：「好！老夫就照妳的話去幹！」

段世之心中大奇，忖道：「許大夫以一對一，尚且不免掛了彩，倘若以一敵三，豈不是有死無生嗎？」

但許大夫却很聽梅美黛的話，果然眞的揮動金剪，與僧道雙邪和禤敬水展開拚搏。

而就在這時，忽然有四個黑衣武士揮刀向段世之衝了過來。

這些黑衣武士，不問而知都是血雲敎的殺手，此際段世之穴道被點，看來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眼看那些黑衣武士已衝殺過來，忽然一人冷笑揮刀，首先衝過來的黑衣武士立刻慘叫倒下。

這個揮刀而來的人居然就是琴兒。

琴兒揮動的並不是什麼寶刀，而是一柄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廚房菜刀而已。

但她菜刀一揮，一個滿臉殺氣的黑衣武士就應聲倒下，其潛力自也不容低估。

其餘三個黑衣武士睹狀，都是不禁爲之一陣怔呆，但接着又再發動了攻擊。

琴兒以一敵三，而且對方三人又已提高了警覺，這一戰就不容樂觀了。

段世之心中暗自着急，一急之下不由拚命運氣，想把被封制住的穴道衝破。

原本他以爲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但他一運氣提聚眞力，被封制住的穴道居然立刻就被衝破了。

許大夫的點穴功夫，絕對不會是差勁的，就連段世之也想不到，自己眞的可以運氣提功，恢復了自由。

他想了一想，終於明白過來。

許大夫雖然點了他的穴道，但其實出手甚輕，用意只是要段世之別輕舉妄動而已。

但段世之若眞的要恢復自由，也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只要他運勁一衝就可以了。段世之一經恢復自由，立刻就和琴兒並肩作戰，甚至使用出天梅秘笈上的武功。

這一來，那三個黑衣武士就不是對手了。

琴兒又用菜刀砍翻了一個。

段世之哈哈一笑：「砍得好！」

琴兒道：「奴婢就只當是正在廚房裏砍瓜切菜！」話猶未了，段世之掌法一變，忽然又用上了他的「黔北掌」，一個黑衣武士連招架也來不及，就已右脇中掌悶哼倒下。

只剩下一個黑衣武士，早已嚇得臉色青白，再也無心戀戰，掉頭便走。

但他才走出三步，一面銅鏡已向他迎頭砸了下來。

銅鏡這一砸之力，實在是非同小可，黑衣武士的腦袋登時當場爆裂，顯然是死多活少了。

司徒長樂一鏡砸死黑衣武士，繼而冷笑罵道：「貪生怕死臨陣退縮的傢伙，便是這等下塲！」

梅美黛冷冷道：「如此說來，你老人家對血雲敎倒是忠心耿耿的了？」

司徒長樂舞動銅鏡，道：「好說！」

就在這時候，「一目鎭遼東禤大天王」禤敬水的咽喉突然被許大夫的金剪剪斷了！

× × ×

這十幾天以來，段世之給一個人追逼得極其狼狽。

這個人就是禤敬水。

禤敬水是血雲敎地靈堂主，麾下殺手如雲，其人本身的武功也是旣毒辣，又厲害。

段世之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禤大天王這個人的。

但他却也想不到，在一兩個照面就已給司徒長樂所傷的許大夫，竟然能夠在那邊以一敵三，同時還佔了優勢。

否則，禤敬水也不會死在金剪之下！

禤敬水一死，司徒長樂的臉色立刻就變了。

禤大天王是地靈堂主，如今連地靈堂主也死掉，事情就絕不簡單。

誰來揹這一個黑鍋？

倘若再苦纏下去，只怕連「僧道雙邪」也會有失，那時候，司徒長樂所負的罪名就更嚴重了。

但在這時候撤退，司徒長樂也是絕不甘心的。

然而，不甘心又如何？

最要命的，就是梅美黛雖然年紀輕輕，但劍法上的造詣却是出神入化，司徒長樂實在沒有半點把握可以佔到任何便宜。

所以，他最後還是決定撤退！

血雲敎這一次向丁香樓突襲，來的時候很突然，一說撤退，也撤退得十分乾凈俐落。

段世之總算鬆了一口氣，也吐出了一口鳥氣。

他這一口鳥氣已經蹩了十幾天，他甚至在做夢的時候也會看到禤敬水的猙獰面孔。

他很想親手殺掉這個人。

但現在，禤敬水畢竟還是死了，雖然段世之未能親手殺了他，最少也是親眼看着他倒下去的。

所以，他已很滿足，但在滿足之餘，事情依然並未解決。

梅美黛收回了長劍，然後深深的看了段世之一眼。

她沒有說什麼，但段世之似已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許大夫却突然把段世之拉走，琴兒連忙叫道：「許大夫——」

但梅美黛却盯了琴兒一眼，示意她不必加以阻止……

天地二奴十面風雲重

許大夫是個很妙的老人，他把段世之拉到一株楡樹下，第一句話就說道：「你爲什麼要嫁給梅巧蕚那個女人？」

段世之一呆，接着道：「前輩說錯了，晚輩不是嫁給梅巧蕚，而是娶了梅巧蕚爲妻。」

「放屁！」許大夫冷冷一笑，道：「天下間那有男子會這樣娶妻的？你根本就不喜歡那個女人，是那個女人强逼你和她成親的！」

段世之臉色一陣發白，道：「前輩是從什麼地方聽回來的？」

許大夫說道：「老夫耳目衆多，消息靈通，又有什麼事情可以瞞得過老夫？」

段世之怔呆了半晌，道：「前輩旣已知道，晚輩也不妨直說，晚輩和梅巧蕚成親，確是逼不得已之舉。」

許大夫道：「梅巧蕚不是個好東西，但你嘛……嘿嘿，只怕也好不了多少！」

段世之不禁臉上一紅，道：「這個……晚輩是不容否認的……」

許大夫嘆了口氣，說道：「難得！難得！」

段世之一怔，道：「難得什麼？」

許大夫道：「難得像你這種人也居然會臉紅。」

段世之的臉又再紅了，他嘆息一聲，道：「晚輩也知道，晚輩曾經做過不少壞事，否則也不會被逼加入血雲敎，落得如今田地。」

許大夫冷笑道：「你現在也不壞呀，旣有天梅秘笈，又有佳人守護，正是羨煞旁人也。」

段世之苦笑一下，道：「前輩休取笑了，段某這種花花公子，又怎會有眞正的紅顏知己加以維護呢？」

許大夫兩眼一瞪，怪叫道：「你豈不是把梅美黛的良心當作是狗肺了？」

「梅小姐？」段世之又苦笑一下，道：「晚輩與梅小姐認識尙淺，實在是談不上什麼的……」

許大夫冷哼一聲，道：「你對她的確是認識尙淺，但她對你却是早有認識！」

段世之不禁爲之呆住。

「梅小姐怎會對我早有認識？」

許大夫道：「還記得黔北最著名的一間小酒家嗎？」

段世之一怔，道：「黔北地域千里，大大小小的酒家數之不盡，前輩說的是那一間？」

許大夫道：「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的那一間。」

段世之倏地臉色發光，道：「那是小獅子樓。」

許大夫點點頭，道：「你還記得小獅子樓就好了。」

段世之道：「小獅子樓雖然地方細小一點，但酒菜很不錯，有一段日子，晚輩經常在那裏喝酒。」

許大夫道：「而且還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對不對？」

段世之訝異地望着許大夫，道：「你怎知道？」

許大夫道：「是琴兒的主人說的。」

段世之道：「梅美黛？」

「不錯。」

「她怎會知道？」

「因爲那時候，她正在和師父鬧彆扭，一氣之下，就跑到一間小酒家裏去當小廝。」

「她是個女孩子，怎樣去當小廝？」

「只要把容貌和裝束改變，兼且把小酒家買了下來，那麼，無論她要做掌櫃也好、廚房掌勺大師父也好，都只是輕而易舉之事，更何況她只不過要當一個小廝而已。」

「她……她……是不是小獅子樓的阿張？」

「不，阿張是一個眞眞正正的小廝，是個眞眞正正的男人，而且他在兩年前已經討了老婆，還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不是阿張，難道就是阿豆？」段世之的心忽然發熱，「對了，她一定是那個阿豆……有好幾次……」

許大夫靜靜的看着他，想聽聽他怎樣說下去。

但段世之沒有繼續說，只是在想着從前曾經大醉過的日子……

當年，段世之在江湖上已很有點名氣，就連他自己也給這點名氣弄得飄飄然。

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很成功的江湖人物，「武林第一侯」之譽，實在是令人心醉。

可是，每個人都會有遭遇到挫折的時候。

有一天，他和一個不見經傳的劍客比武，當時，他信心十足，滿以爲必可穩操勝券。

但到最後，他却敗下陣來。

雖然，那一戰他只是輸了半招，而且對手也是在極驚險情況下才能倖勝的，但段世之畢竟還是輸了。

於是，段世之有一段日子很消沉，但他並不想武林中的朋友知道，所以在大白天的時候，他看來還是和平日一般，旣愉快又瀟洒。

但是他到了晚上，就想喝酒來痲醉自己。

他經常在小獅子樓裏，喝得酩酊大醉，有時候喝到天亮，有時候喝得天昏地暗，根本在什麼時候醉倒下來都已忘掉。

但他始終忘不掉一件事。

這次他醉倒，把他扶到椅子上休息的人，總是那個瘦小的阿豆，而不是孔武有力的阿張。

而且，他總覺得，阿豆身上有着一種清淡的香氣，就像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兒家……

眞想不到，梅美黛就是當年在小獅子樓的阿豆！

難怪許大夫說：「你對她的確是認識尙淺，但她對你却是早有認識。」

想到這裏，許多曾經令段世之想不通、猜不透的事情，已漸漸開始有了眉目。

他忽然望住許大夫，用摯誠的聲音問：「我可以見見梅小姐嗎？」

許大夫翻了翻眼，道：「她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當然可以見她。」

段世之吸一口氣，然後就急掠而去。

許大夫看着他的背影，半晌後才喃喃地說道：「老夫的醫術，似乎又精湛了不少……」

× × ×

段世之終於找到了梅美黛。

梅美黛沉默着，只是輕輕的在咬着指甲。

「琴兒呢？」段世之試探地問。

「她去僱一輛車子。」

「你們要走了？」

「血雲敎這一次撤退，只是暫時的，他們遲早還會再來。」梅美黛輕輕一笑，道：「何況這裏根本就不適合咱們。」

段世之本不會問，也不想問，但這時候却還是忍不住問道：「妳和琴兒怎會躭在這裏？」

這裏是丁香樓，是烟花之地，是青樓妓院。

梅美黛望了段世之一眼，忽然反問：「你看我像不像個妓女？」

段世之立刻拚命的搖頭：「不像，半點也不像，因爲妳根本就不是。」

梅美黛嫣然一笑，道：「我若眞的是個人盡可夫的妓女呢？」

段世之呆住了，良久才說道：「無論妳是個怎樣的女人，段某這條性命總是妳救回來的。」

梅美黛又是一笑，道：「別瞎猜了，直到此刻爲止，我還沒有當上妓女，我只是付出特別的價錢，在這裏包下了兩間廳院和房子。」

「妳眞的把這裏當作客棧？」

「只要可以讓你靜靜地養好傷勢，這裏又和客棧有什麼分別？」梅美黛的眼睛閃動着慧黠的光芒，「而且，你住在這裏，比住在客棧裏還更安全。」

段世之想了想，點點頭道：「不錯，禤敬水雖然老辣狡猾，但只怕也想不到咱們會藏身此地。」

梅美黛說道：「禤敬水的確沒想到，但血雲教又派來了三大高手協助他，其中最厲害的脚色，就是『銅鏡天尊』司徒長樂。」

段世之道：「有了司徒長樂，他們終於還是找到這裏來了。」

梅美黛道：「幸好許大夫趕來了，否則形勢還是很難逆料的。」

段世之道：「這位許大夫醫術精湛，未知是否當世武林三大名醫之一的『邪神妙手』許我行？」

梅美黛道：「不錯，他正是『邪神妙手』許我行。」

段世之道：「許前輩似乎對妳很不錯，妳認識他多久了？」

梅美黛笑了笑道：「我一生下來就已認識他。」

語聲微頓，又搖了搖頭，說道：「不，我一生下來的時候，腦筋還是一片空白的，那時候，是他認識我，但我却不認識他。」

段世之一笑，道：「這麼說，許大夫是看着妳長大的了？」

梅美黛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先父和他是好朋友，也是一對苦纏苦鬥了二十多年的寃家。」

段世之道：「令尊怎樣稱呼？」

梅美黛回答道：「先父名諱，是上宏下棠，他也是學醫的，但醫術比不上許大夫。」

段世之暗道：「許大夫是當世武林三大名醫之一，妳父親比不上他，自然不是奇事。」

段世之道：「梅巧蕁是妳姊姊？」

梅美黛嘆息了一下，把頭扭向一邊，過了好一會，才淡淡的說道：「你都知道了？」

段世之聳聳肩，道：「事情雖然巧合一點，但是我知道並不是任何人故意安排的。」

梅美黛又嘆了口氣，道：「也許，這是上天的安排。」

段世之道：「上天的安排，往往是不公平的。」

梅美黛望住他，道：「段公子何出此言？」

段世之道：「上天的安排若是公平，就該讓我先遇上了妳，但很可惜，我首先遇上的，却是妳的姊姊。」

梅美黛搖搖頭，道：「你說錯了。」

「說錯了？」

「你首先遇上的，並不是我的姊姊，而是我。」梅美黛說完之後，又把臉龐扭開。

段世之的眼睛倏地發亮了。

「不錯，上天的安排其實已很公平，咱們在很久以前就已認識了。」

梅美黛雖然扭開了臉龐，但段世之還是可以看見她的一邊耳朵。

她的耳朵本來是雪白的，但現在已在赤熱、發紅。

段世之忍不住輕輕的挨近過去，然後輕輕的叫了一聲：「阿豆……」

× × ×

阿豆。

這是一個很平常的名字，在千千萬萬蒼生裏，叫阿豆的人不知凡幾。

但這時候，在段世之的感覺裏，「阿豆」這個名字是絕不平凡的。

阿豆救了他的性命，阿豆對他情深義重，阿豆給予他再活一次的機會。

段世之忽然發覺，自己從前做了許多錯事，但最錯最錯的，還是沒有看清楚當年小獅子樓的一個小厮——阿豆。

除了極接近梅美黛的人，又有誰會知道，她就是小獅子樓的阿豆？

段世之忽然忍不住問：「妳姊姊怎會和妳分開的？」

梅美黛嘆了口氣，緩緩地回答：「她年紀比我大十一歲，她向一都認爲自己的本事比我强得多，事實上，她已拜了一個修爲已達化境的武學大宗師爲師，那是天梅老祖，是天梅秘笈的研創者。」

段世之道：「但天梅秘笈的武功，並不太適合女子修練……」

梅美黛道：「這一點，就連天梅老祖也是始料不及的，否則，他也不會收姊姊爲徒。」

段世之道：「現在，天梅秘笈已在我手。」

梅美黛道：「所以血雲教才會對你窮追不捨。」

段世之道：「我決不肯再重回血雲教，也不會害怕血雲教的追殺。」

梅美黛道：「亡命天涯的滋味，並不好受。」

段世之雙眼深深的看着她，摯誠地說道：「妳願意陪着一個落魄的江湖人逃亡嗎？」

梅美黛的臉紅了。

但她終於還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就在這時，一輛馬車駛至。

趕車的居然是「邪神妙手」許我行。

琴兒也在馬車裏。

段世之看着梅美黛，說道：「咱們就乘坐這輛馬車離開這裏？」

梅美黛點點頭，說道：「它可以載咱們到一個隱秘的地方，在那裏，血雲教的人一定找不着。」

段世之展顏一笑，愉快地登上了那輛馬車。

他知道，血雲教中人一定會緊隨而來，但他也知道，梅美黛一定有辦法可以完

全擺脫這些人的追纏。

登上了馬車之後，他不斷告誡自己：「段世之啊段世之，從今之後，你再也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了……」

馬車行駛並不快，許大夫似乎一點也不担心血雲教的追纏。

這個名滿天下的神醫，是看不起血雲教？還是太瞭解血雲教？

段世之不知道。

他只知道，和梅美黛一起向前走，將會是畢生中最難忘的旅程。

× × ×

二月十一日，長安城來了三個模樣怪異，言行更怪異的漢子。

爲首一人，年約四旬，穿一襲灰袍，手持一柄鐵傘，笑起來的時候聲如破鑼，罵人的時候却像是一隻烏鴉。

另一人年約三十七八，穿紫色勁裝，身材高大，背掛五環金刀，經常擦着鼻子，以致鼻糟又紅又大。

第三人年約三十四五，長相欠佳，身材也欠佳，又瘦又矮小，走路時總是跳跳蹦蹦的，就像是一隻從樹林裏跳出來的猴子。

此人身穿黑衣，手中提着一根短槍，不時把短槍揮來舞去，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

長安是大地方，各式各樣人等皆混雜其中，這三人雖然怪裏怪氣的，一般人也不去理會他們。

三人在還沒有進入長安城之前，已在路上爭論不休，而其爭論的範圍十分廣闊，姑且敍述如後——

在進城之前，矮小的黑衣漢子道：「長安長安，長久安樂之謂也，這名字改得甚好，我很喜歡。」

穿紫色勁裝大漢立即接着吟哦道：「晋朝南渡日，此地舊長安。」

黑衣漢子笑道：「二師兄好學不倦，這兩句詩吟得不錯。」

灰袍漢子哼一聲，道：「這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詩，乃是詩人李白之佳句。」

黑衣漢子道：「據說此城又名斗城，乃漢惠帝時所建，正是日進萬斗，財運亨通，大富大貴。」

灰袍漢子大罵道：「你這混蛋潑皮，除了金子銀子之外，心裏還有什麼東西存在？」

黑衣漢子嘻嘻一笑，道：「俺曾與小村姑玉珍心心相印，朝朝夕夕弄得心猿意馬，其後，隔隣村來了一個情敵，那厮是個不折不扣的偷心賊——」說到這裏，笑容消失，面色頹然地嘆了口氣。

灰袍漢子臉上露出了幸災樂禍的表情，冷笑道：「說下去呀，當時你的心情怎樣了？」

那知黑衣漢子却道：「高興得很。」

灰袍漢十「呸！」一聲，說道：「眼看心愛女子別有懷抱，又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黑衣漢子嘿嘿一笑，道：「好花自有佳人賞，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也自是各方君子傾慕之對象，倘若俺的玉珍妹除了俺之外，再也並無別人問津，那才是値得悲哀之事。」

灰袍漢子冷冷一笑：「但那厮是個偷心賊。」

黑衣漢子道：「偷心賊更是眼高於頂的傢伙，若是一般庸脂俗粉，這厮才懶得去偷。」

灰袍漢子道：「後來怎樣了？」

黑衣漢子說道：「俺跟那個偷心賊决鬥。」

灰袍漢子又問道：「那偷心賊武功怎樣？」

黑衣漢子道：「他媽的極高。」

灰袍漢子眉頭一皺，道：「是他本身的武功極高，還是他娘親的武功極高？」

黑衣漢子道：「那偷心賊是個孤兒，連自己的娘親是誰都不知道。」

灰袍漢子冷冷道：「那一戰結果怎樣了？」

黑衣漢子道：「俺贏了，但却輸了玉珍。」

灰袍漢子奇道：「怎會這樣的？」

黑衣漢子說道：「她同情那個吃敗仗的小子，而且還由憐生愛，再也不喜歡俺了。」

灰袍漢子冷笑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比不上那些小白臉，人家既俊俏，又討人歡喜，你簡直連人家的指頭兒都比不上呢。」

黑衣漢子正待反唇相稽，穿紫色勁裝的大漢却問：「咱們這次進長安，到底是爲了找老三的玉珍妹？還是找楚雪衣楚大俠？」

灰袍漢子臉色一沉，道：「這還用說嗎，自然是找楚大俠！」

勁裝大漢道：「你知道楚雪衣一定會在長安？」

灰袍漢子道：「一定會在長安，因爲俺相信風帝的每一句說話。」

勁裝大漢皺皺眉，道：「風帝？他是誰？」

灰袍漢子道：「血雲教主的對頭人，只有他才可以粉碎血雲教的陰謀，消弭這一場可怕的武林浩刧……」

勁裝大漢道：「風帝爲什麼不親自去找楚雪衣？」

灰袍漢子道：「哦，這其間自然大有內情。」

黑衣漢子忙道：「大師兄快說。」

灰袍漢子却搖搖頭，道：「事關重大，俺不可以隨便亂說。」

黑衣漢子冷冷一笑，道：「就只怕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却在咱們面前胡亂吹牛。」

灰袍漢子横了他一眼，道：「你就當俺正在吹牛好了。」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進城後還是說個絮絮不休。

那勁裝大漢忽然說道：「俺已很餓了，咱們先去吃一頓飽的再說。」

灰袍漢子搖搖頭，道：「不行，先找楚雪衣要緊。」

勁裝大漢苦着臉，道：「但吃不飽，力不足，怎能找人？」

灰袍漢子道：「前面有個賣燒餅的老太婆，咱們買它二十個燒餅，一樣可以塡飽肚子，而且省時快捷，不會躭誤了功夫。」說罷，正要上前買燒餅，忽然有個小叫化走了過來，叫道：「三位是否來自江

東？」

灰袍漢子雙目瞪視着小叫化，說道：「不錯，咱們就是江東『鐵胆三友』，你是誰？」

小叫化道：「丐帮長安分舵三袋弟子『小將軍』黃蝦。」

灰袍漢子一笑，道：「你的臉白而不黃，該叫白蝦才對……」

黃蝦乾咳兩聲，道：「此處不是談話之所，三位且隨我來。」

灰袍漢子道：「咱們爲什麼要跟着你走？」

黃蝦說道：「因爲我知道一個人的下落。」

灰袍漢子道：「是誰？」

黃蝦回答道：「是楚雪衣，江東楚雪衣。」

灰袍漢子的眼色立刻變了，他猛然吸一口氣，點點頭道：「好！俺跟你走！」

但心裏却不免在想：「這小子是不是騙咱們的？也許他根本不是丐帮的弟子，甚至可能會是血雲敎的小王八……」

想到這裏，不禁暗自提高警惕，千萬不要在陰溝裏翻船才好。

只見黃蝦帶着「鐵胆三友」在大街小巷裏兜了好幾個圈子，然後又把三人引入一條窄長而陰沉的胡同裏。

灰袍漢子臉色倏變，暗道：「果然有點不對勁，這小子想變戲法……」

正要喝問，胡同盡頭左側忽然有人推開了一道木栅子，接着閃出了一個衣白如雪的人。

這人大概二十七八歲年紀，濃眉直鼻，腰間斜斜插着一柄兩尺長短的銀劍，臉上神態自若，笑容十分瀟洒。

「啊呀！」灰袍漢子一見此人，登時喜上眉梢，叫道：「楚大俠，你果然眞的在這裏。」

黃蝦眉頭一皺，道：「在這檔口，最好別大呼小叫的，有什麼說話，先到裏面慢慢再說。」

灰袍漢子連連點頭，道：「這位兄弟說的極是！極是！」

三人跟隨着楚雪衣、黃蝦穿過胡同側的一道小門，只見門後是一座佈置不俗的園子，園內有小亭，亭內倚欄佇立着一個極美麗的女子。

「鐵胆三友」乍然看見這絕色麗人，不禁眼前大亮，甚至瞧得連眼都直了。

楚雪衣淡然地走到那女子身旁，道：「蓉兒，這三位便是我曾經向妳提起過的『鐵胆三友』。」

那女子嫣然一笑，她舉止落落大方，說話聲音更是婉雅溫柔，動聽之極。

只聽她緩緩地說道：「原來是來自江東的三位壯士，小女子久仰了。」語畢，斂衽一禮。

勁裝大漢咧嘴一笑，連忙道：「容小姐不必多禮——」

楚雪衣搖了搖手，道：「她叫蓉兒，可不是姓容，她是姓向的。」

勁裝大漢登時臉紅耳赤，忙說道：「眞對不住，是俺一時糊塗，向姑娘切莫見怪。」

向蓉盈盈一笑，說道：「吳壯士言重了。」

勁裝大漢一愣，詫異地說道：「妳怎知道俺姓吳？」

向蓉道：「小妹曾聽楚大哥說過，吳壯士使的兵刄是五環金刀，無論刀和人都是一般的硬朗。」

勁裝大漢高興極了，耍手笑道：「那裏！那裏！」

灰袍漢子乾咳一聲，說道：「向姑娘雖然冰雪聰明，但是咱們也該報上名號才是。」

勁裝大漢連連點頭，道：「不錯，俺是『五環金刀鐵先鋒』吳燦。」

矮小的黑衣漢子道：「俺是『玲瓏快槍鐵猴兒』班六。」

灰袍漢子吟吟一笑，道：「俺是這兩個不肖子弟的大師兄『陰陽神傘鐵胆客』胡四海。」

楚雪衣雙眉一揚，道：「彼此都是同道中人，大家也用不着太客氣了，三位可是奉了風帝之命而來的？」

胡四海道：「正是。」

楚雪衣道：「風帝近況怎樣？」

胡四海道：「仍在力守險關，據聞被困在險關內的『天地二奴』，近來功力又再大進。」

楚雪衣神情凝重，道：「二奴武功得自尊者所傳，只怕總有一天會擊敗風帝，破關而出。」

胡四海道：「萬萬不可以讓二奴闖出險關，否則這中原武林是血雲莊的了。」

楚雪衣道：「但誰能帮得了風帝？」

胡四海苦笑一下，道：「並非沒有人能帮助風帝，只是風帝不肯讓任何人插手管這一樁事，包括你師父在內。」

楚雪衣道：「三位在何時曾往謁見風帝？」

胡四海道：「約莫在十天之前。」

楚雪衣道：「風帝麾下，還有多少心腹戰士？」

胡四海道：「不出十人。」

楚雪衣道：「你們的師父呢？」

胡四海道：「半年前曾潛入血雲敎總壇刺殺雲后，但却功虧一簣，如今……如今……」話說至此，聲音已爲之咽哽。

向蓉曾聽楚雪衣說過，「鐵胆三友」的師父，姓裘名伯安，外號「鐵手掌」，雖以一雙鐵掌名震江東，但所練武功極是博雜，以是敎出來的三個徒兒，三人的武功和使用的兵刄都不一樣。

這時候，向蓉見胡四海的神情甚是難過，知道裘伯安刺殺雲后失敗，必已凶多吉少，但她仍然忍不住問道：「裘老前輩怎樣了？」

胡四海嘆息一聲，道：「咱們師父雖然僥倖逃脫性命，但已武功盡廢，再無力量爲風帝效忠。」

楚雪衣道：「三位怎不加盟在風帝麾下？」

胡四海道：「咱們早有此意，但却不爲風帝接納。」

班六插口道：「風帝不讓咱們加盟，是不想咱們給血雲敎殺害。」

吳燦道：「雲后心狠手辣，但咱們其實並不怕她。」

班六道：「怕不怕是一回事，鬪不鬪得過這妖婦，又是另一回事。」

向蓉聽到這裏，又再忍耐不住了，她微微地仰着臉，望着楚雪衣問道：「雲后是誰？她是不是血雲敎主？」

楚雪衣點點頭，道：「是的。」

向蓉輕吸一口氣，說道：「你早已知道了？但爲什麼一直都在裝着不知道的樣子？」

楚雪衣目光閃動，道：「我自己知道已很足夠了，暫時來說，讓一些與事情無關痛癢的人知道太多秘密，並不是一件好事。」

向蓉俏麗的臉龐倏地一陣青白：「連我也是一樣？」

楚雪衣默然半晌，才道：「倘若妳我易地而處，妳會對我加以保護，還是讓我去担受一些不必要的風險？」

向蓉的臉龐立刻又紅了。她忸怩地一笑，說道：「楚大哥，是我想錯了。」

楚雪衣看着她，緩緩道：「關於血雲敎的一切，妳將會漸漸明白過來的。」

向蓉抿嘴一笑，道：「就讓我慢一點才知道好了。」

楚雪衣轉過臉盯着胡四海，道：「風帝有什麼話對你們說？」

胡四海道：「風帝知道，你會來到長安，所以就派咱們三人找你。」

楚雪衣道：「找到了我又怎樣？」

胡四海道：「他老人家要你放棄追查一件東西的下落。」

楚雪衣目光閃動，道：「是那一件東西？」

胡四海道：「是一面銀旗。」

楚雪衣臉色一沉：「理由何在？」

胡四海道：「銀旗根本不在長安，它已重回風帝手裏。」

楚雪衣直視着胡四海，道：「此話當眞？」

胡四海點點頭，道：「風帝確是這樣說，他還說，太湖帮帮主『金鞭無敵』沈三泰根本就沒有那面銀旗，只是血雲敎暗中佈局，要在壽宴進行之際刺殺沈三泰，並且把罪名嫁禍給水青蓮公子而已。」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雲后，眞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胡四海道：「她若不厲害，就不會連風帝也給她弄得天旋地轉。」

楚雪衣道：「近日有消息傳出，謂長安即將發生鉅變。」

胡四海皺眉道：「什麼鉅變？消息從何而來？」

楚雪衣道：「據聞血雲敎有若干高手潛入長安，而且有重大圖謀。」

胡四海道：「江湖曾有傳言，說銀旗就在長安，但那是不確的……」

楚雪衣道：「血雲敎要得到手的並不是銀旗，而是另一件更重要的寶貝。」

胡四海一怔：「那又是什麼東西？」

楚雪衣道：「十面風雲璽！」

胡四海的臉色立刻變了，吳燦和班六却互望一眼，顯然根本不知道「十面風雲璽」到底是什麼東西。

向蓉也不明白。

她有很多事都不大明白，尤其是風帝與雲后之間的種種恩怨。

「天地二奴」是什麼人？「險關」又是怎樣的？

就在這個時候，園子裏又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比吳燦更高大，嗓子也更响亮，若論武功，吳燦更是無法和這人相提並論。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江湖中人稱「神弓霸王」之軒轅榮！

× × ×

軒轅榮也在長安。

這一幢房舍，這一座園子，是軒轅榮在十二年前買下來的。

那時候，他曾經想住在長安，做一個規規矩矩的長安人。

但過不了多久，他就離開了長安。

他離開長安，是因爲他在這繁鬧的大城市裏，經常都會開罪別人。

他在短短二十天裏，結識的朋友只有一個，但結下的仇家却不計其數。

他並不怕這些仇家，但却極討厭這些人。

所以，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離別時半點也不留戀。

這十二年來，他也曾數次再回長安，但每一次都沒有住得太久。

現在，他又來了，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楚雪衣和向蓉。

江湖動蕩，長安也在動蕩。

十面風雲璽若眞的在長安，一場可怕的爭奪戰也許很快就會爆發。

但軒轅榮現在對楚雪衣談的並不是十面風雲璽，而是正在亡命天涯的「武林第一侯」段世之。

他對楚雪衣說：「段世之好福氣。」

楚雪衣淡淡道：「聽說他給禤敬水千里追殺，難道這也是福氣不成？」

軒轅榮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追殺人者，人亦殺之。」

楚雪衣一愕，道：「什麼？你是說禤敬水已經被殺？」

軒轅榮道：「正是。」

楚雪衣道：「禤大天王武功不弱，段世之能殺得了他嗎？」

軒轅榮說道：「現在當然還不能，但是，江湖傳言，他已得到了天梅秘笈，只要假以時日，他的武功必然會在禤敬水之上。」

楚雪衣微微點頭，問道：「然則如今禤敬水又是給誰所殺？」

軒轅榮道：「許我行。」

楚雪衣不禁爲之眉毛一揚，道：「是『邪神妙手』許我行？」

軒轅榮道：「正是。」

楚雪衣吸一口氣，道：「久聞許邪神點穴手法出神入化，禤敬水遇上了他，可算倒楣。」

軒轅榮道：「但許我行並不是用點穴功夫殺他，而是用他的『救命金剪』。」

胡四海一愣，道：「既稱爲『救命金剪』，怎麼却用來殺人？」

軒轅榮道：「許我行在行醫之際，常用金剪作爲行醫工具，所以稱之爲『救命金剪』，但上陣交鋒，他用金剪來殺敵，乃是救自己之命。」

胡四海哈哈一笑，道：「這是一物二用，既可救人，也可用來殺敵，這主意不錯。」

楚雪衣沉吟半晌，目注着軒轅榮道：「段世之爲人，似乎並不太好。」

軒轅榮道：「此乃紈袴子弟，自幼給父母叔伯寵壞了，但據許邪神說，此子似有浪子回頭之跡象。」

楚雪衣道：「浪子回頭金不換。」

軒轅榮說道：「不錯，此子若能摒除惡習，重新向善，咱們是不應該計較既往的。」

楚雪衣道：「褟敬水雖死，但段世之已成血雲教的叛徒，雲后是決不會放過他的。」

軒轅榮道：「爲了殺一警百，爲了追回天梅秘笈，血雲教對段世之此人，自是志在必得。」

楚雪衣道：「軒轅兄可知道段世之的行踪？」

軒轅榮說道：「許我行擊殺褟敬水後，即與段世之、梅美黛及婢女琴兒一起逃亡。」

楚雪衣目光閃動，道：「梅美黛又是誰？」

軒轅榮道：「梅巧蕁之妹。」

楚雪衣眉頭一皺，道：「段世之既已脫離血雲教，何以却會和梅巧蕁的妹子在一起？」

軒轅榮道：「梅美黛雖與梅巧蕁是姊妹，但兩人性情、心術及處事作風，都是截然兩樣的。」

楚雪衣道：「梅巧蕁狡獪陰險，梅美黛又如何？」

軒轅榮道：「聰明而善良，且有一身驚人武功。」

楚雪衣道：「姊姊武功不弱，妹妹比起她又怎樣？」

軒轅榮道：「還要高明得多。」

楚雪衣不由大感詫異，旋即又道：「梅巧蕁拜師天梅老祖，梅美黛又是師承自何處？」

軒轅榮道：「一面銀旗。」

「一面銀旗？什麼意思？是不是一個武林高手的綽號？」胡四海越聽越是奇怪，忍不住又插口問道。

軒轅榮搖搖頭，道：「銀旗就是銀旗，但這一面銀旗却不是平常之物。」

胡四海道：「不是尋常之物，那便是寶物了？」

軒轅榮道：「不錯，對於練武之士來說，這一面銀旗簡直就是無價之寶。」

胡四海沉吟半晌，忽然道：「江南水公子被牽涉及沈三泰遇刺一案，據說也是和一面銀旗有關。」

軒轅榮道：「太湖帮主沈三泰遇刺一案，水青蓮只是給人嫁禍的，而且，沈三泰根本就沒有什麼銀旗，只是血雲帮在暗中攪鬼，無中生有的幌子而已。」

胡四海道：「那個甚麼梅……梅美黛的武功，和那一面什麼銀旗，又有什麼關連？」

軒轅榮道：「梅美黛的師父，本是徐州『金竹館』主人傲節居士。」

胡四海眉頭一皺，道：「此人武功不高，輕功不快，內力更稀鬆平常之極。」

吳燦一笑，說道：「那他豈不是膿包了？」

胡四海道：「不錯，這種膿包若要殺你，前後最少得要花上五六招功夫。」吳燦一愕，登時舌頭一伸，住口不語。

軒轅榮淡淡一笑，接道：「傲節居士雖然武功不高，但爲人却極有俠骨，連風帝對他也很賞識。」

胡四海道：「這和那面銀旗又有什麼相干？」

軒轅榮道：「由於風帝極賞識傲節居士，所以又帶着傲節居士去見一個人。」

「見誰？」

「風帝的師父十面尊者。」

「十面尊者？」

「不錯，那是一位武林奇人，連楚雪衣的師父，對十面尊者也敬畏三分。」

楚雪衣的師父上官僻邪，人稱「鬼見愁一見也愁」，一個能令上官僻邪也敬畏三分的人物，世間也許就只有十面尊者一人而已。

胡四海聽得爲之面色動容，道：「十面尊者可說是武林至尊，以傲節居士那樣的武學修爲，能夠拜會尊者，眞是三生修來的福氣。」

軒轅榮道：「更有福氣之事還在後頭呢。」

胡四海忙道：「怎樣了？」

軒轅榮道：「傲節居士在十面尊者的『天機洞』裏躭了十天，臨走時十面尊者以一面銀旗餽贈。」

胡四海道：「這面銀旗有什麼用？」

軒轅榮道：「這面銀旗，乃是十面尊者師父祖山神僧之遺物，上面記載着三套武功。」

胡四海道：「是祖山神僧的武功？」

軒轅榮道：「不錯，這三套武功，就連十面尊者也沒有練過。」

胡四海道：「哦？這三套武功很厲害嗎？」

軒轅榮道：「練了這三套武功，不見得就會天下無敵，但最少也不是一般泛泛之輩可以比擬的。」

胡四海道：「這個自然，十面尊者的師父，輩份比咱高得多，武功更是冠絕武林，他記載下來的三套武功，自然絕不尋常。」

軒轅榮道：「但傲節居士得到銀旗後，並沒有自己去練這三套武功，而是把銀旗傳給梅美黛。」

胡四海道：「如此說來，這梅美黛的武功實在不容小覷。」

楚雪衣一直凝注着軒轅榮，此際忽然說道：「梅美黛甘願爲了段世之而與血雲教結怨，堪稱患難見眞情，倒不知道這倆口子如今情況怎樣？」

軒轅榮說道：「又已給血雲教追上，而且這一次高手更多，殺手更兇悍、更狠絕。」

楚雪衣眼色一變，道：「這就不妙之極了。」

軒轅榮說道：「血雲教雖然已追上梅、段等四人，但是許我行也及時找到了援手。」

楚雪衣雙眉一揚，問道：「那是什麼援手？」

軒轅榮道：「是鸚鵡山莊的『黑鸚鵡白銀戟』高翼。」

楚雪衣道：「高翼是條硬漢，但三年

前却險些病死於山莊之中。」

軒轅榮頷首道：「不錯，最後還是全憑許我行竭盡全力，才把他這條性命挽回過來，所以，這一次梅、段二人被血雲教苦苦相逼，高翼看在許我行的面上，毫不考慮就施以援手。」

楚雪衣道：「鸚鵡山莊雖然守衛森嚴，但血雲教却有攻破之力。」

軒轅榮道：「這一點，高翼比誰都更清楚，但他還是願意爲了梅、段二人，而不惜與血雲教付諸一戰。」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嗯！眞是硬漢。」

胡四海說道：「既是個硬漢，也是蠢漢。」

吳燦奇道：「爲朋友而拚命，也算是愚蠢之舉嗎？」

胡四海道：「爲朋友而拚命並不愚蠢，不自量力就愚蠢極了。」

吳燦道：「師兄認爲鸚鵡山莊一定抵擋不住血雲教的進襲？」

胡四海道：「連楚大俠也說血雲教可以攻破，鸚鵡山莊自然是岌岌可危。」

軒轅榮點點頭，道：「鸚鵡山莊雖然地處險要，易守難攻，但血雲教若調遣精銳高手去進攻，這片山莊肯定是保守不住的。」

吳燦道：「這便如何是好？」

軒轅榮沉吟半晌，道：「要解鸚鵡山莊之危，就得要重創血雲教。」

胡四海問道：「如何才能夠重創血雲教呢？」

軒轅榮道：「這次追逼段世之的，是『銅鏡天尊』司徒長樂，這魔頭已和梅美黛交過手，但却佔不到半點便宜。」

胡四海道：「如此說來，這魔頭是曾經吃不了兜着走了？」

軒轅榮道：「那也差不多了，但此一時，彼一時也，司徒長樂這一次重整雄師再度追逼，形勢又是大不相同。」

胡四海道：「但司徒長樂也想不到，鸚鵡山莊會插手管上這一件事。」

軒轅榮道：「他更想不到除了鸚鵡山莊之外，還有別的援手會陸續趕至。」

吳燦一楞，道：「別的援手？那又是一些什麼人？」

軒轅榮還沒有開口，楚雪衣已微微一笑，接道：「這些人就是咱們。」

吳燦這才恍然大悟，道：「楚大俠打算前往鸚鵡山莊？」

楚雪衣點點頭，道：「不錯，你們『鐵胆三友』去不去？」

「去！去！當然要去！」胡四海怪笑道：「誰敢說個不字，俺就一掌拍碎他的腦袋。」

吳燦道：「但十面風雲璽的事情又怎樣？」

楚雪衣說道：「十面風雲璽自然是要找的，但是暫時既無頭緒，要急也不急不來。」

吳燦道：「不錯，做事不能操諸過急，吃飯甚至拉矢也是一樣的道理。」

向蓉聽了，不禁臉上一紅，暗道：「此人好生粗鹵。」

她心念未已，忽聽「啪」一聲响，胡四海已一記耳光打在吳燦的面頰上，同時罵道：「有向小姐在此，你嘴裏怎可以不乾不淨？」

吳燦給胡四海打了一記耳光，初時面露怒容，但再給胡四海一罵，反而怒氣全消，苦笑道：「大師兄教訓的是，但給大師兄這麼一打，俺的嘴就更不乾淨了。」

胡四海一愕，但隨即哈哈一笑，道：「你說的不錯，瞧你滿嘴都是血，眞是不乾淨得很。」

楚雪衣凝視着軒轅榮，道：「咱們什麼時候動身？」

軒轅榮道：「越快越好。」

楚雪衣又看着向蓉，看了好一會，才問：「妳還恨不恨段世之？他曾經對妳無禮。」

向蓉搖搖頭道：「君子不念舊惡。」

楚雪衣一笑，道：「很好，看來你可以成爲一個女君子了。」

沉默多時的「玲瓏快槍鐵猴兒」班六忽然說道：「鸚鵡山莊距離長安有多遠路程？」

軒轅榮道：「三百箭之遙。」

班六一呆，繼而哈哈大笑，道：「不愧是神弓霸王！哈哈！哈哈哈……」

金鸚鵡斗室的秘密

鸚鵡山莊位於長雲山南麓，左有綠湖，右靠天險削壁，只有一條狹長小路可以通往山莊。

鸚鵡山莊莊主高翼，喜穿黑衣，擅使一桿白銀戟，故有「黑鸚鵡白銀戟」之綽號。

高翼不畏強權，恩怨分明，是一條硬漢。

這位高莊主身形並不高大，說話的嗓子也並不响亮，但却言出必行，在山莊之中極具威嚴。

但在許我行面前，他臉上的威嚴就會完全化爲尊敬之色。

二月十二日的下午，高翼坐在鸚鵡山莊聚義廳的熊皮大椅上，聆聽施希朝的稟告。

施希朝是高翼的大弟子，今年二十六歲，有決斷能力，武功在高翼門下十一名弟子中排名第三。

高翼十一名弟子中，武功最高的是三弟子劉俠賢，其次是五弟子朱獨厚。

但高翼最信任的還是施希朝。

施希朝做事極有分寸，高翼交給他的大大小小任務，他每一件都能夠用最適當的方法來處理。

現在，施希朝對高翼稟告：「血雲教已在綠湖東岸結營，營中有不少高手。」

高翼道：「這麼說，司徒長樂會渡湖出戰了？」

施希朝道：「有可能如此。」

高翼乾咳兩聲，道：「還有別的可能沒有？」

施希朝道：「渡湖强攻必須有船。」

高翼道：「但綠湖所有大小木船，皆在西岸。」

施希朝道：「所以，司徒長樂也可能會從削壁之西，冒險搶攻本山莊。」

高翼道：「還有後山那邊又怎樣？」

施希朝道：「從後山繞道攻來，極易

被咱們發覺，而且路途遙遠，司徒長樂決不會冒這個險。」

高翼道：「司徒長樂是條老狐狸，老狐狸不會隨便冒險，但却也最擅於冒別人所不敢冒之險。」

施希朝道：「師父之言，弟子會記住了。」

高翼道：「用兵之道，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綠湖東岸之結營，也許只是虛張聲勢之舉。」

施希朝道：「然則咱們又該當怎樣應變？」

高翼道：「嚴防後山，同時也依樣葫蘆，在綠湖西岸虛張聲勢。」

施希朝道：「是的，弟子這就依照師父的說話去辦。」

正欲離開，忽聽一人在廳外叫道：「切切不可！」

高翼和施希朝都是一愕，雙雙轉過臉望向那人。

只見一人盈盈而來，乃是皓齒明眸，美豔如花的梅美黛。

梅美黛走了過來，向高翼深深一禮，然後接道：「昔才小妹一時情急冒昧出言，還望高莊主海量汪涵，不要見怪。」

高翼忙道：「梅小姐言重！言重！高某知道梅小姐曾熟讀兵書。在江湖上更曾屢挫强敵，敝莊眼下形勢，未知梅小姐有何高見？」

梅美黛秀眉一揚，道：「以小妹愚見，認為司徒長樂必會渡湖强攻，決不會從後山繞道而來。」

高翼眉頭一皺，道：「何以見得？」

梅美黛道：「長雲山西北險峻，飛鳥難渡，東北一方却有武林大瘋子隱居其間，司徒長樂若要繞山而來，兩條途徑皆非易事。」

高翼不禁為之訝然地望着梅美黛，道：「此山東北有個大瘋子，梅小姐居然也知道了？」

梅美黛道：「是的，這位武林大瘋子，曾與先師曾有一段過節，以是小妹知道此事。」

高翼這才恍然大悟而嘆了口氣，道：「此人瘋癲之極，敝莊子弟曾有數人傷亡於他的手裏，但高某知道，只要別人不去侵佔他的禁地，他就決不會出來傷害任何人。」

梅美黛道：「先師也曾說過，他這個瘋子朋友中年喪偶，受了極沉重打擊，自此之後，他就在房子四周設劃禁地，誰敢闖進，他就殺誰。」

高翼道：「敝莊山後有這麼一個瘋子，眞是禍福難料。」

梅美黛道：「若以眼下形勢看來，此人不啻為鸚鵡山莊守住了山後一關，則可算是福而不是禍。」

高翼聽得不住點頭，但施希朝却道：「但倘若司徒長樂根本不知道東北山道有這麼一個瘋子呢？」

梅美黛道：「血雲教耳目衆多，消息靈通之極，司徒長樂決不會不知道，就算他眞的不知道，糊裏糊塗地殺上來，武林大瘋子也會把他殺退。」

高翼道：「梅小姐對此瘋子底蘊，似乎相當清楚？」

梅美黛嘆了口氣，道：「這瘋子並不是仁義君子，也不是卑劣小人，而是一個倒楣的傷心人，至於他的事，小妹所知不多，也不想提起。」

高翼忙道：「梅小姐既不想提起，咱們就不要再談此人了。」

梅美黛又說道：「總而言之，有武林大瘋子守住東北山道，咱們是無後顧之憂的。」

高翼點了點頭，道：「梅小姐說的不錯。」

（梅美黛沒有看錯，其後司徒長樂果然沒有從後山繞道進襲鸚鵡山莊，至於武林大瘋子其人其事，因與本故事並無太直接的關連，筆者不擬另詳贅述，就此表過就算。）

梅美黛沉吟片刻，緩緩接道：「咱們既無後顧之憂，就該全面留神綠湖。」

施希朝道：「血雲教若要渡湖攻莊，必需有船。」

梅美黛道：「木筏呢？」

施希朝怔住了。但他接着說：「木筏渡湖不快，只要對方稍有異動，咱們已可先發制人。」

梅美黛道：「但也許血雲教有辦法可以把船兒從湖西調往湖東，然後才堂而皇之大舉出擊，那又怎樣？」

施希朝聽得脹紅了臉，道：「這是不可能的，除非……除非……」

高翼瞪視着他，道：「除非怎樣？」

施希朝吸了一口氣，道：「除非咱們山莊之中有奸細，咱們的船隻才會落在血雲教的手裏。」

高翼搖搖頭，道：「不會的，咱們鸚鵡山莊，決不會有奸細在內……」

梅美黛却嘆了口氣，道：「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高翼聞言，不由眼色一變，施希朝更是忍耐不住，道：「梅小姐，妳根本不瞭解咱們鸚鵡山莊……」

高翼立刻喝止：「希朝不得無禮。」

就在這時，一個紫膛臉的勁裝年青漢子氣急敗壞地衝了進來。

高翼又是臉色倏變，沉聲道：「獨厚，出了什麼事？」

這勁裝年青漢子，就是高翼門下的五弟子朱獨厚。

朱獨厚衝進大廳，隔了好一會才能穩定心神，說道：「師父，三師哥帶着六師弟、八師弟、九師弟和十一師弟乘船出去了。」

高翼怒道：「混帳！這豈不是白白送死嗎？憑這幾塊材料，豈可輕出與敵人週旋？」

只見朱獨厚額上汗出如漿，道：「不！三師哥並不是要和血雲莊拚命，而是……而是……」

高翼臉色一寒，道：「獨厚，你今天怎麼了？說話吞吞吐吐，算什麼男子漢大丈夫？」

朱獨厚一凜，連忙趕緊接道：「師父，三師哥已背叛了師門，他帶着幾個師弟，還有幾十個莊丁，乘船渡湖，要向司徒長樂投降。」

高翼聞言，登時面色死灰，身子顫抖得很是厲害。

他咬牙瞋目，倏地重重蹤了一脚，脚下結實的青磚立刻為之碎裂開來。

「投降？鸚鵡山莊的弟子、莊丁、竟然向血雲教投降？不！不會的，我不相信！決不相信！」高翼嘶聲怒叫，樣子變得十分可怕。

高翼是江湖上著名的硬漢，即使在三年前他病危將死之際，他臉上還是沒有流露出半點驚懼和悲涼之色。

但這時候，他臉上的表情不但充滿着極度的憤怒，而且也帶着恐懼和强烈的震驚。

他倏地向廳外衝了出去，朱獨厚、施希朝和梅美黛立刻緊緊跟隨着。

鸚鵡山莊不但據地險要，莊內大大小小的樓房建設，也極美觀而牢固，就像是一座城堡。

從山莊前往綠湖，並不太遠，而通往這一座湖的唯一途徑，就是前後總共設置着八道暗卡的鸚鵡徑。

高翼等四人，很快地就來到了綠湖西岸，只見湖水一片碧綠，看來旣美麗又寧靜。

在今天正午之前，這裏還有四艘大船、五隻小船。

但現在，四艘大船都不見了，只剩下五隻小舟泊在岸邊。

高翼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他忽然一手揪着朱獨厚的衣襟，道：「劉俠賢背叛，你為什麼不去阻止？」

朱獨厚苦笑了一下，道：「弟子知道這一件事的時候，他們已走了。」

高翼怒道：「這畜牲有什麼話說？」

朱獨厚道：「據小何、小郭他們說，三師哥認為憑咱們山莊的力量，要抗拒血雲教的進攻，簡直就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他還說……」

「他還有什麼廢話？快說！」高翼憤怒得連聲音也在顫抖。

朱獨厚還是遲疑了一下，又望了梅美黛一會，才接着道：「三師哥還說，這……這姓梅的女子不是什麼好人，她……她是個害人精……她來到這裏，會害死鸚鵡山莊裏所有的人。」

高翼聽得冷汗涔涔而下，連忙對梅美黛說道：「梅小姐，孽徒的說話，妳千萬別放在心上，妳若要怪罪，就把高某活活吊死好了。」

梅美黛連連搖頭，急道：「高莊主，這種話千萬說不得，事實上，小妹這一次確然給貴山莊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施希朝向高莊主稟告血雲敎行動的概畧。

高翼「唉」的一聲，正要話話，却有一人搶先一步，大聲叫道：「阿豆之言差矣！」

阿豆。

阿豆也就是梅美黛，當然，知道她曾經是一間酒家小厮「阿豆」的人，江湖上絕不會多。

但許我行却是早已知道。

只見許我行、段世之和琴兒已趕了上來。

許我行一上來就對梅美黛說道：「鸚鵡山莊與血雲教早已結下深仇大恨，就算咱們今天不到這裏來，血雲教遲早也會血洗此地。」

段世之道：「鸚鵡山莊與血雲教有什麼仇怨？」

許我行道：「血雲教教主雲后曾派一個女弟子到這山莊。」

段世之道：「所為何事？」

許我行道：「勸降。」

段世之一怔：「什麼意思？是不是要高莊主歸順血雲教？」

許我行道：「正是。」

段世之道：「高莊主當然是不會答應的。」

許我行道：「這個自不待言，其後那個女弟子就走了。」

段世之道：「高莊主雖然不肯向血雲教投降歸順，却也算不上是什麼仇怨。」

許我行說道：「事情若是就此完結，倒還不致怎樣，但雲后的那個女弟子，却是個心高氣傲之輩，她在白天向高莊主勸降不果，到了晚上居然潛進山莊行刺高莊

主。」

段世之一凜，道：「結果怎樣？」

許我行道：「雲后這個女弟子，前後總共用了六件兵刃、十一種暗器對付高莊主，結果高莊主還了她一招白銀戟。」

段世之問道：「是不是一戟就殺死了她？」

許我行道：「不錯，所以，縱使咱們不來這裏，鸚鵡山莊遲早也會向血雲教大舉進襲。」說到這裏，轉過臉問高翼：「高莊主，你說是也不是？」

高翼緩緩地點頭，道：「許大夫說得對，事情本來就是這樣。」

許我行道：「反正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就該同舟共濟，不分彼此同心協力對抗血雲教，才是明智之舉。」

高翼長嘆一聲，說道：「就只恨高某教導無方，門下有劉俠賢等如此不肖之弟子。」

許我行道：「樹大有枯枝，高莊主用不着為這點小事氣惱，如今最重要的，是怎樣對付血雲教這些王八。」

高翼道：「自然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許我行道：「本來，老夫也是這樣想的，但現在形勢却已有變。」

高翼道：「是不是因為那幾個不肖弟子的叛變？」

許我行道：「非也，貴山莊有幾個不肖弟子，那是不足為奇的，就算這幾個弟子沒有背叛，情況也已有變。」

高翼道：「問題出在那裏？」

許我行道：「有一個人已來到了貴山莊。」

「是誰？」

「此人來自江東，有人叫他大俠，也有人叫他做狂人。」

「既是大俠，又是狂人，莫非……莫非是江東楚雪衣？」

「不錯，正是江東楚雪衣。」

高翼猛然吸一口氣，道：「很好，高某早就想見他。他在那裏？」

許我行說道：「他現在金鸚鵡斗室之中。」

高翼的臉色不禁大是奇怪。

金鸚鵡斗室，也就是鸚鵡山莊最秘密之所在，除了莊主之外，誰都不能擅自闖進。

別人既不能擅自闖進，也絕對沒法子可以闖得進去，因為那裏是機關重重的。

但許我行却說，楚雪衣已進入了金鸚鵡斗室！

× × ×

金鸚鵡斗室的確是一個極為秘密的地方。

在那裏，存放着不少極貴重的東西，包括一些古董、寶刀利劍、地契和幾十份秘密宗卷。

不要說是別人，就連高翼自己要進入金鸚鵡斗室，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所以，除非有需要，否則高翼平時也很少會進入這裏的。

楚雪衣來到了鸚鵡山莊，也許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但他一來到鸚鵡山莊，就進入了金鸚鵡斗室，這件事就絕不尋常。

但高翼只是覺得奇怪，並沒有過份的緊張，因為他知道，楚雪衣也許是一個狂人，但却並不是一個江湖大盜。

楚雪衣擅闖金鸚鵡斗室，必定有他的理由，但是無論怎樣，一定不會是為了盜竊。

經過了重重機關的「守衛廊」，高翼終於來到了金鸚鵡斗室的石門面前。

他記得，上一次進入金鸚鵡斗室，是在去年的中秋夜。

當晚，人人都在賞月，但高翼却很枯悶，於是，就獨自進入金鸚鵡斗室，喝了兩杯不算濃烈的酒，然後就睡着了覺。

他並不喜歡這裏，但這裏却是鸚鵡山莊裏最清靜的地方。

太靜寂並不是一件好事，但人就是這樣的，在極度疲累或者是極度厭倦風塵之際，就想獨個兒靜寂下來。

金鸚鵡斗室的石門，看來還是和去年中秋節的時候一模一樣，但那時候，高翼可以肯定金鸚鵡斗室裏一定沒有別的人，但現在呢？

楚雪衣真的已經在裏面嗎？

高翼在石門外呆立了好一會，才伸手把石門緩緩地推開。

這一道石門是沉重的，一般沒有練過內力的人，根本就沒法子可以把它推開，甚至是無法把它移動分毫。

石門推開後，裏面一片漆黑。

沒有陽光，沒有火光，只有一個人森冷的眼光正在閃動着。

高翼在石牆上隨手一抄，很快就燃亮了一支火炬。

火炬照亮了高翼的臉，也照亮了另一個人的臉。

只見那人衣白如雪，目光有如天上閃亮的星星。

「楚雪衣？」

「不錯，我就是楚雪衣，」那人看着高翼，道：「閣下想必是高莊主了？」

高翼頷首回答道：「不錯，我就是高翼。」

楚雲衣道：「聽說這是貴山莊最秘密，也最牢固的地方？」

高翼道：「從前也許是的，但現在這種說法已給楚大俠推翻了。」

楚雪衣搖搖頭，道：「推翻這種說法的人，並不是在下，而是另有其人。」

高翼眼色一變，道：「楚大俠的意思，是說除了你之外，早已有人可以潛進金鸚鵡斗室？」

楚雪衣道：「正是。」

高翼沉聲道：「是什麼人？」

楚雪衣道：「一個你向來都很信任的人。」

高翼沉思了片刻，說道：「在鸚鵡山莊，高某以前最信任的，是我的師弟霍祥開。」

楚雪衣道：「現在霍祥開在那裏？」

高翼嘆了口氣，道：「死了，他是給仇家暗殺，身中十一刀而死的。」

楚雪衣道：「霍祥開的仇家是誰？」

高翼道：「『幽魂之刀』翁保甲。」

楚雪衣道：「翁保甲的刀很快，他若要殺霍祥開，用不着背後暗中出手。」

高翼皺眉道：「什麼意思？」

楚雪衣道：「在下只是想說明一件事

，霍祥開並不是給翁保甲所殺的。」

高翼面露奇怪之色，正要追問，楚雪衣又說道：「霍祥開是不是在三個月前被殺的？」

高翼訝異地看了楚雪衣一眼，接着才緩緩地說道：「是的。」

楚雪衣道：「但在半年之前，翁保甲已給人埋葬在華山之下。」

高翼呆住。

「是誰殺了他？」

楚雪衣道：「是『神弓霸王』軒轅榮，當時我也在華山。」

高翼臉色凝重，道：「那麼，霍祥開是誰殺的？」

楚雪衣道：「是高莊主的其中一個弟子。」

高翼道：「這不肖弟子何以要殺霍祥開？」

楚雪衣道：「因為霍祥開在無意之中知道了他的秘密。」

高翼道：「什麼秘密？」

楚雪衣道：「高莊主這個弟子，暗中與血雲教有勾結。」

高翼面露悲憤之色，咬牙道：「所以，霍祥開就給他殺了？」

「不錯，」楚雪衣道：「這不但是殺人滅口，而且還把罪名嫁禍給翁保甲。」

高翼道：「但這個不肖畜牲，顯然想不到翁保甲早巳給軒轅榮殺了。」

楚雪衣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心思再慎密的人，往往也會出現了破綻而不自覺。」

高翼不禁長嘆一聲，道：「唉！都是高某的錯，若不是高某有眼無珠，收了劉俠賢這等孽畜為徒，也不會釀成今日之局面。」

楚雪衣搖搖頭，道：「高莊主，我說的這個不肖弟子，可不是劉俠賢。」

高翼一怔：「不是劉俠賢又是誰？」

楚雪衣冷冷說道：「他姓施，叫施希朝！」

高翼陡地呆住，完全呆住，他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怔怔地瞧着楚雪衣，隔了很久才道：「你是說：殺霍祥開的兇手，就是高某門下的大弟子施希朝？」

楚雪衣點點頭，語氣肯定地說道：「正是他，而且楚某也知道，高莊主現在最相信的，就是這個看來對你這個師父最忠心，最孝順的大弟子！」

高翼傻住了，他呆楞楞地凝視着楚雪衣，道：「怎會這樣的？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施希朝是殺霍祥開的兇手？」

楚雪衣道：「在三個時辰之前，我在這座山的東北方遇見了一個人。」

「東北方？這座山的東北方？」高翼不禁又是一陣詫異。

「嗯，不錯，在下就是從那裏走過來的。」

「這麼說，你一定巳經遇上那個瘋子了？」

楚雪衣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是的，你們都叫他武林大瘋子。」

高翼嘆了口氣，道：「高某也知道他是個武林奇人，若不是曾經遭逢巨挫以致神經錯亂，此人在武林中必然有一番極大作為。」

楚雪衣道：「高莊主對這位武林大瘋子似乎頗為瞭解。」

高翼嘆道：「此人畢竟是住在長雲山的武林人物，他若不是瘋瘋癲癲，高某也很想和他結識結識。」

楚雪衣道：「要結識一個瘋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却也不是絕對不可以的。」

高翼目光一閃，盯着楚雪衣的臉，道：「莫非楚大俠早巳認識武林大瘋子？」

楚雪衣搖搖頭道：「早巳認識武林大瘋子的並不是在下，而是在下的師父。」

高翼道：「楚大俠在三個時辰之前遇見武林大瘋子，當時情況怎樣？」

楚雪衣道：「他正在煮蚯蚓，總共是一百二十條蚯蚓。」

高翼一怔，問道：「他煮蚓蚯有什麼用？」

楚雪衣道：「裹腹。」

高翼嘆道：「以蚯蚓作為食物，眞是瘋得可以。」

楚雪衣道：「但味道不錯。」

高翼一怔，道：「你怎知道蚯蚓的味道不錯？」

楚雪衣道：「武林大瘋子給了我幾十條煮熟了的蚯蚓，雖然放多了一點點鹽，但味道還算不錯。」

高翼忍不住道：「你是不是很餓，所以才會飢不擇食？」

楚雪衣搖搖頭，道：「我吃蚯蚓並不是因為飢餓，而是為了禮貌。」

高翼道：「為了禮貌，所以武林大瘋子給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了？」

楚雪衣道：「是的，顯然他可以吃得津津有味，我為什麼不可以吃？」

高翼道：「但他是個瘋子嘛！」

楚雪衣道：「天下間只有一種人的食物，是萬萬不可以奉陪照吃不虞的。」

高翼道：「是那一種人？」

楚雪衣道：「自萌短見的人。」

高翼不禁為之聽得目瞪口呆。

楚雪衣接着又道：「武林大瘋子雖然瘋瘋癲癲，但他也和你我一樣，都很珍惜自己的性命，否則，他早就死掉了。」

高翼道：「楚大俠說的不錯。」

楚雪衣道：「咱們吃完蚯蚓之後，他就對我說：『俺今天心情很好，大概不會瘋瘋癲癲了。』」

高翼道：「這也是瘋話。」

楚雪衣搖搖頭，道：「非也，他說話的時候，比你和我還更清醒。」

高翼道：「有些瘋子在神智錯亂的時候，從外表是看不出來的。」

楚雪衣道：「但也有些瘋子，並不是每天都神智錯亂的。」

高翼道：「這算是那一種瘋子？」

楚雪衣道：「時好時壞的一種。」

高翼道：「楚大俠認為，武林大瘋子就是這一種瘋子？」

楚雪衣點點頭，道：「不錯，他就是這一種。」

高翼道：「就算是，那又怎樣？」

楚雪衣道：「這種瘋子在瘋瘋癲癲的時候，固然是神智錯亂，一塌糊塗之極，但當他恢復正常之後，其神智又會變得異

常清醒。」

高翼道：「今天他清醒不清醒？」

楚雪衣道：「當然是清醒極了，否則他也不會親自下厨煮蚯蚓來吃。」

高翼笑了笑，道：「如此說來，你今天是註定口福不淺了。」

楚雪衣道：「不但口福不淺，而且還獲益良多。」

高翼奇道：「何益之有？」

楚雪衣道：「正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高翼眉頭緊皺道：「但和你說話的人，畢竟是武林大瘋子！」

楚雪衣道：「今天他說的若是瘋言瘋語，在下自當一笑置之，但難得今天是個好日子，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字字珠璣，非比尋常。」

高翼只得唯唯喏喏，道：「他有什麼重要的話跟你說？」

楚雪衣道：「有。」

高翼道：「高某洗耳恭聽。」

楚雪衣淡淡一笑，道：「高莊主洗耳恭聽，聽的可不是在下的說話，而是武林大瘋子的說話。」

高翼乾咳了一聲，說道：「高某知道了。」

楚雪衣也乾咳着，半晌才緩緩地說道：「武林大瘋子對我說：『在俺這座大山的背後，有一座不倫不類的山莊，莊主是個硬直的笨蛋。』」

高翼苦笑了一下，他自然知道，武林大瘋子說的山莊，就是鸚鵡山莊，而那個硬直的笨蛋莊主，當然就是說高翼他自己了。

只聽見楚雪衣接着又說道：「這笨蛋什麼人不好得罪，居然得罪了血雲教的兔崽子烏龜活王八，眞是氣數。」

高翼盯着楚雪衣，道：「這兩句話是武林大瘋子說？還是楚大俠現在自己加上去的？」

楚雪衣說道：「是誰說的也沒有太大的相干，反正就快連你也會罵自己是個笨蛋。」

高翼沒有生氣，只是担憂地望着楚雪衣，道：「武林大瘋子還有什麼話說？」

楚雪衣道：「他說：『有人把鸚鵡山莊說得有如銅牆鐵壁，但俺每年都在山莊裏進出自如十次八次，但在那裏挖掘出來的蚯蚓並不好吃。』」

高翼嘿嘿一笑，道：「這就妙得緊了，一個瘋子居然可以視這裏如無人之境，要來便來，要走便走……」

楚雪衣道：「高莊主不相信？」

高翼倏地嘆息一聲，道：「現在連金鸚鵡斗室也有人可以進出自如了，高某又怎會不相信？」

楚雪衣道：「其實，武林大瘋子從來沒有把你們當作敵人，而是把你們當作隣居，當做朋友。」

高翼道：「但本山莊有好幾個弟子和莊丁誤闖他所劃定下來的禁地，結果却給他殺了。」

楚雪衣道：「那是因爲他畢竟是個瘋子之故。」

高翼苦笑了一下，道：「咱們鸚鵡山莊有一個這樣的瘋子朋友，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倒楣？」

楚雪衣道：「是幸運也好，是倒楣也好，這只是上天的安排。」

高翼道：「武林大瘋子經常在本山莊出入自如，未知可有什麼發現？」

楚雪衣道：「當然是有的。」

高翼道：「他發現了些什麼？」

楚雪衣道：「他一本正經的對我說道：『俺每一次潛入鸚鵡山莊，精神都是很好的，山莊裏的事情無論大大小小，都瞞不過俺的眼睛。』」

高翼道：「這些說話，就連高某這個做莊主的都不敢說。」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高莊主已經是個敢作敢爲的人，但常言有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是半點不假的。」

高翼道：「不必說了，高某的弱點，高某是知道的，正是人貴自知，倘若沒有自知之明，那就更加自討苦吃了。」

楚雪衣道：「武林大瘋子也是這個意思。」

高翼一呆：「什麼也是這個意思？高某不懂。」

楚雪衣道：「武林大瘋子對我說：『雖然鸚鵡山莊的蚯蚓不夠肥大，但那裏的確是個好地方，本來，高翼那個笨蛋是沒有資格當這個莊主的，若由俺來做，一定不會給手下蒙蔽得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楚，但俺在一個月之中，最少有二十天是瘋瘋癲癲一塲糊塗的，唉，正是人貴自知，這個莊主就算送給俺做，俺也是做不來，萬萬的做不來。』」

高翼聞言，不禁又是爲之一陣苦笑。

楚雪衣接着說道：「武林大瘋子雖然沒有做莊主之意，但却對貴山莊的一切都很留意。在三個月前，霍祥開在綠湖東岸遇刺，身中十一刀而亡，當時，武林大瘋子也在附近。」

高翼面露緊張之色，道：「武林大瘋子是親眼目睹兇案發生的？」

楚雪衣道：「不錯，他瞧得很清楚，殺霍祥開的兇手，就是施希朝，而另外一個帮兇，乃是朱獨厚！」

「施希朝？朱獨厚？」高翼猛然吸了一口氣，心神大爲震動。

楚雪衣道：「你也許不會相信一個瘋子的說話，但霍祥開的字跡，相信高莊主一定會認得罷？」

高翼忙道：「認得，當然認得！」

楚雪衣立刻掏出了一封信箋，遞給高翼。

高翼接過一看，不由臉色驟變，顫聲說道：「楚大俠，這是霍祥開臨死前的遺書……」

楚雪衣點點頭，道：「不錯，雖然霍祥開身中十一刀，但並未即時死去，他負創逃走了七八里，才在湖以東的一條小村落裏倒下。」

高翼道：「那是尤家村。」

「正是尤家村，」楚雪衣道：「當時，武林大瘋子一直緊緊跟隨着霍祥開，見他倒下去之後，才把他抱起，說道：『你是不是姓霍的？叫霍祥開，是也不是？』霍祥開有氣無力地點點頭，武林大瘋子接着問：『你流了不少血，大概快要死了，你有什麼話要跟俺說？』霍祥開這才說道

：『我……我要寫封信給高莊主……』武林大瘋子點點頭，說道：『這個容易，俺去找些筆墨紙硯，讓你寫個飽好了。』結果，霍祥開就寫了這封遺書，上面說得很清楚，施希朝已經和血雲教有所勾結，朱獨厚也是一樣，這兩個叛徒是絕對靠不住的。」

高翼聽得目瞪口呆，汗流浹背。

楚雪衣道：「霍祥開寫完這封信之後就死了，不久，施希朝和朱獨厚追了上來，但武林大瘋子早巳不知所踪。」

高翼道：「但這瘋子何以一直沒有把霍祥開的遺書交給高某？」

楚雪衣道：「武林大瘋子說：『這件事俺忘掉了，直到今天吃了肥美的蚯蚓才想起。』」

高翼捏緊着信箋，嘆道：「瘋子畢竟還是個瘋子，唉……」

語聲略頓，接着問道：「這金鸚鵡斗室，楚大俠是怎樣走進來的？」

楚大俠淡淡道：「高莊主以爲除了你自己之外，在下就是第一個走進金鸚鵡斗室的人？」

高翼的臉色又變了：「難道早巳有人可以潛入這裏來？」

楚大俠道：「不錯，你瞧！」說着，伸手向斗室一個暗角處指了指。

那裏居然有一道暗槽。

高翼不禁面如土色，怒叫道：「不可能的！這裏怎會有另外一條地道？」

楚雪衣道：「從前當然是沒有的，但若有人處心積慮加以挖掘，一個月不行花上一年，一年不行花上兩年，總有一天可以從另外一個地方挖掘一條地道，來到這座金鸚鵡斗室裏。」

高翼這才如夢初醒，接着立刻巡視金鸚鵡斗室。

在金鸚鵡斗室裏存放着的物事，似乎一一不缺。

但當高翼從牆上打開一道細小暗門後，他的臉色立刻就變得有如一張白紙。

暗門後空空如也，只有一個細小的空格。

「不見了！不見了！」高翼顫聲叫道：「眞的不見了，眞的不見了！」

楚雪衣皺眉急問道：「不見了什麼寶物？」

高翼怔呆了很久，才說：「是不是你拿走了它？」

楚雪衣搖搖頭，道：「不是我，我若拿走了暗格裏的東西，就不會留在這裏，還叫許大夫把你請到這裏來？」

高翼咳嗽着，道：「是的，是的！我知道這東西一定不會是你拿走的……請恕高某一時着急，胡言亂語……」

楚雪衣目注着他，道：「存放在這暗格裏的東西，一定是很重要的，可以說給在下知道嗎？」

高翼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聽過十面風雲璽沒有？」

楚雪衣眼色變了：「什麼？原本放在這暗格裏的，就是十面風雲璽？」

高翼點點頭，沉聲道：「不錯，正是十面風雲璽！」

楚雪衣臉色沉重下來。

因爲他知道這十面風雲璽的重要性。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十面風雲璽竟然曾經存放在這座金鸚鵡斗室裏。

× × ×

在綠湖東岸，「銅鏡天尊」司徒長樂坐在一塊大石上，冷冷地看着四艘插着鸚鵡旗的大船直駛過來。

在他兩邊，還有「僧道雙邪」。

「僧道雙邪」是華山萬伏和尚及九夷山蒼然觀主陸不山。

這兩人曾與梅美黛交手，滿以爲不出二十招就可以把她制服下來，但結果却並不如此。

爲了要吐這一口烏氣，也爲了要追回段世之身上懷着的天梅秘笈，司徒長樂又再捲土而來，而且這一次還牽涉及鸚鵡山莊。

戰雲瀰漫，司徒長樂臉上沒有半點笑容。

他只是一直看着綠湖。

湖水平靜，但他的心境絕不平靜。充滿着仇恨的心境，又怎可能會平靜下來？

「僧道雙邪」也在看着湖面，只見那四艘大船由遠而近，已快將駛了過來。

萬伏和尚忽然問：「船上有沒有咱們的人？」

司徒長樂道：「沒有，絕對沒有。」

陸不山道：「爲什麼？」

司徒長樂道：「咱們的人會留在鸚鵡山莊裏，從敵人的腹地中接應咱們。」

萬伏和尚道：「那麼在這四艘船上的又是些什麼人？」

司徒長樂道：「蠢人。」

「蠢人？」

「不錯，這些都是鹵莽的烏合之衆，根本就不懂得江湖風險，更不懂得兵法之道。」

萬伏和尚瞳孔收縮，乾笑着說道：「所以，在這四艘大船上的，全都是白白來送死的。」

司徒長樂緩緩地點着頭，道：「大師說對了。」

三幾句說話間，四艘鸚鵡山莊的大木船巳更接近了湖岸。

× × ×

最大的一艘木船，船桅是金色的。

在這金色船桅下，站立着一個國字臉，粗眉大眼的年輕武士。

他是練劍的，劍法在鸚鵡山莊之內號稱第二。

當然，劍法最高的還是高翼。

這年輕武士就是高翼的第三個徒兒劉俠賢。

高翼使的武器雖然是白銀戟，但他却沒有把戟法傳給劉俠賢。

高翼並不是挾秘自珍，而是認爲劉俠賢若練劍法，成就必會更加理想。

他常對朋友說：「敎一隻豹子奔竄，那是恰當的，但你若要敎一隻豹子去飛天，却是愚不可及的事。」

同樣地，蒼鷹能飛翔，却又不擅於奔跑。

劉俠賢是可以使戟法的，但是高翼寧願花更多的時間，更多心血，敎他怎樣練劍。

也只有眞正熟悉高翼的人，才會知道

高翼的劍法，比他的戟法還更厲害。

劉俠賢跟隨着高翼已十一年，他比誰都更熟悉自己的師父。

所以，他對師父只有感激！感激！

這一天，大師兄施希朝秘密召集了所有師弟，商討怎樣對付血雲敎。

一提起這件事，大夥兒都很激動，都嚷着要和血雲敎一拚高下。

當然，也有人認爲這是一件極重要的大事，非要和師父一起商量不可。

但朱獨厚却搖搖頭，反駁這種建議。

他說道：「自從三年前，師父經過一場大病之後，雖然僥倖不死，但也巳元氣大傷，倘若由師父出手，他老人家的身子必定會遭受到更嚴重的損害。」

此言一出，全場爲之鴉雀無聲。

接着，朱獨厚又說道：「再者，兵法之道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與其在山莊裏等候敵人進攻，倒不如糾集雄師，堂而皇之大舉出擊，叫血雲敎的灰孫子知道咱們的厲害！」語聲未落，巳有數人歡呼叫好。

朱獨厚的見解是：「咱們要孝順師父，就得讓他老人家少點傷神，少花力氣，更不能讓他老人家動手，只要咱們能夠齊心協力，區區血雲敎又何足懼哉？」

當時，朱獨厚似乎一定會乘船渡湖出戰血雲敎的了。

但是大師兄施希朝却說道：「這一戰固然是萬分重要，但山莊是咱們的大本營，倘若所有師兄弟都一起出戰，也是不行的。」

朱獨厚點點頭，說道：「大師兄說的不錯，所以，俺認爲三師兄應該留在山莊裏。」

劉俠賢立刻反對：「不！我要出戰！絕不能留在山莊裏。」

朱獨厚道：「三師兄劍法超羣，大家都知道的，但這一次咱們並不是比武决鬥，而是衝鋒陷陣，這種混戰還是由俺去才最適合。」

但施希朗却搖頭不迭，道：「五師弟，你做事魯莽，雖然是急先鋒之材，但這一戰非比尋常，你不宜去。」

朱獨厚不大情願，但在鸚鵡山莊，人人都知道，朱老五只聽兩個人的說話，第一個是師父高翼，第二個便是這位大師兄施希朝。

終於，朱獨厚答應留下來，但他也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施希朝也坐鎭在鸚鵡山莊裏。

他說：「倘若大師兄也出戰，師父問起來又有誰能應付？」

結果，負起這一次出戰血雲敎重任的，就是劍法超羣，武功也最高的劉俠賢。

施希朝說老五朱獨厚魯莽，然則劉俠賢又怎樣？他是否比朱獨厚冷靜得多，也聰明得多？

從外表看來，似乎是的。

但每一個人最靠不住的地方，往往也就是他的外表。

有人外强中乾，有人外剛內柔，當然也有人看來冷靜聰明，其實却是個魯莽愚笨的傢伙。

劉俠賢就是後面的那一種人。

他以爲自己正在担負着保衞鸚鵡山莊的重任，却不知道整件事情自始至終，都是施朝希和朱獨厚在暗中玩弄手法的。

×　×　×

在鸚鵡山莊，高翼的心情極其沉重。

他知道，劉俠賢這一次出戰，必然是凶多吉少的，但他更心疼的，是施希朝和朱獨厚竟然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其他同門手足。

而更令他担憂的，是十面風雲璽不見了，顯然是給施希朝盜走的。

楚雪衣問道：「高莊主，十面風雲璽怎會在金鸚鵡斗室的。」

高翼沉吟了很久，這才嘆了口氣，說道：「楚大俠，你知道十面風雲璽的來歷嗎？」

楚雪衣道：「十面風雲璽，乃是十面尊者掌管風雲宮之最高令符。」

高翼點點頭，道：「不錯，想當年，十面尊者掌管風雲宮，氣勢是何等之盛，唉，想不到尊者一死，形勢就有了急劇變化。」

楚雪衣接說道：「十面尊者的兩個弟子是一男一女，男是的風帝，女的就是雲后。」

高翼道：「風帝雲后，其實本該是很好的一對兒，可惜雲后野心太大，連師兄風帝也不肯賣帳。」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據我的師父說，風帝對雲后一直再三忍讓，直至雲后自創血雲敎，不斷殘害武林同道，風帝對這女魔頭才忍無可忍加以反擊的。」

高翼道：「尊師說的不錯，事實確然如此。」

楚雪衣道：「但那十面風雲璽，又怎會落在高莊主手裏的？」

高翼道：「實不相瞞，十面風雲璽是尊師送來的。」

楚雪衣不禁呆住：「什麼？是我師父送來的？」

高翼道：「不錯，十面風雲璽本乃風雲宮中最高令符，只要擁有它，凡是隸屬風雲宮的高手，都必須聽令於風雲璽的主人。」

楚雪衣說道：「所以這十面風雲璽，對風帝也好，對雲后也好，都是極其重要的。」

高翼道：「九年前，尊師把十面風雲璽送到鸚鵡山莊，一聲不响就把它放在我的面前。」

楚雪衣問道：「當時，高莊主覺得怎樣？」

高翼道：「自然是莫明其妙，甚至不知道這塊是什麼東西。」

楚雪衣道：「我師父總不成把十面風雲璽放下之後，連一句話也不說就跑掉了麼？」

高翼說道：「那倒不是，他只是一聲不响地，把十面風雲璽放在我面前，等到話匣一打開之後，他老人家的話就多得很了。」

楚雪衣道：「我師父怎樣說？」

高翼道：「你師父瞧着我的臉，一直看了很久很久，也許，當時我臉上的表情是十分古怪的，就算不像隻鸚鵡，也會像是一隻猴子。」

楚雪衣道：「我師父不喜歡鸚鵡，也

不喜歡猴子，他只喜歡賭鬼。」

高翼道：「我很少賭博，我並不是個賭徒。」

楚雪衣說道：「但我師父却也說過：『爲師雖然是個賭鬼，也喜歡遇上別的賭鬼，但世間上最靠不住的，往往也就是賭鬼。』」

高翼道：「所以，尊師並不太相信自己。」

楚雪衣道：「我師父向來都很有自知之明，劃不來的事固然不幹，幹不來的事情，更加不幹。」

高翼道：「不錯，尊師是個老江湖，在咱們還沒有出生之前，就巳經是個很了不起的老江湖。」

楚雪衣道：「但每個人都有不太清醒的時候，我師父也是一樣，所以，有時候他會幹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換而言之，就是連什麼叫『明哲保身』之道也忘得乾乾淨淨。」

高翼一笑，道：「尊師把十面風雲璽帶到我這裏來的時候，他的頭腦似乎十分清醒。」

楚雪衣問道：「我師父向你說了些什麼？」

高翼道：「尊師說道：『十面尊者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點點頭，道：『在下知道。』尊師哈哈一笑，但接着却又愁眉苦臉，道：『十面尊者是個很了不起的老東西，他活着，他媽的天下太平，他死掉，只怕連穿了売的烏龜小祖宗也會從泥堆裏爬出來作亂。』我嘆了口氣。道：『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尊師道：『十面尊者有兩個徒兒，男的叫風帝，女的叫雲后，各有一身本領，也各有一筆糊塗帳，都是混蛋得很。』」

楚雪衣道：「聽說十面尊者對風帝並不太好。」

高翼道：「十面尊者對風帝不太好，全然是因爲雲后在暗中造謠，以致師父對她這個師哥心存忌憚。」

楚雪衣道：「雲后的確不是一個尋常的女子。」

高翼道：「本來，十面尊者巳很信任雲后，而且打算把風雲宮交給她掌管，但到了後來，十面尊者對這個女徒兒動了疑心，而且更懷疑風帝的種種罪名，都是雲后揑造出來的。」

楚雪衣道：「雲后也許可以瞞騙十面尊者於一時，却不能够瞞騙十面尊者一輩子。」

高翼道：「不錯，十面尊者既動了疑心，她的陰謀就不容易繼續施展下去。」

楚雪衣道：「形勢至此，對風帝巳是大大有利。」

高翼道：「可惜十面尊者却在這時候死了，他死時巳年逾九旬。」

楚雪衣道：「十面尊者如何處置十面風雲璽？」

高翼道：「他在臨終時找到了尊師，把十面風雲璽交了給他，並叮囑尊師：『十年內，這風雲璽由你掌管，十年後，方可把此風雲璽交給風帝，或者是雲后……』就是這樣，尊師就接下了這一座十面風雲璽。」

楚雪衣道：「據尊師說：這是一件十分隱秘之事，除了尊師和十面尊者之外，就只有我才知道！」

楚雪衣道：「師父還有什麼話說？」

高翼道：「尊師大嘆倒楣。」

楚雪衣奇道：「他何倒楣之有？」

高翼道：「尊師說：『這座十面風雲璽簡直就是個要命的燙山芋，老夫捧着它，眞是前生修來的福氣。』」

楚雪衣笑了笑，道：「究竟是倒霉十足？還是福氣十足了？」

高翼道：「這就得由你去問問他老人家。」

楚雪衣笑笑道：「我師父這個老人家脾氣不怎麼好，最不喜歡別人向他問長問短。」

高翼道：「但當天，我却眞的是問長問短，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生氣不生氣。」

楚雪衣道：「他老人家若是有求於高莊主，想必會客氣一點的。」

高翼忙道：「高某何德何能，尊師父又怎會有求於我了？」

楚雪衣道：「十面風雲璽的事又怎樣？難道不是我師父要把它放在金鸚鵡斗室嗎？」

高翼道：「雖然如此，那也不算是有求於高某，只是他老人家太瞧得起鸚鵡山莊而巳。」

楚雪衣道：「我師父並不是瞧得起貴山莊，只是相信高莊主的爲人，所以才把這個燙山芋交到你的手裏。」

高翼長長地抽了一口凉氣，道：「實不相瞞，保管着這座十面風雲璽，並不是一件輕快的事，初時，高某幾乎每天都進入金鸚鵡斗室，每晚都要看一看十面風雲璽才能安心睡覺。」

楚雪衣道：「近來又怎樣？」

高翼說道：「好幾個月也不到斗室一次。」

楚雪衣道：「爲什麼？」

高翼說道：「這斗室巳令高某感到厭倦。」

楚雪衣說道：「但這裏是貴山莊存放着古董、名貴兵刄、房屋契約和財富的地方！」

高翼嘆了口氣，道：「這正是高某所厭倦的東西。」

楚雪衣道：「所以，連十面風雲璽也感到厭倦了。」

高翼道：「那倒不是，高某對十面風雲璽，從來沒有喜歡過，所以也不會感到厭倦。只是，我漸漸太信任這座金鸚鵡斗室，甚至認爲世間上根本沒有任何人可以潛進來。」

楚雪衣道：「金鸚鵡巳經是一個極牢固的地方，但世間上也有一種人，這種人對越牢固的地方，就越有興緻去撞破。」

高翼黯然道：「這是我的疏忽，高某難辭其咎。」

楚雪衣道：「但要挖一條地道進入金鸚鵡斗室，實在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倘若沒有內奸從旁協助，就算是天下間第一流的工匠，也無法可以成功。」

高翼不由一陣苦笑，道：「鸚鵡山莊的人材不一定有，但奸細，叛徒是絕不缺乏的。」

楚雪衣道：「高莊主也用不着過份自

我怪責，雖然十面風雲璽已經盜走，但咱們同樣也可把它追回來。」

高翼道：「有把握嗎？」

楚雪衣道：「有沒有把握，首先要抓住施希朝和朱獨厚才能說。」

一提起這兩個叛徒，高翼就爲之咬牙切齒，憤怒之極。

× × ×

在綠湖東岸，大戰一觸即發。

劉俠賢帶着幾個師弟和一些護莊武師、莊丁，在大船上向血雲敎中人大聲辱罵着。

這是劉俠賢的策略，他要把敵人激怒，讓敵人易生錯亂。

但血雲敎中人，彷彿人人都已變成了聾子，無論劉俠賢怎樣辱罵，他們還是完全無動於衷。

倒是劉俠賢自己沉不住氣了。

他要衝上岸和司徒長樂拚命。

但他還沒有衝上岸，一支勁箭已射到他的胸膛上！

綠湖決戰風起雲湧

利箭破空而來，那種聲勢很是可怕。

劉俠賢從來沒有見過那樣强勁的箭。

中箭後，他以爲自己這一次必死無疑，然而，他沒有死，只是感到胸口一陣疼痛。

利箭並沒有穿過他的胸膛，因爲這支箭根本就不銳利。

在箭鏃那部份，已給一團厚厚的棉布包裹着！

由此可見，放箭之人，根本就不想殺劉俠賢。

但既不殺人，又何必放箭。

劉俠賢驚魂甫定，不禁拿起這支奇怪的箭看了又看。

一個莊丁忽然在旁邊說道：「棉布裏好像有一張條子……」

劉俠賢立刻瞪了他一眼，道：「不是好像，而是確確實實有一張條子！」

那莊丁道：「要不要拆開來瞧瞧？」

劉俠賢道：「瞧瞧是不妨的。」一面說，一面臉紅紅，氣鼓鼓地把條子打開。

只見條子上寫着兩行字：「汝已中計，速回鸚鵡山莊！」

劉俠賢又是臉色一變，怒道：「誰能使我中計？旣已來了，決不空手而回！」語畢，怒揮長劍，仍然要衝上岸和司徒長樂決戰。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

決定了的事情，絕不更改。

無論對也好，錯也好，一幹就幹到底，永不向惡劣形勢屈服，低頭。

能成大事的，往往是這種人，但能壞大事者，也同樣是這種人。

劉俠賢有勇氣，有骨氣，那是不必懷疑的。

也正因爲這樣，他最容易中了敵人的奸計。

而他最料不到的，就是陷害他的人，竟然會是施希朝和朱獨厚！

× × ×

司徒長樂坐在大石上，以逸待勞地等候着鸚鵡山莊的人前來送死。

他知道劉俠賢是個怎樣的人，也知道他的武功底細。

要殺劉俠賢，也許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然而，也並不太困難。

總之，劉俠賢除非不來，一來就已註定非死不可。

對付一個這樣的年輕武士，司徒長樂有很多種法子，但最好的一種，就是冷靜地看着他怎樣衝過來自投羅網！

這將會是最寫意的戰役。

但那一支奇怪的勁箭，却使司徒長樂臉色爲之一變。

他喝問左右：「是誰放的箭？」

左右無人回答，連「僧道雙邪」也是爲之目瞪口呆。

忽然間，有人聲如洪鐘地在喝罵：「爾等烏龜王八狗虱臭屁蛋，看弓！」

只見一個神威凜凜的大漢，以一張大弓作爲武器，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瞬即有兩個血雲敎殺手倒了下來。

霸王弓，霸王箭，神弓霸王。

武林中傳誦的歌謠有云：「王者之弓，霸者之箭，弓箭霸王，王者之霸，霸者之王！」

來的是「神弓霸王」軒轅榮！

軒轅榮並不是孤身作戰的，和他一起衝殺而至的，還有「鐵胆三友」。

胡四海奮勇爭先，殺敵不甘後人。

吳爍緊隨其後，一柄五環金刀也舞得虎虎生威。

「玲瓏快槍鐵猴兒」，班六的短鐵槍招數怪異而靈捷，也殺了一個血雲敎的殺手。

但血雲敎眞的沒有厲害脚色可以抵擋得住「神弓霸王」和「鐵胆三友」嗎？

那倒不然。

最少，那「僧道雙邪」就不是省油的燈。

× × ×

在綠湖東岸，固然已殺得天翻地覆，一片腥風血雨。

在鸚鵡山莊，形勢也是一片混亂，楚雪衣和高翼仍在商量，怎樣去對付施希朝和朱獨厚這兩個叛徒。

但在鸚鵡山莊山後東北方，却是一片寧靜。

在這裏，有一間蓋得不倫不類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正在用一盆羊奶來洗右脚。

這人大概五十多歲，樣子不算古怪，但舉止和說話却古怪得不可思議。

他就是武林大瘋子。

楚雪衣曾經在不久之前見過他，和他談了不少關於鸚鵡山莊的事。

其實，楚雪衣並不是獨自和武林大瘋子談話的，因爲向蓉一直都在他身邊。

楚雪衣走往那裏，向蓉也走往那裏。

楚雪衣在登上長雲山的時候，曾對向蓉說：「山上有一個吃人的瘋子，妳怕不怕？」

向蓉溫婉地一笑，搖搖頭道：「只要你在我旁邊，我就不會害怕。」

楚雪衣微微一笑，道：「妳把我當作什麼？」

向蓉道：「作我的豹胆熊心。」

楚雪衣道：「這豈不是要把我吃進肚子裏？」

向蓉又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吃，只要瞧瞧你的臉孔，我就不會害怕。」她說着這兩三句話的時候，並沒有瞧着楚雪衣。

倒是楚雪衣一直凝視着她，看見她的臉既愉快又嫣紅。

她的眼睛雖然沒有看着楚雪衣，但楚雪衣還是感覺得到，她是一直留意着自己的。

天下間可以令人快樂的事有很多，但最能令他倆快樂的事情却只有一件。

那就是彼此相依在一起，再也不要分離。

登上長雲山後，山下的景物縮小了，他倆距離武林大瘋子的居所却是越來越近了。

楚雲衣忽然對向蓉說道：「咱們已進入了禁地。」

「什麼禁地？」

「武林大瘋子的禁地。」

「倘若有人進了禁地，又會怎樣？」

「不是給武林大瘋子殺了，就是落荒而逃。」

「有人曾經逃得出去嗎？」

「有一個。」

「是誰？」

「我。」

向蓉笑了：「想不到你也有落荒而逃的時候，你看今天會不會歷史重演。」

楚雪衣道：「也許會，也許不會。」

向蓉又笑了笑：「祝你好運。」

結果，這一次楚雪衣的運氣很好，武林大瘋子並沒有難爲他，只是請他吃了幾十條蚯蚓。

向蓉在他身邊，看得眉頭大皺。

武林大瘋子忽然瞪着眼對她說道：「這些蚯蚓，妳千萬不能吃！」

楚雪衣道：「蓉兒爲什麼不能吃？」

武林大瘋子道：「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同樣地，這些美味蚯蚓，只可以給懂得欣賞的老饕們享用。」

向蓉忙道：「我不懂得欣賞，我絕對不是老饕。」

武林大瘋子道：「妳當然不是老饕，所以，妳絕對休想吃這些蚯蚓。」

向蓉正是求之不得，倘若要她吃一條蚯蚓，她寧願給武林大瘋子在肚子上踢一脚。

武林大瘋子一面吃蚯蚓，一面和楚雪衣談話。

兩人所談的，都是鸚鵡山莊的事。

最後，楚雪衣決定前往鸚鵡山莊，揭發施希朝和朱獨厚的陰謀。

向蓉當然也要跟着去，但武林大瘋子却搖頭不迭笑道：「妳沒有吃蚯蚓，不能去。」

向蓉一怔：「前往鸚鵡山莊和有沒有吃蚯蚓，又有什麼相干？」

武林大瘋子道：「蚯蚓除了美味無窮之外，更可以帶來福氣。」

向蓉道：「這是誰說的？」

武林大瘋子用姆指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是我說的。」

向蓉道：「這也和前往鸚鵡山莊沒有關係。」

武林大瘋子道：「我說不行就不行，妳若要跟着楚雪衣前往鸚鵡山莊，就得吃兩條蚯蚓。」

楚雪衣微笑道：「不必了，她並不是老饕。」說完，就獨自向鸚鵡山莊那邊走了。

向蓉初時很生氣，想追上去，但却過不了武林大瘋子這一關。

漸漸地，向蓉怒氣平息了，因爲她已明白，楚雪衣爲什麼任由她留在這裏。

在武林大瘋子這裏，遠比前往鸚鵡山莊安全得多。

楚雪衣畢竟是愛護向蓉的，他不想向蓉陪着自己去冒險。

雖然向蓉很快就已經不再生氣，但却又不免爲楚雪衣的安危而担心。

她還是很想闖到鸚鵡山莊去。

但武林大瘋子人雖瘋癲，武功却極厲害，說到輕功身法，更是有如鬼魅一般，向蓉想從他手底下逃去，實在談何容易。

她忽然又氣惱了，暗道：「這個瘋子雖然今天正常一點，但難保他不會癲狂起來，屆時如何是好？」

轉念又在想：「要是向蓉倒楣，說不定楚大哥還沒有回來，就已給這個瘋子當作蚯蚓般吃掉了。」想到這裏，在氣惱之餘，又不禁有點害怕。

若是尋常的瘋子，她自然是毫不畏懼的，但武林大瘋子武功極高，情況就大不相同。

但這時候，她已陷入了進退維谷之境，縱使她機智聰明，一時間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離開這裏。

她不禁暗暗嘆了口氣，忖道：「也許今天就是向蓉認命的時候啦。」

忽然間，她看見武林大瘋子用一盆羊奶來洗脚，但却只洗右脚，而不洗左脚。

向蓉看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問：「爲什麼要用羊奶來洗脚？」

武林大瘋子搖搖頭，道：「妳說錯了，我不是用羊奶洗脚，而是用脚來抹乾淨這些羊奶。」

向蓉奇怪極了，武林大瘋子接着咧嘴一笑，道：「我這一隻脚是很乾淨的，用它來抹乾淨羊奶，是最合適不過的。」說着，把右脚高高舉起，又問：「妳看是不是很乾淨了？」

向蓉勉强一笑，但沒有回答，只是心裏在想：「千萬別叫蓉兒喝掉這些羊奶才好。」

不久，武林大瘋子又道：「其實我的左脚也很乾淨，但羊奶太少，所以用不着兩隻脚來洗。」

向蓉道：「你喜歡怎樣洗便怎樣洗，旁人是管不着的。」

武林大瘋子點點頭，道：「不錯，做人就是這樣才有意思，就算洗乾淨了羊奶自己不喝，請別人來慢慢享用，也是值得的。」

向蓉暗吃一驚，忙道：「我不能喝羊奶，只要喝一口就會生病。」

武林大瘋子道：「那就不要喝，得把這些珍貴的羊奶浪費掉。」

向蓉這才鬆了一口氣。

接着，武林大瘋子繼續說道：「我知

道，我有時候神智不清，但這兩三天却是很好，大概是近來最正常的日子。」

向蓉道：「你會慢慢痊癒過來的。」

武林大瘋子嘆了口氣，道：「我痊癒不痊癒，都並不打緊，最重要的是楚雪衣此行，切莫失敗才好。」

向蓉道：「楚大哥的本領很大，他一定不會辜負您老人家的期望。」

武林大瘋子却不再理睬她，忽然捧起盆子，仰頭便喝了幾口羊奶。

× ×

在鸚鵡山莊，許我行一直對施希朝和朱獨厚虎視耽耽。

施希朝心中有數，知道楚雪衣若眞的到了鸚鵡山莊，對他和朱獨厚肯定是不利的。

施希朝已打算離開，但怎樣才能離開，却是費煞思量的事。

忽然間，施希朝看見一個白衣人向自己走了過來。

他從來沒見過這白衣人，但却幾乎只看他一眼，就已肯定這白衣人就是楚雪衣了。

來的正是楚雪衣，他輕功瀟洒，人更瀟洒。

段世之雖然是個極俊俏的美男子，但若說到這份瀟洒的氣度，却還是不如楚雪衣。

施希朝一看見楚雪衣，臉色立刻就沉重下來。

楚雪衣瞧着施希朝，道：「閣下可姓施？」

施希朝道：「正是，在下施希朝，未知尊駕高姓大名？」

「楚雪衣，江東楚雪衣。」

「原來是楚大俠，失敬！失敬！」

「施朋友不必客氣，剛才在下已拜會過貴莊主。」

「那是家師。」

「我知道，貴莊主對施兄異常信任，這是衆所週知的，如今大敵當前，未知施兄有何良策？」

施希朝道：「劉師弟已率領本莊一干弟子及莊丁渡湖，迎戰血雲教。」

楚雪衣「唔」一聲，道：「是誰的主意？」

施希朝遲疑半晌，才道：「是大夥兒共同決定的。」

「大夥兒？」楚雪衣道：「何謂之大夥兒，可曾包括你師父在內？」

施希朝道：「沒有。」

楚雪衣皺皺眉，道：「却是何故？」

施希朝道：「師父曾經害過一場大病，咱們都不想他老人家担心，更不想他老人家親自出手。」

楚雪衣道：「如此說來，你們已把高莊主當作廢人看待了？」

施希朝臉色一變，朱獨厚更是早巳按捺不住，怒吼道：「姓楚的，你在胡說什麼？」

楚雪衣並不生氣，只是悠然地看着朱獨厚，緩緩道：「你姓朱？」

「好說，俺叫朱獨厚。」

「一個人若眞的得天獨厚，那的確是很不錯的，但照楚某看，閣下練武的資質，比大師兄施希朝差得遠了。」

施希朝立刻搖頭，道：「楚大俠此言差矣，在本山莊，有誰不知朱五弟的武功，猶在我這大師兄之上？」

楚雪衣也搖搖頭，說道：「別人怎樣看法，我是不知道的，但據楚某自己看來，施兄的內力，最少比朱朋友高出一半以上。」

施希朝打個哈哈，說道：「楚大俠眞會說笑。」

楚雪衣道：「但我並不是爲了說笑而來的。」

施希朝道：「剛才聽楚大俠語氣，似是對施某及朱五弟頗有微詞？」

楚雪衣道：「換上別人，只要本着良心說話，也會與楚某有所同感。」

施希朝道：「如此說來，楚大俠是認爲咱們十一師兄弟，都在背叛師父！」

楚雪衣道：「高莊主的十一個徒兒，儘管有不肖叛徒在內，但也決不會十一人同時背叛師門的。」

施希朝道：「但此事確由咱們十一人同時決定，不是任何一人的獨自主張。」

楚雪衣道：「若從表面看來，確然如此。」

施希朝道：「難道楚大俠認爲骨子裏還另有文章不成？」

楚雪衣道：「不錯，事情雖然是十一人共同決定，但最少有一大半人，是給別人牽着鼻子走的。」

施希朝道：「哦？楚大俠是說劉俠賢嗎？」

楚雪衣道：「劉俠賢雖然是這一戰的率領人物，但眞正掀起烽火的，却是另有其人。」

施希朝冷冷道：「楚大俠不必閃縮其詞，還是爽爽快快把話講出來好了。」

楚雪衣道：「很好，我也喜歡說話爽爽快快，施朋友，你住的房子裏，何以會在床底下挖穿一條地道？」

「地道？」朱獨厚目光一閃，叫道：「是什麼樣的地道？」

楚雪衣冷冷一笑，故意向朱獨厚說道：「施大師兄挖了一條地道往金鸚鵡斗室，難道你連半點也不知情嗎？」

朱獨厚面露狐疑及憤怒之色，似是有意無意間瞧了施希朝一眼，目光明顯地含有怒責之意。

楚雪衣看在眼裏，自然是心中有數，便又故意繼續說：「金鸚鵡斗室向來都是貴山莊之根基重地，就算是再愚笨之輩，也不會進入寶山空手回的。」

施希朝臉色一變，對朱獨厚說道：「五弟休聽別人的閒言閒語，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楚雪衣道：「既然如此，施兄可否跟着楚某到金鸚鵡斗室瞧個明白？」

施希朝道：「沒有師父之命，誰都不敢前往金鸚鵡斗室。」

楚雪衣道：「施朋友，你何以還是不肯說老實話？」

施希朝道：「施某並無隱瞞任何事情之眞相，楚大俠不必枉費心機了。」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施朋友，別的事情不提也罷，但那物事，你非要交回來不可！」

施希朝哂然一笑，道：「楚大俠眞是越說越是離譜了，施某又有什麼物事掌握着？」

楚雪衣道：「施朋友應該知道的。」

施希朝道：「但是施某偏偏就是不知道。」

楚雪衣倏地臉色一沉，道：「眞的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嗎？」

施希朝道：「何謂之敬酒？何謂之罰酒？」

楚雪衣道：「只要施朋友願意把十面風雲璽交還出來，別的事情，還可以慢慢商量。」

施希朝還沒有答話，朱獨厚巳冷然地說：「莫不是連背叛師門的大罪也可以赦了？」

楚雪衣道：「罪可以赦，但從此以後必須痛改前非，切莫再行重蹈覆轍。」

施希朝却嘆息一聲，說道：「但施某從沒聽過江湖上有這麼一座十面風雲璽，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楚雪衣道：「不管那是什麼東西，總之，你不該把它帶走便是。」

施希朝冷冷的看着楚雪衣，良久才說：「好，咱們走。」

楚雪衣道：「走？走往哪裏？」

施希朝道：「施某要和師父好好的談一談！」

楚雪衣道：「施朋友要見高莊主，那眞是容易極了，讓楚某代爲引路便是。」

朱獨厚冷笑一聲，道：「這裏本來是咱們的地方，楚大俠倒要代爲引路，豈非是喧賓奪主之舉？」

楚雪衣道：「喧賓奪主不是壞事，最壞的事莫如看錯了人，更尤其是看錯了門下的徒兒……」

朱獨厚怒道：「枉你被譽爲江東大俠，竟然一再含血噴人，眞是可恥。」

驀地，一條高大的身形，彷彿從天而降。

這人一身黑衣，手裏倒提着一桿白銀戟，神情沉肅，眉宇間顯見頗有怒意。

高翼又回來了。

朱獨厚一見高翼，立刻叫道：「師父，楚雪衣片面之辭，您老人家千萬不能相信。」

高翼冷冷的看着他，良久才問：「血雲教給了你們多少好處？」

朱獨厚叫道：「沒這回事，完全沒有這回事！」

高翼道：「若是別人說，爲師也不會相信，但楚大俠之言，却使爲師相信，句句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朱獨厚拚命搖頭，道：「楚雪衣又怎樣？他也只不過是個武林中人，若沒有眞憑實據就把我和大師兄定罪，那是絕對不公平的！」

高翼望定着他，緩緩道：「很好，凡事都必須要眞憑實據，否則的確難入人罪，那麼，爲師想問一問，霍祥開是怎樣死的？」

朱獨厚立即道：「是給仇家翁保甲所殺。」

高翼道：「霍祥開遇害有誰目睹？」

朱獨厚答道：「大師兄和我都親眼瞧見。」

高翼冷冷道：「既然親眼瞧見，何以不施以援手？」

朱獨厚道：「翁保甲背後出手，而且刀法極快，我和大師兄趕前已來不及。」

高翼道：「此乃何時發生之事？」

朱獨厚道：「三月之前。」

高翼冷冷一笑，道：「如此說來，霍祥開乃是死於鬼魂之手了？」

朱獨厚一怔：「什麼意思？」

高翼冷笑道：「翁保甲巳於半年前命喪華山，但事隔三月之後，居然還能揮刀暗算仇家，這還不是鬼魂作祟嗎？」

朱獨厚臉色一陣青白，道：「誰說翁保甲巳死？」

楚雪衣道：「是我。」

朱獨厚怒道：「楚雪衣，你再三誣告大師兄與朱某，究竟是何用心？」

楚雪衣淡然一笑，道：「眞金不怕烘爐火，你又何必動怒至此？」

沉默巳久的施希朝忽然點點頭，說道：「楚大俠說得對，事情總會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五師弟是用不着緊張的。」

朱獨厚怒哼一聲，就在此時，忽見一排木筏，由遠而近自東方划了過來。

木筏雖然簡單，但划木筏的人却不簡單。

那是一個紅袍女子，看她並不怎麼健碩，但木筏前進的速度却極是驚人。

誰也沒見過這麼快的木筏，包括楚雪衣和許我行這個老江湖在內。

當木筏划近湖邊之際，鸚鵡山莊巳有十幾個莊丁、武士嚴陣以待。

但那紅袍女子輕功極高，木筏距離湖邊還有四五丈光景，她巳持槳向湖水一點，接着身如飛鳥般越過衆人，直向楚雪衣等人這邊急掠而來。

沒有人能阻攔得住。

楚雪衣一直看着那紅女子。

紅衣女子大概四十左右，但她臉上蒙着一塊紅紗巾，只能够隱約地看見她的臉孔。

雖然她巳年紀不輕，但看來還是很艷麗動人。

許我行倏地喝叫一聲：「妳是什麼人？竟敢闖到這裏來撒野？」

紅袍女子冷冷道：「你是鸚鵡山莊的莊主？」

許我行搖搖頭，道：「不是，老夫甚至不是鸚鵡山莊的人！」

紅袍女子冷笑道：「那麼，你憑什麼資格說這種話？」

許我行道：「不憑什麼，就憑老夫『邪神妙手』這四個字！」

紅袍女子道：「原來尊駕就是『邪神妙手』許我行，本座倒是久仰大名。」

許我行道：「妳還沒有說，自己到底是那條路上的人物？」

紅袍女子道：「我若說我就是血雲教教主雲后，你相信不相信？」

「雲后？」許我行哈哈一笑，道：「妳若是雲后，那麼老夫就是十面尊者！」

紅袍女子冷冷一笑，道：「十面尊者活着的時候也許的確是威風八面的，但他早巳死了，所以，你若是十面尊者，那麼你就是一堆枯骨。」

許我行臉色一沉，道：「好毒辣的一張嘴。」

紅袍女子道：「嘴巴毒辣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是武功毒辣。」

許我行嘿嘿一笑，道：「妳的輕功本來不錯，倒不知道殺人的武功怎樣？」

紅袍女子道：「你想嚐試嚐試？」

許我行道：「老夫向來不喜歡與女子動武，就算妳是雲后，也不例外。」

紅袍女子乾笑兩聲，道：「說不了幾句，就想打退堂鼓了？」

許我行冷冷一哼，說道：「妳若要找人動手，這裏不乏高手奉陪，可說是男女老幼都有。」

紅袍女子道：「但本座若一定要和這『邪神妙手』一較高下又怎樣？」

許我行道：「老夫偏不和你動手。」

紅袍女子冷笑道：「放心好了，本座這一次來鷓鴣山莊，只想見一個人。」

許我行道：「見誰？」

紅袍女子倏地目光一轉，直盯着衣白如雪的楚雪衣。

楚雪衣淡淡一笑，說道：「教主眞的要找我？」

「教主？」許我行不禁臉色一變，凝視着楚雪衣道：「她……她眞的就是血雲教教主？」

楚雪衣道：「別的也許可以假冒，但昔才教主從木筏飛渡而來的輕功，却是任何人都假冒不了的。」

許我行一愕道：「那是什麼輕功？」

楚雪衣道：「是『血雲三點水』。」

許我行道：「所以，你憑這一點而斷定，這位就是血雲教教主雲后？」

楚雪衣道：「難道這還不足夠？再說，雲后也該親自到這裏走一趟了。」

許我行道：「爲什麼？」

楚雪衣道：「是爲了十面風雲璽。」

許我行問道：「十面風雲璽在誰的手裏？」

楚雪衣道：「本來，是應該落在施希朝手裏的，但常言有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又有俗語說道：『煮熟了的鴨子也會飛走！』」

許我行道：「什麼意思？」

楚雪衣道：「盜璽者，人亦盜之。」

許我行撫掌笑道：「誰幹的好事？」

楚雪衣道：「我不知道。」

紅袍女子冷冷一笑，道：「你眞的不知道？還是故意不肯說？」

楚雪衣道：「兩者都是一樣的。」

紅袍女子臉色一沉，道：「快把十面風雲璽交出來！」

楚雪衣哈哈一笑，道：「說不了幾句，教主就以爲楚某拿走了十面風雲璽嗎？眞是可笑！可笑！」

紅袍女子道：「若不是你盜走了十面風雲璽，又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楚雪衣搖了搖頭，嘆道：「教主眞是越說越妙，知道是一回事，是誰盜走了十面風雲璽，却又是另一回事，楚某若是血雲教教主，此刻要對付的人，就是教中失責壞事之輩！」此言一出，施希朝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死灰。

紅袍女子冷冷的看着他，說道：「你若是我，寧願相信楚大俠的說話，還是相信一個辦事不力的手下？」

施希朝連忙叫道：「教主饒命！教主饒命！」

許我行不禁又緊盯着紅袍女子，道：「妳眞的是雲后？」

紅袍女子冷冷一笑：「我不是雲后，難道你才是雲后？」

許我行立時爲之語塞。

雲后又看了施希朝一眼，道：「你完了，除非你能夠馬上交出十面風雲璽。」

施希朝叫苦不迭，道：「十面風雲璽眞的巳經被人盜走……」話猶未了，突見一道寒芒疾閃，一支毒針巳射入他咽喉。

但誰也沒看見雲后的手有任何動作。

高翼倏地怒喝：「這是鷓鴣山莊，這叛徒該由本莊主處置！」

但施希朝巳倒下，一張臉巳變成了紫藍色。

朱獨厚看得胆顫心驚，忙道：「這不關我的事……教主……屬下根本不知道施希朝曾經得到那座十面風雲璽……」

高翼鬚眉皆豎，怒道：「獨厚，你太不像話了！」怒罵聲中，白銀戟一舉，招快如電，瞬即把朱獨厚擊殺於戟下。

雲后冷冷道：「高莊主好快的一戟，這也可算公平得很。」

許我行道：「什麼公平得很了？」

雲后道：「兩個叛徒，本座殺一個，他也殺一個，還不算是公平嗎？」

許我行「呸」一聲，道：「簡直是一派胡言！」

雲后冷笑道：「本座這一次是爲了十面風雲璽來的，各位若是識相一點的，就該馬上把風雲璽交出來。」

高翼氣得連臉都有青了：「妳憑什麼要這風雲璽？」

雲后道：「就憑本座是十面尊者的弟子！」

高翼道：「風帝是妳的師兄，本莊主認爲他才配擁有十面風雲璽。」

雲后道：「高莊主只是局外人，何必把這件事揹在肩上？」

高翼冷冷一笑，道：「這座十面風雲璽，關乎及整個武林安危，高某縱使担在身上，也是値得的。」

雲后道：「你說値得，但在本座看來，却是愚不可及。」

高翼道：「這是見仁見智之事，毋須執拗。」

雲后道：「少說廢話，十面風雲璽旣在貴山莊失去，本座就要在這裏取回！」

許我行冷笑不迭，道：「這就可笑極了，倘若有人把十面風雲璽拿到大漠去，又怎能在這裏取回來？」

雲后冷笑道：「那就只好算鷓鴣山莊倒楣。」

高翼沉聲道：「如何倒楣法？」

雲后道：「本座今天若取不回十面風雲璽，就要血洗鷓鴣山莊！」

「血洗鷓鴣山莊？」高翼倏地狂笑，道：「好啊！高某眞想看看，血雲教如何血洗鷓鴣山莊！」

語聲甫落，巳有莊丁回報：「有兩艘大船回來了！」

× × ×

鷓鴣山莊的四艘大船，巳有兩艘回來，但船桅上却插着繡有紅雲的大旗。

高翼一看，登時心中一沉，暗叫不妙起來。

雲后哈哈一笑，道：「你們看見了沒有？」

楚雪衣巳看見，他不但看見了船桅上插着血雲教的大旗，也看見船桅旁邊掛着幾十顆血淋淋，面目猙獰巳極的首級。

湖岸邊忽然有人號哭起來，悲愴地叫喊：「劉三師兄也在那裏。」這意思是說，劉俠賢的腦袋也巳給血雲教砍掉下來，掛在船桅旁邊。

高翼也巳看見了。

只見兩艘大船，巳落在血雲教的手裏，船上活着的，全是血雲教中人。

左邊一艘大船，有一兇惡僧人，正是萬伏和尚。

右邊的一艘大船上，則站着一個腰插雙斧的道人，他正是九夷山蒼然觀主陸不山。

兩艘大船漸漸地接近鷓鴣山莊，楚雪衣一直在凝視着兩艘大船船桅下所懸掛着的首級。

他巳看見了「陰陽神傘鐵胆客」胡四海！

胡四海也陣亡了，他死時臉上的神情充滿了驚悸，也充滿了極度的憤怒。

是誰殺了他？又是怎樣殺的？

楚雪衣臉上看來木無表情，但其實他也是充滿着驚悸和憤怒的。

楚雪衣只覺得胸口有如遭重鎚猛擊，他忽然後悔，後悔不該和軒轅榮及「鐵胆三友」分道揚鑣，各自爲戰。

但這並不是楚雪衣的決定。

決定兵分兩路的，是「神弓霸王」軒轅榮，他認爲：「楚雪衣該比咱們更早進入鷓鴣山莊，作爲接應。」

楚雪衣初時不肯，但最後還是答應下來。

劉俠賢中了施希朝和朱獨厚之計，輕率渡湖決戰，本巳是有敗無勝之局，但楚雪衣却對「神弓霸王」軒轅榮深具信心。

只要有軒轅榮在綠湖東岸，鷓鴣山莊這一戰就不會太吃虧。

但是現在看來，這種估計顯然是錯誤了。

錯誤的主要原因，是因爲楚雪衣與軒轅榮都沒有料到，血雲教教主雲后會親自參與這一戰。

雲后一出，軒轅榮就支撑不了大局！

胡四海死了。

吳燦怎樣？班六又怎樣？還有軒轅榮呢？

楚雪衣不禁旣焦慮，又是難過。

雲后看着楚雪衣，忽然笑了，她的笑容旣神秘，又殘酷。

「楚大俠，你想不想見軒轅霸王？」雲后忽然問。

楚雪衣乾咳兩聲，默然半响才道：「他若還活着，我當然是想見見他的。」

雲后道：「你若要見他，不妨到木筏上瞧瞧。」

木筏上沒有人。

但在木筏之下呢？

楚雪衣倏地有着一種寒冷的感覺，那是極度極度震慄所引致的。

他聽見雲后的說話之後，絕對不想走到那木筏上去。

但他却還是去了。

木筏在湖邊飄浮着。

楚雪衣在木筏上站着。

木筏上沒有人，木筏四周也看不見任何人。

但楚雪衣却突然拔出劍來，劍尖向下直削。

木筏立刻被齊中削開。

然後，他就看見木筏底下，兩有一條三尺長的繩子，綁着了一個人。

這人身材魁梧，背上揹着一把强弓。

楚雪衣認得那是霸王神弓，但却看不見這人的臉。

但這人若不是「神弓霸王」軒轅榮，又還會是誰？

軒轅榮是不懂水性的，他不喜歡水，更不懂得在水裏玩任何的花樣。

但軒轅榮若是巳經死了呢？

死人更不會玩任何花樣，不但不會玩花樣，而且還可以任由別人來擺佈。

所以，雲后把他縛在木筏底下，他也就只得任由木筏拖着走。

胡四海死了，軒轅榮也死了，這打擊對楚雪衣有多大？

但就在這時候，水底裏的軒轅榮突然像是一條鯉魚般飛躍出來。

在木筏下的人，雖然身材魁梧，雖然背上揹着的確是霸王神弓，但這人並不是軒轅榮，而是一個精於水性、武功也極高的死士。

要殺楚雪衣也好，要擊傷楚雪衣也好，必須出奇制勝。

這是雲后的策略。

當然，雲后是可以親自出手的，但她並不願意一上來就和楚雪衣那樣的高手硬拚。

能借刀殺人，當然還是用別人的刀子最爲上算。

那死士用的武器並不是刀，而是娥眉分水刺，這種武器在水裏施展，威力更見厲害。

只見血光一閃，楚雪衣的人巳翻落綠湖之中。

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

楚雪衣跌入湖中，血雲教殺手立刻士氣大振。

梅美黛怒視了雲后一眼，正要搶前援救楚雪衣，雲后却阻攔着她。

梅美黛倏地拔劍，叱喝道：「妖婦滾開！」

雲后却不生氣，只是笑吟吟的說道：「妳比梅巧蓉長得漂亮多了。」

段世之單掌當胸，臉色青白地叫道：「她不但面貌漂亮，心腸更漂亮！」

雲后冷冷的看了一眼，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叛逆本教！」

段世之道：「段某雖然曾經一時糊塗，可不會永遠繼續糊塗下去。」

許我行、高翼和琴兒也巳趕了上來，把雲后圍在中間。

但在湖岸那邊，血雲教衆多高手巳逼殺而至。

這一場湖岸大混戰，鷓鴣山莊明顯地落在下風。

血雲教果有血洗鷓鴣山莊之心，看來，鷓鴣山莊巳難逃浩刧命運。

向蓉對着武林大瘋子，初時的確有點害怕，但漸漸地，卻又覺得他並不可怕，也並不可憐，只是他活在另一個世界，別人不容易瞭解而已。

她不再害怕武林大瘋子，更沒有埋怨楚雪衣。

× × ×

楚雪衣把她留下來，全然是不想她有危險。在楚雪衣的眼裏，血雲敎比一千個武林大瘋子還更危險。

但儘管這樣，向蓉絕對不想留下來，無論鸚鵡山莊此行有多危險，她也寧願在楚雪衣身邊。

可是，武林大瘋子一直牢牢地看守着她，她想衝出去簡直是夢想。

武林大瘋子在房子裏做了許多令人莫明其妙的事，後來，他在向蓉面前練了一套拳法。

這拳法看來無奇，但在平平無奇之中，卻又彷彿有着某種特殊的意義。

向蓉越看越奇，也越看越是津津有味，終於忍不住問道：「這是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

武林大瘋子一面練拳，一面說道：「是少林寺的相思拳。」

向蓉臉上微微一熱，但仍然繼續問道：「少林派有這種拳法嗎？」

武林大瘋子道：「本來是沒有的，但現在有了。」

向蓉奇道：「爲甚麼從前沒有，現在卻有這麼一套拳法。」

武林大瘋子道：「那有因爲少林派忽然出了一位高僧，而這位高僧又忽然創出了這一套拳法之故。」

向蓉道：「這高僧法號怎樣稱呼？」

武林大瘋子道：「暫時沒有法號。」

向蓉更奇：「旣是少林寺的高僧，又怎會沒有法號？」

武林大瘋子道：「因爲我現在還沒有想出來。」

向蓉一怔，接着不禁爲之啞然失笑，道：「你說的這位高僧，難道就是你自己不成？」

武林大瘋子道：「這個高僧正是我，我就是那個高僧。」

向蓉道：「你旣不在少林，也沒有剃渡，是做不成和局的。」

武林大瘋子道：「剃渡不剃渡，在不在少林，和有沒有法號都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是否把自己當作一個少林寺的高僧。」

向蓉蹙了蹙眉道：「我還是不懂。」

武林大瘋子道：「天下間有許多人雖然貧窮，但卻悠然自得，甚至把自己的家居當作皇宮，把自己當作是皇帝，這種人雖然不是眞正的皇帝，但卻和眞眞正正的皇帝沒有甚麼分別了。」

但向蓉卻不以爲然，心想：「這是自欺欺人的話，雖然說得玄妙，卻是不切實際。」

只聽見武林大瘋子接道：「我雖然不是眞正的和尚，但早已萬念俱灰，心如止水，所以就算一輩子不進入和尚寺，一輩子不剃渡，也和少林寺的甚麼高僧、矮僧沒有甚麼分別。」

向蓉初時也是聽得大不以爲然，但其後細心一想，卻又覺得不無道理。

「相思拳，這是我自創的相思拳！哈哈！哈哈！」武林大瘋子突然仰面狂笑，樣子越是瘋狂了。

向蓉一凜，暗道：「千萬別在這時候狂性大發才好！」

武林大瘋子狂笑了好一陣，才瞪視着向蓉說道：「我連拳法都在相思，妳說苦不苦？」

向蓉吸一口氣，她自懂事以來，從來都沒有人向她說過這種話。

這是痛苦的說話，也是瘋癲的說話。

武林大瘋子畢竟還是武林大瘋子，在他還沒有瘋癲之前，他所受到的打擊實在是太沉重，太可怕了。

向蓉不懂得怎樣回答，只好不斷的在點頭。

武林大瘋子看見向蓉點頭，忽然又笑了：「妳錯啦，相思，不但是苦的，也是甜的，甚至是酸甜苦辣，樣樣齊全，天下間沒有任何事情會比相思更奇妙了。」

向蓉只好報以微笑。

武林大瘋子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才說道：「妳還年輕，一定不懂得甚麼叫相思，也不該在這時候相思，妳是不是很想見楚雪衣？」

向蓉道：「是的，我很想見他……」

武林大瘋子道：「也罷，貧僧帶妳去鸚鵡山莊便是。」

向蓉大喜過望，道：「是眞的？」

武林大瘋子道：「假的。」

「甚麼？假的？」

「不錯，眞即是假，假即是眞，眞眞假假，假假眞眞，都是一般無異的！」

向蓉暗嘆道：「瘋話又來了。」

幸而武林大瘋子接着沒有說甚麼，就把向蓉帶走，兩人直往鸚鵡山莊而去。

已是黃昏，鸚鵡山莊殺聲震天，屍橫遍野。

眞是一塲可怕的浩刦。

雲后獨力戰羣雄，依然是神態從容不逼。高翼極惱恨雲后，一出手就絕不留餘地，全力拚搏。

但雲后武功比他高出甚多，他的白銀戟根本無法損害雲后分毫，反而給雲后一掌擊中胸口，身如柳絮地倒了下去。

羣雄之中，以梅美黛武功最高，她練的是銀旗上所記載的武功，雖然及不上雲后，但也可支撐一段時候。

但段世之就遠遠不如了，若不是梅美黛不斷加以掩護，這位號稱「武林第一俟」的段公子早已死在雲后掌下。

最令人担憂的還是楚雪衣，自從他在木筏上跌入綠湖後，就再也沒有人看見他的踪影。

忽聽「啊呀」一聲，又有一人給雲后擊倒。

那是「邪神妙手」許我行，他一倒下，雲后更已勝券在握。

誰還能和她爭鋒？

梅美黛早已呈現敗象，看來，她最多只能支撐二十招左右而已。

「琴兒！」她忽然喝叫：「快帶段公子離開這裏！」

段世之拚命搖頭：「不！要走一塊兒走，要死一塊兒死在這裏。」他並不是說

說而已，而是眞的下定了決心。

梅美黛的眼睛紅了，她叫道：「段郎，你不能死！」她稱呼一改，改叫他爲「段郎」。

段世之心中一甜，又甜又熱。

此刻的段世之，已和兩三個月前的段世之絕不相同。

雲后冷笑，道：「就讓你倆做一對地府鴛鴦好了！」話到這時，殺機更濃，連掌心也已變成了血紅之色。

這是「血雲天魔掌」，威力絕非一般掌法可比。

但她卻沒料到，就在這時候，一隻汚垢的手掌從橫裏急殺出來，爲梅美黛、段世之接下了她這一記「血雲天魔掌」。

雲后驚愕一陣，要收回這一掌已來不及。她看見了一個瘋子般的人，也看見自己的右手正在震蕩不已。

段世之忽覺眼前一亮，他不但看見了一個瘋子，也看見了明艷照人的向蓉。

在從前，他每次看見向蓉都有着心頭蕩漾的感覺，但這次他乍然遇上向蓉，唯一感覺並不是心猿意馬，而是感到歉疚。

他從前對向蓉的確是輕佻，無禮的。

× × ×

武林大瘋子突然殺至，雲后實在始料不及。她雖然知道長雲山有這麼一個人，卻不知道這人的武功，實在厲害到怎樣的程度。

武林大瘋子和她對了一掌，立刻大笑：「這婆娘好武功！」說完之後，他的臉就變成了一片血紅之色。

向蓉大驚，急扶着他。

武林大瘋子哈哈一笑：「不碍事！不碍事！貧僧已想到一個很好的法號了，不如就叫相思和尚，妳……妳說怎樣？」說到最後一句話，已是氣若游絲。

向蓉早已哭得淚如雨下，道：「這法號很好，但你千萬不要死……」

武林大瘋子道：「當然不死，當然不死！」但說完之後，人已氣絕。

武林大瘋子死了，但雲后也已不知所踪。她雖然一掌殺了武林大瘋子，但也吐出了一口血，顯見受創不輕。

在混亂中，這血雲敎敎主走了，梅美黛雖然想纏住她，卻是有心無力。

許我行受傷最輕，大可自行醫治，但高翼卻已返魂無術，死了。

這是凄厲、驚心動魄的一役。

還有楚雪衣呢？他又怎樣了？

向蓉到處找他，一直找到天都黑了，還是找不着他的楚大哥。

她終於哭了，坐在湖邊哭得很悲傷。

忽然間，一個人疲累地從她背後走過來，叫道：「蓉兒，妳怎會坐在這裏？」

向蓉呆住，哭聲倏止。

那不是楚大哥的聲音嗎？她猛然回頭，終於看見了她的楚大哥。

楚雪衣仍活着，只是全身都濕透了。

向蓉立刻撲進他的懷裏，又再嗚咽着哭個不停。

然而，這哭聲不再是悲傷的。

她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從來沒有。

欲知軒轅榮生死如何？十面風雲璽下落怎樣？請留意楚雪衣傳奇故事之五　大結局）便可分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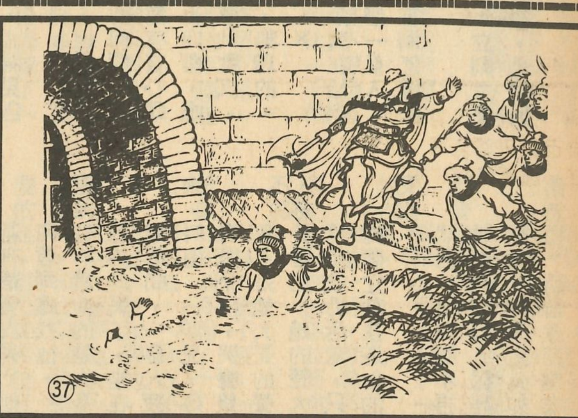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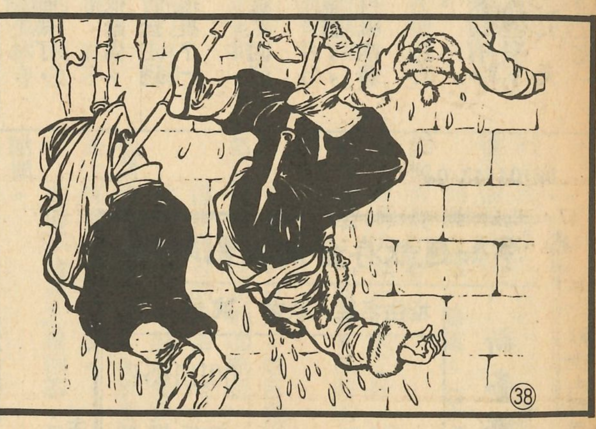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岳母刺字（二）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37　當夜，兀朮挑選了一千名識水性的小番，悄悄來到水關，命令小番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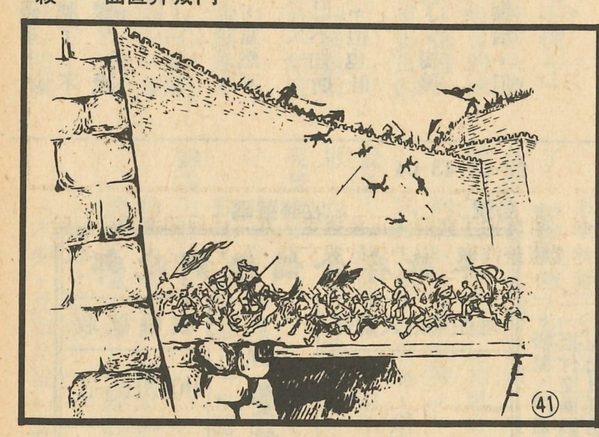
38　不料水關上也攔着絲網，網上繫滿銅鈴，小番入水，碰着網，銅鈴一响，岸邊的宋兵撓鈎齊下，把小番一個個捉住了。兀朮只得狼狽收兵。



39　第二天夜裏，兀朮一面派兵爬城，不顧死活地猛攻；一面又到水關，親自鑽到水裏，先用快斧將柵欄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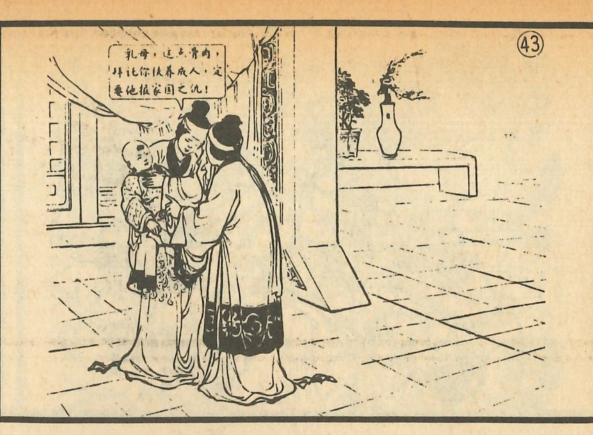
40　這一次銅鈴不响，等宋兵發現水底裏冒出人來，動手捉拿，哪裏還來得及。兀朮和衆小番跳上岸，一面砍殺，一面直奔城門。



41　番兵砍斷門栓，打去鉄鎖，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這一下，爬城的番兵，城外的番兵，一湧進城。宋兵奮勇抵抗，但寡不敵衆，潞安州失守了。



42　陸登見大勢已去，拚命殺到最後，怕被擒受辱、拔劍自刎了。



43　陸登的夫人謝氏，在家聽說丈夫已經殉國，將三歲的兒子文龍匆匆托付給乳母之後，也在石柱上一頭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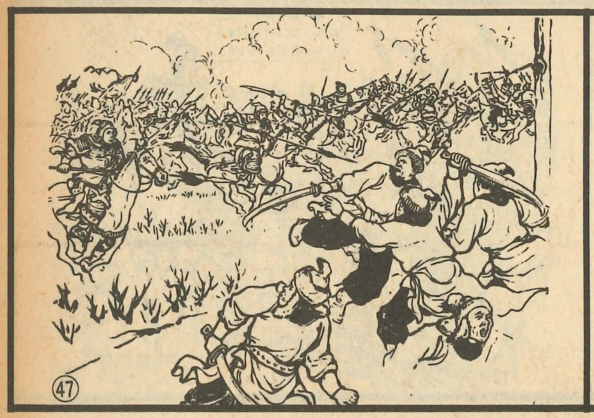
44　乳母抱了文龍，正要逃走，兀朮已經闖進門來；哈迷蚩跟着進來，舉刀想砍殺文龍，報割鼻之仇。乳母護着文龍，求兀朮饒命。



45　兀朮佩服陸登的智勇忠烈，更因初進中原，想收買人心，不但不害文龍，還將文龍收爲養子，送回金國撫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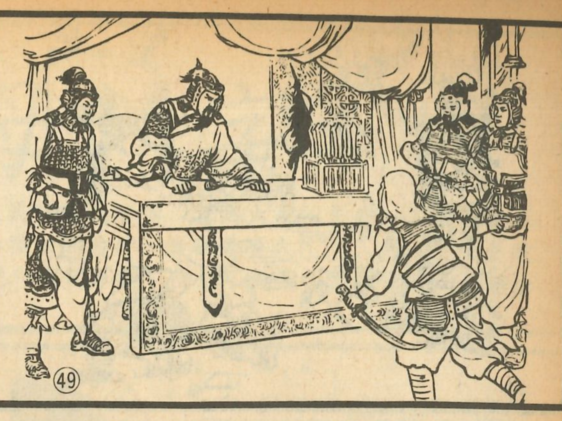
46　兀朮得了潞安州，留下番將鎮壓城內百姓的反抗，自己又帶領全軍，來攻第二個關口兩狼關。番兵所過村庄，盡遭燒殺擄掠。



47　兀朮剛到兩狼關城外，離城幾十里安營。汴梁節度孫浩帶着五萬救兵也趕到了。孫浩想趁兀朮不備，殺敵立功，就命令全軍，一齊冲進番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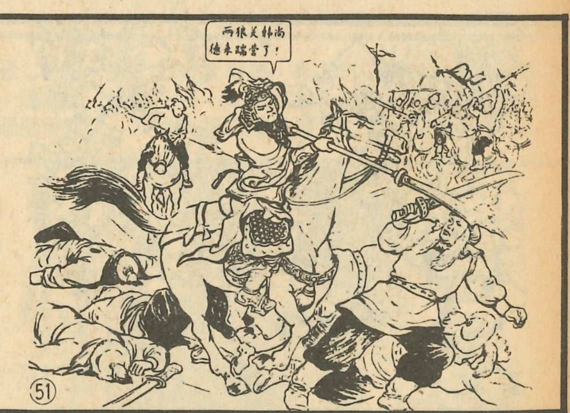
48　番兵一時大亂，但仗着人馬多，漸漸又圍住了宋軍。



49　探子報到兩狼關，韓世忠大吃一驚，明知孫浩魯莽，貪功壞事，也只得分兵一千，派大兒子尙德帶領，速去救應。



50　韓尙德領兵出關，將近番營，見幾十里地面，全是番兵，心想一千人馬，殺進去勢必白白送命，就命令兵士停止前進，決定由他獨自踹營，只望救出孫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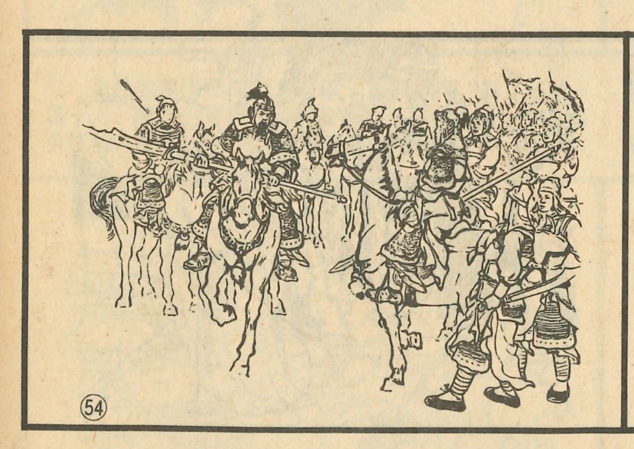
51　韓尙德拍馬提刀，一聲喊，冲進番營，像快刀切菜一般，殺得人頭滾滾。他到處尋找孫浩，可是孫浩和他的五萬人馬這時已全軍覆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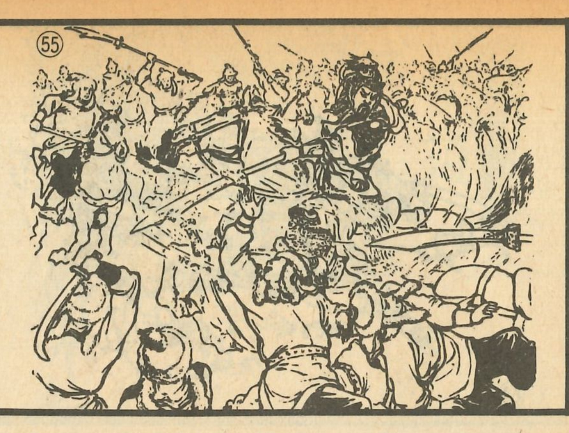
52　兀朮聽說來的是韓世忠的大兒子，下令不許傷他性命，定要生擒過來，迫他投順，以便招降韓世忠夫婦。番將得令，一齊擁上，韓尙德毫不惧怕，獨戰衆番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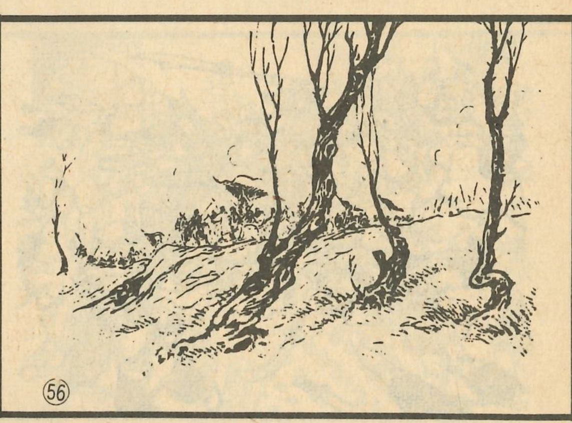
53　那一千宋兵，在外邊等了半日，不見韓尙德殺出來，量他已經性命不保，只得回來報告韓世忠。韓夫人梁紅玉聞報大哭，韓世忠安慰了幾句，決定親自去救兒子。



54　韓世忠帶了原來的一千人馬出關，路上問兵士何以一個不傷，兵士說尙德不忍白白送了他們的性命，所以獨自踹營。韓世忠聽了不覺流淚，也叫兵士仍在原地停下。



55　韓世忠單刀匹馬，衝進番營，殺入重圍，番兵番將，碰着就死，撞着就亡，齊喊："大小南蠻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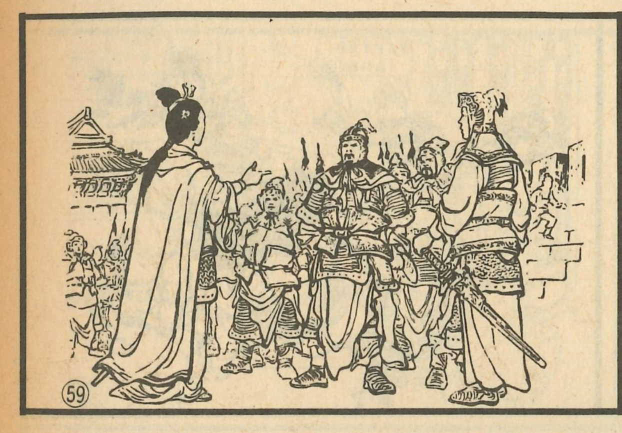
56　兀朮聞報，一面添派番將分頭圍住韓世忠父子，一面親領大兵，乘機來搶兩狼關。



57　那一千宋兵，見兀朮殺來，一面拼命抵擋，一面派人飛報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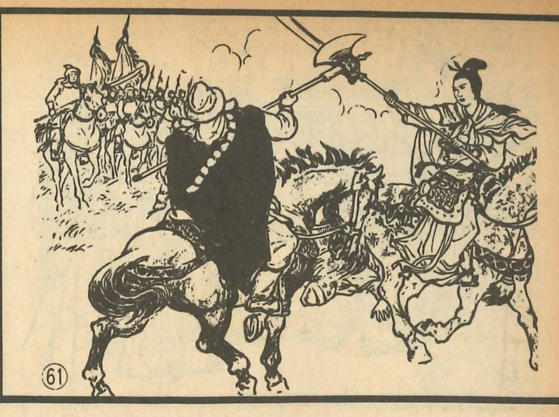
58　梁紅玉聞報，心想丈夫兒子，定然爲國盡忠了；又怕亂了軍心，也不敢啼哭，只叫乳母抱了小兒子彥直，先出關去，躲在附近林中聽候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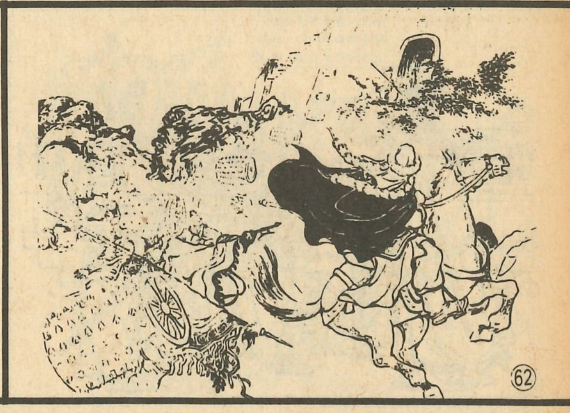
59　梁紅玉來到關前，指揮將士把鉄滑車排列端正，再準備好大炮；並吩咐等她誘敵人追近關口，推出鉄滑車，開炮轟打。



60　安排妥當，梁紅玉出關迎敵。兀朮見了，心裏佩服，又開口勸她投降。梁紅玉咬牙切齒，擧刀就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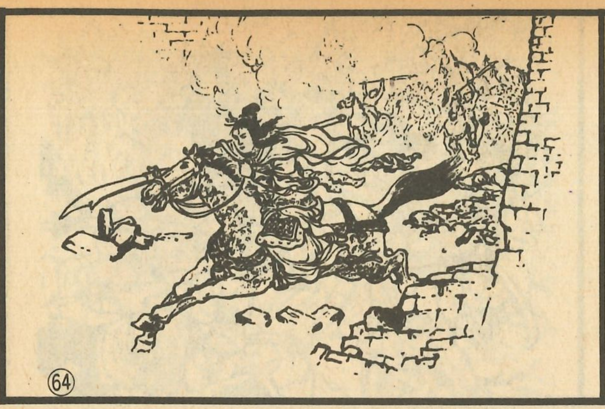
61　兀朮舉斧相迎，戰到三四個回合，梁紅玉力氣不敵，只得回馬，兀朮隨後追趕。



62　宋兵接應梁紅玉進關，立刻推出鐵滑車擋住番兵。三山口上的炮手們，馬上動手開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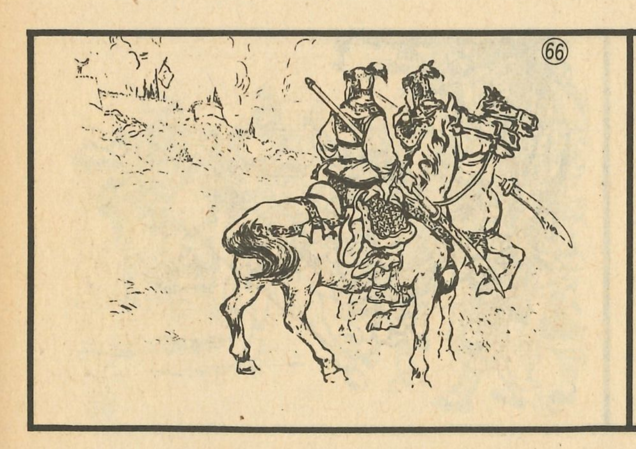
63　不料大炮炸了炮膛，不但沒有打着番兵，反把兩狼關炸開一個缺口。兀朮趁勢領兵湧進關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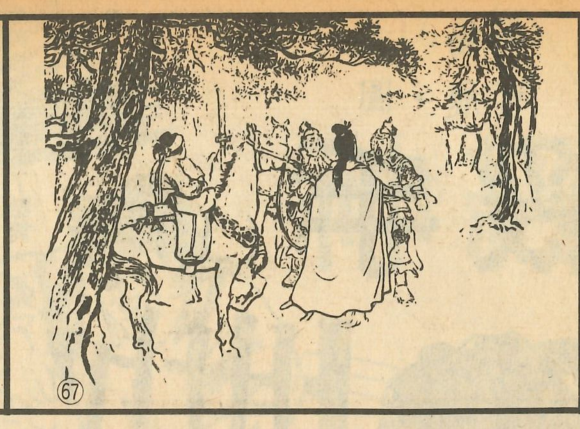
64　梁紅玉指揮宋兵，竭力擋殺了一陣，眼看難以挽回，只得落荒逃走，到附近林中去找乳母和兒子。



65　這時韓世忠父子，在番營中右衝左殺，已經會合在一起。那些番兵番將，聽說兩狼關破了，都急着要進關去擄掠，無心圍困他們，父子倆趁勢突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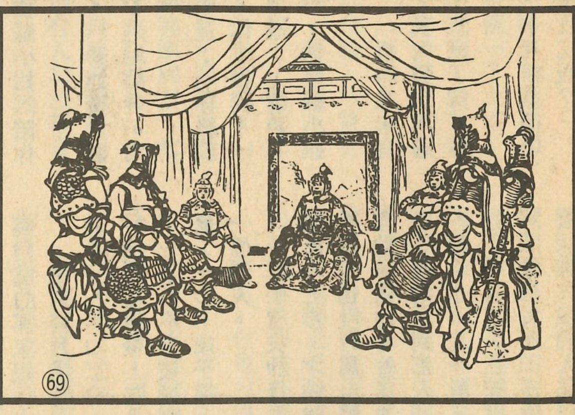
66　他們出了番營，遠望關上都是金國旗號，知道已經失守，只得繞道落荒而走。



67　二人走到林邊，梁紅玉和乳母在林內望見，出來會見，梁紅玉哭訴丟失關口經過，韓世忠只得帶了全家，奔汴梁去向朝廷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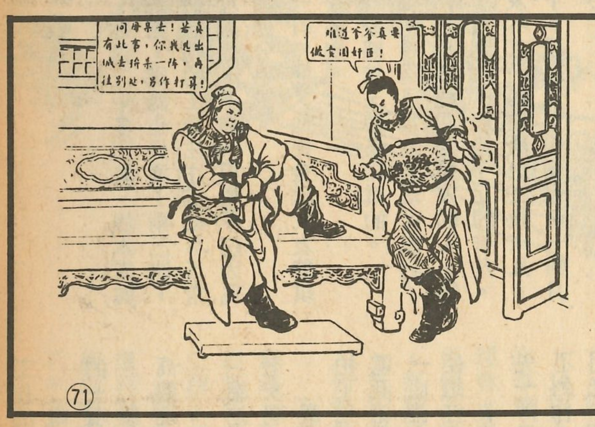
68　這裏兀朮得了兩狼關，看見鐵滑車，認不得是什麼。哈迷蚩說這是漢朝韓信發明的武器，攻山守城，都十分厲害，兀朮就吩咐送回黃龍府，照式樣大批打造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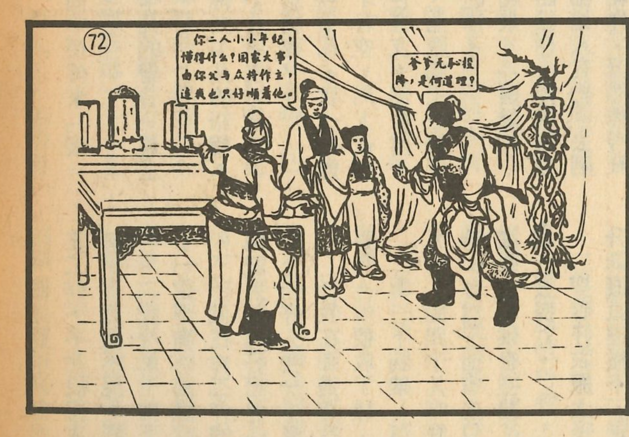
69　兀朮繼續向河間府進發。河間府太守張叔夜聽說潞安州兩狼關失守，孫浩全軍覆滅，自知難守，就與眾將商議，想詐降金兵，一保百姓，二保兵力，等將來截住金兵歸路。



70　計議已定，張叔夜傳令城上，豎起降旗。宋兵看了，個個悲憤，百姓看了，紛紛舉家逃過河去。



71　張叔夜有兩個兒子，一名張立，一名張用，都還年輕，聽說父親決定向金兵投降，又驚又氣。



72　張立張用氣冲冲地來到後堂，追問母親。母親恐二人年幼誤事，不敢說出詐降。（待續）

龍虎雙傑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神經殺手（上）

意外迭生

特技演員泰迪連續拍了二十多日戲，昨日終於煞青，今天他是無「戲」一身輕，因此，這一覺，他睡到下午近三時才起床。

這二十多天來，由於要趕戲，因此每天都要拍十多二十個鐘頭的戲，每天除了吃飯外，就只有五六小時的睡眠時間，有時甚至要通宵拍戲，幸好他年青力壯，還能夠捱得住，不過，也夠累的了，如今有空閑的時間，那自然要睡個夠。

起床後，他第一個時間便想打電話給他的女朋友碧琪，拿起了電話，手指已撥了個號碼，才醒起碧琪在五天前打了個電話給他，要到外地去公幹一個星期，不由意興頓消地放下了話筒。

莫名其妙

說起來，他這二十多天來，根本未與女友碧琪去玩過，電話也只通了兩三次，幸好碧琪很體諒他的工作往往這麽不正常，沒有怎麽埋怨他，不然，只怕早已因爲他的冷落而與他分手了。

所以，一有空閑，他便會陪女友碧琪去消遣，培養感情。

對於這一段感情，他是認眞的。

當然，他不會爲了女友碧琪而忘記了好友卡凡，他不是那種重色輕友的人，特別是對於自小玩到大，親逾手足的卡凡。

既然女友不在，他便決定去找卡凡，好好地聚一下。說起來，他倆也有一個月沒有見面了。

他立刻撥了個電話給卡凡——打到他工作的報館。

電話接通，跟着話筒中便傳來「喂」的一聲。

泰迪一聽便聽出是卡凡的聲音，馬上高興地道：「卡凡麽？」

「是啊！」話筒中傳來卡凡的語聲。

「泰迪，我還以爲你有了女朋友，便忘了老友啊，怎麽忽然打電話給我？」

泰迪忙加以辯白。「卡凡，我一連趕拍了二十多日戲，今天才有空，馬上便打電話給你，你還說我重色輕友，倒是你，一直沒有打電話給我！」他隱瞞了一起床便想打電話給女友碧琪的事。

卡凡在話筒中叫了起來。「還說呢！先一陣子，我一直打電話給你，却就是找不到你，我以爲你每晚都佳人有約，去晒月光，便沒有再打電話給你，既然你今日才有空，怎麽不相約你那位蘇小姐陪陪你去玩！」

「卡凡，別取笑我了。」泰迪嘆口氣道：「碧琪在五日前已去了外地公幹，我這一段時間都沒見過她。」

「哈！」卡凡在話筒中道：「你終於不打自招了，蘇小姐不在，你才找我！」

頓一下，隨即又諒解地道：「泰迪，我不過是說笑吧了，說眞的，你與蘇小姐的進展如何？」

泰迪苦笑一聲，說道：「暫時還未有什麽進展，卡凡，別忘記，我與碧琪不過相識了半年左右，還說不上怎麽了解，不過，他倒是對我很好。」

「那就要加把勁了！」卡凡在話筒中說。「泰迪，你是否今晚請我吃飯？」

泰迪聽卡凡忽然這樣說，知道他這時在工作，不耐說得太久，當下說道：「是啊，這麽久不見，好好地聚一聚。」

「我今晚七時下班。」卡凡在那邊說：「你準備到那裏吃飯？」

「就在你工作的報館隔兩條街的大眼炳記大牌檔好麽？」泰迪問道。

「好，我一下班便立刻來。」

「我在那邊等你。」泰迪說了聲：「再見。」便收了綫，放下話筒。

看一下腕錶，這時候才不過三時四十九分，距跟卡凡吃晚飯的時間還有三個小時，忽然，他省起只花剩三百塊錢左右，橫竪這時候有空閑，便決定到附近的一間銀行去提欵。

穿着好衣服之後，他便走出住所，乘升降機直達樓下，走出大厦，往右邊街口轉角處的那家銀行走去。

走到轉角處時，一個從街角那邊轉出來的行人不知怎的，撞上了他的身側，幸好他走得很慢，加上在那剎那本能地側閃了一下，不至被撞倒，不過，也撞得他斜退了一步，幾乎撞上一個走在他身後側的一個途人。

那個冒失的行人却撞得幾乎跌倒，歪踰出兩三步，才勉強站穩下來，既不說對不起，也沒有罵出聲來，睜着雙眼，目光有點怪怪地看着泰迪。

泰迪看到那人撞到自己，居然連「對不起」也不說一聲，一點禮貌也沒有，不禁心中有氣，正想出聲責備那人，那人忽然間像是看到了怪物，又或是遇上了有什麽深仇大恨的人那樣，目光變得驚恐中混雜着憤恨，忽然間拔腳就跑！

泰迪那剎那不禁被那人的舉動弄得楞了楞，倏地，他警覺地抬手摸一下上衣，同時疾轉身望着那人奔去的方向，發覺袋中的三百多塊錢還在袋內，這才釋然地透了口氣。

——在那人忽然拔足奔跑時，他警覺地以爲那人可能是一個扒手，藉着剛才的那一撞，以閃電般的手法，扒去了他身上的財物，所以他才會摸一下上衣口袋。

看着那人奔得很遠的背影，泰迪低聲罵了一句：「黐綫佬！」便移動脚步，轉入那邊街角，走入那家銀行去取錢。

路上那些來往的行人，對於這種事情簡直是熟視無睹，根本就沒有人加以理會，各自匆忙地趕往目的地。

在這座大都市中，由於生活節奏快促，只要不是什麽大事，又或是有熱鬧可看的事情，誰也是漠然視之，沒有興趣加以理會，因爲在這座大都市中，人們可說是見慣不怪，像剛才那個人撞上泰迪的事情，那簡直是芝蔴綠豆的事情，不足以理會，若是兩人因此而衝突起來，那才會引起人們看熱鬧的興趣。

不要說是事不關己的那些人了，就連泰迪，在取了錢，自銀行內走出來時，已經將剛才那件事拋諸腦後——忘記得一乾二淨。

雖然這時候才不過四時多，泰迪却不想再回住處呆等到六時左右才趕去與卡凡相約吃飯的大牌檔，決定到處逛一下，差不多的時候，才趕去。

泰迪就是這麽樣的一個人——很怕自己一個人呆悶，寧可在街上到處逛，也不悶在家中，他的性格一向好動。

其實，有空閑的時候，悠閑地在街上隨處逛，也充滿樂趣的，你可以欣賞街道兩旁那些五光十色的橱窗，各色各樣，神態各異的行人，若是你細心的話，還可以欣賞到有如時裝表演般的衣着——復古的闊袍大袖倒走在時代尖端，甚至超越時代的時裝，眞是林林總總，令你目不暇給！

當然，你也可以欣賞到搖曳生姿的美女。

若是你不苛求的話，這倒是一個鬆弛身心的好方法，而且，包你趣味盎然。

× × ×

泰迪懷着悠閒的心情，信步所之，倒也自得其樂。

正當他越過一個路口，才走上行人路，一直向前走去，忽然間，他聽到身後傳來一陣驚呼慌叫聲，雜着一陣木頭車滾動的聲音，他不免好奇地往後面望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情，令到後面的途人大呼小叫的！

這一望之下，他驚得臉上變色，嚇得整個人呆住了。

只見一輛小販用來裝載貨物到處擺賣的木頭車，順着微微向這邊傾斜的行人道，「隆隆」地向他背後疾衝撞過來，距離他大約只有三尺不到。

令到泰迪心驚胆駭的是，那輛木頭車竟是一輛賣牛什，車上裝了氣體燃料，那一鍋牛什滾熱冒氣的木頭車。

那些途人就是看到那輛木頭車疾衝撞向泰迪，大驚之下，不禁發出一陣大呼小

叫來。

而在那輛木頭車不遠的地上，一個男人已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伸出一隻手，作勢要抓住那輛木頭車，同時口中大叫：「前面的人快避開啊，不得了啊，快避開啊！」

泰迪要是被那輛木頭車撞上了，只怕會當場撞斷腰骨，簡直比死還難受。

但泰迪不是一般的普通人，他的國術根基深厚，又是一名電影特技演員，身手敏捷，反應也比普通人的要快，雖然情形危急驚險，但他仍可以及時跳避開去。

但他前面有不少的行人啊，他避過了，但前面的行人走避不及，被撞上了怎麽辦？

那刹那，他的心中飛快地閃過幾個念頭。

眼前的情形，爲免前面的行人可能會無辜遭殃，他决定盡全力阻擋那輛木頭車往前衝撞過去。

千鈞一髮之間，他脚下有如裝了彈簧般，往前斜跳出一步，接一個旋身，抬脚一撑，恰好撑踼在那輛木頭車的前面側角上。

那輛木頭車被他那一脚撑踼得陡然一個歪側，「砰」地一聲往裏翻倒下去，刹時間那一鍋牛什傾瀉濺射！

但總算及時阻止了那輛木頭車的往前衝撞。

泰迪的脚上，也被那滾熱的牛什湯汁瀉濺濕了一片，燙得他「唷」地叫了一聲，身子晃擺了一下，幾乎跌倒在地上。

那些大驚失色的途人眼見泰迪像是要雜技般，不但在千鈞一髮間閃避開去，還巧妙地借力撑踼翻那輛木頭車，那過程，簡直有如電影中那些驚險鏡頭般，驚險刺激，看得目瞪口呆之餘，不禁齊齊發出一「啊」的一聲驚嘆聲。

說眞的，泰迪在那刹那表現出來的身手，要比那些什麽武打大明星高明多了，也比電影中的那些驚險鏡頭眞實多了。

不，那確是眞眞實實發生在各人眼前的驚險場面。

幸好那輛木頭車內裝着的氣體燃料没有因爲車子的翻側倒下而爆炸，否則，肯定有人遭殃，最少，泰迪就會被波及。

這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跟着，那些途人便哄地一聲圍了上來，那個跌倒在地的小販亦撲到那輛木頭車的前面，看着翻側的車子，一鍋的牛什傾倒瀉濺得滿地皆是，一副心痛又手足無措的樣子。當下一個勁的喃喃地道：「唉，没有了，今日不用做生意了，……血本無歸啊……」

看熱鬧的人越聚越多，圍了一大堆人，而且，不斷有途經的人走過來看看發生了什麽事情。

圍觀的人中，有人指責那個小販，「你簡直不是人，只顧着自己賺不賺到錢，你知道麽，你自己跌倒，放棄了那輛車子，幾乎撞上那位先生，弄出人命來，對不起也不說一聲，却在唉聲嘆氣的，心痛那些牛什！」

刹時間，那些圍觀的人起哄地紛紛指責責駡那個小販。

但也有人熱心地圍着泰迪，問他有没有被燙傷。

泰迪的脚踝部分被那些牛什湯汁濺燙紅了一片，雖然不算嚴重，但却炙痛得很，對於那個小販的態度，他很氣憤，正想上前與那小販理論，那小販已叫寃地大聲辯白起來：「這不是我的錯啊，我也不想的，不知是什麽人，從後面絆了我一脚，令到我跌倒下去，抓不住車子，才會脫手衝撞前去的，我不過爲兩餐，又怎會故意放棄車子，去撞傷人啊！」

泰迪聽他那樣說，才知道不是那個小販的過失，心中的氣才平了些。

說起來，他對於那些爲了兩餐的小販，是頗爲同情的，正所謂有頭髮誰願做癩痢頭，他們也是迫不得已才做小販的，當然，也有一些例外的——譬如一些貪圖做小販獲利頗厚的人。

圍觀的那些人聽那小販那樣說，刹時又哄哄地議論起來，有的相信，並嚷嚷着要找出那個缺德的人來，有的却不相信，指責那小販諐造謊言。

忽然間，人羣騷動起來，原來有兩個巡邏經過的軍裝警員看到這裏圍了一大羣人，將行人道堵塞起來，不知發生了什麽事，循例走過去查看詢問。

那些人自動讓開來，讓那兩個警員走入去，而這時，那個小販已將那輛木頭車奮力翻了起來。

說起來，剛才眞是十分危險的，因爲氣體燃料經過碰撞，是很容易會發生爆炸的，而貯藏氣體燃料的容器若是翻倒下去，亦是會引致爆炸的，那麽多人圍着，波及的人肯定會很多。

那兩個警員循例查問發生了什麽事，當知道泰迪爲了閃避那輛木頭車並奮勇地阻擋它繼續向前衝撞，撞及別的途人，因而被瀉濺出來的牛什湯汁燙傷了脚，其中一個警員馬上利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訊器，通知總部，召一輛救傷車來。

跟着，便是查問那個小販的口供，與及詢問泰迪事發的經過，自然也詢問圍觀的人，以便了解整件事情的眞相。

結果，不但救傷車也來了，連警車也來了。

救傷車是將泰迪載到醫院去療治被燙傷的地方，警車是將那個小販及兩個目睹事情的經過，並將自願作證的途人載返警署，作進一步的調查。

泰迪在被救護人員扶上救傷車時，不禁苦笑起來，這眞是禍從天上降，在街上走着，也會惹來無妄之災。

警車聲與救護車怪異的轟鳴聲遠去，圍觀的人也四散了，就像那裏没有發生過什麽事，來往的行人一樣來去匆匆，只有一些好奇的人，在經過時，朝那滿是牛雜的地上，投以奇怪的一瞥。

×　×　×

卡凡趕到醫院時，正好泰迪亦巳從急症室中走出來，他燙傷的地方巳敷扎好，經醫生察看診斷，認爲没有什麽大碍，不算嚴重，不用住院留醫，泰迪不由鬆了口氣。

說實話，若是躺在醫院內，對於泰迪來說，悶死了。

卡凡之所以知道泰迪在醫院中，是泰迪在醫院中利用公衆電話打給卡凡的，因

爲那時巳經是五時四十一分，雖然他很快便被送進急症室，但起碼也要不少時間，何况，還要再錄一份口供，那肯定趕不及在七時去到那處大牌檔，爲免卡凡在那裏乾等，於是他抽空打了個電話給卡凡！

卡凡一眼看到泰廸脚上扎了綳帶，忙問道：「泰廸，這是怎麽同事？忽然間便弄傷了脚？」

泰廸苦笑道：「說起來，可說是無妄之災，好端端地走在路上，一個在後面推着一輛木頭車的小販，忽然被人絆倒，……」將事情的經過，向卡凡詳細地說了一遍，末了，嘆口氣道：「你說，這是不是無妄之災！現在，我相信，吃飯也會咽死人這同事了。」

卡凡道：「會不會是有什麽人尋仇，故意將那個小販絆倒，利用這種手法來傷害你，弄成是意外的樣子？」

泰廸搖搖頭道：「不可能吧，你也知道，我自從認識了碧琪後，這一段時間没有去惹那些牛鬼蛇神了，無端端的，怎會有人向我尋仇？」

卡凡想一下，覺得他說的有理，因爲泰廸每一次有什麽事，譬如對付那些壞人或是惹上什麽麻煩，總會找他一道的，兩人就像手足一樣，誰也離不了誰，也因此，彼此間的事情，可說没有什麽秘密。

而他也很明白，在這個大都市中生活的人，由於競爭大，節奏快，正所謂行慢一步，便比別人執輸，因此，每一個人都是處於緊張狀態中，甚至連走路，也是急匆匆的，在那人來人往的路上，一時失神，互相擠碰一下，那是常見的事，甚至有人被絆倒撞跌，也不是什麽稀奇事。

「泰廸，我送你同家吧。」卡凡看看泰廸的脚道：「你傷了脚，不便在外面行走。」

泰廸却伸伸脚道：「只是燙傷了些少，敷了藥後巳不怎麽痛了，爲什麽要同家？你還未吃晚飯吧？」

卡凡搖搖頭。「我一接了你的電話，處理好了應做的工作，便立刻趕來了，吃什麽飯？」

「那不就是了。」泰廸笑道：「那總要吃晚飯的啊！難道空着肚子悶在家中不成？走吧，去吃晚飯！」

說着，扯着卡凡便走。

卡凡只好跟着他。

×　×　×

吃過晚飯，依着卡凡的意思，便要送泰廸同家，但泰廸却堅持到夜總會去高興一下，結果，自然是卡凡拗不過泰廸，到夜總會去消遣一下。

從夜總會出來的時候，巳經是深夜零時左右了，在路邊截了一輛街車，卡凡與泰廸坐上去，對司機說了地址，街車便載着兩人，往泰廸所居住的地方駛去。

車子停在泰廸所住的那幢住宅大厦前面的路邊，泰廸付了車資，與卡凡下了車，便向大厦走去。

才不過走了兩步，忽然間，自路口那邊，「汪汪」地响起狗吠聲，有兩條野狗似乎像是發了狂，吠叫着，向兩人這邊狂奔過來。

由於這時候巳是深夜凌晨時分，街上很靜，不但不見有其他的行人，連馬路上的車子也很稀疏，可以用「水靜河飛」來形容這種深夜時分的情形，而由於不少人家都喜歡養狗，因此，有野狗在街上亂逛亂竄，那是毫不奇怪的事。

但是，一般的野狗是很少會襲擊人的，除非是狂性大發，又或是患了癲狗病的狗隻，才會襲擊人。

卡凡與泰廸被那兩隻吠叫着狂奔過來的狗吸引住了，不自禁停下脚步，但隨即兩人便發覺情形有點不妙，那兩頭吡牙咧咀、神態兇猛的野狗，竟然是向他們狂奔過來，兩人不由着了慌，急忙忙往大厦門口標過去，避開那兩頭畜牲，以免首當其衝。

因爲，瞧那兩頭野狗的神態，似乎狂性大發，要是患了癲狗病的，被咬上一口，那可是很危險的，可能有生命危險。

本來，兩人大可以標竄入大厦內，那便很安全，但由於防盜，一般的住宅大厦都裝上鐵閘的，日間還可能打開來，晚上，則多數關上，住客從外面同來，便只好用配備的門匙開閘。泰廸這座住宅大厦也是一樣的，這時巳關上了鐵閘，要用鎖匙才能打開。

但巳經來不及了。

那兩頭野狗巳狂奔到來，却不是往前直奔過去，而是狂吠着，猛撲向兩人。

那種兇猛之惡態，令人心驚。

儘管泰廸與卡凡身手不凡，但畜牲可不是人，尤其是發了狂的狗，特別兇猛嚇人，不易應付。

泰廸與卡凡瞧到那兩隻野狗撲過來，心中不由一驚，這時巳避無可避——兩人巳標到大厦的鐵門前，但就在那兩頭野狗竄撲起來，撲噬兩人的刹那，兩人疾急地往左右一閃，各自閃退到門角處。

泰廸還乘勢伸手在牆角上的一個電按鈕上按了一下。

大厦內立時响起一陣鈴聲。

原來，那是用來叫喚大厦看更的電鈴掣，以便一時忘了帶門匙的住客又或者送信的郵差與及一些到大厦來找人什麽的外人按鈴通知看更來開門的。

那兩頭狂犬撲空之下，即時各自掉頭分別向泰廸與卡凡撲噬過去。

泰迪與卡凡這時候巳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只好動手抗擊。

對付這種狂犬的攻擊，必需覷準了才能動手，否則，一失手之下，被咬上一口，那就不妙了。

泰廸在閃退開去的時候，巳做好了心理準備，一眼看到那頭惡犬張牙舞爪地撲噬過來，他口中發出一聲大喝（通常，一般的犬隻在聽聞人的喝聲時，都會退縮一下的，那就是攻擊的最好機會，但那頭惡犬却一點反應也没有），覷準了那頭畜牲的頭部，飛起一脚，猛踼……過去！

「托」地一聲，那頭畜牲頭頸部位踼中了一脚（要知道，泰廸脚上穿的是皮鞋，尖硬的鞋頭的殺傷力是很厲害的），哀嗥一聲，翻跌開去！

同時間，另一頭惡犬也悲鳴一聲，原來也挨了卡凡一脚，翻跌開去。

但那兩頭畜牲似乎眞的發了狂，因爲一般的狗在挨了打後，大多都會馬上挾着尾巴便逃竄的，但這兩頭畜牲却馬上一個

翻身竄跳起來，發出令人心寒的吠叫聲，身子一縱，又兇猛地撲噬向卡凡與泰廸。

卡凡與泰廸這時已聽到大厦內有人走出來，泰廸急忙大叫：「喂，快開門啊，外面有兩頭惡狗亂咬人啊！」

叫聲中，他身子往下一蹲，右拳疾出，重重地擊在那隻張牙舞爪，形態猛惡嚇人的惡犬肚子上。

那頭惡犬悶嗥一聲，被擊得倒跌了出去。

同時間，卡凡亦已身子歪晃了一下，一拳擊在另一頭惡狗的狗頭左側上，擊得那頭狗哀嗚一聲，歪跌開去。

「卡凡，快進去！」泰廸一眼看到那個看更已在裏面將一扇鐵閘門打開，標向大門的同時，朝卡凡急叫。

原來，那個看更隔着通花鐵門，看到外面果然有兩頭惡狗在兇猛地噬咬兩個人，雖然心驚，但却急忙將鐵閘門打開，好讓兩人躲進去。

卡凡瞥到泰廸已標到鐵閘前，他急忙亦橫標過去，緊跟着泰廸身後，竄入了鐵閘之內。

那個看更「砰」地一聲，關上了鐵閘門。

那兩頭惡狗已嗥叫着，先後撲到鐵閘門上，撞得鐵閘「砰砰」作响，尖利的狗爪抓在鐵閘上，發出令人汗毛倒豎的「刷刷」聲來，口中發出一陣令人頭皮發炸的狂怒嘶嗥聲。

那個看更隔着鐵閘看到那兩隻惡狗窮兇極惡的兇猛樣子，不禁抖索了一下，驚恐地退了一步。

泰廸與卡凡躲入大厦內，驚魂甫定，一口氣還未喘過，看到那兩頭惡狗的獰猛樣子，不禁倒抽一口寒氣，暗自慶幸及時躲避進大厦內，不然，糾纏下去的話，說不定一個閃失，便會被咬上一口。

想到若是被咬上一口，可能會引致不敢想像的後果，兩人都不寒而慄！

這時，那看更的阿伯已認出泰廸來，透口氣，看着鐵閘外不肯離去，發出狺狺吠聲，不斷抓撲着鐵閘的兩隻惡狗，心驚地道：「泰廸先生，你們怎會惹上兩頭惡狗的？」

泰廸喘過一口氣，苦笑道：「不是我們去惹那兩隻畜牲的，我們才下車走過來準備開閘進來，那兩隻畜牲便從那頭飛一樣朝我們撲奔過來，他媽的，幸好沒有被咬着！」

卡凡插口急道：「泰廸，那兩頭惡狗似乎發了狂，說不定患了狂犬病，必需要通知警察，不然，若是有什麽人經過，或是別的住客回來，被那兩頭畜牲咬上一口，那便麻煩了！」

那個看更阿伯聽得臉色驟變，連聲道：「對啊，必需通知報警，將這兩隻惡狗捉起來，以免它們咬傷別的人！」

泰廸二話不說，已急奔向大厦管理處打電話報警，讓警方來收拾那兩頭畜牲。

而爲免那兩頭惡狗到別處亂噬人，卡凡一直站在鐵閘門後，時不時伸出穿着皮鞋的脚，自空隙中向外踢晃一下，以吸引那兩頭惡狗繼續向鐵閘抓撲。

同時，隔着鐵閘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若是有人經過或是走向大厦，隔遠便可以呼叫警告那些人不要走過來。

大約十分鐘後，便聽到馬路的一頭傳來警車的鳴叫聲，瞬間，便看到一輛警車馳來，大概是聽到那不斷的狂吠聲，警車在大厦的馬路邊急煞停下來，車門一開，跳下兩個警員來。

那兩頭惡狗警覺地扭頭回望，發覺到有可供攻擊的目標，立刻嗥吠一聲，扭身向那兩個警員撲過去。

卡凡與泰廸在鐵閘門內馬上向外面大叫：「阿SIR，小心，那兩隻畜牲很兇猛的啊，可能患上狂犬症！」

那兩個警員一聲，又瞥到那兩頭惡狗箭一樣兇猛地衝撲過來，兩人不由着了慌，急忙轉身跳回車上，同時「砰」地一聲關上門。

那兩頭惡狗撲到車前，狂吠着欲撲上車去，撞得那輛警車砰砰亂响，車上的警員雖然身上帶着佩鎗，但却奈何不了那兩隻惡狗，因爲那只是兩頭畜牲，不是人（若是人，他們就有理由開鎗了），看着那兩頭畜牲那種兇猛的惡相，車上的警員不由都是心驚驚的。

車上的一個警員只好以手上的來福鎗托，不停地撞砸向那兩頭撲噬上來的惡狗，却有窮於應付之感。

車頭那個警員急忙以無綫電通訊器，通知總部，請求總部通知有關部門，火速調派捉狗專家來對付那兩頭畜牲。

這時，這附近居住的人已被警車聲與狗吠聲驚醒了，不少住宅臨街的窗口有燈火亮起，有人探頭上來往下張望。

而附近稍遠的行人道上，也有幾個夜歸人站下來，看看警員怎樣應付那兩頭畜牲，這可是難得一見的鬧戲。

忽然，卡凡與泰廸從鐵閘內衝了出來，手上各持着一根木棒。

那是大厦內放在管理處，用以防止賊盜所用的武器。

那兩頭畜牲發覺有人衝過來——有了攻擊的目標，馬上翻轉身，吠叫着撲向卡凡泰廸兩人！

卡凡與泰廸在衝出來前，已商量好對付那兩隻畜牲的辦法，一見那兩頭畜牲撲過來，馬上左右一分，跑前去。

車上的警員馬上担心地叫道：「小心啊！」

兩人咀裏應了一聲，在奔跑中，一直扭頭看着那兩頭追撲過來的惡狗，倏地，兩人先後脚步一停，引得那兩頭狂性大發的惡狗，嘶嗥一聲，縱撲起來，撲噬向兩人。

兩人就是想那兩頭惡狗縱撲過來，那刹那兩人先後向下一蹲，同時身子一歪，揮動着手上的大頭木棒，向那兩隻畜牲的頭上揮擊過去。

「啪啪」先後响起兩下重擊聲，跟着便是那兩頭畜牲發出兩聲嗥嗚，軟軟地自空中歪墜下去，不再動一下。

附近在窗口探望的人看到卡凡與泰廸那種敏捷的身手及準確的一擊，都不自禁發出一聲喝采聲。

就連車上的警員看到兩人那精采至極的行動，也不由發出由衷的讚嘆聲！

說眞的，車上的警員可是衷心感謝兩人替他們解決了這個棘手的問題，結束了

這場令他們束手無策的鬧劇！也爲兩人的勇敢行爲而微感慚愧。

卡凡與泰廸擊暈那兩頭畜牲後，還不放心，各自跳起身來，以手上的木棒壓着狗頭，看清楚兩隻畜牲都不再動了，才噓了口氣，伸手抹去頭上的汗水。

剛才，別看他們一副英勇無懼的樣子，實則，他們心頭也有點着慌的。

最主要的是，他們都沒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一下子便制服那兩頭畜牲，又不能確定兩頭惡狗是否患了狂犬症，若是，不愼被咬上一口，那就不敢想像了。

車上的警員這時又從車上跳下來，向兩人走過去。

這件惡狗襲人的事件雖然可說結束了，但那些警員，循例要了解事情的經過結果，擾攘了近一個小時，事情才眞的結束了。

而那兩頭暈了過去的惡狗也被隨後趕到來的捉狗的專家裝入鐵籠內，載返有關部門，以便查驗是否患上癲狗病，好作出處理。

一切又回復平靜，而卡凡與泰迪回到家中，已經是凌晨二時左右了。

× × ×

泰迪從雪櫃中拿出兩罐啤酒來，一罐給卡凡，然後自己拔開蓋掩，將身子拋落在梳發上，一口氣喝了將近半罐啤酒，仰起頭透了口長氣，才將卡凡搖搖頭，苦笑着道：「卡凡，莫非我當黑？一日之內，接連遇上兩件意外的事情。他媽的？方才是一個不留神，被那兩隻惡狗咬上一口的話，說不定會染上瘋狗症，——那便玩完了……」

卡凡想起方才驚險的情形，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寒意來，深有同感地道：「剛才眞是險過剃頭，那兩隻畜牲不知從什麽地方竄出來的，不會是有人故意放牠們出來，整蠱我們吧？」邊說邊拉開蓋掩，顯露出思疑的神色，看着泰迪。

泰迪的神色立刻凝重起來，想了想，搖搖頭道：「不會吧，這可是會鬧出人命來的事情，什麽人會這麽大整蠱？再說，而那隻惡狗像是狂性大發，有誰控制得了牠們？不會是有人向我們整蠱的，只是我今日當黑，才會連惡狗也欺到我的頭上，你與我走在一起，連累你也倒了霉。」

卡凡想一下，也覺得不大可能有人故意控制了那兩頭狂性大發的惡狗，指使牠們向他兩人攻擊，只怕就是馴狗師也控不了。不過，他仍然心存疑念地說道：「希望那只是巧合吧，不過，還要看一下有關部門的檢驗那兩頭畜牲的血液的化驗報告，才能判斷。」

泰迪想想，同意卡凡的看法。「對，希望快些知道那兩隻畜牲是否因爲患上了瘋狗症，才狂性大發，亂咬人！」

「泰迪，你燙傷的地方沒有什麽事吧？」卡凡喝了口啤酒，關切地看着泰迪那隻被湯汁燙傷的左脚。

泰迪將左脚擱在矮几上，扯起褲脚，看着扎上繃帶的足踝，說道：「我一點也不覺得痛了，應該沒事了。」

接又道：「卡凡，明天你還要上班，你先去冲個涼睡覺吧。」

卡凡喝下最後一口啤酒，起身伸展一下雙手，道：「好，我去冲涼。」向浴室走去。

× × ×

翌日，泰迪依然照醫生約定的時間，到醫院去換藥並察看一下足踝上被燙傷部份是否好了。

那是早上十時左右。

從醫院出來時，已差不多是中午十二時了。

經過醫生的診察，燙傷的地方不用再換藥，因爲醫生診斷，已沒有什麽大碍了，一兩天後，便會痊癒。

泰迪很高興，因爲換藥是很麻煩的事情，他一向很怕麻煩，聽說不用再去換藥，自然高興了。

這時候是吃午飯的時候，泰迪可是連早餐也沒有吃便趕到醫院去換藥的，這時候自然感到肚餓，於是，他便走到醫院附近的一家酒樓去吃午飯。

由於這時正是午膳的時間，所以，酒樓內滿是人，幸救泰迪只是一個人，找一個座位是不太難的，擠一下便可以坐下去，所以，他很快便找到一個座位。

坐下來，喝了杯茶，他便叫侍應寫了一碟油鷄飯，然後，便拿起在酒樓門前買的一份報紙看起來。

而這時候，酒樓內越來越多人，幾乎塞滿了人，沒有找到座位的，只好逡巡着，看看有那些客人快要走的，便站在旁邊等候。

午膳時間酒樓食肆擠滿了人，人頭湧湧的情形，那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故此，誰也安之泰然，反之，要是在這段時間內人客疏落，反而會大感詫異，因爲那是反常的現像。

忽然間，就在泰迪隔隣的那張桌子，有人吵起來，而且頗爲激烈。

這自然驚動了酒樓內的人，都扭頭往那邊望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情。

泰迪與同枱的客人自然也被驚動了，都扭頭望過去。

從嘈吵聲中，泰迪聽出，原來那個站在被撞的人後面等位的人，不知是等得不耐煩，還是怎的，忽然一拳向坐着的那人撞擊過去，那坐着的人驀然被人在背上撞擊了一下，上身一傾，撞在枱頭上，撞得杯翻碟倒，杯子的茶水，濺了一臉一身，其他同枱的食客也有兩個被盪濺的茶水濺着。

要知道，那些茶水就算不很燙，也是熱的，偏巧那個人那壺茶是剛冲的，很熱，燙濺在臉上，痛得哇地大叫一聲，立刻轉身找背後那個人理論。

背後那人在撞上坐着那人後，連聲向那個人說對不起，並轉頭向左右張望，但那被撞的人已經一腔怒火，而那人偏又是一個年少氣盛的身材壯碩，看上去有點霸氣的年青人，他可不理會背後那人的道歉，霍地站起來，轉身怒喝一聲：「他媽的，你怎麽撞我？」劈胸一把便抓住那人的衣衫，一拳便抽向那人的小腹。

那人冷不防前面的年輕人這麽兇暴，肚子上捱了一下「喔」地叫了一聲，躬起腰來，大聲分辯，道：「唏……你怎麽打人。」

那知一句話還未說完，那年輕人兇惡

地劈面又向那人揮拳擊去,口裏暴喝道:「打你又怎樣?是你先動手的!」

與那年青人同枱的,都是他的朋友,自然是帮着他,於是紛紛起哄叫罵起來,並助威地道:「他媽的好串(可惡),居然敢無端白事動手打人,打他,狠狠地敎訓他!」

而很多人已懷着看熱鬧的心情,紛紛走過來圍觀,不斷有人擠過來,而酒樓內的侍應及「部長」,「主任」等負責人,亦急忙擠上前去,以便勸解嘈吵的雙方,以免鬧得不可收拾,驚走了客人,無法做生意。

再說那個「肇事者」劈面又被揍了一拳,登時流出鼻血來,正所謂佛也有火,身形一歪,口中發出一聲痛叫,却忍痛狠命地一抬膝,撞向那個年青人的下陰。」

而圍觀的人看到那個年青人揍得那個「肇事者」,臉腫鼻血流,都不平地起哄起來,一時間,酒樓內的情形,有如「趁墟」般的場面,就連一些原本「不爲所動」的客人,也紛紛忍不住起身擠過去看一下。

這一來,場面更亂。

那個年輕人冷不防小腿下被撞了一下,痛得他「呃」地叫了一聲,臉上變了顏色,躬起腰,伸手捂住下陰。

圍觀的人立時有人發出笑聲來。

而那個流鼻血的「肇事者」也是一個年約三十的壯年人,他在還擊的同時,口裏急急叫道:「我不是故意撞他的,有人在我手肘上大力撞了一下,我的手才撞上他的……」

但那年青人的朋友眼見同伴着了一下,痛得彎下腰來,他們可不聽那人的辯白,怒吼聲中,坐在那年青人旁邊的一個手臂上紋了圖案的年青人吼了一聲,抓起身後的椅子,便向那個壯年人兜頭砸去。

其餘兩個年青人也喝罵着,抓起枱上的茶壺及杯碟,擲向那個壯年人。

剛好擠上前去的一名酒樓部長一見場面兇險,馬上將身子一縮,大叫道:「別動手,有什麽事可以慢慢說。」

但那三個年青人根本不理會那個「部長」的勸告。

圍觀的人羣立刻騷動起來,站在那伙人前面及側面的人急忙「退避」,以免被擲來的茶壺及杯碟殃及,遭到無妄之災,一剎時,場面亂極了,有人發出叫罵,也有人發出尖叫。

這種場面,根本已無人可以控制,除非是警方人員。

所以,酒樓的工作人員,馬上致電報警。

泰迪離那張起了衝突的枱子不過數尺遠,起先,他以爲不過是一個一點小事故,及至看到那個年青人不問情由便動手揍那個壯年人,心中很氣憤,他就是這樣的人,看不過眼的事,他便感到生氣,正想過去勸解,情形已急劇惡化,已不可能勸解得了,而擁過來觀看的人亦一下子將他擠得緊緊的,令到他動彈不得,接下來,便是杯碟横飛,旁邊的人躲避,哄地亂成一片,他身不由主地,也被身旁的人擠得向後退。

驀地,有一個東西向他的頭側飛擲過去——那是一個茶壺,他驟覺頭側風聲疾生,眼角急瞥之下,不禁大驚失色,急忙身子向下一矮。

但由於他兩邊被圍觀的人擠挾着,令到他的行動受阻,因此,慢了一慢,那隻茶壺便擊在他的頭側頂上,「噗」地一聲,開了花!

泰迪頓時感到一陣暈眩,在他附近的人立刻發出一陣驚叫,爭相走避,一時間枱倒椅翻,有些人甚至被推倒,場面混亂得無法形容。

而那個壯年人已被那三個年青人砸倒,一陣拳脚交加,跟着便「殺」出一條「血路」,慌忙逃遁。

没有人敢阻止,只是慌亂驚恐地走避,酒樓的主管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叫苦不迭,但却無能爲力制止得了。

那四個奪門而逃的的年青人却逃不掉,他們才奔到門口,便被兩個在附近巡邏,接到總部利用無綫電通訊器的通知,馬上趕來的警員在門口截下來。

四名年青人馬上轉身奔回酒樓內,却被亂哄擁擠着奔出來的人羣阻擋住了。

結果,四個年青人被那兩個警員拘捕了,用手扣鎖起來。

而泰迪亦被那些爭先恐後走避的人擠得跌倒在地上還被人踏了幾脚,痛得他差點便暈了過去。

而他的頭上,經巳血流披面。

原來,他的頸側上被那個茶壺砸破了,幸好那個茶壺内没有滾茶,不然,泰迪更慘。

那個壯年人也被那四個年青人打得爬不起身來,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泰迪忙爬起身來,蹣跚着走過去,看一看他怎麽了。

結果,泰迪與那個壯年人皆被救護車載到醫院去。

而那家酒樓的損失就慘重了,因爲不少不老實的茶客皆乘亂溜了,只有一小部份老實的人仍留下來,還有被摔破的杯碟茶壺及損壞的桌椅,觸目皆是,一片「刦後餘生」的情景。

× × ×

卡凡趕到泰迪的家中,看到泰迪頭上像戴孝般,纏着綳帶,而泰迪苦着一張臉,不由着急地道:「泰迪又發生了什麽事情。」

泰迪嘆口氣,展露出一抹苦澀的笑容,說道:「還不是無妄之災,莫非眞的黑(倒毒)得這麽厲害。」一口氣將中午時間發生的事情,對卡凡說了出來。

卡凡聽完後,總算放下心來——知道他不是惹上什麽麻煩才會被人砸破頭的,當下安慰他道:「泰迪,這不過是一連串的巧合吧了,你從來都不迷信的,你不是相信那些無稽之說吧?」

泰迪撫一下頭上纏着的綳帶,攤攤手道:「但兩日之間,發生了三件事,令到我頭上脚上纏扎了綳帶。難道眞的這麽巧合了,那我倒要立刻去買張六合彩,說不定這麽巧便中了頭獎,發了横財。」

卡凡不以爲然地說道:「照你那麽說,那確是意外,而你那麽巧在場,遭到了池魚之殃吧了。」

泰迪忽然一拍大腿,尖聲道:「哈在

我想起來了!那個茶壺不是那四個流氣的青年擲過來的 因爲我記得當時我是向着他們,若是他們擲來的,應該擲中我的前面才是。怎會擲中我的左面頭上?那個茶壺是從左面擲來的,也就是說,有人從左面乘亂將茶壺擲過來。」

卡凡悚然道:「照你這麽說,確是有人從左面乘亂向你擲茶壺。」

泰迪却又擺擺手道:「說不定,那個茶壺是一個愛搗亂的人隨手擲過來,這麽巧就擲中我!」一頓,吁口氣道:「卡凡,你也知道的,時下的青年人,都有一種破壞性的傾向,只要有什麽機會,他們便會乘機鬧事,發洩發洩,我猜這個可能性很大。」

卡凡想想,也點頭同意道:「很有可能,說不定,是幾個想乘亂溜走,不結賬的傢伙 故意乘機製造更加混亂的場面,令到別的客人驚慌之下,自然便往外奔走,他們便乘機混在人羣中溜走,那就可以白吃一頓。」看一眼泰迪,又說道:「若說是有什麽人乘機向你下手暗算你,向你報復,那就未免太巧了。」

泰迪點頭道:「是啊,我這一段日子可說是收心養性了,套句時下流行的電視武俠劇的口頭禪,就是閉關潛養,又怎會有人無端向我尋仇!」

卡凡忽然道:「泰迪,傷得重麽?」

泰迪不由又伸手摸摸頭上的綳帶,搖搖頭道:「不算嚴重,醫生說,只是頭皮破損了,只縫了三針!」

卡凡感嘆地道:「泰迪,你眞可說是禍不單行,現在我也有點相信,你眞是當黑了!」

泰迪一掌拍在梳化扶手上,自得地說道:「卡凡,你現在終於相信,我是當黑了!」

一頓又道:「看來,我要買些碌柚葉,黃皮葉回來,煲水沖個凉,將身上的衰氣洗去!」緊接着又像發現了什麽般,振聲道:「卡凡,你應該也有聽說過:『人衰被狗欺』這句話吧?」

卡凡聽他說得似模似樣的,不禁又好笑又好氣。「泰迪,你幾時變得這麽迷信的,照你這樣說,我昨晚也被狗欺,豈不是也一身衰氣,當黑!」

泰迪哈哈大笑起來,朝卡凡䀹䀹眼道:「鬼才相信這些,那不過是違心之說,我不過說說吧了!」

卡凡道:「你還未吃晚飯吧?」

泰迪點頭道:「當然未吃啊!」

「那你敢不敢出去吃晚飯?」卡凡問道。

「爲什麽不敢?」泰迪不由一怔,莫名其妙地看着卡凡。

卡凡捉狹微地笑說道:「因爲你當黑啊!」

泰迪跳起身來,搥了卡凡一拳,笑罵道:「你什麽時候學得這麽風趣幽默的?走吧!」

卡凡也笑了起來。

× × ×

吃過晚飯,兩人便走向泰迪所住的那幢大厦。

那時候才不過八時多九時未到。

他們乘升降機上十五樓。

泰迪的住宅單位在十五樓。

當電梯内的燈號在十三那個數字閃亮了一下,繼續往上升時,電梯内的照明光管忽然熄滅了一下,而電梯也似乎停頓了一下。

兩人心頭一跳,同時閃過一個念頭:「莫非忽然停了電?那眞是當黑了!」

這個念頭未過,光管又亮了,電梯繼續上升,兩人不禁噓了口氣,相對發出一聲無聲的苦笑。

「卡凡,剛才我還以爲忽然停電,被關在電梯内,幸好不是,不然,要我不相信不當黑也不成了!」泰迪聳聳肩笑道:「原來是虛驚一場!看來,上面那兩支光管也要換了。」

說着,上面的兩根光管又閃滅了一下,到閃亮的時候,已到了十五樓,門一開,兩人快快走了出去。

回到家中,泰迪重重地坐下來,透口氣道:「看來,我這幾天還是小心出入爲妙,以免又招致無妄之災。」

卡凡却笑道:「泰迪,別疑神疑鬼的,這樣很容易會神經的!」

不等泰迪開口說話,他又道:「泰迪,你那位蘇小姐什麽時候才回來?」他是故意岔開話題。

泰迪默默算了一下,說道:「應該是這兩天回來,她走之前,曾打電話給我,說去一個星期左右,那麽,後天便應該回來了!」

忽然苦着臉道:「我這個樣子,如回來我怎樣見她?」

卡凡道:「明天,你可以在換藥時,要求醫生將你頭上的綳帶除去,用藥棉紗布墊貼着傷口,那便不太難看,又或者再戴一頂帽,那不是看不到麽?」

泰迪道:「也只好這麽辦了,脚上的紗布,明天應該可以解除下來了。」

「泰迪,你那位蘇小姐回來後,不用我陪你了吧!」卡凡說笑地看着泰迪。

泰迪急急道:「不會!卡凡,我與你可是死黨兼老友啊,何况,我可不是那種重色輕友的人!」

卡凡故意道:「現在說得這麽好聽,只怕你見到蘇小姐後,不要說是死黨兼老友,只怕連老頭子姓什麽,也忘得乾乾淨淨了!」

泰迪正容道:「卡凡,連你也不相信我?」

卡凡忍着笑道:「除非你發誓……」

泰迪馬上豎起三根手指:「我泰迪當天發誓,若是重色輕友之輩,便叫我不得——被火燒死!」

那知道話聲未落,便聽到屋外走廊傳來一陣驚呼大叫聲:「不好了!火燭啊,火燭啊,快走啊!」

跟着便是鐵閘木門的「砰砰嘭嘭」的開關聲、脚步聲,小孩的哭叫聲。

並且,還隱隱聽到下面幾層樓的人聲與門聲,跟着,便是一個勁地狂鳴的警鐘聲。

泰迪與卡凡不禁相顧變色,一下子從梳化上跳起來,衝向大門。

「砰砰砰」有人在外面急促地拍着鐵閘門。「火燭啊!泰迪先生。快走啊!」

泰迪急忙打開木門,往外一看,只見

走來拍門的隔壁那位中年男子已向左邊的後樓梯奔去，另一戶人家也倉惶地跑出來，急急往左邊的後樓梯跑去。

泰迪急忙打開鐵閘，張望一下，果然發現左邊的後樓梯那關上的防火門下，有一縷縷烟直鑽出來，忙扭頭對跟在後面的卡凡道：「眞的是火燭，快跑！」一步衝出門外。

卡凡也跟着衝出去，兩人急奔向左邊的後樓梯。

才走下兩層樓，兩人便看到有人不斷地往下跑，那種慌張狼狽的樣子，看得兩人心頭難過，好不容易才奔到下面，只見大厦外面站滿了大厦內的住客，那些人的手上大件小件的拿着挾着，有人甚至連棉被也拿下來，每一個人臉上的神色都是既慌張，又焦慮憂急。

住客之中，要算泰迪與卡凡最特別——兩手空空，連一件衣服也沒有帶下來。

而馬路的對面，已圍聚了不少人在觀看。

泰迪與卡凡自然是也走到大厦外面。

而這時，已有警員趕到來，在大厦內外看守着，除了協助規勸那些住客疏散到大厦外面，並負責防止歹徒混水摸魚，趁火打劫偷竊。

未幾，救火車便趕到來，自然也有救傷車與警車，但那些消防員只用了十分鐘左右的時間，便已將火救熄！

但前後却擾攘了一小時有多，才准住客分批回到大厦的住宅單位內，這是以免那些住客爭先恐後走回家中，造成擁擠與混亂，弄出事故來。

而那些消防員自然也在起火的地方調查起火的原因。

起火的地方原來是在十四樓的梯間——防火門後面，那裏，堆放了靠近防火門那個住宅單位的一些用不着的傢俬雜物，不知怎的，會着火燃燒起來，幸好火勢不十分大，又有那度防火門擋格着，消防員很快趕到來，所以，總算沒有釀成大災禍，招致重大的損失。

但却令到那幢大厦內的住客，虛驚了一場。

而經過消防人員的調查，初步推測是有人在那裏遺下火種——烟頭之類，因而引致那些傢俬雜物着火燃燒起來。

總的說來，雖然受了一場驚嚇，但却「還得神落」！

泰迪與卡凡回到住所後，已經差不多是夜晚十一時了。

泰迪坐下來，吐口長氣，對卡凡道：「兩日間發生了四件事，雖然看起來像是與我沒有什麽直接的關係——都是意外，但這些意外爲什麽都趕着擠在這兩天發生？就算當黑，也不會接踵而來吧？這一次，我可不認爲是我背運當黑了！但一時間，我又想不出個所然來，只感覺到隱隱有點不大對勁！」

卡凡聽完泰迪那一番話後，沉吟了一下，才說道：「泰迪，你說得不錯，這一連串的意外事故，表面看起上來，沒有什麽值得可疑的地方，但正如你所說，這麽多的意外連串地接踵而來。那就令人可疑了，就正如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却發生了，自然會被人們認爲只是意外，但接連發生，那自不免令人感到奇怪了！我也隱隱感覺到，這一連串的『意外』，極可能是與你有關連的！」

泰迪却困惑地道：「但我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這一連串的『意外』，與我有關連。」

卡凡也搖搖頭道：「你想不出，我更加想不出！」

一頓，忽然道：「你仔細想一下，這些日子，你有沒有在不覺意間，惹上了什麽人！」

泰迪想了一下，搖頭道：「沒有！這些日子，我除了拍戲便是在家睡覺，根本連一點空餘的時間也沒有，怎會有時間去惹上什麽人。」一頓，又說道：「這兩天，我也沒有惹上什麽是非啊！」

卡凡不由也困惑起來。「照你這麽說，那只能歸咎是意外，又或是你所說的當黑了！」

但他馬上又推翻了自己剛才說的話。「不過，我總是覺得，這一連串『意外』，其實包藏着一個陰謀！」

泰迪悚然道：「那豈不是說，我可能還會遭遇上什麽意外？」不免心驚起來。

卡凡凝重地點點頭。「泰迪，你這幾日，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泰迪憤憤然道：「難道叫我整天悶在家中？若是像今晚那樣，我還不是要走到外面？他媽的！要是讓我發現眞的是有人暗中與我過不去，我不會饒了他！」

卡凡道：「泰迪，別動氣，或許，那只是我們瞎猜一番罷了，那些事故根本就是意外！」

「但願如此！」泰迪嘟喃一句：「不然，眞是防不勝防！」

卡凡覺得泰迪的担擾不是沒有道理的，若眞的是有人暗中弄出那些「意外」來，那確是無論怎樣小心，也防不勝防的！

× × ×

翌日，卡凡一早便趕返報館工作，泰迪睡到十時多才起床。

起床後，不知怎的，他一直感到有點惴惴然的，不大舒暢，令到他心神不寧。

不過，他却沒有放在心上——他一向是個不信邪的人，十一時許，他便離開了住所，到附近的一家酒樓去吃午飯。

不過，表面上他雖然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暗中却加倍小心，留意着附近的情形了，對於出現在他附近的人，也暗加留意，他可不想再有什麽「意外」發生，以免不能與快將回來的碧琪小姐好好地拖手仔，進一步培養感情。

在酒樓吃過飯，看看時間，才不過十二時半，距到醫院換藥還有個多小時，他決定走路到醫院去。

他決定走路，是想在路上暗中留意一下，希望能够因此而有所發現——若是眞的有人暗中跟他過不去的話，那就不用終日提心吊胆的，那種滋味可不好受！

但一路之上，都沒有什麽事發生，直到他在醫院換完藥，信步走回住所，一點發現也沒有。

走過一個路口，便是他居住的那幢住宅大厦，泰迪鬆了口氣，但又感到有點失望。

不過，他隨即又暗自高興起來，若是

今日沒有什麽意外發生的話，那麽，說不定那一連串的意外，確是意外，而且，連串的發生，也可能只是巧合，那他就大可放心了。隨即他便想到，要是明天碧琪眞的回來了，能够與他見面羅曼蒂克一番，他感到一陣飄飄然。

越過馬路口，走過幾個商店舖面，便是那幢住宅大厦，泰迪吐口氣，脚步也輕快起來。

驀地，他聽到有人大叫：「小心，上面有人掉東西下來啊！」

泰迪却看不到那個大叫的人，但却聽到叫聲是從對面馬路傳來的，他很自然的，便轉頭向對面馬路望過去。

（他根本不知道，對面馬路那人是向他叫喊的！）

跟着，他又聽到有人惶急地疾叫。「快躲啊，上面有東西掉下來！」叫聲中雜夾着尖叫聲與驚叫聲。

那刹那，他才倏然驚覺到，那些叫聲是衝着他而來的，而他不愧是一個特技演員，反應很快，也不像別的人那樣，在聽聞別人的警告時，第一個反應便是向上望一下，而是疾忙地往前斜跳開去！

跟着，他便感到左腿側上被什麽重重地撞擊了一下。身子一歪，跌倒在地上，一陣劇烈的疼痛！

接下來，便是「砰」的一聲，他瞥到那是一塊斷磚砸落在地上，散碎開來，四濺的磚屑濺射在他的身上，刀刺一般的劇痛！

泰迪却沒有暈過去，但也站不起來，因爲左脚上被那從高處墮下的磚頭砸中的地方，劇痛難忍，根本不能動！

跟着，便有不少大驚失色的途人圍攏上來，七咀八舌地大聲說着話，神色却很激動，有人甚至大聲咒罵那從樓上擲下磚頭的人是謀殺人命，是黐綫佬，是冷血動物，却就是沒有人上前去，看一下泰迪的傷勢，將他扶起來，進行急救。

幸好商店內的職員見樓上有人擲物砸傷了人，馬上撥電報警，召救傷車來，而兩個巡邏警員也恰好巡經這裏，發覺發生了事故，馬上擠進人羣中，將泰迪扶起來，扶到就近的那家商店門前坐下來，並替他進行急救——將他的左脚被砸傷流血的地方，包扎起來，以免他流血太多。

跟着，又有兩個巡邏警員趕到來，知悉大厦上面有人拋下一塊磚頭，擊傷了行人，馬上到大厦上面去查看。

雖然有不少人看到那塊磚頭從大厦上面擲下來，但沒有一個說得出，是從大厦的那一層，那一個窗口擲下來的，正是衆說紛紜，有的說是從天台上擲下來的，有的說是從窗口擲下來的；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塊磚頭肯定是從泰迪跳開的那個地方對上的那些窗口，或是天台上擲下來的。

這就可以縮小調查的範圍了。

救傷車來到將泰迪載到醫院，而大批的警員也趕到來，在那幢大厦內，認爲有可能擲下磚頭的那些單位，展開調查。

泰迪在三日之間，三度光顧醫院，若是因爲當黑而招致這一連串的無妄之災的話，那他眞是「黑過墨斗」了！

而他要不是反應够快，只怕那快塊墜擊下來的磚頭不是墜砸在他的左脚上，而是墜砸在他的頭上，那就不堪想像了。

說起來，那刹那他可說是從鬼門關前，打了個轉。

× × ×

卡凡趕到醫院，看到泰迪的左脚綁滿了綳帶，頭上的綳帶又未解除，躺在病床上，心頭一陣沉重，也一陣難過。

泰迪看到了卡凡，臉上露出一抹慘笑來。

「泰迪，又發生了什麽事？」卡凡感同身受一般，不忍看到泰迪這種苦澀的慘笑。

泰迪慘兮兮地說道：「有人從一幢大厦上面拋下一塊磚頭，恰好我經過，……」將當時的經過，說了一遍。

卡凡聽得手心直標冷汗，他從泰迪的描述中，可以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形，其驚險的程度，可說是生死一髮。

「卡凡，我不相信這一次是意外，我不相信！」泰迪激動得臉色發青，雙手不自覺地緊緊抓住那張白床單。「打死我也不相信！」

卡凡也感到事態嚴重起來，因爲泰迪要不是反應够快，生死一髮間斜跳開一步，那麽，他這時可能是躺在停屍間內。

「泰迪，別激氣！」卡凡忙勸解他。「我也相信，這不是意外。」頓一下，加重語氣道。「而且，昨天與前天的那幾次也不是意外，是有人故意弄出來的！」

「但那人是誰？」泰迪雙眼圓睜，但語聲却有點洩氣，道：「他爲什麽要這樣做？」

卡凡自然不能解答這兩個問題。所以，他只好說道：「雖然暫時不能找到答案，但總會找到的！」

泰迪頹然道：「只怕找到答案時，我可能也『意外』地死去了。」

卡凡忙道：「泰迪，你不是怕了吧！你不是變得那麽怯懦吧！」

泰迪吁口氣道：「我頭上脚上纒滿了綳帶，就像一個木乃伊那樣，並且還差點被砸死，却連對方是個什麽樣的人也不知道，不，連他的影也看不到一眼，換轉是你，卡凡，你有什麽感受了？」

卡凡不由說不出話來，說眞的，換轉是他，他只怕比泰迪還要煩燥喪氣。

半晌，泰迪忽然握緊拳頭，揮舞着道：「他媽的，我就算是死，也要將那個傢伙揪出來！看看他是個怎麽樣的人！」

卡凡見泰迪又恢復了信心與勇氣，不由也振聲道：「泰迪，無論多危險，我也會帮你對付那個傢伙，將他揪出來，讓他受到應該得到的懲罰！」他已暗中決定，向報館中請放大假，以便保護泰迪的安全，及找出那個弄出一連串意外的傢伙來。

× × ×

翌日，卡凡再到醫院去探望泰迪時，泰迪立刻告訴他一個消息。

原來，上午有警方人員到醫院找泰迪，告訴他，那一晚那兩隻野狗不是患了瘋狗症，才發狂亂咬人，而是被人注射了一種類似興奮劑的藥物，令到那兩頭野狗狂性大發，見人便噬咬！

警方之所以將這件事告訴泰迪，是因爲感到事態嚴重，因爲以前還未發現過，

有人利用藥物來令到狗隻發狂，攻擊人，警方還是第一次發現有人利用這種方法來犯罪，所以，特來告知泰迪，而眞正的目的是希望從泰迪的口中，查問出一些可供追查的綫索來。

但泰迪又能提供什麼綫索？

他根本對那件事情茫無所知，正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那個警方人員自然是不得要領。

但却讓泰迪證實了，他與卡凡的猜疑是對的，那一連串的「意外」不是意外，而是有人弄出來的。

卡凡聽泰廸將那個消息說出來，馬上神色凝重地道：「泰迪，旣然證實了那不是意外，那個弄出一連串意外的人，可能不會就此罷手，還會弄出什麼意外的事故來，也就是說，你極有可能隨時有危險，如今你這個樣子，你根本應付不了，你怎麼不向警方請求保護？你有沒有將這幾日來，一連串發生的『意外』向那位警方人員說出來？」

泰迪苦笑道：「沒有啊。不過，我三次進醫院警方皆有紀錄的，相信他們會綜合起來，從而發覺到事情的嚴重性吧。」

卡凡却憂心地道：「泰迪，在警方未採取適當的行動前，你最好是立刻轉到私家醫院，……」

泰廸愕然不解地道：「卡凡，這裏不好麽？與私家醫院還不是一個樣？爲什麽要趕到特別私家醫院？就算有錢，也不是那麽花的？」

卡凡急急說下去道：「泰迪，是這樣的，政府醫院人多混雜，隨便什麽人也可以走進來，若非什麼危急的病症，一般是不允許親屬陪伴的，若是那個傢伙再要弄出什麼意外來，那是很容易弄出來的，而你這個樣子，根本保護不了自己，那是很危險的。所以，我才提議你轉到私家醫院，那裏不但不准外人隨便進入，也准許住院的病人親屬相陪，那我便可以陪着你，雖然費用很貴，但爲了你的安全，也是值得的！」他特別加重語氣說出最後那句話來。

泰迪却有點不以爲然地說道：「卡凡，這裏雖然人雜，什麼人也可以進來，但是這病房內可不止我一個病人啊！況且，那些護士經常來巡房的，那個傢伙不會這麽猖狂，胆敢在這麽多人的地方，向我下手吧？」

「那可說不定！」卡凡接口道：「大前天你在茶樓中，那算多人了吧？雖然當時塲面混亂，但也說得上是衆目睽睽，那個傢伙還不是向你下手？還有，前天晚上的火警，要是他弄出來的，幸好不致釀成火災，否則，不但你遭殃，連那些無辜的住客，也遭到災殃，也就是說，那個傢伙簡直是妄顧無辜，故此，爲了你自身的安全，也爲免這病房內的其他病人可能因你而遭遇到無妄之災，我認爲你應該轉到私家醫院！」

泰迪被卡凡那麽一說，臉容變動，深以爲然。「卡凡，那就依你的意思，轉到私家醫院吧。」

卡凡馬上站起來，「我這就出去替你辦理轉院手續。」

說着，便走了出去。

待到卡凡辦好轉院手續，回到病房內，泰迪馬上對他說道：「卡凡，剛才有一位負責調查昨天我被人從高空擲下磚頭，砸傷左腳的那件案子的警長來找我再錄一份口供，據那位警長說，他們昨日大舉展開搜索調查，但却沒有找到涉嫌從大廈上面擲下磚頭的人來，所以，他們暫時將案子列爲高空擲物傷人案處理，繼續展開調查，希望盡快能够找到那個涉嫌擲磚頭的人來。」

卡凡毫不意外地道：「我早已猜到，警方不大可能找到涉嫌擲磚頭的人來，那個傢伙在擲下磚頭後，若不立刻溜走，又或是匿藏在其中的一個單位內，却等着警方人員上去捉住他，那不是白痴，便是神經佬！」

一頓，接對泰迪道：「這裏離院的手續已辦好了，我這就去最近的那家私家醫院，替你辦理住院手續，然後回來接你到私家醫院。」

說完，急急走出病房。

泰迪看着卡凡的背影，心頭一陣熱熱的。

大約兩個小時之後，卡凡便陪着那家私家醫院的護理人員回來，用担架將泰迪抬到停在外面的救護車上，載到那家私家醫院。

×　×　×

卡凡這一日眞是忙得不可開交，這裏才將泰迪安置在私家醫院的單人房內，那頭便立刻趕回報館，向老總緊急申請放大假。

當老總知悉他申請放大假的原因後，勉爲其難地，批准了他的申請。

卡凡立刻又趕回醫院去陪伴泰迪。

這令到泰迪深深地感到，「知己朋友」這四個字的涵義。

私家醫院果然比公衆醫院的門禁要嚴，令泰迪也感到安全多了，特別是有卡凡相陪，那自然沒有那麽悶，但却難爲了卡凡。

翌日，泰迪在吃過午飯後，終於再也忍不住，請卡凡打一個電話到碧琪的住處，看看她回來了沒有。

卡凡笑笑說道：「怎麽，才不見了一個星期，便望穿秋水麽？你不怕蘇小姐看到這個樣子，嚇得花容失色麽？」

泰迪尷尬地笑搥卡凡一拳。「快去吧，我不過怕她回來了，打電話找不到我，會胡思亂想，你也不想因此而誤會我而分手吧？」

卡凡叫道：「別說得那麽嚴重好不好！」便到外面去打電話。

一會，卡凡走回，搖搖頭，裝出一副失望的樣子，說道：「她的包租婆說，她還未回來。」

泰迪不由大感失望。「她已去了一個星期有多，不可能還未回來的啊。她臨走前，在電話中告訴我，最多去一個星期，……莫非……」

卡凡看到泰迪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不由失笑出聲。「泰迪，看來你已被蘇小姐弄得神魂顚倒，這一次，如無意外，你會成爲蘇小姐的俘虜了！」

泰迪看到卡凡那種笑謔的樣子，才恍然知道，卡凡是騙他的，不由嚷叫起來：

「卡凡，你這個傢伙……」

卡凡忙伸出一根手指，豎在唇上，發出「殊」的一聲，泰迪馬上警覺地噎住了下面的說話。

——但凡醫院，都是不准喧嘈的。

「泰迪，好了，我告訴你實話吧。」卡凡咧咀而笑。「你那位蘇小姐已回來了，她一接到我的電話，便馬上趕來，說不定這時已走進來。」

泰迪歡喜得幾乎跳了起來，「呃」地叫了聲，原來他一動，便牽動了左脚上的傷口。

卡凡慌忙道：「泰迪，小心點啊。」

泰迪却急急道：「卡凡，我這個樣子是不是很難看？」

卡凡看到泰迪那種情急的樣子，忍着笑道：「和以前一樣英俊。」

泰迪笑罵道：「胡說八道！」

正說笑着，外面走廊傳來一陣「咯咯」的脚步聲，卡凡馬上朝泰迪眨眨眼。「可能是你那位蘇小姐來了。」

泰迪立刻緊張起來，雙眼定定地望着病房門口。

「咯咯」的鞋聲一停　隨即便聽到敲門聲，卡凡忙過去打開房門，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護士小姐，很有禮貌地道：「泰迪先生，有一位蘇小姐來探你。」

不等卡凡回答，泰廸已在床上急急叫道：「姑娘，請她進來。」

卡凡在門口已看到站在護士背後的蘇碧琪。朝她點頭招呼道：「蘇小姐，你來了。」

門外的蘇碧琪忙說道：「卡凡先生，泰廸的傷勢嚴重麽？」一閃身，已從那護士的身旁閃過，走入病房。

那護士小姐轉身離去，卡凡關上門。

「泰迪！」蘇碧琪一眼看到泰迪頭上脚上纏滿了綳帶，不禁情急意切地叫了一聲，兩步搶到床前。

泰迪不能動，口裏叫了聲：「碧琪！」伸手握住蘇碧琪伸出的雙手。

「你怎會弄成這個樣子的？」蘇碧琪心痛地說。「嚴重麽？」

「蘇小姐，妳放心吧，泰迪是銅皮鐵骨，他頭上的傷很輕，脚上比較重，脚骨斷裂，不過，醫生說，沒有碎，還不算嚴重，很快便會痊癒。」

一頓，識趣地道：「蘇小姐，泰迪，我下去買些東西，你們慢慢談吧。」打開房門，走了出去，順手將房門帶上。

卡凡才走出房外，將門帶上，泰迪已一把將碧琪摟住，低聲道：「碧琪，你知道麽，我多麽想見到妳！」

碧琪偎在泰迪的身上，柔柔地道：「泰迪，我也是啊，脚上的傷口很痛麽？」

泰迪陶醉地道：「本來很痛的，但現在不痛了。」

「你……壞……」碧琪輕啐一聲。心中却甜甜的……

×　×　×

卡凡走出醫院時，幾乎與一個人撞上了。

幸好他眼明手快，一個窒步歪身，閃避開去，險險沒有與那人撞上，那人目光怪怪地看了卡凡一眼，連一聲對不起也不說，悶不吭聲的往前就走。

卡凡不滿地瞪了那人一眼，亦轉身往另一邊走去，很快，他便忘記了剛才那回事。

因爲那只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在路上行走，碰撞的事是經常會發生的，而一般的人也會有禮貌地說一聲「對不起」的，那便會相安無事，除非是撞上心火盛，又或是脾性暴燥的人，才有可能發生衝突。

而剛才，明明是那個人撞向卡凡的，却連「對不起」也不說一聲，那就太不禮貌了。

走到附近一間餐廳，卡凡走了入去，在一張空枱前坐下來，要了一杯生啤，慢慢地喝起來。

而他的腦海中，却在思索着這幾日來，所遭遇到的一連串意外，到底是甚麽人幹的，會不會是以前的一些曾被他們協助警方抓捕過的一些壞傢伙，懷恨在心，這時暗中向泰迪報復？但怎麽只找上泰迪，却不找他？他以前總是與泰迪一起，對付那些壞人的，不過，有一兩次是由泰迪單獨對付的，這就有了解釋。

但這些都不過是他的猜測，還需要加以證實，但眼前却連一點綫索也沒有，怎樣着手追查？

不過，只要那個假設中存在的人還向泰迪下手，那就總有機會可以找出那個人來的。

卡凡想着想着，不覺喝了兩大杯生啤，而幸好他又喝慣了啤酒，一向都是當作涼茶來飲，所以沒有甚麽。

而他發覺坐了個多小時，這麽長的一段時間，泰迪與碧琪也應該要說的說話說完了，而他也實在不放心泰迪，雖然那家私家醫院門禁頗嚴，出入留院部的，都要出示院方發出的證件，沒有證件的，便要登記，但總是有空子可鑽的，連守衛那麽森嚴的監牢，也發生犯人潛逃的事情，那麽，若是有人存心潛進醫院內，根本不是甚麽太困難的事情，雖然這時候碧琪陪着泰迪，畢竟她是一個沒有多大抵抗力的女子，泰迪又不能行動，萬一眞的有人潛入去向泰迪下手，很危險的。

想到這裏，他再也坐不下去，忙付了賬，走回醫院。

直到回到醫院內，泰迪的那間私人病房中，看到兩人相安無事，卡凡才鬆了口氣。

碧琪再坐了一會，便告辭了。

當房中只剩下卡凡與泰迪時，卡凡看着泰迪像喝了一埕蜜糖的甜醉樣子，不禁笑道：「泰迪，我相信，若是你那位蘇小姐時刻陪着你，你那條左脚不用三天，便會霍然痊癒！」

泰迪一點也不在意地，反而嘻嘻直笑。「卡凡，你不是看着有點妒忌吧？我勸你，快些找一個吧，你年紀也不輕了！」

一頓，神往地道：「要是你能够快快地找到一個合意的，到時，我們可以一起舉行婚禮，一起去渡蜜月，那多有意思？哈哈哈……將來，若是能够一起生孩子，而且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等他們長大了，說不定會結爲夫妻，那時，我們不但是死黨兼老友，也變成親家了！哈哈——哈哈——」

（未完・上）

奇情短篇

補償

刀戈・譯

這幾年來，我所幹的最大的一樁買賣，也不過是一匣雪茄而已，但查理却不知底細，還以爲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我跪下來拿手電筒照射住那保險箱，而查理則戴上聽診器，用殘廢的手把聽頭抵住保險箱，而另一隻手則熟練地旋轉着那號碼盤。沒有一個人胆敢小覷查理的。他是一個技師，但往日却管他叫做工匠。

我奇怪這愚昧的主意在昨天晚上怎麽會如此活躍。一份感情上的衝擊，把我帶到一家不夜天的酒吧去，但查理巳在那裏了。我們大家沒見面巳經二十五年，但不時有些骯髒的明信片在那酒吧裏等着我，其中一些明信片却是寄自各地的監獄的。

我和查理自小便是一對野孩子，專門作奸犯科，但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直至阿火加入了，我們才大展鴻圖。

阿火是一頭你見過的最有趣的母狗。當牠熱情如火的時候，自西環以至筲箕灣，沒有一隻雄狗不想一親香澤的。

在我們的街尾有一間大工廠．我們花了好幾個鐘頭的功夫，估計星期五發薪日會有多少現金在出納處。工廠前面有一間木屋，住着一個警衛員，但他從來也不會遠出超過他的鳥槍的射程之外的。甚至，他養着的那兩頭兇狠無比的德國狼狗，也同樣深居簡出，只會在工廠的周圍巡邏。

查理有着的就是一雙靈活的手，能夠弄開任何的門鎖或者保險箱。

一天晚上．我們試着把阿火帶到那工廠的後門去，讓牠去勾引那兩頭德國狼狗，不消一分鐘，那兩頭本來咆吼着的狼狗，已經溫柔的像兩頭在嗚咽着的貓咪了，看來阿火眞有一手，竟然能夠把千煉鋼化作繞指柔。但還有一件需要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在那圍繞着那工廠的鐵絲網上找尋一個阿火可以穿過的洞穴，我們終於也找到了。

第二天，我們在一個安全的距離上，見到糧欵送來了，但天色還沒有齊黑，未便動手。

我們於是把阿火栓在後門上，然後退到樹林裏躲藏。沒多久，那兩頭狼狗便來了。我偷偷走出去，解開了阿火，然後領着牠在鐵絲網外邊走了約莫二十五碼，在洞口前面放開阿火，隨即我便聽到了裏面那兩頭狼狗團團亂轉的在叫苦。我把阿火推進那洞口裏，立即爬行囘到後門那裏。

查理巳經進去了，正在開着出納處的門鎖。這不會使他覺得怎麽麻煩的。然後是那隻保險箱，這也不過花了他一丁點的時間罷了。其間我就跪在他的旁邊，唯一所能夠做的事情，便是拿着那枝手電筒。

我們巳經回到出納處外邊，手裏挽着幾大袋的鈔票，簡直可以說是安全撤退了，不料就在這時候，我却跌落了那枝手電筒，擊中那鐵梯級，鏗然有聲，然後又再滾落一級，再次鏗然一聲，在寂靜的空間裏，再熟睡的人也給吵醒了。於是我見到那木屋的門開了，那警衛員牽着另一頭狼狗走出來。

那頭狼狗一個飛身，便在我的頭頂上面掠過，一口咬住查理的手。查理的那聲慘叫，是我畢生也不會忘記的。然後那警衛員便吹响他的警笛，於是四下裏都是工廠的保安人員。我們完了，代價是兩年的鐵窗生涯。

查理的一隻手殘廢了，但他並沒有怨恨我，他說這只是他的倒霉。

但我却是相當運氣的。出獄後，我再次遇上童年的甜心。她的事業頗有成就，同時絕不介意家裏有一個前科犯，於是我們離開了家庭結婚。

沒想到她的父親竟然是這般開明的，我們私奔時的確使他很震驚，後來他把我抓住，只用說話教訓了我一頓，反而給了我一個職位，這是我再不放過的機會了，於是重新做人，努力工作。這二十五年來，我的生活過得不錯。就只私下裏收過人家一匣雪茄的囘佣。但我的岳丈說，飲食遊宴的應酬，那是無傷大雅的。

昨天晚上，我試圖把一點錢偷偷放進查理的口袋裏，但他並不給我機會。他一見到了便說出澳洲的家人正在等着他囘去。他的女兒和外孫都在那裏，生活不錯。他們本來送給他機票的，但他不要他們這樣做。「我應該裝成衣錦榮歸的樣子嘛！怎可搖尾乞憐！」

「想起那可愛的陽光，」他含蓄地繼續說。「就應該設法製造一個美好的未來給他的難友了。」

相信你也看得出什麽是我所應該做的人。我那次不愼的跌落那支手電筒，欠下了他的人情實在太大了。當時我的腦袋裏面，就只有着這一種的思想。

那保險箱「卡搭」一聲便給他弄開了，裏面有兩束共計是兩千英鎊的鈔票，查理用微微抖顫着的手把它拿了。

「唏，快點！」他說，把其中一束交給我，餘下來的一束則塞進他殘舊的外套的口袋裏。「我們離開這裏吧。」

我領着他穿過一度隱蔽的後門，帮他爬過那關了電掣的鐵絲網。

「羅拔，看來你也工多藝熟了，來，我們一道走吧。」

「不，我從另一條路走。」我說。

「我要到澳洲去了。」他說，跟着便消失在黑暗中。

我立即囘去做善後的工作——把後門上鎖 把鐵絲網再次放上生電 把那一千英鎊的鈔票放囘保險箱裏，再加上我自己名下的一張一千英鎊的銀行支票．把保險箱關上，然後才囘到我太太那裏。

這次查理所光顧的正是我岳丈的工廠，也是我的工作所在地啊！我這樣做，算是我對他的補償吧。

（完）

鷄肋

徐坤年・編繪

1　三國時，劉備發兵奪取漢中。曹操親統大軍迎戰，被蜀兵打敗。曹兵一直退到斜谷界口，在此安營設寨，絕山依谷，井然有法，旌旗不亂，軍紀仍十分嚴整。

2　但曹操心中異常煩亂。這天下午，在中軍帳裏開軍事會議，部下意見分歧，有的主張進攻，有的主張暫時退却，曹操用左手托着前額，伏在案上很少說話，最後他也沒有作出決定，只是擺了一下右手，宣佈散會。



3 晚餐送來鷄湯，他只喝了幾口，又陷在沉思中。先鋒夏侯惇進帳來請示夜間口令，曹操見面前碗中有鷄肋，便隨口說："鷄肋，鷄肋。"夏侯惇便以此傳令。

4　夜間，曹操覺得慭悶，獨自走出帳外。全軍都已歇息了，他繞寨徐行，忽見夏侯惇的帳中亮着燈光，人影幢幢。

5　他走進帳內，見軍士正在忙亂地收拾行裝，驚問是怎麽回事，夏侯惇說：「傍晚大王說了「鷄肋」二字，主簿楊修說：鷄肋食之無肉，棄之可惜，大王傳下此令，早晚必要退兵，因此叫我預作準備。」



6　曹操勃然變色說：「胡說！這又是楊修那小子造謠生事，可惡！你通知他明天來見我，我要親自審問他！」說罷，他緊握鋼斧，怒氣冲冲地踏步回自己帳中去了。



7 原來，楊修是太尉楊彪之子，他自恃家世高貴，又有才華，便目空一切，放曠不羈。他喜歡揣摩曹操心理，賣弄聰明，曹操就忌恨他了。

8 曹操曾建花園，去觀看時，取筆在門上寫一「活」字，衆人不解其意。楊修說：「門內添一活字，乃「闊」字也，丞相嫌門闊耳。」於是重加改造。曹操知是楊修主意，口雖稱好，內心卻是不悅。

9 一次，塞北地送來酥餅，曹操在盒上寫了「一合酥」三字。楊修見了，將酥餅分給衆人吃，曹操質問時，楊修說：「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曹操笑笑，心中厭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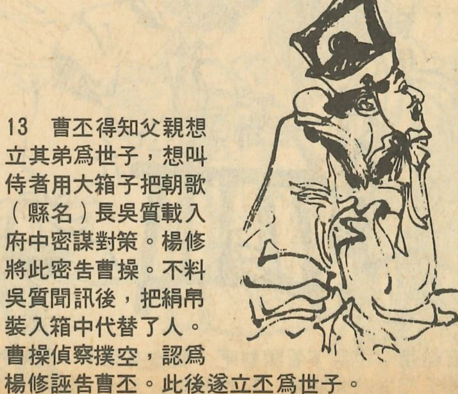
10 有次曹操午睡，被子掉地，一近侍替他蓋上，他却跳起來拔劍斬死近侍。曹操醒後驚問："何人殺吾近侍？"隨即意識到是自己夢中殺人。但在那近侍臨葬時，楊修說道："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曹操更加憎惡他了。



11 楊修為了騙取曹操的賞識，勾結衛侍，叫侍衛把曹操筆錄考慮的問題隨時通知他，他預先作好答案。曹操出令征求意見時，他就能對答如流了。曹操對此非常惱怒。



12 楊修還干預曹操的家事。有次曹操想試其兩子曹丕、曹植的才幹，令他們各出鄴城門，暗中却吩咐門吏阻擋。曹丕先到，被擋回。楊修教曹植說："君奉王命，如有擋者，斬之可也。"曹植照辦，果然得到父親的歡心。





13 曹丕得知父親想立其弟為世子，想叫侍者用大箱子把朝歌（縣名）長吳質載入府中密謀對策。楊修將此密告曹操。不料吳質聞訊後，把絹帛裝入箱中代替了人。曹操偵察撲空，認為楊修誣告曹丕。此後遂立丕為世子。

14 楊修還散佈流言蜚語，說曹操抑豪強，用人唯才，不問門族，是因曹操自己出身不高貴，曹操不重用他楊修和孔融，是因為他妒忌才能。這次楊修又借"鷄肋"造謠生事，惑亂軍心，曹操決意將他殺掉。

15 次日，楊修小心翼翼地來到中軍帳。他認為自己這次的過失不算太大，還故作鎮靜，微露高傲的樣子。他知道曹操是更不喜歡那種沒有骨氣的怯懦者的。

16 不料曹操昇帳後，立即當衆列數楊修的一樁樁罪行。楊修一聽，知道自己的命運已無可挽回，面無血色，癱在座上。曹操注視了一下楊修，終於把手一揮，喝令刀斧手把他推出斬首

17 接着，曹操又要治夏侯惇的罪。衆官起立為他告免。曹操訓斥他說：「你是老將，豈不知軍事行動是兒戲不得的？姑念你多年有功，這次便饒了你。但你要記住這次的教訓：那些浮艷之徒的話，是聽信不得的。」

18 這夜，曹操在帳中踱來踱去，想起自己征戰二十載，擊敗羣雄，統一中原。後來自己稱公稱王，漸成為權勢的奴隸，現在圍繞左右的都是些攀龍附鳳、曲意逢迎之徒……想至此，他憤然拿起几上的鵕鵔冠摔個粉碎。

19 他又想起自己的兒子來，他們只知爭奪位而相互傾軋，而自己，還得為他們的帝位操勞……他看到快燒盡的蠟燭發着很大的光焰，掙扎着上下跳動，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同這殘燭一樣了。他頹然躺到榻上。



20　曹操決定退兵。他班師回朝後，得知曹丕近年來暗中網羅黨羽，提出了一系列與自己的主張相反的治國方針，非常生氣和傷心。這天他把曹丕找來問道："有人勸我代漢自立，做皇帝。你對此有什麼想法？"



21　曹丕答道："漢運已終，父親功德巍巍，天下歸心，今登大位，實爲瓜熟蒂落之勢。"曹操把手一揮說："你盼我當皇帝，我其實早就知道。我只是問你：你這樣主張，是爲你自己，還是爲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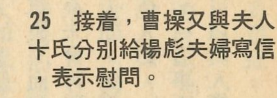


22　曹丕惶恐地說："天下是父親打下來的。至於兒，本來是無此權利的，至多不過是托庇祖蔭罷了。"曹操搖頭說："不對，你完全有這權利。我老了，也許快死了，我要爲你着想。這回我殺楊修，你知道是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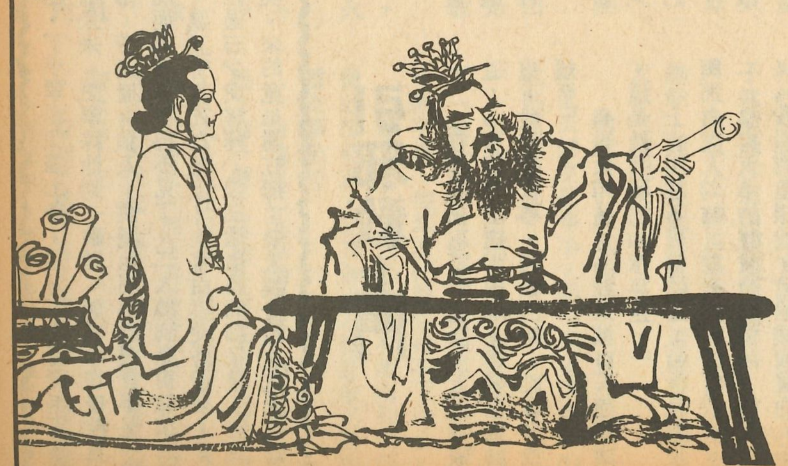


23　曹丕說："那自然是因他犯了大罪。"曹操突然站起來說："不對。楊修這次犯罪不算大。但他是子建（曹植）的同黨，我知道你不會饒過他。與其將來由你殺他，不如由我殺的好。因爲他的老子將來對你還會有用的。"

24　曹丕暗暗欽佩父親的心思深遠。曹操又說："你要答應我兩件事：一是在我咽氣之前，你不要宣傳你的主張，跟我對立，二是我死之後，你不要太爲難子建。他已經不會妨礙你了。"曹丕唯唯答應，拜辭而出。



25　接着，曹操又與夫人卞氏分別給楊彪夫婦寫信，表示慰問。







26　楊彪夫婦還收到曹操與卞夫人贈送的寶馬香車，錦裘官絹等許多財物。曹操又派去奴僕二人，長期侍奉楊彪。



27　幾天後，曹操在銅雀台上大宴羣臣，席上演奏曹氏父子的詩。曹操又對那班文人們說："你們如有抒發眞情的好詩，也可以拿出來唱。我要讓人生的眞正情感暫時淨化一下世人充滿利慾的心胸。"

28　曹操的興緻很好，像往常似地容易大笑，笑得彎着腰，臉都浸在菜湯裏了。但是太尉楊彪的情緒是低沉的，他呆坐在席上，酒菜也不大動，閉着眼。本來是鶴髮之下豐滿的童顏，現在瘦多了。

29　曹操走過去招呼他說："足下竟瘦成這樣了嗎？"楊彪慢吞吞地說："也還是爲了兒子呵！知了莫若父，我早知他要闖禍的。可是他一死，也難免老牛舐犢之情呵。"



30　曹操說："足下看開些吧。我也有兒子，但他們的命運也未可知呢！"楊彪很不明曹操的意思，只好換個話題說："多謝丞相送給我寶馬。可惜我年近九十，騎不動了。家中也再沒有騎馬的人了！"曹操聽了，也有些黯然神傷……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少虎、丁小翠審問羅士奇，知道那邋遢青年不是萬聖敎的人，見他痴痴呆呆，便跟踪他到一破屋，無意中在後院見到酒肉頭陀自在僧和一少婦和謝紅梅在賭博，旁邊還有狼人，懷疑他們與邋遢青年是一夥，經過查問，又查不出什麼來，再到前院而邋遢青年巳不見了。二人轉到皇甫世家那邊去，一入門見到皇甫長安又遭暗襲重傷，邋遢青年死在地上，上官白雲從外進來，見活捉的是自己管事張三通，也莫名其妙，經過石少虎解釋，張三通也是痴痴呆呆，便放走他暗裏躡踪到山神廟，等候鬼火使者出現，來的竟是謝紅梅，衆人誤會她是鬼火使者……

掛風鈴誘敵　引邪敎上門

重返山神廟，張三通一頭是血，頭蓋骨上有五個血窟窿，頭骨巳破，腦漿四溢，耳、鼻、口、眼夀被血水所汚，早巳氣絕身亡。

大家看得心驚肉跳，慘不忍睹，上官倩掩面而呼，叫道：「這白衣人也未免太心狠手辣，武林中從未聞有此絕毒陰殘的功夫。」

上官白雲沉思良久後道：「看情形很像失傳巳久的『血魔五龍爪』！」

王師古理一下八字小鬍子，神情莊重惶悚的道：「沒錯，是『血魔五龍爪』，天下沒有第二種如此殘酷狠毒的武功。」

上官白雲望着張三通頭上的五個血窟窿，心事重重的道：「屈指算來，血魔君巳是百歲開外之人，數十年來未曾再現身江湖，應巳物化，就算尚在人間，此魔喜穿紅衣，也不可能是那條白色人影。」

皇甫天華冷諷熱嘲的道：「這事不難理解，他可以開門授徒，也可以與人携手作。」

上官倩聽出他話中有話，大爲不快的道：「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你還在疑神疑鬼，殺了張管事，綫索巳斷，誰會自找麻煩？」

皇甫天華道：「殺人滅口，死無對證，這是最高明的如意算盤。」

上官明怒不可當的道：「你是說我們與那白衣人勾結，故意殺人滅口？」

皇甫天華的聲音冷的像冰，態度倨傲：「我沒有這樣說，但偷襲我父的人千眞萬確是張三通、苗人傑，日後如事實證明，是出自你們上官世家的授意，我們皇甫世家絕不善罷甘休！」

話一出口，便領着皇甫世家的人大步下山而去。

張三通巳死，綫索亦斷，又是一場空，那個神鬼莫測的白衣人可能是惟一的綫索。

上官白雲，石少虎等人相繼離去，謝紅梅回家，狼人則隨着狼羣戲耍去了，山上又恢復原有的寧靜。

× × ×

可是，皇甫世家卻不寧靜。

上官白雲、皇甫天華、石少虎那一夥人甫去不久，萬聖敎的大隊人馬便浩浩蕩蕩的開到皇甫世家。

萬聖敎人多勢衆，氣派十足，藍衫劍客曲敬人，雙劍何婉玲夫婦受人之託，忙不迭的出面相迎，何浩之開門見山的說：「這可是大名鼎鼎的皇甫世家？」

藍衫劍客曲敬人行年四十有八，生來孔武有力，以劍術見重當世，聞言不亢不卑的說道：「這正是皇甫世家在北京的宅第。」

紅衣武士何浩之一昂首，趾高氣揚的道：「請皇甫長安出來說話。」

藍衫劍客曲敬人聽對方語氣不善，心下氣惱，但仍力持平和的道：「皇甫老英雄身染微恙，不便見客，有什麼事跟老朽說也一樣。」

田十郎道：「既是微恙，說幾句話應無大碍。」

曲敬人不覺氣往上衝，語氣轉重，說道：「臥病之人，靜養爲上，請勿强人所難！」

却激怒了獨眼黑煞馬可夫，破口大罵，說道：「他媽的，皇甫長安有什麼了不起，這麼大的臭架子，老子自己去把他揪出來！」

他可不是拿空話唬人，而是心口如一，獨眼一翻，人巳電縱而出。

血手雜毛瘋道人不甘後人，與他走了個齊肩並步。

曲敬人夫婦大怒，欲待拔劍封阻，萬聖敎副敎主至聖仙姑冷寒星在轎內嬌叱，說道：「回來，皇甫長安乃是一代宗師的身份，名滿天下，望重武林，豈會託病不出，我萬聖敎行事一向光明正大，不得無禮。」

獨眼黑煞馬可夫，血手雜毛瘋道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可謂天不怕地不怕，但在冷寒星的面前，却乖馴的像隻小綿羊，齊聲應是，馬上轉身回到行列裏。

頓使藍衫劍客曲敬人軟不得，硬不得，進退失據，抱拳說道：「老朽曲敬人，因喜着藍衫，承道上朋友不棄，送了個藍衫劍客的雅號，請敎諸位高名上姓？」

如在上官世家一樣，四名紅衣武士輪番發言，將所有高手的姓名，萬聖敎的來意，以及有關的規矩，說了個一清二楚。

上官世家的事曲敬人巳有個耳聞，情知萬聖敎頗不易與，眼前皇甫長安命若游絲，皇甫天華又不在家，他代人作嫁，可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或者拖延時間，等王師古他們回來再作道理。

故而和他們扯了一陣閑話後，慢吞吞的說道：「皇甫兄臥病在床，無法與諸位切磋武技，請改天吧。」

紅衣武士何浩之可不肯就此罷手，道：「聽說皇甫公子出類拔萃，在少年俠士中堪稱佼佼者，由子代父，本敎同樣歡迎賜敎。」

一直未曾開口的何婉玲道：「皇甫公子因事外出。」

田十郎道：「還有一位王師古好像亦非弱手？」

皇甫世家的一名管事挺身應道：「我們總管陪公子一起出門辦事。」

獨眼黑煞馬可夫氣虎虎的道：「什麼時候可以滾回來？」

曲敬人使個眼色，管事道：「快則二三天，慢則可能要五六日。」

馬可夫獨眼暴睜，殺氣騰騰的道：「老子手癢得緊，等不了那麼久，就拿你活動活動筋骨吧！」

蒲團似的大黑掌，伸開來像一把芭蕉扇，劈頭蓋面打過去。

冷寒星在轎內叱聲，道：「住手，皇甫世家既然老主人臥病，少主人不在，只好改天另行請敎，不可以强凌弱，以大欺小。」

「是，副敎主！」

馬可夫硬生生的將攻出去的掌招收回來。

寒冷星的聲音道：「不過，身入寶山，咱們總不能空手而回，曲大俠夫婦都是劍術名家，輕功造詣尤佳，你們可以討敎幾招絕學。」

曲敬人聽得一呆，道：「承蒙謬讚，愧不敢當，曲某自知才疏識淺，螢光之火，不敢與星月爭輝。」

馬可夫是個粗人，口沫四濺的道：「雜毛，他在說什麼，文謅謅的老子怎麼一句也聽不懂，到底肯不肯跟咱們幹？」

血手雜毛瘋道人道：「這個老小子酸得緊，不肯向咱們挑戰。」

獨眼黑煞的臉馬上沉下來，道：「姓曲的老兒，你不敢向馬爺爺挑戰，老子向你討敎。」

何婉玲委婉的道：「武人練武，志在强身，刀劍無眼，還是不要切磋的好。」

紅衣武士何浩之挑眉瞪眼的道：「這樣說來，賢伉儷，是眞的不肯應戰了？」

曲敬人强裝出一絲笑意道：「隨便何兄怎麼說吧，反正以和爲貴，不宜妄動干戈。」

馬可夫取過酒肉頭陀自在僧寫的那面金色三角小旗來，道：「本敎既巳光臨，休想隨隨便便打發走，一切得照規矩來，只要肯學野和尚的樣兒，親筆寫上：『藍衫劍客曲敬人甘拜下風，不敢應戰！』老子就放過你這條儒弱的狗！」

曲敬人一再忍氣吞聲，並非眞的儒弱無能，而是用緩兵之計，希望能拖到皇甫天華主僕回來。

倘若自己意氣用事，一旦有所閃失，自己夫婦生死事小，影响到皇甫長安的危則担當不起。

可是，忍耐還是有一個限度，叫他寫下「藍衫劍客曲敬人甘拜下風，不敢應戰」的字據，他却說什麼也拉不下臉來。

普天之下，大概也只有酒肉和尚自在僧這位奇人，能夠做出不怕身敗名裂的這種奇事來。

曲敬人巳是忍無可忍，也退無可退，刷！的一聲，拔劍在手，大發雷霆的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要曲某人寫下投降狀，那是萬萬辦不到，你們那一位肯不吝指敎，就請賜招吧，曲敬人願敬陪末座！」

說的正義凜然。無懼無畏。拉開馬步，一領劍訣，巳擺好迎戰的架式。

獨眼黑煞馬可夫手中的小旗子猛一陣揮舞，發出連串「獵獵」之聲，陡地一個大跨步，停在曲敬人面前五尺許，粗聲大氣的道：「相好的，馬爺爺就以這一面三角小旗陪你走幾招。」

冷寒星的聲音及時說道：「老馬，咱們初入中原，抱持的是學習之心，能夠不傷和氣最好，曲大俠說的好，刀劍無眼，比武不一定非動刀劍不可，只要能分出高低勝負來即可。」

馬可夫恭恭敬敬的說道：「請副座示下！」

至聖仙姑冷寒星道：「兩位請瞧清楚了，門樓之上有一盞風鈴鬼火，兩位一站門左，一站門右，同時起步騰身，先取得風鈴鬼火者爲勝。」

曲敬人點頭表示認可，立在門左，馬可夫立在門右，萬聖教行事處處有板有眼，有模有樣，冷寒星還特別請何婉玲丈量一下距離，看自己的丈夫有無吃虧，以示公允。

發號施令的人也是何婉玲。

「一！」

「二！」

「三！」

三字出口，兩條人影同時騰空而起，一樣的快速，一樣的美妙，幾乎是同時破窗而入。

曲敬人劍出如電，本待斬斷懸吊風鈴的繩索，那知風鈴鬼火竟已不見，好似變戲法玩魔術一樣，已神鬼不覺的被馬可夫的小旗捲走。

獨眼黑煞輕功了得，脚不着地，從曲敬人頭頂一掠而過，輕飄飄的落在轎前。

曲敬人心裏明白，自己的功力修爲絕不在馬可夫之下，三數年的時間竟然超出一大截，頗令他感到百思不解，落地後拱手爲禮道：「馬兄天人神技，曲某自歎弗如。」

獨眼黑煞大剌剌的說道：「自家兄弟何須客套，曲兄現在已經是本教的黃衣武士。」

曲敬人一呆，道：「什麽？你要曲某歸順萬聖教？」

冷寒星的聲音道：「這是本教的規矩，落敗就必須降一級收歸本敎。」

曲敬人聲洪語壯的道：「辦不到，我曲敬人忝爲武林一員，絕不做賣身投靠的事。」

「不投靠，你就只有死路一條。」

「死就死，士可殺，不可辱！」

冷寒星道：「曲大俠何必鑽牛角尖，投順本敎，前途無量，況且還有翻身的機會，只要再打贏老馬，便可復爾自由之身，即使二次落敗，淪爲轎伕，總比死去的好，君不見少林大信，窮家帮沙青峯就活得好好的。」

「曲某臉薄，歉難從命。」

也許言者無心，曲敬人係說自己拉不下臉來歸順萬聖敎，但聽者有意，少林大信、窮神沙青峯，鎮八荒賀天雄，鐵掌余冠羣却以爲曲敬人在罵他們厚顏無恥。

儘管如此，臥龍莊主鐵掌余冠羣還是硬着頭皮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請曲兄三思。」

藍衫劍客曲敬人冷然一哂，道：「余莊主盛意心領，人各有志，幸勿多言。」

余冠羣碰了一鼻子灰，閉口不言。

「阿彌陀佛」，少林大信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雙掌合十的道：「憑賢伉儷二人之力，絕對不是萬聖教的對手，何必以卵擊石。」

曲敬人答得好：「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這是曲某做人的一貫原則。」

冷寒星接口說道：「須知人死不能復生，請曲大俠再攷慮一下。」

曲敬人不假思索的道：「曲某心意已決，妳不必再浪費唇舌，快請現身出來，咱們劍下見死生。」

「曲大俠可曾想過，一旦血染黃沙，尊夫人情何以堪？」

「冷寒星，廢話少說，請現身一戰，否則小心曲某砸爛妳這頂破轎子。」

「哈哈，曲大俠休說大話，若能碰到本副教主的這頂坐轎，我萬聖教便拜在朋友脚下，永世爲奴！」

「冷寒星，妳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曲某自不量力，倒要試上一試！」

身劍合一，人掌一體，快如電，猛如山，以雷霆萬鈞之勢撞上去。

曲敬人絕非泛泛之流，攻勢又猛銳難當，任何人都不相信他會連轎子都碰不到，偏偏事實非要相信不可，曲敬人距離暖轎尺許時，前進的勢子陡地變成後退，叭噠！一聲，仰面栽在丈餘外，當場口血狂噴，已魂歸道山。

冷寒星是如何出手的，沒人看見。

冷寒星用的是什麽功夫，沒人知道。

只知冷寒星僅僅用了一招，人還坐在轎子裏。

而轎子始終紋風未動，四名紅衣武士亦未插手，早已退立兩側。

這簡直神乎其技，匪夷所思，皇甫世家在場的人都看傻了眼，心頭一片冰涼。

「我跟你們拚了！」

喪夫之痛，痛澈心脾，何婉玲理智全失，那還顧得了生死輕重，雙劍抖出兩團斗大的劍花，又似撲火燈蛾一般撞向冷寒星的轎子。

這次，冷寒星沒出手，由何浩之、田十郎代勞，二人施出一招巧妙絕倫的擒拿術，不知怎地，雙劍換了主人，眨眼間便又掉進何婉玲的胸膛裏。

冷寒星在轎內朗聲說道：「各位，請上告皇甫長安父子，說我冷寒星曾踵府拜候，但願老宗師早日康復，日後有緣，本教自當再恭聆教益。」

言吧，立率萬聖教衆退出皇甫世家。

× × ×

城西數里，有一座寺廟，廟寺規模不小，香火鼎盛，酒肉和尚自在僧正朝這邊行來。

老和尚可能是喝多了酒，步履顯得有點踉蹌，來至廟門前，向裏面瞅了幾眼，並未入內掛單，却一屁股坐在了石階上。

夜已深，四野寂然，廟裏的和尚仍在做晚課，梵唱之聲不絕於耳，自在僧則兀自喝着酒，啃狗腿，沒有進去面佛唸經的意思。

他在等人。

等他的寶貝徒弟狼人！

也不知咒了多少遍，難聽的字眼兒都罵光了，狼人才在一大羣野狼的簇擁下來到他的面前。

自在僧道：「狼崽子，你怎麽到現在才死同來？」

「謝紅梅難纒得很，石少虎他們又中途攪局，想快也快不了。」

「怎麽樣，贏了吧？」

「別提了，一百兩銀子輸光光。」

「混帳，師父我叫你代打，是叫你去贏的，不是叫你去輸。要輸我老人家自己會輸。」

狼人道：「師父，是你叫我去代打的，我可沒有打包票，這句話不公平，請你收同去。」

「好好好，咱們別翻舊帳，勝敗乃兵家常事，只要你替我老人家贏一同，就准你將功折罪。」

「算了，只此一次，下不馬例，那丫頭是個賭仙，比猴子還精，手藝又好，想贏她比登天還難，我不幹。」

「不賭也可以，但你小子必須帮師父辦一件事。」

「什麽事？」

「籌措賭本。」

「唉，你怎麽老是給我出難題，我連奴才都賣掉了，到那兒去籌措？去搶？去騙？去偷？」

「對，去偷！」

天下那有這樣的師父，狼人雙眼發直，道：「你叫我到那裏去偷，咱們又不曉得誰家有銀子，何況被官府捉到是會坐牢的。」

酒肉和尚自在僧提起酒葫蘆來要喝酒，那知葫蘆已空，滴酒不剩，暗罵一句：「天殺的！」用大姆指朝身後一比，道：「可以偷廟裏的香油錢。」

狼人不幹，道：「偷香油錢更嚴重，死後會上刀山，下油鍋。」

「沒有關係，閻王老子要認眞追究，師父替你頂罪就是。」

「你自己的罪已經夠多了，誰敢保證到時候不會賴帳。」

「狼崽子，你還有沒有良心，是誰從狼窩裏把你抱同來，養育成人——」

「好了，別再討人情，我知道我欠你的情，這樣吧，你去偷，我把風。」

這一對師徒眞是寃家對頭，從小就沒大沒小，胡說八道慣了，狼人有口無心，自在僧也不以爲忤，兩個人一直處得歡歡喜喜，快快樂樂。

如說有什麽缺憾，就是兩個人都不事生產，鬧窮。

尤其是做師父的酒肉頭陀，嗜酒又嗜賭，無肉不成餐，情形更見嚴重，已至羅掘俱空，告貸無門的境地。

這才不得已想到了偷。

偷廟裏供奉佛爺的香油錢。

師徒二人站起身來，登上石階，從山門望進去，見一羣做晚課的和尚，全部集中在大雄寶殿內，而香油錢通常也都是放在這個地方。

狼人是個鬼精靈，點子最多，整理一下狼衣，伏地一嗥，狼羣便跟着他撲進廟裏去。

廟裏和尚的定力還眞不賴，眼見窗前、門外、廊簷、石階上，處處都是伸長脖子，昂着頭，吼嗥不已的大野狼，却始終不爲所動，仍自敲着木魚唸經誦佛。

狼人原以爲只要擺個架勢，便可達到目的，不得已只好假戲眞做，闖進大雄寶殿，作餓狼撲羊狀。

這一招眞靈，效果立竿見影，羣僧譁然，胆小的沙彌首先奪門而逃，大和尚起而效尤，最後連老僧也沉不住氣了，霎時便在羣狼步步緊迫下奔走一空。

爲防萬一，狼人一不做二不休，虛張聲勢，直將衆僧逼退入數十丈外的禪房始列陣而止。

自在僧動作飛快，身輕如燕，早已身在大雄寶殿中。

目光四掃，立見油香箱就在佛像蓮花座前，裏面黃白相間，有銀子，也有銅板，好像還有幾張銀票兒。

酒肉頭陀見獵心喜，精神大振，馬上伸手攫取。

但又迅即撤回，先是合十誦佛，繼而頂禮膜拜。

「佛祖、佛婆、佛姑、二郎神、關老爺、觀音大士、齊天大聖、釋迦牟尼、達摩祖師、王母娘娘、孔老夫子……弟子大慧，手頭拮据，囊空如洗，謹甘冒大不敬，借駕前香油錢一用，願我佛慈悲，助弟子得意賭場，大展鴻圖，倘能全勝而歸，定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

亂七八糟，釋、道、儒大雜薈，亂說亂拜一通，連他自己也弄不懂廟裏供得是那尊神仙那尊佛，只是爲了偷得心安，偷得理直氣壯。

本寺香火鼎盛，香油錢大有可觀，銅板、銀子、銀票一把抓，全部大搬家裝進自在僧的小布袋裏，約略估計，少說也有五六百兩。

再合十拜了三拜，以示謝意，酒肉頭陀放步揚長而去。

百丈外，被狼人追上了，師徒二人又展開一場舌戰。

「忘恩負義，過河拆橋，師父，你想溜？」

「那兒的話，我老人家只是先走一步，爲你開路。」

「爲何不打個招呼？」

「知徒莫若師，你狼崽子是個鬼靈精何必多此一擧。」

「好吧，算你有理，收獲如何？」

「不多，不多。」

「別打馬虎眼，多少？」

「還沒算，大概一二百兩吧。」

「我看至少也有八九百。」

「胡扯，香油箱不是金庫、銀庫。」

「坐下來算一算，咱們就地分贓。」

「分你的大頭鬼，須知將來上刀山下油鍋的是你師父我。」

「別忘了，沒有徒兒我開路把風，你根本偷不成。」

「頂多賞點花紅給你就已是大慈大悲了。」

「你可要憑良心，不能太少。」

「五十兩不少了吧？」

「太少，太少，非百兩莫辦，不然小心我到少林寺去告你的狀，一旦傳到掌門大智師伯耳裏，準會將你逐出門牆。」

「好小子，徒弟告師父，成何體統，

惹惱了我老人家，不把你砸成血醬肉泥才怪。」

話是這樣說，自在僧還是接受「勒索」，乖乖的賞了狼人白銀百両。

當然，他自己的那一份要多得多。

「師父，咱們從來沒有這樣闊過，找一家大酒樓好好樂乎樂乎吧？」

「不，爲師的嚥不下這口氣，要找謝紅梅豪賭一場。」

× ×

石少虎、丁小翠巳返回石氏世家，正與總管賽諸葛周乃武都在小書房裏秉燭夜談。

將前前後後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通盤加以評估分析，發現處處疑竇叢生，事事諱莫如深，人人都值得懷疑。

先說皇甫世家，雖是明顯的受害者，皇甫長安亦不失長者風範，但皇甫天華的表現似頗反常，給人一種忽視垂危老父，汲汲於敲定上官世家罪責的感覺。

況且，石維堯是死於燕尾刺，而燕尾刺正是皇甫世家的獨門暗器。

上官白雲敦厚持重，不亢不卑，言行舉止，皆未逾越他一代宗師的身份，上官明、上官清、上官倩兄妹，雖偶有過激言行，但亦在情理之中。

問題的關鍵是：張三通、苗人傑畢竟是上官世家的人，又是當場人賍俱獲，能說與上官世家毫無瓜葛？

萬聖敎氣焰萬丈，如一陣狂風，似一股逆流，從關外一路勝利打到北京來，表面上打的是以武會友的旗號，以江湖的標準來說，亦算循規蹈矩，一絲不苟，不似一般的魔徒惡客，動輒刀兵相加，殺人如麻。

然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來，萬聖敎自己也不諱言，他們骨子裏却存有吞併各派，君臨武林的野心。

萬聖敎何以有如此大的氣勢？連大信、沙青峯、賀天雄、余冠羣這等頂尖人物皆甘於雌伏，甚至喪失了抵抗的意志。

至聖仙姑冷寒星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

冷月只是一個副敎主，正敎主又是何方神聖？

萬聖敎在短短三個月之內，能有今日的氣候，絕非偶然，定有重重內幕，定有實力作後盾，可惱大家所知有限，無法揭開神秘的外衣。

狼人身份如謎，境遇堪憐，一方粉紅色的絲巾乃癥結所在，是鬼火魔燈主人一夥的？還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山神廟底事太巧，挺身爲謝紅梅一語解圍，難免令人想入非非。

酒肉頭陀自在僧無疑是一個奇人，也是一個怪人，肯在萬聖敎的三角小旗上寫下：「自在僧甘拜下風，不敢應戰！」的字樣，堪稱驚人之擧，令人拍案叫絕，身在佛門，喜與女子聚賭，對謝紅梅更是傾倒不已，眞耶？假耶？使人莫測高深。

如果說狼人身份可疑，那麽，身爲師父的酒肉頭陀自在僧也難脫干係。

謝紅梅一共出現兩次，每次都與鬼火魔燈扯上關係，一次在空屋聚賭，邋遢青年離奇失踪；一次在野廟現踪，張三通喪命亡魂，天下會有這麽巧的事？

萬花樓主尚小雲，在北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女，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小小年紀，竟能博通古今，胸羅萬有，似巳超越了她年齡閱歷應有的極限，孰令致之，發人深思。

花一樣的一位姑娘，也是謎一樣的一位人物。

白衣女子更神更奇，帶走了魔燈，露了一招「血魔五龍爪」的絕技，幾乎可以說是來無踪，去無影，給人一種雲深不知處，身在虛無飄渺間的感受。

三個人討論了半夜，越推敲越糊塗，正如前面所言，發現處處疑竇叢生，事事諱莫如深，人人都有值得可疑之處，如置身伸手五指莫辨的濃霧中。

這時，石少虎一臉憂急的說道：「周大叔，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似乎有一夥人，或者是一個龐大的秘密組合，撒了一張網，巳將整個武林網起來，正有計劃的，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蠶食鯨吞，企圖獨霸武林。」

賽諸葛周乃武的臉色同樣異常沉重，道：「豈止是想獨霸武林，還有奪我大明江山的莫大野心，若是純粹爲了爭霸江湖，沒有理由要殺害扶桑日息國特使的必要，連日來更不會在京畿重地又奪去三位大臣的生命。」

丁小翠玉面生驚，聲急如火：「什麽？他們居然敢殺朝中大臣，周大叔是如何得知的？」

「是刑部總捕頭神刀林子俊親自來報，皇上龍顏大怒，着令少主火速破案。」

「可知殺人的兇手是什麽人？」

「三條命案，如出一轍，有人聽到風鈴聲，係遭人暗算，事後均被粉紅色的絲巾懸在樑上。」

「可惡，又是鬼火魔燈。但不知鬼火魔燈的主人與萬聖敎到底有沒有關係？」

石少虎謹愼的分析道：「這是一個謎，一個難解的謎，就表象而言，萬聖敎打的是以武會友的旗號，一切明來明往，嚴格遵守他們自己訂下的規矩，而鬼火魔燈這一夥人幹的却是見不得人的暗殺勾當，彼此大相逕庭，格格不入，似非是同一路人。」

周乃武道：「但願不是一路人，否則一明一暗，相互呼應，天下武林將永無寧日矣。」

石少虎道：「這只是就他們的行爲而論，實際上他們是一丘之貉的可能性絕對存在。」

丁小翠道：「可有充足的理由？」

「因爲他們具有相同的性格。」

「什麽性格？」

「殘酷！狠毒！」

周乃武道：「可惜咱們對鬼火魔燈這一個組合知道的太少，無法據以作深一層的研判。」

丁小翠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忽發奇想道：「我倒有一個主意，不知使得使不得？」

石少虎道：「說出來大家聽聽。」

「記得萬花樓樓主尚小雲曾說過，風鈴鬼火可能只是一件傳遞訊息或指示目標的東西。」

「是啊，尚姑娘是這樣說的。」

「咱們何妨有樣學樣，也將風鈴鬼火掛出來。」

周乃武一驚，道：「丁姑娘想做什麽？要是將那羣魔崽子招惹來，豈非自找麻煩？」

石少虎巳經明白丁小翠的用意所在，笑道：「周大叔，小翠的目的就是想引他們來。」

周乃武終於也開了竅，弄懂了多情公主的意思，道：「丁姑娘是想隱身暗中，等魔徒來襲，然後捉一個活的來審？」

丁小翠笑盈盈的道：「小翠正是這個意思，周大叔意下如何？」

周乃武不表同意，道：「魔徒神鬼莫測，萬一發生意外怎麽辦！」

「敵明我暗，咱們又是謀而後動，應該不會。」

「我是說萬一。」

「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冒一點風險也是值得的。」

「少主有皇命在身，任重道遠，能不冒險就不要冒險，請公子多加斟酌。」

周乃武在石家是三朝元老，一向忠心耿耿，石少虎當然知他用心良苦，沉吟一下，道：「周大叔的用意少虎明白，但是眼前處境如此，想要有突破性的發展，必須採取主動，小翠的法子值得一試，咱們小心一點就是。」

主人巳經作成決定，周總管不再多言，石少虎行至門外，觀察一下房子的高度方位，與大門的相關位置等，選定一個正對大門，位置最高也最醒目的地方，也就是他自己的書房。

將鬼火小心插入最下面一層風鈴內，彈身而起，高高的懸掛，掛在書房外面屋簷上。

同時，精挑了十名身手不凡的精壯家丁，命其餘的人全部回房睡覺。

十名精壯家丁，加上周乃武，丁小翠，以及石少虎自己，則分別埋伏在書房四週的屋前屋後，樹上花下，以及其他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奇怪所在。

石少虎特別交代，不管發生什麽事情，沒有他的命令，誰也不能莽撞行事。

銅製的風鈴，共有七個鈴噹，晚風過處，發出清脆的叮噹聲，三五十丈以內的人應清晰可聞。

碧綠色的光芒閃閃發亮，時值深夜，能見度更遠，數里之外，一樣可以看見鬼火。

石少虎撒下一面網羅，設下十面埋伏，就等鬼火魔燈的門徒上門。

等待的時光頗不好過，好在有鬼火風鈴相伴，又有徹夜不停的蛙鳴，倒也不算寂寥。

也不知過了多久，當大家心灰意冷，以爲是白費心機，天色將明，正準備撤離時，猛可間，牆頭上冒出半個人頭來。

受距離天色所限，沒人眞正看清楚這半個人頭是個什麽樣兒，感覺上來人雙目如電，很快的掃視一遍。

少頃，人頭全現，長髮披肩，顯然是個女的。

稍待，整個人巳躍上牆來，曲綫玲瓏，有一副撩人的身材，是一個尤物。

人巳一瀉而下，聲息全無，停在花蕊上的花蝴蝶渾然未覺，輕功造詣不凡。

來人江湖經驗老到，停下來未再行動，默察片刻始輕手輕脚的摸向書房。

行至窗外便停住了，石少虎巳可看到來人的衣着面貌，一身粉紅色的夜行衣，外面罩着一件鵝黃色的披風，俏麗的臉龐似曾相識，但仍有幾許陌生，想不起來她是誰？

佇立俄頃，女郎動如脫兔，破窗而入，身法之美，動作之快，縱然是一等高手亦相形見拙。

怪事發生了，女郎一入書房，便沒出來。

還在書房裏掌上了燈，從窗紙上望進去，女郎就坐在書桌前，似在振筆疾書。

石少虎實在按耐不住了，作了一個現身的手勢，與周乃武，丁小翠從三個不同的門窗闖進書房去。

一掌護胸，一掌蓄勢，三人如滾地葫蘆般，滾翻而起，如臨大敵一般將女郎圍住。

女郎似亦吃驚不小，驚噫聲中，霍地起立，亦嗔亦嬌的道：「進來也不打個招呼，嚇人家一跳，眞是的。」

聽口氣，好像多年老友，這就是她的家。

石少虎一陣錯愕後，道：「不記得芳駕是那一位？」

女郎故意在他面前滴溜溜的打了個轉兒，散發出一陣沁人的芳香，嬌聲嬌氣的道：「石公子，你眞的不認識我了！」

對同性，女人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丁小翠揚眉戟指道：「妳是謝紅梅？」

經她一語道破，石少虎也認出來了，洗去油垢，換上新裝的謝紅梅，明艷照人，別有一番誘人的嬌媚神韻。

丁小翠語冷如冰的道：「妳果然是鬼火使者。」

謝紅梅連聲喊冤，哭笑不得的道：「丁姑娘，妳弄錯了，這是從何說起嘛。」

「從妳鬼鬼祟祟的跳牆說起。」

「只是路經石府，因見鬼火可疑，故而進來一看究竟，原意是想助石公子一臂之力。」

「妳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如果我丁小翠沒有記錯，妳此刻應該在妳山上的家裏睡大覺才對。」

「是想回家睡覺，洗了一個澡，怎麽也睡不着，所以又連夜入城來了。」

「就算妳所言非虛，仍然脫不了罪嫌，妳闖進少虎哥的書房，意欲何爲！」

「小妹說過，原意是想助石公子一臂之力。」

「妳不覺得時間太久？」

「我在忙呀？」

「在別人的書房裏忙什麽？」

「忙寫字。」

「寫什麽字？」

「路見鬼火，恐生意外，入內無人，只好留言示警。」

「哼，妳眞會編故事，把留言拿出來讓大家瞧瞧。」

由於所在方位不同，丁小翠並沒見到謝紅梅寫字的樣兒，以爲是信口謊人，孰料謝紅梅當眞在桌上有留言，讓開了身子，笑臉說道：「信筆塗鴨，幸方家勿笑才

好。」

三人六目共睹，宣紙上墨跡未乾，石少虎唸出聲道：「路經尊府，偶見鬼火，貿然入助，惜空屋無人，故——」顯然沒有寫完，便因大家闖入而中斷。

一筆草書，娟秀清奇，龍飛鳳舞，足見筆下功力不俗。

正因爲有留言可稽，誤會立告冰釋。

石少虎歉然一笑，道：「眞對不起，鹵莽之處尚祈姑娘海涵。」

謝紅梅的大眼睛眨一下，眸中柔情似水，笑靨宛若三月桃李：「那裏，只要丁姐不再把我當作鬼火使者，小妹就感激不盡了。」

話是說給丁小翠聽，眼睛却望着石少虎，多情公主的誤會甫下眉梢，情愁又上心頭，酸溜溜的，却又發作不出來。

石少虎道：「姑娘文武全才，堪稱人中龍鳳，不像是山野之中人。」

謝紅梅幽幽一歎道：「實不相瞞，山上只是一門遠房的親戚，紅梅從小父母雙亡。」

「想必令師一定是一位絕世高人？」

「家師他老人家的文才武學，的確俱屬一流。」

「但不知是那位前輩名宿？」

「家師是位隱士，不喜與人交往，更不願別人提及他的名諱出身。」

「哦，原來是這樣的，恕在下冒昧唐突。」

「哼，只怕是另有隱情，設詞搪塞！」丁小翠心裏這樣想，却未便說出口來。

天已大亮，日照西樓，石少虎欲留謝紅梅共進早餐，謝紅梅有自知之明，目注丁小翠，盈盈笑道：「謝了，小妹有事，就此別過，他日公子與丁姐共締鴛鴦時定當痛飲三杯！」

好慧黠的妞兒，輕輕巧巧幾句話，將丁小翠心頭的陰霾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無限甜蜜，贏得她的友誼，多情公主投桃報李，起身相送道：「梅姑娘，我送妳出去！」

二女相擁而出，却僵立原地不動了。

因爲她們看見了金黃色的三角小旗看見了紅、黃、藍、白、黑五色衣裳的武士魚貫而入，石少虎、周乃武現身未久，至聖仙姑冷寒星的轎子，已停在了雁翅般門下弟子的頂端。

萬聖敎表象和善，待人以禮，凌人的氣勢盡在不言中。

「石公子早！」是冷寒星蜜糖一樣的聲音。

「副敎主早！」身爲主人，石少虎不能慢待佳賓。

臉色一整，石少虎繼又說道：「貴敎光臨寒舍，不知有何見敎？」

何浩之的答話乾脆俐落：「見眞人不說假話，本敎是想向石氏世家領敎幾招壓箱底的功夫。」

賽諸葛周乃武老謀深算，搶在前頭說：「我們老主人仙逝未久，尚未過三年喪服之期，不宜與人動手過招，請副敎主曲諒。」

周乃武設想週到　萬聖敎技深若海，別說冷月寒星，就是四大紅衣武士，石少虎也不一定有絕對勝算，萬一落敗，淪爲魔敎黃衣武士，情何以堪？幸而獲勝，贏一個奸細回來，同樣是天大的麻煩。

萬全之計，自以不戰爲佳。

這算盤不爲不精，萬聖敎却另有神機妙算，冷寒星的聲音道：「周總管此言差矣，石老宗師的三年喪期早在上個月就滿了，請勿欺我初入江湖，設詞矇混，再說，鬥力之外，尚可鬥智，論武之外，亦可論文，只要能分出高下輸贏就成，不一定非舞刀動劍不可。」

周乃武一時語爲之塞，無詞以對。

紅衣武士何浩之爽朗的聲音道：「石公子，本敎的規矩，要不要何某再復述一遍？」

石少虎道：「不必了，在下巳耳熟能詳。」

「那就請選定一個挑戰的對象吧，即刻切磋印證，這樣大家都省時省力。」

「比步論技，本無可厚非，如果貴敎肯將那些辱人的規矩去除，石少虎可以考慮。」

「不行，只可照單全收，不得分割零售！」

「你們這是強迫推銷，形同敲詐！」

「是公平交易，何敲詐之有？」

「落敗者須沐猴而冠，列名萬聖敎，非敲詐而何？」

「本敎弟子見負，須貶身爲奴，吃虧的是我們。」

「何朋友請勿強詞奪理，貶身爲奴，正可臥底索密，萬聖敎做的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你們可以拒收，本敎弟子，以死相殉。」

「這太殘忍？」

「落敗的天下英雄，同樣可以拒絕列名本敎，而以身殉！」

「這樣，萬聖敎等於是間接殺人，所以我說你們這一套是侮辱人的規矩　有違天理公道！」

冷寒星的聲音既嬌且冷：「石公子之言本副敎主不敢苟同，規矩只有一個，只要大家嚴格遵守，彼此機會均等，最是公道不過，請別再斤斤於口舌之爭，石少主如肯賜敎賞光，本敎竭誠歡迎，否者題名小旗留念，冷寒星是亦不強人所難，馬上拍拍屁股就走！」

舌劍唇槍，一番惡戰下來，又回到原來的地方，戰與不戰，石少虎面臨最後抉擇。

題名小旗，甘敗下風，就算石少虎有酒肉頭陀自在僧一樣的胸襟雅量，石氏堂上列祖列宗也一定不會原諒他這個不肖的子孫。

唯一的途徑似乎只有挺身一戰，走英雄的路。

英雄的路是坎坷的，危險的，但他別無選擇。

石少虎挺着胸膛，朗聲說道：「萬聖敎既然如此看重我石氏世家，石家的子孫自當有以回報，那一位肯不吝指敎，就請，請——」

一語未畢，神刀林子俊洪亮的聲音截口說道：「石大俠且慢，勿與這些草莽動手。」

隨着這幾句話語，人已越衆而入，身

後還緊跟着數名精悍威武的捕快。

石少虎頷首爲禮，話還沒有說出口來，冷寒星已自開口說道：「這位大人可是刑部總捕頭，人稱神刀的林子俊林大人？萬聖敎副敎主冷寒星這廂有禮。」

神刀林子俊一怔，與石少虎、丁小翠互換一道眼神，道：「副敎主好眼力，不但嫺熟武林巨細，對我六扇門中人似亦瞭若指掌，難得，難得。」

冷寒星嬌笑自如的道：「林大人此來何事，可是有意要考較一下本敎的藝業修爲？」

軟中帶硬，客氣中洋溢着有挑戰的訊息。

林子俊甚覺不快，語氣亦告轉硬，威風八面的道：「副敎主休出戲言，朝廷命官，從不與人私鬥，本官是奉命來驅逐你們的。」

石少虎聞言暗喜，心說：「有官府出面，事情就好辦了。」

紅衣武士何浩之聳一下寬厚的肩膀，冷傲不羣的道：「驅逐本敎？我們都犯法了？」

「關外文書彙報，你們犯案纍纍。」

「可有具體的事實。」

「你們強擄了不少武林人物，眼前就有現成的人證，不容否認。」

「林總，你弄錯了，他們有的是自願歸附，共襄盛舉，有的是技不如人，履行承諾，強擄二字顯與事實不符。」

「本官不信。」

「不信可以問一問少林大信大師，或窮家帮帮主窮神沙青峯他們，何某人格担保，不加干涉，任由他們自由表達。」

「上官世家的那一條命你怎麼說？」

「本敎那位弟子係自戕身亡。」

「藍衫劍客曲敬人、雙劍何婉玲難道也是自殺的？」

「曲敬人死不認輸，自尋死路，可以說是間接自殺。」

「據本座調查，曲大俠是死於冷副敎主之手。」

「彼此對決，弱亡強存，能怨得了誰呢？」

「何女俠的死可不是公平對決。」

「她是爲丈夫殉情，我何浩之油然起敬。」

「調查顯示，劍是由你何浩之及田十郎插進去的。」

「那是正當防衛，對付一個失去理智的人，我們別無選擇。而且，本敎的一切行爲皆正大光明，俯仰無愧。」

「鬼火魔燈，專門幹一些見不得人的偷襲暗算的勾當，也能算是光明正大？」

「鬼火魔燈的行爲與本敎無關。」

「空口無憑，除非能拿出具體的證據來。」

「林大人在說笑了，假如有人誣告你殺人，大人如何證明自己無罪？」

「自然是找到元兇主犯，蒐集確切證據。」

「這就對了，反過來說，只要林大人能找到本敎與鬼火魔燈勾結的證據，本敎願立即解散，集體關進天牢去吃鹽水飯，絕無半句怨言，如其不然，也請林大人口下留德，別亂加莫須有的罪名。」

何浩之的這一番話，可謂理直氣壯，無懈可擊，饒他林子俊乃刑案老手，精於此道，却找不出一個足以令人心服的適當理由將萬聖敎驅逐。

與石少虎對望一眼，居然張口結舌，語塞無言。

何浩之立又將話題拉了回來，道：「石公子究竟要選本敎的那一位弟子？如何比劃？尚希速作定奪。」

事到如今，石少虎心裏有數，一場惡戰巳是無可逃避，當下雙眉一挑，道：「那一位看得起我石少虎，就請——」

話被丁小翠打斷了，縱身一躍而出，怒聲說道：「殺鷄焉用牛刀，少虎哥，這一仗我丁小翠扛了！」

馬可夫不以爲然，獨眼內兇芒暴閃的道：「女娃兒到一邊涼快去，本敎今天找的是石氏世家，那一天殺上武當山，妳再出戰不遲。」

謝紅梅就站在石少虎的旁邊，聞言上前三步，傲然地言道：「我應該够算資格吧？」

何浩之呆了一下，說道：「妳？妳是誰？」

「謝紅梅！」字正腔圓，吐字如刀。

血手雜毛瘋道人宣了一聲「無量壽佛」，道：「丫頭片子別瞎攪和，老馬說過，我們要找的是石氏世家的人。」

謝紅梅的答話大出衆人意表：「本少奶奶本來就是石家的人。」

聽得何浩之一楞一楞的，驚疑不迭的道：「妳是石家的少奶奶？」

「你沒有聽錯。」

「妳的丈夫是那一位？」

「就是石家的少主人。」

「石少虎？」

「石少虎！」

「是未婚妻？」

「早巳是同牀共枕的夫妻！」

這眞是一語驚四座，此話一出，全場皆驚，丁小翠目瞪，石少虎口呆，何浩之等人傻眼，只有周乃武的臉上展露出一絲笑意。

田十郎不予採信，道：「根據本敎的資料顯示，石公子與丁姑娘乃是一對情投意合的戀人，怎麼會半路又殺出一個謝紅梅來，其中定必有詐。」

神刀林子俊正好找到一個反擊的機會，同時他也實在不願意石少虎輕易涉險，沉聲說道：「有什麼詐，婚姻乃終身大事，一個女孩兒家豈會隨口亂說，除非萬聖敎拿出他們不是夫妻的反證來。」

一樣的理直氣壯，一樣的無懈可擊，萬聖敎本事再大，也變不出他們不是夫妻的反證來。

周乃武巴不得有個人能出面爲少主人解危除厄，正經八百的道：「少奶奶身懷六甲，不宜動氣，更不可動武，還是由大叔接他們幾招好了。」

不單是夫妻，且巳身懷六甲，這還假得了，周乃武不愧爲是賽諸葛，這樣的表白，更易取信於人，何浩之即使不信也沒有反駁的餘地，虎吼一聲，道：「周乃武，充其量你不過是一個奴才，沒有替石家出戰的資格，勉爲其難，本敎答應謝紅梅代夫出征。」

（未完・四）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元易容變成南宮靖之後，被南宮老人救走，帶到一處岩洞中，把「洗髓經」交給侯元，讓他熟讀，又傳侯元練功之法，三天之後，南宮老人帶着「洗髓經」走了，留下假南宮靖一人在岩洞繼續練功……李小雲退出龍眠山莊之後，見一青年負傷逃走，背後虎頭莊的人在追趕，這青年叫丁玉郎，是南宮靖的朋友，李小雲瞧見，決定出手相救，在得到丁玉郎的同意之下，替丁玉郎易容變爲侯元，丁玉郎也因此被虎頭莊的人帶回莊中救治……一日，在十里舖的破廟中，不少武林人物齊集廟中，賣花婆一見假侯元，便要帶侯元去見她女兒……

江湖高手　神秘失踪

賣花婆身形一閃而出，右手往挽着的竹籃中一抓，隨手朝外揚起，飛出五朵金花，朝暴本仁冉冉飛去。

暴本仁自然知道賣花婆在江湖上以暗器出名，看她打出五朵金花，口中沉哼一聲，收回右掌，左手隨着朝五朵金花劈去。以他的功力，這一掌自可把金花一齊擊落。

那知事情却大謬不然，五朵金花飛出不遠，就遇上他的掌風，前飛之勢，受到掌風阻擋，不但沒被擊落，居然在半空中停住不動。

不，五朵金花受到暴本仁掌風迎頭一擊，忽然一齊開放，本來只是小小一朵花苞，這回花瓣綻了開來，變成五朵飯碗大金光燦爛的金花。

暴本仁不覺一怔，他一掌未能把金花擊落，第二掌自然又閃電般擊出。

五朵盛放的金花，經他第二記掌風劈擊，這眞像風姨摧殘春花一般，立時把盛開的花朵吹得花瓣零落，落英繽紛，但這些花瓣雖經掌風擊散，依然上下飄飛，並沒被捲飛出去，却各自上上下下的劃着弧形，朝暴本仁左右前後飄飄洒洒的飛去。

花瓣飛散之際，五支花蕊同時响起一陣嗤嗤輕响，射出五蓬細如牛毛的金針，因爲每支金針細如牛毛，又是受機簧射出，本身不受風力，就逆風激射過去。

這五朵金花，由盛放到花瓣紛飛，從花蕊中射出金針，原是刹那間事，因有熊熊火花照明，大家都看得十分清楚，若是沒有這堆火光，至少細如牛毛的金針，肉眼就很難看得清楚了。

賣花婆以暗器馳名江湖，看來果然厲害！

暴本仁接連兩掌不但沒有把金花擊落，數十片花瓣已繽紛飄飛，圍着他左右前後飛舞，心頭大吃一驚，急切之間，身形突然一矮，雙袖護住頭臉，一下掠出八九尺外。

謝東山眼看機不可失，右手一記「百步神拳」朝暴本仁後心擊去。

「百步神拳」不帶絲毫風聲，令人無法預防，暴本仁驟不及防，砰然一聲，端端正正擊在他背心，差幸他衝出之際，早已功運全身，這一拳自然傷不了他；但也把他震得往前衝出了兩步，倏然轉過身來，身軀暴長，瞋目喝道：「謝東山，你眞該死！」

這回當眞使他怒不可遏，喝聲出口，雙掌齊發，雙足點動，朝謝東山當頭虎撲而來。

李天雲看到三弟出手偷襲，心中大不以爲然，但已阻止不及，此時眼看暴本仁盛怒之下，朝三弟虎撲過來，謝東山自然不是他的對手　急忙喝了聲：「三弟速退！」左右雙手急忙使了一記「劈掌」和一記「直掌」，迎空攔擊。

霍天柱也不怠慢，急急劈出三掌。但他們兩人出手還是慢了一步。

謝東山看暴本仁縱身飛撲過來，也全力奮起，雙拳迎擊而出。

要知暴本仁這一記飛撲，乃是白虎門的神功「虎撲」，威力之強，不在「大風掌」之下，豈是尋常縱身飛撲？但聽蓬蓬兩聲大响，雙拳和雙掌擊實，謝東山一個人被震得倒飛出去一丈多遠，砰然跌坐在地。

李天雲和霍天柱雖然已經出手，却比暴本仁飛撲的身法慢了一着，各自攔了個空，此時急急雙雙掠出，搶到謝東山的身邊。

李天雲着急地問道：「三弟！你沒事吧？」

謝東山臉色發白，一手掩着胸，說道：「小弟硬接了他兩掌，內腑可能受到震動。」

李天雲道：「你快坐好調一回息。」

謝東山依言盤膝坐好，瞑目運功。

暴本仁雙手護胸，滿臉戾色，洪笑道：「李天雲，你們還稱皖西三俠，這該死的東西，居然乘老夫不備，出手偷襲，老夫豈能饒過了他？你們給老夫滾開！」

李天雲、霍天柱攔住謝東山前面，李天雲一手按劍，正容道：「暴掌門人，我三弟一時衝動出手，李某阻攔不及，李某在這裏向你道歉，三弟已傷在你暴掌門人掌下，請看兄弟薄面，若要較量，也該讓他傷勢好了再作比拚……」

暴本仁不待他說完，洪喝道：「你們給老夫滾開。」

賣花婆打出五朵金花，原也只是讓對方瞧個厲害，並無傷人之意，眼看暴本仁抱頭衝出，謝東山乘機出手偷襲，她就袖手沒再出手，那知這一瞬間沒去留意，再一回頭，却不見了侯元的蹤影，口中「咦」了一聲道：「好小子，你倒滑溜得很，老婆子若要給你逃出手去，就不叫賣花婆了。」

夏侯前，侯休聽得一怔，他們只顧着看暴本仁撲向謝東山，沒注意到侯元，經賣花婆這一嚷，回頭看去，剛才還由兩個莊丁扶着的侯元不知什麽時候走的，果然不見了。

連李小雲都沒看到他什麽時候走的，心中止不住暗暗納罕，忖道：「原來他的傷勢已經好了。」

賣花婆喝聲出口，正待朝殿外追去。

暴本仁倏地回過頭來，沉喝道：「賣花婆，妳給老夫站住。」

賣花婆腳下一停，呷的笑出聲來，說道：「暴掌門人還有什麽事嗎？」

暴本仁道：「老夫問妳，侯元可是傷在妳手下的？」

賣花婆輕笑道：「老婆子幾時傷到他了？他調戲老婆子的閨女，老婆子只是要他跟我去讓那丫頭瞧瞧，丫頭看得中意，那就沒有話說，看不中意，才要他留下一對招子，這話老婆子不是已說過了嗎？」

暴本仁道：「白虎門不是好欺侮的，老夫不准妳再找侯元生事。」

賣花婆道：「那麽老婆子的閨女是好欺侮的了？」

暴本仁怒笑道：「妳以爲仗着那點破銅爛鐵，老夫對付不了妳麽？」

賣花婆笑道：「暴掌門可是還想試試嗎？」

暴本仁瞋目喝道：「妳給老夫站着別走，不消一盞熱茶工夫，老夫要先收拾了皖西三俠，再領敎妳賣花婆的『七步飛花』不遲。」

說到這裏，抬目道：「夏侯前。」

虎倀夏侯前連忙應道：「屬下在。」

暴本仁吩咐道：「你給老夫看着她，別讓她走。」

夏侯前躬身說道：「是，是，屬下省得。」

夏侯前臉色陰晴不定，朝賣花婆聳聳肩，陪笑道：「賣花婆，妳總聽到了，掌門人叫妳別走，妳最好別走。」

賣花婆尖笑說道：「你也要買幾朵花嗎？」話聲剛出口，右手朝着竹籃探了過去。

夏侯前聳着肩道：「掌門人收拾了皖西三俠，也許有興趣挑上幾朵回去，在下就是買了，也沒用處，何況在下身上一分不名，那有買花的錢？」他口中說着，右手一探，去抓賣花婆的手腕。

賣花婆五指一翻，似拿似拂，使展「蘭花拂穴手法」，反向虎倀手背後拂去。

虎倀夏侯前豈肯讓她拂中？右手一縮，左手迅疾無儔拍向賣花婆的肩頭。幾句話的工夫，兩人已經對拆了七八招。

暴本仁依然雙爪提胸，舉步朝李天雲，霍天柱二人逼去，沉喝道：「老夫讓你們兩個一起出手好了。」

李天雲聽得忍無可忍，朗笑一聲道：「暴本仁，我三弟出手襲擊閣下，理屈在三弟，李某爲了息事寧人，也已經向你道過歉了，你以爲李某兄弟怕了你不成？」嗆的一聲，撤出劍來。

霍天柱看到大哥撤劍，也隨着一按吞口，撤出了長劍。

只聽一個蒼老聲音沉聲道：「諸位這是無謂之爭，大家快請住手，請聽老朽一言。」

隨着話聲，一個頭戴毡帽的矮老者已經徐徐站起身來。

李小雲認出這人正是和十幾個鏢局中人一起的，不知他又是什麽人。

暴本人和李天雲、霍天柱三人，不覺一齊回頭朝他看去，賣花婆和夏侯前兩人也同時停下手來。

暴本仁洪聲道：「閣下有何見敎？」

氈帽老者拱拱手道：「暴掌門人，李大莊主、霍二俠、賣花婆婆都是老朽慕名已久的人，老朽田五常，一向很少到江南來，今天因雨能在這裏遇上諸位，眞是榮幸之至。老朽覺得三位，連同賣花婆婆，大家不過是一時意氣之爭，能給老朽一個面子，就請各自住手，不用再爭論下去了。今天難得和各位在此碰面，老朽確有一事，要向諸位請教……」他口氣拖長，却並未說出下文來。

暴本仁等人聽他報出名號來，不由得各自一楞，心中忖着：「他會是田五常？」要知田五常是終南五老的老三，一支紫金長鞭使得指揮如意，出神入化，人稱金鞭叟，在中原一帶，名頭極為響亮，沒想到會在這場傾盆大雨中遇上他。

暴本仁呵呵一笑，拱手道：「原來是田老哥，暴某失敬得很。」

李天雲也抱抱拳，說道：「田老哥大名，兄弟聞名已久，只恨天各一方，無緣識荆，今天能在這裏遇上老哥，眞是榮幸之至。」

田五常淡淡一笑道：「二位好說，老朽還是三十年前到過一次金陵，這回是第二次到江南來了。」

李天雲道：「田老哥方才曾說有事見詢，不知究是何事？」

田五常道：「老朽方才也是聽李大莊主和暴掌門人二位說的，好像你們已經逮到旋風花，後來又被人救走了，不知此事經過如何？」

李天雲道：「田老哥也是為旋風花來的嗎？」

田五常一指身邊紫臉青年說道：「他是老朽的師侄孫羅尚武，他爹羅永椿是長安永勝鏢局局主，幾個月前，死在旋風花下，最近聽江湖傳說旋風花在江南出現，特地趕來江南。」

李小雲暗暗皺了下眉，心中忖道：「又是一個找旋風花的人。」

她不是替旋風花担心，而是有人把南宮靖和旋風花混為一談，才使南宮靖無端端多出許多強敵，多出許多是非來。

李天雲點點頭，當下就把旋風花一再在江南出現，同時也一再發現南宮靖在場，大家懷疑南宮靖就是旋風花……

李小雲心中暗道：「爹明知南宮靖不是旋風花，怎麼還把大哥和旋風花扯在一起？」

南宮靖聽了問道：「兄弟 他們在說什麼？」

李小雲心頭一驚，急忙扯了他一下衣袖，忙道：「我也不知道，反正這些事和我們無關。」

田五常沉聲道：「這麼說南宮靖就是旋風花了！」

李小雲怕南宮靖聽了又突然開口說話，他神志受迷，不會改變口音，方才差幸爹沒有注意，如果再開口說話，就會被爹聽出來了，這就悄悄拉着南宮靖退後了幾步，說道：「天雨還沒停，咱們還是坐下來休息一回吧。」

說着和南宮靖退到左首牆下，靠壁坐下，現在離大家已經稍遠了。

在場的人因這兩人像是讀書相公，也沒人去注意他們。

李天雲繼續把自己兄弟發現南宮靖，帶回龍眠山莊，後來被一個長髮披肩的老人救走，當時在場衆人，追出書房，已經沒有兩人蹤影，後來各自分頭追索，至今依然毫無一點綫索，扼要地說了一遍。

田五常聽得大感意外，憑神燈教主蒼龍寧勝天，無形刀邢鏗、白虎神暴本仁，智光大師，皖西三俠等人，無一不是名動江湖的高手，這長髮老人居然能在這些人面前救走南宮靖，甚至連他去的方向都說不出來，這長髮老人一身武功，豈非已達出神入化之境？江湖上竟然還有這樣身手的高人？

他目中精芒閃動，忍不住開口問道：「暴掌門人，李大莊主都沒有看出此人來歷嗎？」

李天雲臉上不禁一紅，說道：「此人功力極高，當時在場羣雄紛紛出手，還是沒有攔得住他，而且此人一出書房，就失去了他的蹤影，據兄弟看，他已經到了飛行絕迹的境界，尤其他並不會和任何人動手，自是無從看出此人來歷了。」

暴本仁說道：「暴某一記掌風明明擊中此人肩頭，他却依然毫不在乎的閃身而出。」

他當時一記掌風確曾擊中長髮老人右肩，人家若無其事，他却被反震得後退了一步，這被震退一步的話，他當然不會說出來。

田五常沉吟道：「可惜老朽當日不曾在場，這樣一位高人，沒和他交上一手，豈非失之交臂。」

正說之間，只見從神龕後面轉出一個人來，這人身穿綠色長袍，個子矮小的老者，臉如古銅，頦下留一把白鬚，腰背微駝，先前大家正在說話，沒有人注意到他的。

他走得不徐不疾，一會工夫已經到了田五常和暴本仁、李天雲等幾人面前，才引起大家注意。

綠袍老者拱了拱手，說道：「田三老，暴掌門人，李大莊主請了，敝主人因諸位難得光臨，有請諸位入內奉茶，俾聆雅教。」

此人來得奇突，李天雲問道：「請問貴主人是誰？」

綠袍老者回身朝李天雲拱拱手含笑說道：「敝主人聽說謝三俠負了傷，被暴掌門人的『大風掌』震及內腑，但憑調息行功，未必能够及時痊癒，因此命老漢帶來了一顆治傷丹藥。最多一盞茶的工夫，即可復元，容老漢去給謝三俠喂了藥再行奉告不遲。」

右手一攤，掌心果然有一顆硃紅藥丸，他話聲一落 就舉步朝趺坐地上的謝東山走去。

霍天柱守在謝東山的身邊，還來不及阻止，綠袍老者已經伸出左手，朝謝東山咀中送去，只一按，就把那顆藥丸納入口中。

他行路、說話和喂謝東山服藥，看去都是極為緩慢，那只是他動作交代得極為清楚而已，其實手法相當快速。

霍天柱眼看着他喂三弟服下藥丸，才喝問道：「你喂他的是什麼藥丸？」

綠袍老者笑了笑道：「老漢奉敝主人

之命，給謝三俠送傷藥來的，這藥丸自然是療傷藥丸了，因為敝主人要約見皖西三俠，謝三俠傷勢未癒，如何去見敝主人？霍二俠只管放心，謝三俠服下敝主人的藥丸，不出一盞茶的工夫，就可霍然而癒的了。」

田五常目中神采飛閃，呵呵一笑道：「老朽難得到江南來，貴主人消息倒是靈通得很。」

綠袍老者微笑道：「敝主人就住在後進，所以你三老一到這裏，敝主人就知道了。」

暴本仁道：「你還沒有說出貴主人究竟是誰來？」

綠袍老者深森一笑道：「敝主人只交代老漢前來恭邀諸位入內一敍，敝主人沒交代老漢說出他的名號來，老漢只是一個下人，沒交代的事，就不好說了。」他不肯說。

李天雲嘿然道：「貴主人既要你來邀請李某等人，但咱們却不知道邀請咱們的人是誰，豈不是笑話。」

剛說到這裏，趺坐運功的謝東山已經一躍而起，欣然道：「這藥丸眞是靈效，小弟傷勢果然很快好了。」

霍天柱道：「三弟已經復原了嗎？」

謝東山點點頭道：「完全復原了。」

綠袍老者笑了笑道：「李大莊主現在總該相信敝主人沒有惡意了。」

李天雲道：「貴主人故作神秘，令人不無懷疑。」

暴本仁洪笑道：「就算你主人有什麼惡意，老夫還在乎這些嗎？」

綠袍老者森笑道：「是，是，是！暴掌門人這話是極，別說敝主人還邀請了田三老和皖西三俠，就是只請暴掌門人一位，以暴掌門人的威名，江湖上又在乎誰了？其實敝主人也只是慕諸位大名，難得同時光臨，才請諸位入內奉茶，藉作小敍而已。」

「你很會說話！」田五常拂鬚笑道：「老朽同意就是了。」

綠袍老者連連拱手道：「田老誇獎，諸位既然同意了，那就請吧。」

田五常道：「你走在前面帶路。」

綠袍老者答應了一聲，果然就走在前面。

田五常也不和暴本仁客氣，跟着走去。羅尚武因師叔祖沒有吩咐，就跟隨在後面走去。

田五常雖然不曾回頭，却聽出了羅尚武的脚步聲，說道：「尚武，你留在這裏，不用跟我進去了。」

羅尚武只得答應一聲，退了下來。

暴本仁也道：「你們也都留在這裏好了。」

夏侯前和侯休也答應了「是」。

暴本仁大步走去。皖西三俠走在最後，相繼轉過神龕，往裏行去。

賣花婆早已在大家說話之時，自顧自走了。

李小雲心中暗道：「不知這綠袍老者的主人到底是什麼人，看來倒像是神秘得很。」

她原是好事的人，如果不是為了南宮靖神志受迷，不放心留下他一個人，早就悄悄的跟着進去，到後進去瞧瞧了。

現在，殿上雖然只走了五個人，因為不再發生爭執，就登時靜了下來。

一大堆火，好久沒人添加柴火，火勢就漸漸小了下來。羅尚武和幾個鏢局的人正在添加木柴。

方才大家身上衣衫還沒烤，因暴本仁和皖西三俠起了衝突，都紛紛退後，現在又向火堆攏了去，圍着烤火。

李小雲和南宮靖也隨着過去，蹲在火堆旁，烤起火來。

大家雖然並不相識，沒有交談，但也相安無事。

侯休皺着眉道：「阿元不知去了那裏，怎麼還不回來？」

虎倀夏侯前笑道：「大少莊主不用為他担心，屬下看二少莊主傷勢似乎已經好了。」

侯休道：「其實方才他用不着走的，有大師伯在這裏還怕了賣花婆不成？」

虎倀笑笑道：「屬下認為二少莊主走開是對的。」

他當着外人不好說得太明白，意思是說這件事，理虧在侯元，白虎神也不好太護短。

侯休「唔」了一聲道：「但他現在總應該回來了。」

夏侯前道：「二少莊主傷勢既然好了，自然要去活動活動了。」

廟外風勢雖已減弱，雨却還在下着，本來陰霾的天色，現在因接近黃昏，愈見陰暗。

那永勝鏢局的鏢頭們這時已經取出兩大包油紙包，放在地上，打了開來，一包裏面全是鹵菜醬肉之類，另一包却有百來個大饅頭。

羅尚武朝李小雲、南宮靖，虎倀夏侯前、黑豹侯休等人含笑道：「這幾位老哥，天雨還沒停止，大家今晚都只好在這裏坐息上一晚，敝局人手較多，這裏又沒店可以落脚，所以在沒下雨以前，就準備好了食物，出門在外，大家都是朋友，不用客氣，饅頭，鹵菜，本來就多買了一些，請大家一起來隨便用好了。」

虎倀夏侯前說道：「這個怎麼好意思呢？」

羅尚武道：「沒關係，只是一些乾糧罷了，如果貴莊準備的，也一樣會請大家食用，諸位毋須客氣。」

虎倀夏侯前朝侯休笑了笑道：「大少莊主，這位羅少局主既然這麼說了，咱們那就不用客氣了。」

李小雲暗暗扯了南宮靖一下衣袖，跟着侯休等人圍着坐下。

羅尚武又朝坐在右首靠神龕的一個老者說道：「這位老人家也請過來一起用晚餐了。」

李小雲先前以為那人是和鏢局一起的，這時聽羅武尚一說，不覺朝那人望去。

那是一個穿着土布大褂的鄉下老頭，頭上戴一頂毡帽，一張蒼老的狹長臉，滿佈皺紋，頦下留一把花白山羊鬍子，手中拿一支竹根旱烟管，聽到羅尚武的招呼，慌忙把旱烟管往腰間一插，抱着拳說道：「少鏢頭這麼客氣，小老兒眞是不好意思了。」

他雖然說得還算得體，但擧止上總脫了土里土氣，使人一望而知不像是江湖上人。

大家坐下來了，也就不再客氣，各自吃着鹵菜饅頭。

侯休總是記惦着兄弟，擧目往外看去・說道：「阿元這時候還沒同來……」

李小雲心中暗暗好笑，忖道：「他又不是你兄弟。」

虎伥夏侯前深沉的目光望着南宮靖、李小雲兩人問道：「這兩位小兄弟如何稱呼？」

李小雲接口答道：「他是我大哥宮飛鵬，我叫宮飛雲。」

夏侯前又道：「原來是賢昆仲 你們到那裏去？」

李小雲看他問了又問 顯然對自己兩人起了懷疑，心中暗暗罵了聲：「老鬼討厭！」一面說道：「我們是奉家母之命，去九華山還願的。」

那鄉下老頭呵呵一笑道：「這倒眞巧，小老兒也是到九華替老伴還願去的，正好和二位相公同路。」

李小雲聞言細看了他一眼，這鄉下老頭雙目無光，不似會武的人，心中也就並不在意，只是敷衍的朝他笑了笑。

大家吃飽之後，還多了不少饅頭 一名鏢局伙計依然包好收起。

這一陣工夫 天色早已全黑，外面瀟瀟的雨勢 不但未停，却又下大了。

羅尚武看看天色 說道：「師叔祖他們怎麽還不出來呢？」

夏侯前笑道：「大概主人好客 留他們便飯了。」

侯休道：「我看那個綠衣老頭說話陰沉，不像甚麽好路數。」

夏侯前嘿然笑道：「憑掌門人 還有金鞭叟、皖西三俠、都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 合起來就是來上千軍萬馬 又能如何？大少莊主只管放心。」

鏢師們又在火堆上加添了柴火，大家有的倚着神龕而坐，有的背靠牆壁打盹，十幾名鏢師伙計 却在火堆旁躺了下來。

李小雲和南宮靖也在牆角跟倚壁坐下，閉目養神。

大殿上雖有二三十個人 却漸漸靜了下來。

時間漸漸過去，現在至少初更已經過去了，被綠袍老者邀請進去的金鞭叟田五常，白虎神暴本仁，皖西三俠等人依然沒有出來。

黑豹侯休忽睜地眼道：「大叔，大師伯等人去了這許多時候，還沒出來，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羅尚武接口說道：「侯兄說得極是，現在大概初更已過了，咱們該進去看看才是。」

虎伥夏侯前點點頭站起身道：「好吧，屬下進去瞧瞧也好。」擧步轉過神龕，往後進走去。

那知虎伥夏侯前剛進去沒有一會，就急匆匆的快步走了出來，大聲叫道：「大少莊主，你們快來，掌門人等幾位都不見了。」

黑豹侯休聽得一怔，坐着的人一躍而起，說道：「大叔，你說甚麽？」

夏侯前道：「裏面根本沒有人。」

羅尚武也跟着躍起，急急問道：「夏侯大叔，你說裏面沒有人？」

夏侯前道：「不錯，裏面黑漆漆的，根本連鬼影子也不見一個。」

這一嚷，虎頭莊和永勝鏢局的人也紛紛站了起來。

李小雲也自吃了一驚，裏面沒有人，豈非爹和二叔、三叔等人都不見了？

她不覺也跟站了起來，隨着大家圍了上去。

侯休急說道：「裏面怎麽會沒有人的呢？」

羅尚武道：「侯兄，咱們快進去看看吧。」

侯休道：「這眞是怪事，裏面沒有人，大師伯他們會到那裏去了？」

虎伥夏侯前道：「屬下帶路。」

羅尚武朝鏢局的人道：「你們大夥留在這裏，趙剛、李健跟我進去。」

侯休也朝虎頭莊莊丁吩咐道：「你們都留在這裏，不用進去了。」

永勝鏢局的趙剛、李健各自從懷中掏出千里火筒，由虎伥夏侯前領先，兩人打着火筒，跟在他身後，然後是黑豹侯休和羅尚武兩人。

李小雲悄聲道：「大哥 我們也進去瞧瞧。」

她聽說爹和二叔、三叔無故失踪，自然要跟進去看個究竟，但不明內情的人，還以爲這二位年輕相公少不更事，只是爲了好奇而已。

轉過神龕，有一道門戶，門外是一個小天井，這時雨還下得很大，大家冒雨越過小天井。

因前面有趙剛，李健拿着兩支火筒照明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小天井中雜草叢生，已有很久沒有人除草了。沒有人除草，就是說已是好久沒有人整理了。

大家匆匆跨上三級石階，迎面有幾扇已經給風雨吹打得發白的花格子長門，只是虛掩着。裏面像是一間佛堂，也像是客室模樣，中間一張方桌，和幾把木椅，桌上有香爐燭台，但積塵甚厚 此外就別無一物，連地上也到處都是塵沙 顯見已久無人住。

侯休看得一呆，綠袍老者明明說他主人住在後進 但這裏明明久已沒人住了，那麽大師伯等幾個人會到那裏去了呢？

羅尚武一個箭步掠到左廂房門口，趙剛手持火筒連忙跟了過去。

不用進去 只要在廂房口，就可以一目了然，房內只有破床破椅，到處都是瓦礫灰塵，再看右廂房，情形也差不多。

羅尚武口中咦了一聲，說道：「奇怪師叔祖他們進來的時候，如果看到這樣的情形，那綠衣老頭的主人就不會住在這裏，這許多人難道還會上他的當？」

他這話沒錯，終南五老的金鞭叟、田五常、白虎掌門人白虎神暴本仁、皖西三俠，都是成名已久的老江湖，江湖上各式陣仗，那一種沒有見識過？僅憑一個綠袍老者豈能騙得過這些人？

如今居然一個人也不見，而且最奇怪的，屋中竟會沒有一點打鬥動手的痕迹，好像這些老江湖到了這裏，就突然神秘失

踪了！

黑豹侯休問道：「大叔 後面還有甚麽地方？」

虎伥夏侯前道：「沒有了 左邊只有一間厨房，連灶都倒塌了，到處都漏着雨水。」

侯休望着他問道：「大叔 你看這是怎麽一回事？」

這些人中 當然要數虎伥夏侯前江湖閱歷最深了，但他看着眼前這一情形 也不覺搔搔頭皮 無可奈何的道：「這個……屬下也看不出一點迹象來 照說像掌門人和金鞭叟、皖西三俠等五人 極不可能遭人刦持 甚至連動手的機會都沒有 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若非親自經歷，就是說出去，也沒人會相信……」

侯休道：「但大師伯他們明明失踪了，這是事實。」

李小雲沒有作聲，只是暗暗留心觀察，心裏也在轉着每一個可能發生的念頭，但她究竟是毫無江湖經驗的人 連虎伥夏侯前這樣一個老江湖都瞧不出來，她又如何瞧得出來？

夏侯前、趙剛、李健三人就像獵犬一樣，目光不住的朝四周溜動，在三間破敗的禪房裏，每一個角落都仔細的看遍了，依然一無所得。

最後，夏侯前廢然的道：「看來這裏是找不出甚麽名堂來的了，他們好像根本就沒有進來過。」

羅尚武道：「那麽這些人又會到那裏去了呢？」

夏侯前道：「事情果然大有蹊蹺，咱們還是退出去再從長計議吧！」

大家退出大殿，還是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

李小雲和南宮靖依然回到靠壁處坐下。大家只當兩人爲了好奇才跟進去瞧瞧的，事情當然和他們無關。

李小雲人雖倚着牆壁坐下；但失蹤的是爹和霍二叔、謝三叔，豈會和她無關。

她雖沒和夏侯前、侯休、羅尚武等人磋商，但心知憑他們幾個人，也磋商不出甚麽名堂來的，她只是默默的在心中盤算着，這失蹤的五人中，自以金鞭叟田五常的武功最高，名氣最响了，其次則是白虎神暴本仁，最後才輪到皖西三俠。有這五個人走在一起，江湖上眞還想不出有甚麽人能把他們刦持了去。

但爹等五人明明失踪了，擺在眼前的情況，極可能是遭人刦持了，以五人的武功，尚且神不知鬼不覺的遭人刦持，還有誰能查得出頭緒來，可以把爹他們救出來呢？

現在自己該怎麽好呢？

因爲眼前有兩件事，都是急事，一是南宮靖神志受迷，師父要自己陪他到九華山去。一是爹等五人突然失踪。

她考慮再三，爹等五人如果遇上強敵，這強敵又是爹等五人的仇人，那麽早就横屍在後進了，用不着把他們刦持了去，既然刦持了去，其中必定另有原因，並不一定會把他們置之死地。

何況憑自己這點武功 也未必查得出來 只怕還沒查到眉目，就送了性命，不如先去九華，讓南宮靖迷失的神志治好了，自己也可以多一個帮手。

想到這裏，心裏有了决定，就沒有方才的心亂如痲了。

再聽虎伥夏侯前、侯休、羅尚武等人也在商討不出所以然來之後，侯休他們白虎門還有幾個師叔决定回去請救兵。

而羅尚武這邊 因金鞭叟是終南五老的老三，他無故失蹤，羅尚武當然也要趕去終南，大家只有各自去搬救兵。

這一個晚上，大家七咀八舌，亂哄哄的自然誰也不想睡覺了，這眞是最長的一夜。

第二天清晨，雨已停了，晨曦也漸漸升起。白虎門和永勝鏢局的人爲了要去搬救兵，天一亮就走了。

李小雲睜開眼來，大殿上已經只剩下自己和南宮靖兩人，連那個戴毡帽的鄉下老頭也不知甚麽時候走的，這就站起身，叫道：「大哥，我們也該走了。」

南宮靖答應一聲，站了起來，兩人走出廟門，就沿着大路走去。

南宮靖走了一段路，忽然說道：「兄弟，昨晚那個綠衣人，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他。」

李小雲聽得一怔，心中不禁暗暗高興大哥被迷失的神志，最近好像已經清楚了不少，這就急急問道：「你那裏見過他的？」

南宮靖道：「我想不起來，這人我好像是見過的。」

要知他雖被某種獨門藥物迷失了神志，但他總究從小練的是佛門神功「易筋經」，時間稍久，失去的記憶，自可稍稍恢復過來。

李小雲道：「不要緊，你慢慢的想想看，是不是會想得起來？」

南宮靖搖搖頭道：「想不起來 我已經想過了，昨晚我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在那裏見過，但想多了，反而一點頭緒都找不到了。」

李小雲心中暗道：「大哥既然見過此人，那就好辦，只要他神志恢復了，他定會想起來的 只要有了綫索 還怕會找不到人？」

一念及此，就道：「大哥想不起來，就不用想了！我們快些趕路吧！」

兩人脚下加緊，中午時光，就趕到安慶，用過午飯，就趕到渡江埠頭，正好有一條渡船即將開船。

李小雲拉着南宮靖匆匆登上了船，船艙中早已擠滿了人，水手們解纜啓航，李小雲因艙內人多氣濁 從每個人身上發出來的味道，實在不好受，就悄悄拉了一把南宮靖的衣袖，退出船艙，站到艙外的甲板上去。

甲板上也早已站着不少人，有的正在眺望江上景色，有的互相攀談着。

兩人剛站停下來，只聽有人咦了一聲，招呼道：「宮兄賢昆仲也在這裏，這倒是巧得很！」

李小雲抬頭看去，原來這人正是丁玉郎，他負傷之後由自己給他改扮成侯元的，這就含笑道：「原來是丁兄……」

丁玉郎目光疾快朝四下一轉，輕噓道：「宮二兄小聲一些，兄弟現在還是侯元呢。」

（未完・十一）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萬里和苗玉堂又耍花招，擺酒邀請牛經武、劉永泰作陪，特請韋青赴宴，提出兩件事，一爲柔兒、韋青訂婚；二是萬家財產韋青佔三分之二，柔兒三分之一，韋青正想推却，萬柔推說不嫁，韋青趁機辭退。牛、劉二人早對萬里的合夥生意不滿，退出來轉到章九如家，商量捉弄萬里之計，將萬柔暗擄在手中作人質，放出謠言，說人質在韋青手中，望雙方先火併，韋青和莊前柳、蕭瑤商量擬派莊前柳接近牛、劉二人探消息……而牛、劉二人雖然是當地大亨，亦想將郝振鵬消滅，奪取盧卿在郝振鵬手上的財富，而盧卿、侯七亦發現他們的用心……

合縱加盟約　連橫弄機心

「大小姐 主人要我代問好，」郭奇說。「主人還說，如大小姐不棄，可遷入大宅去。盧爺走了，主人說他有責照料大小姐。」

「謝了！」盧卿道：「郭先生來此，必有要事！」

「是……是的……」郭奇道：「大小姐是聰明人，對目前的局面一定看得清楚。勢不可孤，雙方合則強，分則弱。老爺子說了這麼一句話：上工伐謀和上工治未病有異曲同工之妙。請大小姐三思！」

盧卿道：「這道理我也知道。」

郭奇道：「老爺子爲了使大小姐相信他的誠意。三天以內會獻給大小姐一件重禮！以示鄭重復交如何？」

盧卿道：「什麼禮物？」

郭奇笑笑道：「就算大小姐被郝振鵬坑了一下，諒也不缺錢用。假如有所急需，只要大小姐一句話，老爺子就會派人送到府上。至於這件禮物，三天後大小姐自然知道。大小姐，我要告辭了……」

郭奇走後，盧、侯都猜不到是什麼大禮物，盧卿說道：「會不會是要送我個炸彈。」

「不會，至少目前不會。」侯七說：「那主兒已失去了軍閥們的支持，威風大不如前，人手是不少，但管用的却少之又少。現在不論是合縱或連橫，只要有機會他都不會放棄。」

「他爲什麼還不向韋青下手？」

「當然有原因，只不過是在找最佳的機會罷了？」

× × ×

韋雲的右肘已碎，非鋸去一臂不可。好在有莊前柳這位名骨科大夫，當然，韋青也是大內行。

午夜，所有的人都不在家，只有韋青和韋雲二人，在明間中，韋青在爲韋雲換藥，這是右臂鋸去的第五天。

「大哥，盡管她毀了小弟一臂，我並不恨她！」

「二弟，這女人愛走極端，我看算了吧！」

韋雲沒出聲，韋青嘆口氣，說：「萬柔會突告失踪，聽說迄無消息，這不是怪事？」

「大哥，這會不會是個陰謀？」

「你是說他們自己藏起萬柔，然後栽贓，倒打一耙。」

「大哥，那主兒說人話可就是不作人事兒！」

韋青搖搖頭。韋雲說：「大哥，你的心地太善良，在這情況下很危險。那天在橋月樓上，萬里宣佈婚事且宣佈遺產繼承事，萬柔竟當場拒絕接受，且態度很惡劣，然後匆匆下樓，這會不會是表演，以便配合『失踪』的計謀，以便——」

這時韋雲是面向屋中，韋青在他背後爲他上了藥包紮着，而韋雲却回過頭看他包紮。就在這時他駭然看到一個人影，似自牆外躍入院中，落地無聲。

韋雲幹過殺手，警覺性够高，低聲說道：「大哥，有刺……」「客」字尚未說出，來人已站在門外最佳的部位上，「砰砰」兩鎗，擊中要害。

韋青可算是此中高手，怎奈他手中握着的紗布正在包紮，而且腦中也在思索，加之鎗不在身上，而是在內間床上。韋雲告警的同時，反而繞到韋青的外面（靠院中的一邊），正好迎上這兩鎗。

雖是堂兄弟，也是骨肉連心。韋青嘶吼着抱着韋雲進入內間取鎗，院中的人已上了牆頭。

韋青持鎗追出時，人已不見，他看出這女人的背影，頗似瞎女阿秋。這本不足爲奇，她早已是萬里的心腹智囊了。

這兩鎗，都是在心臟附近，韋雲只剩下一口氣說：「大哥……盧卿她……如不太過份……請放她一馬……大哥……這惡毒的兩鎗，你一定要……要爲小弟找補回來……」

血如泉湧，失血太快，韋雲求仁得仁。老實說自斷了右肘，他就十分消極。剛才這場面即使不消極，他也會擋住大哥作鎗靶子。

就在這時莊前柳回來了，二人含淚相對。莊前柳說：「是誰？如何發生的？」

「大概是瞎女阿秋……」他說了剛才的情形。

這工夫小金魚也回來了，忽然在院中失聲道：「韋大哥，這兩套女人的衣服和毛綫圍脖是誰的？」

這兒目前只有她一個女人，「三手紅綫」蕭瑤另外獨居。她所以不住在這兒，第一是她愛靜，另外也知道韋青的目標大，不願招搖。

她昔年和萬里是朋友，近年來又接受過他的周濟，若非阿酥的勸導，要她掉頭對付萬里談何容易，既然要站在正義這邊，就要十分隱秘，不能曝露身份。在緊要關頭才能產生雷霆萬鈞之勢。

所以莊前柳乍聞此言，就來到院中，發現晒衣竿上晾着兩套年輕女子的衣衫，還有一條毛綫帶花圍脖。

這女衫自不是小金魚的，要不她怎會不認識自己的衣服？那麼這女衫會是誰的？莊前柳一嚷嚷，韋青出來一看，說：「像是萬柔的衣服。」

莊前柳和小金魚一楞，小金魚失聲道：「不是栽贓就是借刀殺人的把戲。」

所謂栽贓，可能是萬家，派人送來衣衫栽贓；如是借刀殺人，就可能是另外一撥人送來，而且狙擊之，然後嫁禍萬家。

但剛才那女刺客的背影，頗似阿秋，似是萬家栽贓的成份居多。

韋青熱淚盈眶，却冷漠地說道：「看來萬柔失踪可能是眞的，這兒又躭不下去了。」

韋雲的棺木暫厝在一座廟中。韋青等人新遷的地址就在偵緝隊左隣。新任的偵緝隊長程光遠已上任。也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禁烟禁賭雷厲風行。

× × ×

郝振鵬是聰明人，如今他有上十萬的家當，沒有理由在這是非圈中躭下去。決定先潛往上海租界再作進一步的打算。出國的可能性較大。

錢已滙走了一大部份，手頭還有一大皮箱珍玩和細軟，今夜凌晨兩點，他要登船由水路離開此地。

深夜江邊奇冷，船舶上的燈火寥若晨星，這檔口一輛單馬篷車在碼頭上停下，車伕跳下自車內提出一個大皮箱，沉甸甸地，足有百十斤重。逕自走向江邊碼頭外端的駁船。

這駁船外是一艘拖船，拖船外是一艘大約不超過三十四噸重的小火輪（即以蒸汽機爲動力的船）。

這車伕把大提箱放入艙中。就去解纜繩，且低呼着：「孫二……孫二，快準備開船……」

似乎一點反應都沒有，此人解了前纜去解後纜時，車內走出一個中年人也匆匆上船，而在後梢上解纜的漢子被人一掌砸昏，拖入後艙中。

後上船這個中年人進入中艙，就坐在大皮箱之旁。見開船的人，還沒有動靜，十分不耐，吆呼着叫道：「爲甚麼還不開船……」就在這檔口，艙口出現一個肉缸型的人物。後面還跟了兩個年輕人。胖子是章九如，後面二人必是保鏢的。

章九如入艙，「呵呵」笑着，伸出胖嘟嘟的大手和郝振鵬握手，一邊說：「郝隊長，你是去瓜州還是到鎮江去？」

郝振鵬也知道，章九如非但是古物鑑定名家，動心眼也絕不輸人，就以今夜來說，看來是栽定了。此刻還不便小家氣，只好握着手說：「鎮江！」

兩個年輕漢子一個站在艙口，另一個在外邊拖船上警戒。毫無疑問，孫二也被制住，或已被沉入江底。

章胖子說道：「郝隊長，去鎮江有何貴幹？」

「訪友！」

「嘿嘿！訪友會帶這麼沉重的大箱子去？」

郝振鵬十分惱火，說：「章先生是以甚麼身份盤查章某的？」

章胖子臉上很少沒有笑容。此刻仍然像尊彌勒佛，說：「身份談不上，至少郝隊長目前正在被通緝中。」

郝振鵬的臉色很難看。

「擅離職守，有損官箴……」章胖子道：「僅是這兩條，就不好過了！何況私

通國寶竊賊，知而不報……」

郝振鵬冷笑道：「你要甚麼？何不挑明了？兜甚麼圈子？」

「好！郝兄眞爽快！」章胖子說：「章某絕非為了你的大箱子而來，只是技癢，想知道郝兄手頭所有的一些珍玩，哪些是眞的？哪些是贋品？我想郝兄一定也樂於知道的。」

郝振鵬道：「眞的也好，假的也好，我都認了。」

「這怎麼可以認了。」章胖子道：「老實說，郝兄皮箱中任何一件古董珍玩，都是以生命和令譽換來的，如果是眞的，任何一件都值數千大洋，甚至上萬。要是贋品，一文不值。這麼拎來拎去，出生入死，豈不寃枉？」

郝振鵬一想，事已至此，就讓他鑑定一下，姑妄聽之也好。立刻打開皮箱說：「的確，這些東西，不讓方家過目，未免可惜。」

大箱中大約有二三十件古玩，有翡翠垂柳，柳枝上還有一隻碧綠的蟬，有紅玉壽桃，玉馬及金佛等等，但最珍貴的還是兩幅唐伯虎和五幅八大山人的名畫。

「老郝，鑑定這些珍玩，可不是一兩個鐘頭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在這光綫不明的船上。」章胖子道：「咱們同去。」

郝振鵬一猶豫，章胖子道：「我說振鵬兄，有件事你大可放心！對這些東西，我的　趣不濃。絕不會黑吃黑的。」

郝振鵬笑笑：「章兄，你如果對這些沒興趣，這麼冷的天氣，不在熱被窩裏納福，會到船上來凉快？嘿嘿！一口吞下鞋幫子……你心裏有底！」

章胖子正色道：「老郝，我這人你還不知道，對古董愛好，也僅止於欣賞，並不志在獲得！我請你同去，一是借重長才，應付目前的混亂局面，二是向你打聽並介紹一個人……」

「誰？」郝振鵬有惹鬼上身的感覺。

「故宮盜寶正主意易某的心腹，也可以說，是代理人焦慎初！」

郝振鵬不能不佩服這頭豬，甚麼都知道，但他也不能承認，說：「你以為我認識核心人物？」

「他不能算是太核心的人物！」章九如說：「只不過正主兒絕不會親自出面，到處兜售古董，所以姓焦的也算是核心人物了！

「我說過，我不認識他。」

「得嘞唄！郝兄，事到如今還來這個片兒湯，你不認識他，這些古物是自何處來的？」

郝振鵬訕訕地道：「不瞞章兄，這是自盧氏父女手中得來的。」

「就算如此，你也不能走，風聞有兩撥人在江上等你！」

「哪兩撥人？」

「一撥是盧大小姐和『魔鎗』侯七，另一撥人郝兄可以猜到的……」

郝振鵬目前也懶得去猜了，反正不是以前的主子，必是韋氏兄弟。他冷冷地說：「總而言之一句話，章兄要在下同去對不？」

「這……」章胖子「呵呵」笑說：「郝兄，老實說，少了你，就少了很大的實力，無論如何？咱們要把這個担子挑到地頭！」

「地頭是甚麼地方？」

章胖子吁口氣，說：「這麼說吧！既然韋氏兄弟能以『萬笛齊鳴』弄垮『紫衣社』，使萬里一下子就變成了光桿司令，屏障盡失，咱們也不可妄自菲薄，以你在上海會防局及此地偵緝隊的豐富經驗，絕對不該退縮的！」

郝振鵬道：「章兄知不知道局面太亂，有時換了冷鎗根本還不知對手是誰？」

章九如說：「郝兄，局面亂是亂，但大致已摸清，一方面是萬里，一是韋氏兄弟，一是盧卿和侯七，如郝兄決定與章某合作，章某會告訴郝兄，如今另有一股勢力脫穎而出，絕不遜於萬里。」

郝振鵬當然不是泛泛之輩。但有所謂「無欲則剛」，一個人在利欲薰心之下，他應有的智慧就減低或消失了。郝振鵬也知道這一點，但不說穿。於是他跟章九如走了。

因為他這麼作吃的是敬酒，如果拒絕那就要吃罰酒了。他發現船外足有十二三個之多，他的兩個部下被制住，現在已被放開跟他一起離去。

×　×　×

寒夜，弦月在天。

這兒是萬宅內院禁地上房左邊明間，屋中無燈，却在進行火辣辣的遊戲，充沛的活力，不下於二三十歲的年輕人。

半個鐘頭之後，風息浪平，只有輕微的喘息聲，男的道：「妳幹的不錯，只不過……」

「沒有幹掉正主兒是不是？眞想不到他們手足情深，竟到了生死與共的地步……」淡淡的弦月清輝自牕櫺中射入屋中，隱約可見她那露出被外的粉臂和豐隆雙峯的上半部，泛出微微的光澤。只有年輕女性才有的肌膚特質。

「他們有沒有看到妳。」

「也許沒有，就算有，也是罪有應得。」阿秋說：「因為小柔的衣衫在晾衣竿上，人必在他們手中。」

「除非柔兒自幼送上門，去找韋青，在目前，韋青不大可能主動和她接近。」萬里道：「況且那天在橋月樓』，柔兒當衆拒婚……」

「老爺子，你似乎還不能充分瞭解自己的女兒，既然萬柔過去和韋青有那麼深的交情，你以為一下子就能降到冰點？」

「這……這的確不大可能，除非他們之間的情感不純。莫非這是一種反射作用，也可以說是障眼法？」

「老爺子，事情發生之後，我忽然靈機一動，隱隱覺得小柔的衣衫及圍脖搭在韋青院中竹竿上晾晒有背常理。」阿秋道：「你想想看。就算小柔是自動去的，藏之匿之尚且不及，怎麼會把她的衣衫晾在院中，這會不會產生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效果？」

「阿秋，妳的腦子和妳的身體一樣的好！」

阿秋撩開他那隻在她大腿上蟹行的手，道：「我昨天看到了一個人，自牛經武的後門走出來，忽發奇想，當然這也許太玄了些……」

「說……說說看。」

「過去你說過，『紫衣社』內有兩個怪人，一個是具有超人聽覺的『隔牆耳』小葛和具有超靈嗅覺的狗鼻子小范……」

「是有這麼兩個奇人，可惜在『紫衣社』灰飛烟滅之後，又在韋雲狙擊下削去了他們的耳朶和鼻子。變成廢人了。」

「恐怕未必，」阿秋道：「鼻樑如果削得不太徹底，未傷及鼻竇，他的異能應還存在。至於雙耳削去更未傷到聽覺的重要部位，而現在，如果裝上義耳及義鼻的話……」

「莫非妳在牛經武的後門外見到的一個人正是這兩個奇人之一？」

「不錯，我相信沒有看走了眼，他應該是失去雙耳的小葛。似乎裝上了義耳，只是有頭髮遮覆，沒有看清。」

萬里道：「這和柔兒失踪又有甚麼關係？」

「老爺子，我的想法也許過敏了些，試問，是誰告密說是小柔在韋氏兄弟的手中？」

「這……」萬里一楞，道：「是牛經武的部下。」

「這就是了。也只有小葛和小范這種眞有異能的人才能在韋氏兄弟等人剛換了窩的檔口就查出他們的下落。而上次你託牛、劉以及地方上幾個富商巨賈到韋氏兄弟處去請客下帖子，韋、莊等人的秘密地址，不就是牛經武供給的？」

「著哇……」「啪」地一聲，在被內大力拍了她那圓橢橢肉嘟嘟的大屁股一下說：「前此，我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妳是不是以為小柔的衣衫掛在韋氏兄弟院內竹竿上，也可能是兩個怪人幹的？」

阿秋道：「至少，以兩個怪人的聽覺及嗅覺，可以知道那兒何時人多，何時人多不在家，或者一人全無？而趁機送去小柔的衣衫……」

萬里道：「以便使我的人看到而瘋狂地報復？」

「對！我是這麼想的，只不知對不對！另外，」阿秋道：「如果我的猜想並未離譜，牛、劉二大亨，至少牛經武這人並不能算是你的可靠搭檔了。」

萬里不出聲了，阿秋又說道：「你不信？」

萬里喃喃地道：「可能全對。如果小葛和小范眞的在他那兒，牛經武這老小子就居心不善！」

「要不要知會苗玉堂叫他下令全力戒備？」

「當然要，只不過這要我對他說，以免他吃味，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是，爺，我會小心的，反正我永遠也沒有苗玉堂對你重要。」

「阿秋，不要這麼說，家和萬事興。記住『和為貴』的銘言沒有錯。」

「爺，奶娘這個角色不小也不太大，她在高家大宅中是不是拿錢不多，管事不少？」

萬里說：「這個你不明白，奶娘是老苗的……」

×　×　×

牛經武在天香樓吃飯，自然還有劉永泰在座，另有四個保鏢，在另一桌上保護，這工夫，一個保鏢走近在牛經武耳邊說了幾句話，道：「牛爺，要不要把他架同去？」

「你說什麼？頭腦簡單！」牛經武道：「人在哪裏？」

保鏢說：「在樓下吃飯，只有他一個人！」

「走，老劉，咱們親自下去請……」

二人下樓往莊前柳桌邊一站，莊一抬頭，二人兜頭就是一揖道：「莊先生，這可是有緣，也是幸會，無論如何，我們二人仰慕已久，今天要讓我們作個東……」

二人死拉活扯把莊前柳拉上樓，讓到上位開始添菜換酒，任何人在這二人的慇勤招待下都會視為畢生殊榮　莊前柳也不會例外　飯後非請他同府小坐一下不可。

牛府的派場不比萬府差，這個以偷鹽、賣鹽起家的大亨，就和其他名噪一時的大亨一樣，風光是風光，將來為他們寫幕誌銘的人一定要昧着良心說假話才行。

花廳中生着煤爐，和暖如春，上了茗茶及四道名點。牛經武道：「珠玉在前，國手在座，若不問問健康而失之交臂，未免可惜，莊先生，在下的身體如何？」

莊前柳看看他的氣色，說道：「還不錯……」

「還不錯是不是暗示並不十分好？」

「來！莊某為牛先生試試脈……」試脈時，門外及後窗外的保鏢很緊張，大約盞茶工夫莊前柳收回手道：「牛先生的心臟不大好！」

「就這麼一試就知道我的心不好？」

「夫脈者，血之府也，諸血者，皆屬於心。」莊前柳道：「這是『內經素問』五臟生成論篇……」

「這個在下是十足外行。」

莊前柳發現花廳四周人影幢幢，就算這些大亨重視名醫，如不能收為己用，殺之是最可能的途徑。所以他不忘身在虎穴之中。

要出這個門，除了運氣還要加上智機才行。

「內經一書，相傳為黃帝所著，但據史家放證，實為秦漢時之作。」莊前柳道：「有人往往會問，醫術是不是越老越好？反之，三國時的華陀和更早的扁鵲，為什麼比後代的高明多多？」

牛、劉二人齊聲說道：「在下也有此同感……。」

莊前柳笑笑，至少，他知道危機已有了破解之法，聰明人製造的機會一定比遇上的多。他道：「『內經素問』中有：『其死，可解剖而視之』之說，可見古人精通醫理，下藥如神，實在與解剖有關，在北宋以前，尙有解剖犯人遺體之事，後因受佛教影响，解剖被視為極不人道，甚而訂律法而禁止，所以吾國醫術，還停留在秦、漢時代，甚而不如該時。」

牛經武道：「這麼說，在下眞有心病了？」

莊前柳道：「牛先生偶爾是否有大量冒冷汗及胸部悶脹的感受？」

「有、有有……」牛經武連連點頭，只是面色緊張就像被判了死刑似的。

「莊先生，可否也偏勞你為我看看有沒有病？」

「劉先生，在下首先要聲明，在下僅長於骨科……」

「客氣，就以莊先生爲牛兄的診斷來說，就很權威哩！」這工夫趨前坐下伸出了一臂，稍後莊前柳收手道：「劉先生恕我直言。」

「當然，當然，在下絕不會諱疾忌醫的。」

「劉先生左邊的腰子不大好，偶爾有沒有小便刺痛的毛病，或者小便不大順暢的感受？」

「有……」劉永泰口說不會諱疾忌醫，此刻臉上的血色消失。但他又說道：「莊先生，怎能證明先生的診斷是完全正確的。」

顧左右而言他，莊前柳道：「根據人的身材及重量，可猜出內臟的重量及長度，心不差兩，肝肺相差不逾四兩，大小腿的長度不逾半尺。通常必重十二兩，肝重二斤四兩，肺重三斤六兩，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三尺……」

牛、劉二人驚佩不已，當然，他們尚不能全信，莊前柳道：「只可惜沒有現成的屍體供你解剖，以資驗證……」這才算是回答劉永泰的話。

劉永泰道：「舍下有一位花匠到樹頂修剪枝椏掉下摔死，由於此人無家無業，且無親人，如果供作解剖後而予以厚葬，想他地下有知也不必反對此番義舉。」

莊前柳道：「不錯，遺體供作解剖，造福蒼生，乃是仁義之舉。」於是牛、劉二人引莊去看劉府家屍體，好在是寒冬，已死了五天的人，遺體尚完好未腐，他看過遺體寫下重要內臟的重量及長度，劉永泰派人在莊前柳的指導下解剖。

秤、量結果：肝的實際重量與莊前柳事前猜的僅差一兩，心重十二兩分毫不差，肺差二兩，小腸三丈三，一點也不差。

牛、劉二大亨心服口服，世上有這樣一位名醫，而他們二人已經證明有不太輕的病症，又怎能放過，於是請他開了方子去抓藥。

二人徵求莊的意見，願結拜爲異姓兄弟

莊前柳道：「承兩位這麼看重，我是十分感激，一切都待十天後，也就是兩位各服下十劑藥之後再說如何？如果服在下的方子無效，也就不必再談了吧？」

他打着哈哈告辭，劉、牛二人堅留他住一兩天，他說來日方長，日後再來拜訪。二人親自把他送到大門以外。

× × ×

盧卿和侯七在宵夜，「花皮」慌慌張張地回來報告：「大小姐，韋氏兄弟終被人幹掉了一個——」

「滋郎」一聲，盧卿手中的羹匙掉在地上砸破了，屋中一陣沉寂，盧卿有點尷尬，她常常發狠，希望韋氏兄弟死光，而且不得好死。如今才死了一個，她就沉不住氣了。

侯七瞪了「花皮」一眼道：「你以爲回來報告這件消息，人家會發給你一面金牌，銀牌，起碼也是一面銅牌是不是？」

「花皮」吶吶地說道：「大小姐不是很希望把他們兄弟二人「掛點」（幹掉之意）？」

侯七大聲道：「你他媽的簡直是豬腦，這點行情也看不出來，人類心中想的是一回事，口中說的又是一回事，我看應該爲你準備一面鐵牌、鉛牌或者牛角牌什麼的……」

「花皮」一身粗皮本就深淺不一，此刻臉上更是五顏六色，抓耳摸腮起來，盧卿却在「格格」地笑着。

盧卿冷冷地道：「你也不必指鷄罵猴，乾脆你就衝着我來好了。『花皮』，死的是哪一個？」

「花皮」道：「老二韋雲。」

盧卿忽然長長地吁了口氣。侯七道：「『花皮』，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剛才說的死者是老大韋青，會有人當場暈倒？」

「侯七，你少貧嘴！死相！」盧卿道：「『花皮』，坐下吃碗餛飩。是誰幹掉韋雲的？」

「據說是萬府的阿秋，用的是十三響，兩發子彈都幾乎正中心臟。」

侯七哂然道：「『花皮』，這已不是新聞，而是舊聞。」

「花皮」道：「怎麼？侯爺難道早已知道了？」

「事情是大前天夜裏發生的，前天我都已經知道了！」侯七道：「其實我還有更大妳更急於知道的新聞！」

「死侯七！前天都已經知道的事，到這光景還不說，你是什麼意思！」

侯七攤攤手，道：「雖說死的是韋雲，告訴妳時也會使妳提心吊胆地！何苦？有好幾次凌晨兩三點光景，我聽到妳在夢囈……」

「你……」盧卿不安地道：「你聽到什麼了？」

侯七揮揮手，道：「『花皮』，你到廚房去吃！」

「花皮」走後侯七道：「當然是呼叫韋青的名字。」

盧卿紅着臉道：「你胡說！」

「我眞希望自己是胡編的，根本沒有這麼回事。」

盧卿道：「你剛才說，還有更大的新聞！」

「不錯，而且還不止一件。」侯七道：「第一件事是『紫衣社』的小范和小葛並沒有變成廢人，又被人所藉重利用。其次——」

「誰？是不是萬里？」

「本該是他，却又不是，而是牛、劉二大亨！這就該明白，牛、劉二人也不怎麼乖，只不過是掩護得好，過去被萬里搶盡了鋒頭。其實他們二人也許更聰明些，而且早已插上了一脚。可能是由於萬里失去了軍閥的支持，他們才不再龜縮，伸出了觸角。」

「是他們收容了小葛和小范了？」盧卿道：「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意外，『紫衣社』過去受萬里遙控『紫衣社』垮了之後，萬里並沒有立刻伸出援手，收容殘存的人手，小葛和小范就是例子，當然，他們二人的耳朵和鼻子如果已經不管用了！牛、劉二人會收留他們？只不過這二人要特別小心！」

盧卿深知這二人的厲害，別的不談，就以「萬鐘齊鳴」那一次之後，他們二人曾察出敵人中有韋氏兄弟二人，可惜那時盧飛及二號頭子倪斌都不信，而造成更大的不幸。

盧卿道：「你的第二件大新聞呢？」

侯七道：「三手紅綫也在揚州。」

「她？」盧卿一愣，道：「她吃活人嗎？她在揚州又怎麼樣？」

「要不是這號人物在揚州，韋氏兄弟被鎖在牢中會憑空飛了！掛在妳的棉襖上的鑰會不翼而飛又不翼而回？」

盧卿臉色一變，想想那天的確隱隱記得那鑰匙會一度離過身，不久又回到身上來，這是事後的一種靈感，只是她還不敢確定確有那事，更未想到這號人物來到了揚州，她吶吶道：「如今看來，哪一方面都不好纏了！我想起來了，萬里該要送我一件禮物，不就是暗示要殺韋氏兄弟？」

× × ×

小葛和小范在吃晚飯，忽見門外有個人倚在門框上，身子還一抖一抖地顫動着，二人同時站起，叫了一聲「牛小姐」！

「坐！別客氣！」牛如蘭還是那姿勢倚在門上，道：「聽我爹和三四五號讚揚過你們，簡直把你們形容得上了天……」

小葛道：「小姐，三四五號是……」

「噢……」牛如蘭撇撇嘴，揚揚頭，自腦後扯過大辮子在手指上纏繞着道：「還不是我爹的三個女人？三號是三姨太，四號是四姨太……五號……」

小范道：「小姐，除了三四五和原配，就沒有二號嗎？」

「呸呸呸！」牛如蘭啐了幾口，道：「滿口噴糞！大太太命薄死得早，我娘是塡房，懂了沒有？」

小范躬身道：「對不起！小姐。」

牛如蘭道：「算了！我不怪你們，聽說你們二人有異能，交你們辦的事沒有不成功的。」

「小姐過譽，不過我們總會全力以赴的。」

「好！你們二人爲我去辦一件事，辦成了有賞，你們要多少？」

小范道：「不知道是什麼事？」

牛如蘭低聲道：「替我找到韋青的住處。」

小葛和小范互視一眼，神秘地笑笑道：「五十塊大洋就夠了！」兩人同時伸出手來。

牛如蘭道：「怎麼？你們已經知道他的地址了？」

小葛道：「是剛剛找到的，還沒有報告牛爺和劉爺。小姐說說看，值不值五十塊大洋？」

「好，好，我先付訂金，回來付清。」牛如蘭道：「我可要警告你們，這消息是我花錢包了的，永遠不許你們再告訴別人！」

「這……」小范面有難色，道：「小姐，這消息不能賣斷的，至少牛爺和劉爺問起，我們不能不回答。」

「在五天以內，你們就說還沒有找到，喏！這是一張二十塊錢的票子。」她丟出一張大洋票子，小葛接住。

牛如蘭道：「這似乎有點玄吧，莫非你們兩人熟讀星書，深通風角鳥占、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就算她僅能說出這些名稱來，也不太單純了。

小范道：「小姐把我們估高了，其實我們只是某種官能優於常人而已，我是嗅覺，小葛是聽覺。」

牛如蘭偏着頭道：「你們試驗一下如何？」

小葛馬上道：「就請小姐迴過身去，以最小的聲音說兩句話，看看我能不能聽到？」

牛如蘭半信半疑，廻身去說了兩句僅僅她自己才能聽到的話又迴過身來，小葛苦笑道：「小姐罵人，是不是『狗耳、狗鼻』四字？」

牛如蘭一怔，小范道：「在下也奉送小姐一個秘密，小姐剛吃過糖炒栗子，只是那栗子已經不新鮮而變了味——。」

牛如蘭又是一楞，道：「怪人怪事！果然有點名堂，勿怪我爹和劉大叔很信任你們了！記住！五天內不可把韋青的地址告訴任何人，餘欵回來付，就算我被人綁票，你們也不能說，記住了沒有？如敢故違，我會剝你們的皮……」問了地址才離去。

牛如蘭去後，小葛道：「小范，她要幹什麼？」

「管她，雖然咱們受僱於她的父親，以她老爺對她的『孝順』，似乎聽她的比聽她爹的有利些。」

「對！」小葛道：「識事務者爲俊傑，況且少的比老的大方得多……」

牛如蘭來到一個特別格局的小院落中，這兒有三個護院看守。牛如蘭道：「你們到院中去，我要和這個女人談談。」

一個小頭目道：「小姐，老爺交待，除了老爺、劉爺、章爺和郝爺四位，任何人不許私下和這女人接談。」

牛如蘭指指鼻尖道：「還有我一個，是我爹忘了交待，出去！」

護院當然不敢違抗，她老子對她，簡直可以列入二十四孝。三人到院中去，牛如蘭在鐵門外一站，說：「喂！萬柔姐……萬柔姐……」

「誰在外面？」

「是我，牛小妹牛如蘭……」

「牛小姐有什麼事？」

「我想和柔姐聊聊。」

「抱歉，此時此刻沒有這份心情。」

牛如蘭低聲道：「如果我要設法救妳呢？」

「妳爲什麼要救我？」

「『同情』二字還不夠嗎？」

萬柔來到鐵門邊道：「這兒戒備森嚴，妳一個人恐怕辦不到。」

牛如蘭道：「我要救妳就一定有辦法，不過有件事我不明白，那天在橋月樓上，柔姐爲什麼當衆聲言不嫁韋先生？」

萬柔微微一愣，略有所悟，說：「我總不能嫁給一個殺手、流氓之類人物對不對？」

牛如蘭道：「韋先生是流氓？」

萬柔道：「反正我不嫁他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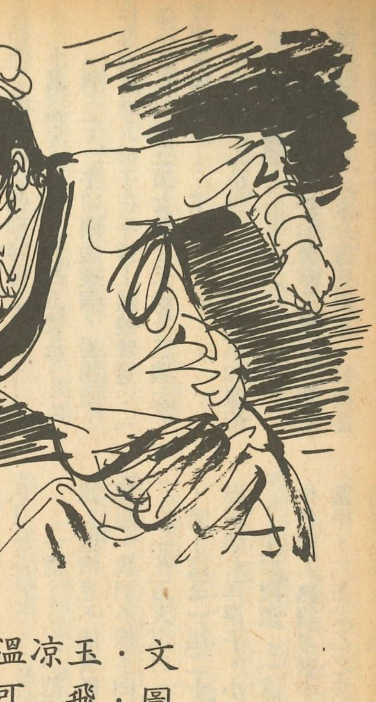
「聽說你們過去的交情不錯。」

「過去是過去。」

「不會是欲擒故縱吧？」

萬柔冷冷一笑，又回到床上躺下，牛如蘭低聲說：「柔姐，等着瞧吧，我會救妳出去的……」

（未完・12）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顧惜朝、黃金鱗雖然追殺鐵手、殷乘風、赫連春水，在前開路的是戚少商，鐵手抓住劉單雲爲護身符作斷後，黃金鱗、顧惜朝那管劉單雲在他們的手上，下令放箭，劉單雲當場變成刺蝟，鐵手雖受了毒傷，掩護了衆人脫險，殷乘風因傷重死去，衆人回到秘岩洞，按照他們的武功，隨時可突圍而去，但青天寨很多老弱病殘不能不照顧，因此只好死守在秘岩洞內，徐圖後計，雖可死守，但缺粮食，堅守了十三日，仍未渡過難關，赫連春水知道顧惜朝、黃金鱗另紮一帳篷共居，準備犧牲自己一命拚殺，息大娘知其內心痛苦，都是爲自己，出面勸阻……

雲開見日　奉旨平反

戚少商覺得喉頭發苦，吐出來的竟是血。

原來血是苦的。

這些日子以來，常常受創，傷未痊癒，吐血並不異常，但所有的創傷加起來，總不如這一刀深。

——因爲這刀是你砍的，大娘。

戚少商長吸一口氣，他明白自己不能再次負累息大娘，可是，從第一次乍逢驚艷，他們離離合合，爭爭吵吵，幾時靜息過？如許歲月，如許憂難。他輝煌時，只希望輝煌給她看；而她美麗時，只希望美麗給他看。可是一個美麗，一個輝煌，總是錯過了，縱今生今世，就不能償補了：：月光，月光眞是寂寞如雪啊。

戚少商關切洞內的一切風吹草動，他也查覺赫連春水不大對勁，所以暗中留意他的行動，但却無意中聽到了息大娘這番話。

他白衣蒼寒。

劍若青霜。

竦緊抿。

鼻高挺。

人傲。

可是他已經死了。

他的人還未死，可是心却死了。

自從聽到這一番話，他就等於不曾活過。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我會成全你的。戚少商心中只有一句句如一刀刀砍着的話。我會成全你的，大娘……就係你當年曾爲我唸：

「思君如明月……」

思君……

明月……

江水濤濤。

何年初照？

戚少商忽然昇起了一句自擬的詩：

　爲情傷心爲情絕

　萬一無情活不成

他一笑。笑得比哭還無依。

× × ×

直至天亮，他才發現自己未曾死去。

而且仍在活着。

悲悲哀哀般活着，然後又裝得快快樂樂。

——這種活着，是不是比死還難受？

——這樣活着：是不是比死還像死？

戚少商撫摸自己斷臂的傷處：彷彿：斷臂才是昨夜的事。

× × ×

就算不是因爲饑饉，羣俠在洞裏再也躭不下去了。

因爲易水漲了。

由於天氣的變化，影响水流，水浸入洞，低窪的地方，就變成一片水澤，逐漸的只剩下兩成不到的洞穴，僅可以避免水淹。

官兵現在只須集中監視那幾個較高的岩洞，便可以控制羣俠的一切舉措。

勇成本來建議，大家不如藉水浸入岩洞時，反逆遊出去逃生，但這條路却行不通。

因爲洞中的人，大多數是旱鴨子，而又多有家眷，逆水潛泳出江口，這不但要水性很好，而且也凶險無比的事。

更何況官兵早已佈署停妥，江上早停着數十快艇、蓬舟、風船、嚴加把守，而監守江面的高手，除了統管水師的「鐵桅」陳洋之外，還有「三十六臂」申子淺和「血鹽」侯失劍。

侯失劍和申子淺原本是尤知味的結拜弟兄，是黑道上字號叫得極响的人物，可能是得悉尤知味喪命於「青天寨」之故，全都加入官兵的剿敉行動中，想尋圖「報復」。

像這樣的銅牆鐵壁，任誰都闖不過去的。

就算能闖得過去，也必已張結天羅地網。

但留在洞裏，也不是辦法。

剩下不爲水浸之地，也常受攻襲。

官兵不住射來火箭，着地即燃，原本洞穴毗接，不難閃躱，但如今全都聚集在幾處，加上家眷的負累，以及飢餓的困擾，羣俠實在疲於應付，枯守不下去了。

他們終於明瞭了：官兵爲何一直只團團圍住，遲遲不發動全面攻勢，原來就是要等江水漲昇。

這一等，官兵聲勢愈來愈壯大。

羣俠愈來愈疲弱。

這一戰不必交手，就已經知道結果。

× × ×

其實，像鐵手、息大娘、勇成等都可以先潛泳出去的，或許能夠逃得性命，不過，這時候，誰都不忍心把其餘的人撇在這裏，置之不理，至於戚少商、赫連春水、唐肯都不便泳或不喜泳，根本就無法可施。

他們無法可施，官兵可步步進迫。

他們以鐵盾護身，結成數百人爲一隊，迎面迫來。

鐵手知道他們再不出去應戰，恐怕就得被人迫死在洞裏了。

如果出去應戰……

——禱這一戰的後果將不可收拾。

× × ×

一個人到了無可選擇的時候，也就是最悲哀的時候。

可惜一個人常常都會遇上這些時候。

一羣人有時也會遇上這種情形。

現在他們就遇上了這種情形。

那有什麼辦法呢？鐵手忽然哈哈大笑，笑聲响遍洞內，他長吟道：「天地長情，人生常哀，生死何足珍！人只要死得坦蕩，死得其所，也不杜此一生了！」

戚少商叱道：「好！」喊到一半，揚手接下一箭。

鐵手豪笑道：「你這半個好字，足以擊碎半壁江山！」

息大娘嘆道：「可惜就是這些人，只忙着對付自己人，却任由韃子蹂躪我們的河山！」

赫連春水紅了眼睛，說道：「好！咱們是大金殿前永不後退的龍，縱相亡於江湖，不見於天地之悠悠，也不杜相識這一場！」

鐵手見敵兵的銳盾陣已逼近洞口，知時間無多，長笑道：「只惜追命三弟不在，否則，該在出戰前，多痛飲三百杯！」

戚少商大聲道：「可惜勞二當家、阮老三當家、穆四弟……都不在此，否則，咱們可以好好的殺上這一場！」

「無情師兄若在，他一定冷靜沉着，絕不慌惶。」鐵手喃喃自語：「小師弟若然在此，一定早已奮身出去拚命！」

却忽然聽到一名青天寨徒衆低聲嘆氣道：「唉，殷寨主已去世，我們怎抵擋得了……」

鐵手聽得一聲怒吼，道：「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管他誰在，咱們就拚了這一場！」

一語甫畢，他已雙掌一挫，當先衝了出去！

戚少商看了息大娘一眼，那一眼裏，千言萬語，無窮無盡。

息大娘忽然覺得，她在此時此際應說一些吉利的話，便說：「我們都要活着，而且要好好的活下去。」

戚少商一點頭，提劍衝出。

息大娘也跟着掠了出去，只覺一人也緊躡而出，正是赫連春水！

× × ×

羣俠一旦湧出，本來千數強矢就要射來，但這時「鐵盾軍」離洞口已近，若放箭恐會傷及自己人，便不敢貿然發弩，鐵手第一個躍出，以沛然的掌力衝開鐵盾銅牌的八個缺口，官兵一時陣亂，羣俠相繼衝出，一湧而上，與官兵分別厮殺起來。

這一來，正是殺聲震天，風雲變色。

官兵比羣俠人數多出十倍都不止，而且不急於殲滅，把水面和岩洞四周緊緊包圍着，務使不讓有漏網之魚。

赫連春水只想拚命。

他找上吳雙燭。

他因爲信任吳雙燭，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殷乘風的死，他一直耿耿於懷。

吳雙燭也恨透了赫連春水。

因爲當他穴道被解後，發現自己三個結拜兄弟：劉單雲、巴三奇、海托山，盡皆死了，忍痛使他無法去深究是誰殺了他們，他只想爲兄弟們報仇！

吳雙燭的折鉄雁翎刀和赫連春水的白

纓素杆三稜瓦面槍，鬥在一起，一時勢均力敵，但「血雨飛霜」的三廷狼牙穿，加入了戰場，赫連春水立時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戚少商單臂揮劍，連殺數人，顧惜朝的一刀一斧，已找上了他。

兩人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招招搶攻，要拚出生死，可是老奸巨滑的顧惜朝，怎肯單打獨鬥？「粉面白無常」休生，手持十三節骷髏鞭，步步進迫，戚少商單劍敵四手，迭遇險招。

這羣人中，自以鉄手爲最强。

他一下子就釘上黃金鱗。

只有把黃金鱗拿下，或能使部份人能安然脫險；至於自己，鉄手早已豁出了性命。

黃金鱗的紫金刀，刀風霍霍，同時「敦煌將軍」張十騎和「豆王」歐陽鬥，一個揮舞虬龍桿棒，一個以九合無絲鎖子槍，三人聯手合攻鉄手，鉄手縱有天大的本領，要一舉間擊敗這三名一流好手，又談何容易？更何況是鉄手身上仍負傷不輕！

息大娘、唐肯、勇成領眷屬們退到江邊，「鉄桅」陳洋的大力黃金杵，運舞如風，獨鬥龔翠環和喜來錦，息大娘却給「三十六臂」申子淺的三稜透骨錐牽制着，加上「血鹽」侯失劍的鋑鋼虎頭刀，纏戰不休。

唐肯和勇成雙雙苦鬥惠千紫的短鋒鋸齒刀，「連雲三亂」趁機率兵衝殺，一時間各路人馬，都殺得鬼泣神號。

× × ×

羣俠落盡下風。

馮亂虎、宋亂水、霍亂步三人趁亂找便宜，釘上了唐肯與勇成。

他們都試過息大娘、鉄手、赫連春水、戚少商的厲害，便專找弱點子下手。

唐肯和勇成便是他們認爲的弱點子。

三人一加入戰團，唐肯和勇成怎支撑得住？「連云三亂」爲討好芳心，更加盡力進攻，勇成一雙鉄脚，才把霍亂步踢飛，惠千紫巳一刀刺入他的後心。

勇成半聲未吭，唐肯却大吼一聲。

唐肯大刀飛砍惠千紫。

惠千紫急退，刀勢一劃，鮮血飛濺！

唐肯正要追擊，勇成巳悶哼倒下，宋亂水和馮亂虎也纏住了他。

就在這時，「虎頭刀」龔翠環也着陳洋一杵，吐血踣地，巡捕班頭喜來錦情勢更爲凶險。

惠千紫一刀得手，見唐肯被連雲三虎苦纏，又想再暗算一記，忽然，勇成躍起，一脚踢在她的背上。

惠千紫哀叫一聲，翻空出刀，一刀砍在勇成額上。

勇成不閃不避，凌空出脚，又踢中惠千紫腰肢，惠千紫遠遠的飛了出去。

「連雲三亂」登時無心戀戰，掠去看惠千紫的傷勢，却見惠千紫連受兩下重踢，只剩下了半口氣，眼看是活不成了。

宋亂水怒道：「是不是！我都說不要爭了，現在她快要死了，還搶個什麼！」

馮亂虎嘿聲道：「你還來怨我們！不是你先爭，又有誰跟我爭！」

霍亂步也憤憤地道：「現在還爭個屁用！人都快要死了，啫啫啫，放着個標緻的美人兒，連用都沒機會用上一次，可惜，可惜！」

宋亂水不甘心地道：「都是黃大人，不是他一直佔用着，說不定她早就對我們千依百順了！」

霍亂步低聲叱道：「住咀！你敢在背後說黃大人的壞話！」

宋亂水吐舌道：「不敢，不敢。」

馮亂虎沒精打采地，道：「敢不敢都沒用了，人快要死了，唉，讓我摸一摸也好。」

宋亂水一把砸開他的手掌，喝道：「別動她！她是我的！」

霍亂步冷笑道：「誰是你這個傻蛋的！你別欺負死人不會說話！」

惠千紫其實還沒有死，她只是在彌留狀態，周遭的喊殺聲，彷彿巳離開她越來越遙遠，倒是這「連雲三亂」的爭吵，在耳邊越是清晰。

她聽到了這些話，臨死前，眞不知有什麼感覺。

× × ×

惠千紫死了。勇成也死了。

這些死亡僅僅只是開始。

「連雲三亂」一退，唐肯立即忍痛地扶着勇成，但誰都知道勇成是斷了氣了。

他臨死前的一擊，畢竟也能把仇人殺死。

唐肯噙着兩眼的淚，揮刀狂砍陳洋，與喜來錦雙鬥陳洋的大力黃金杵。

但那邊的戰團又見了血。

赫連春水的「殘山剩水奪命槍」，以拚命槍法，一槍刺中吳雙燭。

吳雙燭也一刀砍中了他。

吳雙燭倒地呻吟，「血雨飛霜」曾應得的三廷狼牙穿却對赫連春水展開瘋狂的攻擊。

赫連春水的白纓素桿三稜瓦面槍被砸飛，他立即拔出二截三駁紅纓槍，繼續苦戰「血雨飛霜」。

不過，他自己心裏非常清楚。

不出十招，他就要死在三廷狼牙穿之下。

——大娘，大娘，我快要死了……

——大娘，就算我死，也要多看你一眼……

他勉强撑持，放眼望去，却看不見息大娘。

他原本一直都有留意息大娘的位置，知道息大娘正與申子淺和侯失劍苦鬥，片刻裏還不致落敗，但現在竟沒有了息大娘的踪影。

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這一分心之下，他手中長槍，又被震飛。

「血雨飛霜」的三廷狼牙穿，像十隻窮凶極惡的野狼，同時張牙舞爪，向他噬來。

——大娘！

× × ×

「大娘！」

你在那裏？

——你在那裏？

× × ×

息大娘仍影踪不見。

一個人却無聲無息的逼近他背後，他

感覺到？却不知是誰。

他立時變得背腹受敵。

他知道他完了。

他一生人最遺憾一件事：從他身死前的最後一眼，也正是看不見息大娘。

看不見息大娘！

× × ×

看得見又怎樣？

看不見又如何？

但對赫連春水而言，這時候不知息大娘安危，是比死還痛苦的事。

可是戚少商呢？

他本來還可以勉强應付，但聽赫連春水這一聲悽喊，他心一亂，忙放目搜尋息大娘，左脇立即着了「粉臉白無常」的一鞭。

顧惜朝立時攫向他。

刀。

斧。

戚少商慘笑：自己終於還是要死在顧惜朝的刀斧之下。

他以青龍劍强撑數招，但眼睛還在到處搜尋：息大娘你在那裏？

生死巳變得不重要。

息大娘的安危才重要。

世上的長情，巳逾越過生，逾越過死，比生死還不朽無盡。

但人生却有盡頭。

人生的盡頭就是死。

人一死了，人生的路便走盡了。

千山萬水，除情以外，都是寂寞獨行路。

其實寂寞傷心，又何能除却情之一字呢？

× × ×

在赫連春水與戚少商遇危的同時，死前的一刹，同時只想到息大娘，同樣只關切息大娘。

兩個不同的人，同一的境遇，同一的心情。

情之傷人，情之動人，一至於斯，一至於此。

× × ×

鐵手怒吼。

因爲他同時發現：戚少商危殆，赫連春水凶險。

他內力源源迫發，雙掌拍出，左擊黃金鱗，右劈張十騎。

張十騎、黃金鱗一齊被他掌力迫退丈外。

可是，歐陽鬪突然袖子一揚。

天色忽然一黯。

至少有三百顆豆子，一齊像蔴蜂一般的向他叮來。

鐵手吐氣揚聲，雙掌上揚，將豆子激飛天外，向官兵叢中迸射而去。

官兵們一陣惶叫急喊，哎唷連聲，竟倒下了一、二十人。

鐵手手才向上推出，歐陽鬥雙掌巳分別拍中鐵手胸前！

鐵手大喝一聲。

歐陽鬥也喝了一聲。

鐵手連中兩掌，晃也不晃一下。

歐陽鬥喝了那一聲之後，却立步不穩，連退七、八步。

不過，張十騎却似一陣旋風般到了鐵手身前。

他剛才被震飛出去，但是不沾地的又似一陣風地「刮」了回來。

他手中的虬龍桿棒，橫掃鐵手。

鐵手雙肱一沉，硬受一擊。

張十騎打橫退出十一步，只覺血氣翻騰，想叫一聲：「好！」但一開口，喉頭一甜，幾乎吐血。

鐵手以一身精湛的內功，連挫二大高手。

可惜，他沒有第三隻手，也沒有人來讓他緩一緩氣。

黃金鱗巳繞到他背後，一刀砍在他背上。

× × ×

突然，一把劍，窄、長、尖而銳，顫動而迅急，無聲無息，發現時巳急挑黃金鱗握手的手腕。

黃金鱗暗吃一驚。

他雖巴不得手刄鐵手，但總不成爲了殺鐵手而丢掉一隻臂膀，更何况大局巳定，殺鐵手是遲早的事，也不爭在一時。

他急忙縮手，廻刀，一刀反砍來人。

他不砍還好。

一砍，那人不閃，不避，一劍反刺他的胸前「膻中穴」。

黃金鱗又是一凜，這人應變怎麼這般迅急？莫不是殷乘風未死？忙連退三步，刀勢一變，飛斬那人手腕！

殊料那人不退反追，劍勢直刺黃金鱗咽喉。

一招比一招狠。

一劍比一劍絕！

黃金鱗怪叫一聲，猛一吸氣，全身一縮，這時可見出他養尊處優但一身功夫決未擱下，在這等情形下，仍能以大旋風轉身，蹤子跟脚，一刀反撩對方下顎。

不料那人劍勢頓也不頓，如流星閃電，在黃金鱗刀意剛起，刀勢未至之際，巳劍刺黃金鱗的眉心穴，攻勢絕對要比殷乘風的快劍凌厲多了！

黃金鱗甚至可以感覺到劍鋒砭刺額膚的寒悸。

——這人竟不要命了！

——怎麼招招都是這種玉石俱焚的搶攻！

——怎麼劍劍皆是這般兩敗俱亡的打法！

黃金鱗也是應變奇速之人，當下雙腿全力一蹬，全身鐵板橋、鷂子翻身、細胸巧穿雲，三記身法，一式同施，險險閃開一劍，眼前只見一個堅忍而英挺的年輕人，手裏有一柄劍，而那柄劍又追叮自己的咽喉！

黃金鱗此驚非同小可，心念電轉。

——這是誰？

——難道是他？

× × ×

黃金鱗猛想起一個人。

一個傳說中的人。

在江湖上，每個人都聽說過他的名字，不過，在武林中，談起這個人的時候，通常都把他跟其他三個人的名字並列在一起。

他是誰？

× × ×

歐陽門又要撒豆子了。

他一揚手就是一蓬豆子：其中包括蠶豆、綠豆、紅豆、黃豆、黑豆、青豆、扁豆、大豆、巴豆……有軟有硬，有大有小，但在他手中撒來，都是比暗器更厲害的暗器。

他撒向鐵手的臉門。

鐵手只要中了這一把，臉孔就要變成痲蜂窩一般。

不過，他也知道這一撒手未必能傷害了鐵手，所以，他眞正的殺手，是在九合無絲鎖子槍，倏點刺戳鐵手的下盤。

他已看準鐵手的一身功夫，主要在一雙手上。

一個人花太多時間在一雙手上，下盤功夫就難免有點欠缺，反之亦然。

歐陽門的眼界極準。

他看對了。

但做錯了。

因爲他的豆子，忽然紛紛落地。

每一顆豆子，都被擊落。

是被暗器擊落的。

暗器極細，包括有：蜻蜓鏢、黃蜂針、喪門釘、恨天芒、透骨刺、天外遊絲、金蠅珠、情人髮、珍珠淚……等等絕門暗器，有的暗器，連名稱也沒有；有的暗器，當今武林已無人會使；而今卻在同一人之手、同一刹那間全使出來，把自己撒出的豆子，盡皆擊落。

歐陽門大吃一驚，那一槍也刺不出去了。

他抬頭一望，只見一個蒼白而冷酷的青年，雙腿盤膝而坐，不知何時已在自己身前，正冷冷的瞧着他，冷冷的問了一句，道：「你如果還有豆子，不妨把它都撒出來。」

歐陽門驀地想起一人，失聲叫道：「你──！」

那青年微微一笑，笑時也寒傲似冰：「你有豆子，我有暗器，公平得很。」他目光流露出一種極高的自傲與自信。「我一向十分公平。」

然而他只是一個殘廢。

天底下有那一個雙腿俱廢的人，能有這等自信、還有這手能令人動魂驚心的暗器？

有。

× × ×

至少有一個。

不過，這個人，通常也與其他三人併稱。

他是誰呢？

× × ×

張十騎把虬龍桿棒飛舞狂旋，怒擊鐵手！

他恨鐵手，身爲公差，又貴爲御封「名捕」之一，居然還勾結匪黨，他一向公正嚴明，所以更要把鐵手這等「害羣之馬」剷除！

他這一棒，足可開山裂石。

但這一棒，卻打在葫蘆上。

「蓬」的一聲，那葫蘆卻不知道是什麼製成的，居然打不碎，完好如常。

這一擊，卻擊起葫蘆嘴裏的一股酒泉，直噴到他臉上！

張十騎忙揮袖急退，但仍給不少酒珠濺在臉上，只覺酒沾之處，一陣熱辣辣的痛，以爲是毒液，急亂了手腳。

只聽一人笑道：「這只是烈酒，決不是毒酒！」他一面笑着，一面說話，一面出腿。話說完這一句，已踢出五十二腿，

張十騎只覺得腳影如山，桿棒左攔右架、上封下格，都抵擋不住，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

那人一輪腿踢完，停了下來，又咕嚕嚕的喝了一大口酒，笑問：「怎麼？你休息夠了沒有？」

張十騎心中一動，倏地想起一人，正要發話，那風霜而又豪邁的人大笑道：「你歇了口氣，我可又要來了！」全身飛起，雙腿比手還靈活，一連蹴出一十三腿，每一腳踢出來的角度，都詭異莫測、匪夷所思！

張十騎連忙全神貫注，竭力應付，心中卻想：

難道是他？

× × ×

誰是他？

他是一個名動江湖而遊戲人間的人物，不過，黑、白兩道提起這個人名字的時候，通常都把他和他的三位師兄弟的名字並列。

──他是誰呢？

× × ×

鐵手一見這三人，血氣上衝、豪興斗發、神威抖擻、容光煥發，忍不住大聲叫道：「你們來了！」

冷雋而殘廢的白衣青年笑道：「遇上這種事，我們怎能不來？」他這樣笑的時候，就不那麼寒傲了。

蒼桑而戲謔的中年人笑道：「我們是來遲了，但卻一定會來。」他笑起來，很有一股酒脫的味道。

英俊而堅忍的年輕人也笑道：「我們終於來了！」他笑起來十分英俊好看。

一時間，四個人忍不住一齊歡愉的道：「我們又在一起了。」

他們雖在說着話，在手下腿上，都不歇着。

黃金鱗、張十騎、歐陽門的心一齊往下沉，因爲他們都聽說過一句話。

一句江湖上流行了很久的話：

一句已經可以算得上是武林裏至理名言的話：

× × ×

「四大名捕，天下無阻；

四人聯手，邪魔無路。」

× × ×

他們是四大名捕。

白衣殘足的是大師兄無情、蒼桑中年人是三師弟追命，年輕堅毅的是小師弟冷血。

他們當然都有自己本來的名字，可是因爲他們的外號太出名了，所以江湖上知道他們原來名字的人，反而不多。

他們當然就是「四大名捕」。

× × ×

「血雨飛霜」的狼牙穿，穿不過赫連春水的身體，因爲息大娘已搶近赫連春水背後，用她的七色小弓，射出了她的暗器：「刺蝟」，倒穿過了他的掌心。

「滅魔彈月弩」的威力，非同小可，

何況是在近距離發射，「刺蝟」更是絕難應付的暗器，曾應得悶哼一聲，三廷狼牙穿落地，捂手急退。

赫連春水忘了一切，只是叫道：「大娘……」心頭一酸，幾乎落淚。

戚少商當然也沒有死在顧惜朝的刀斧之下。

因爲戚少商身前突然多了一個人。

一個又瘦、又弱、又青、又白、又病、又怕冷、身上穿着厚厚的毛裘、兩眼有點發綠、兩頰微呈火紅色的人。

這個人瑟縮在毛裘裏，可是顧惜朝一見到他，就像見到鬼一樣。

因爲他的鼻骨，便曾是因此人一彈指而碎裂。

他在此人手下吃過大虧。

這個人，當然就是──戚少商喜叫道：「捲哥！」

江南、霹靂堂、雷門、雷捲。

× × ×

息大娘爲何「不見了」？那是因爲唐晚詞突然在戰團出現，雙刀一掣，先發制人，各傷了申子淺和侯失劍一刀，唐晚詞和息大娘兩人又在一起，雙刀短劍一繩鏢，相視一笑，息大娘即轉去其他戰團援助，並及時解救赫連春水之危，唐晚詞則與喜來錦、唐肯力敵陳洋、侯失劍、申子淺三人。

張十騎又驚又怒，急叱道：「你們要造反不成！四大名捕──」

話未說完，陳洋已捱了一名空自旁閃出來的巨斧大漢一肘，哇地口吐鮮血，眼見是無力再戰了。

無情淡淡一笑道：「要是造反，我們怎突破得了你們重重軍馬，直入戰團？」

追命笑着又灌了一口酒，接道：「我們當然是奉命而來的。」

張十騎是威鎮邊疆的大將，他立即問：「奉命，奉誰的命？」

冷血截道：「奉聖上之命。」

這句話一出，衆皆動容。

黃金鱗見勢不妙，立即道：「聖旨何在？」

追命道：「馬上就到，我們怕貽成大錯，先行一步，來阻止你們下辣手。」

陳洋是水上將官，他忍傷問：「我們憑什麼才能相信你們說的是眞話？」

「我們說的當然是眞話。」無情伸手一引，人羣立分，只見有三人三騎，並策而來，後面跟着大隊兵馬，全是隸屬京師的親兵。

黃金鱗一望，只見三騎均是氣派非凡，官服官靴，左首邊是一名武官，紫膛臉，深目濃眉，面色紅潤，右首是一名帶刀侍衞，但官銜極高，靑子官靴，四開摺灰大褂，紅布刀衣，目含神光，顧盼間一團正氣，居中的是一名老太監，面如蟹殼，色近青磚，白眉如雪，脣角下撇，威儀肅肅。

黃金鱗心往下沉，因爲來的三人，左邊的正是傅相爺得力親信，亦在朝中當一品官的龍八，右首那兒的是諸葛先生爲皇帝佈防的帶刀一等侍衞副頭領舒無戲，而居中的太監，是皇上的近身，宮中人人都稱之爲「米公公」，聽說一身內外功夫，已高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這一下子，來了三個人，全是朝廷中的要人，而且，其所屬均大不相同，其中米公公口中說出來的話，幾乎已等於聖旨一樣，而龍八和舒無戲，也是能代表傅丞相和諸葛先生。

黃金鱗的心往下沉，顧惜朝的心也往下沉。

他們立時拜見三人。

他們心中唯一的寄望是：幸好傅相爺的親信龍八也來了，如果萬一有什麼不利的變化，龍八一定會挺身相護的。

可是最令他倆心驚肉跳的話，便是由這人的口中說出來：「黃金鱗，顧惜朝，枉朝廷予你們重任，丞相大人提拔你們，你們竟私下勾結，擅下軍令，逼害忠良之士，這還成何體統，像什麼話！」

這幾句話猶如晴天霹靂，黃金鱗，顧惜朝愣在當堂！

其他的陳洋、張十騎、歐陽門、休生、曾應得等，始知事有蹺蹊，面面相顧，只怕大禍臨頭，作聲不得。

黃金鱗顫聲申辯道：「下官知罪。下官有要情相稟……」

龍八吆喝道：「還狡辯什麼，聖旨馬上就到了，你還狡賴，想罪加一等，是不是？」

黃金鱗這回三魂嚇去了七魄，全身抖哆了起來，只顧跪地求饒。

顧惜朝畢竟是武林中人，有點胆識，忍不住抗聲道：「稟各位大人：小民任敉匪一事，確是丞相大人委派，小民懷裏還有委任狀──！」

「胡說！」龍八叱喝着道：「丞相大人早已飛騎追回委任書，要你們繳回印信，你們一直延展不從，而今還在此狡說不成！」

顧惜朝心中叫起撞天屈來，那居中的太監忽道：「你們辯也無益，聖旨由楊公公親奉，片刻就到，我們跟四大名捕先趕前頭，制止你們草菅人命。」

陳洋在旁忍不住道：「可是……他們的確是盜匪啊……」

話未說完，龍八喝道：「來啊！」

後面的亮花頂，開雕袍的武官，齊喝吆一聲，垂手領命，龍八道：「拿下此人，先掌嘴三十，押待後審，如有縱容，小心你們的腦袋！」

八名武官齊聲道：「是。」

一齊過去把陳洋控背一扳，四把厚背朴刀交錯駕着脖子，劈劈拍拍的連摑掌咀，也不待他再作申辯。

這一來，人人都噤若寒蟬，那敢再分辯半句？

局面已完全控制下來。

戚少商、息大娘、赫連春水、唐肯等的噩夢已過去。

雲開見日。

奉聖旨的楊公公雖未到來，但米公公、龍八和舒無戲來了，從他們的言談舉止看來，局面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黃金鱗、顧惜朝、文章等已失勢，他們的上司爲求自保，不惜「棄車保帥」。於是黃金鱗和顧惜朝，不但無功，反而有過，戚少商、息大娘、雷捲、鐵手、唐肯等，卻獲得「平反」。

果然如此。

（未完・五〇）

俠義傳奇小說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一行離開唐門，在路上果然見到嚴拾生乘快馬趕來，並將諸葛胆帶毒瓷球往唐門之事告知，燕十三、長孫無忌知道事體不妙，連忙折返唐門，可惜已經遲了，唐門弟子中毒消解溶化，玉嬌嬌尚未研究成解毒之藥，本身亦中毒而死，臨死前將毒氣的製造主要成份是海鹽……燕十三等人得到了這個寶貴的訊息之後，便決定東行，來到了產鹽區的海濱，以鹽商的身份出現，採購海鹽，但海鹽爲當地海沙帮控制，事前燕十三等已了解海沙帮的所爲，這次特來此地找帮主章濤求見，受到他們操刀嚴陣以待，拒絕接見……

查問海沙帮　趕去三河口

「那一個緊張了。」郭春華語聲接一沉。「海沙帮不歡迎你們留在這裏，請你們離開。」

長孫無忌冷冷的接口：「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我食君之祿，担君之憂，身負王命，有那一個地方留不得？」

郭春華面色又一變，長孫無忌又道：「我是什麽人，你大概心中有數。」

郭春華深吸了一口氣。「我與你素未謀面，又怎知道你是什麽人？」

長孫無忌語聲更冷。「那我告訴你，我是京師禁衞統領長孫無忌，奉旨南下調查毒氣一事，如有阻攔，先斬後奏！」

燕十三隨即指着練青霞道：「至於這一位，乃是京師的總捕頭，神武營出身，受命總領十三省捕快，權力之大，絕不在那位長孫無忌之下。」

他故意提高語聲，目的當然是要那些海沙帮衆知道，海沙帮既然一直以來對官鹽都供應無缺，應該就大都是奉公守法之輩，對官府中人是一定的避忌。

果然不出他所料，那些海沙帮衆聽着都不由面面相覻，現出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反應。

郭春華當然明白長孫無忌燕十三的意圖，沉聲道：「海沙帮一向奉公守法，無論各

位是什麽人，我們也一樣說話。」

長孫無忌道：「既然問心無愧，閣下又何須阻止我們入見老帮主？」

郭春華目光一掃，冷笑道：「老帮主不理事已久，沒有必須我們都不想驚動他老人家，既然我能够作主，有什麽事對我說就是！」

他已經看出部份海沙帮衆已露出疑惑之色，處理不當，後果不堪設想。

長孫無忌一點也不放鬆，接道：「閣下現在肯讓我們留下來了。」

郭春華嘿嘿冷笑。「長孫大人既然身負王命，先斬後奏，姓郭的只得一條人命，如何敢不合作。」

長孫無忌道：「這最好不過。」

郭春華冷笑接道：「否則長孫大人只怕要調動軍兵實行武力鎮壓的了。」

長孫無忌道：「有這種需要我們是會這樣做的。」

練青霞接道：「我們奉命南下以不擾民爲原則，亦希望大家能够與官府合作。」

「官府一定要合作，什麽人敢不合作？」郭春華連聲冷笑。

練青霞道：「那麽不用多說，帶我們往見老帮主。」

郭春華道：「不是我不肯合作，老帮主今天不在，你們明天再來好了。」

「這麽巧。」練青霞迫視着郭春華。

「有時就是這麽巧。」郭春華若無其事。「幾位難道要一搜海沙帮的總壇，才肯罷休？」

練青霞目光及處，已發現那些海沙帮衆有些激動，目光轉到燕十三面上。

燕十三沉吟着道：「老帮主若是眞的不在，我們明天再到來也無妨，但若是在，少帮主硬說不在，我們不懷疑少帮主也不成的了。」

郭春華冷笑。「然則幾位還是要一搜海沙帮總壇的了。」

燕十三搖頭，朗聲道：「老帮主當年叱咤風雲，頂天立地，又喜歡廣交天下英雄豪傑，我們雖然算不了什麽，但老帮主若是在，絕沒有理由不接見的，這當然少帮主最清楚，少帮主也沒有理由不清楚老帮主的性格，說不在應該就是不在的了。」

這番話他其實是說給那些海沙帮聽，也同時留意那些海沙帮衆的反應。

那些海沙帮衆部份明顯的都對郭春華投以奇怪的目光，燕十三看在眼內，幾乎立即就肯定章濤一定在海沙帮總壇內，所以不接見完全是郭春華的意思。

郭春華所以這樣做自然有問題，但他們若是強闖進去，少不免有一番惡鬥，萬一有死傷，便是章濤現身郭春華也振振有詞，再來一番惡鬥也並不奇怪。

章濤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到底還不清楚。

郭春華當然看出燕十三打的是什麽主意，那些海沙帮衆的神態也看在眼內，心裏雖然不高興，一時間亦想不出什麽辦法對付燕十三，在目前來說，他只是希望燕十三等人

快快離開，好使他有時間安排一切。

所以他只是冷笑，燕十三隨即又一句：「老帮主若是同來，勞煩跟他老人家說一聲我們曾經來過。」

郭春華正恨不得他快些離開，聽他這樣說，便要說什麽盡快將他打發離開，一個蒼勁的聲音便傳來，道：「是那一個要見我？」

一聽這聲音，郭春華一個頭便彷彿要變成兩個，在他知道燕十三等人會找到來的消息，他便已吩咐他的妻子倩兒小心侍候章濤，莫要章濤知道這件事，但章濤現在還是來了。

章濤已經一大把年紀，鬚髮俱白，但精神仍然充足，顧盼生威，氣勢也甚大。

章倩兒侍候在他身旁，楚楚可憐的，看見郭春華望來，不由自主垂下頭。

那些海沙帮衆左右讓開，恭恭敬敬的，對章濤絕無疑問仍然是一份敬畏。

章濤當中走過，在適當的距離停下來，目光先落在郭春華面上，笑了笑。「你不必怪倩兒，她已經盡了力，就是經驗不足。」

郭春華方待說什麽，章濤話已經接上：「其實你應該聽其自然，你叫倩兒來看着我，不讓我這兒去那兒去，反而會引起我的懷疑，我雖然已絕足江湖，到底還是老江湖，老經驗。」

郭春華連忙道：「小婿這樣做，只是不想你老人家費心担憂。」

章濤搖頭。「到現在爲止我還是海沙帮的帮主，眞的發生了要我費心担憂的事，又怎能不担憂費心？」一頓轉問燕十三。「是你們要見我？」

「晚輩燕十三拜見章老前輩。」燕十三非常有禮貌，他當然看出那些海沙帮衆對章濤的尊敬，若是他也先來尊敬一番，話也好說得多。

「盈盈纖纖拜見章老前輩。」在燕十三左右的纖纖盈盈當然明白。

長孫無忌也明白燕十三的心意，施過禮才道出自己身份：「大內禁衞統領長孫無忌。」

「神武營練青霞——」連練青霞也不例外，經過一連串驚心動魄的生死搏鬥她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也多少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章濤顯然有些意外，連連點頭，呵呵大笑，那些海沙帮衆面上的敵意也與之同時消減了很多。

郭春華看在眼內，知道厲害，一時間却不知道如何反擊，他當然知道那些海沙帮衆對章濤的忠心，否則他早已成功的將章濤的地位取而代之。

章濤呵呵大笑了一會才道：「你們這五個年青人還知道有我這個老頭兒啊。」

燕十三打蛇隨棍上，接道：「所以我們一到來便求見老前輩。」

章濤目光轉向郭春華。「他說我不在是嗎？」

燕十三道：「我們正要離開，老前輩便出來了。」

章濤目光回到燕十三面上。「我聽說過你這個人，江湖上無疑很多欺世盜名之輩，但出自老江湖口中，每一個都是讚不絕口，可見你俠客之名是實至名歸。」

燕十三道：「晚輩只知道做應該做的事。」

「很好——」章濤目光再一轉。「我雖然討厭與官府中人打交道，但看兩位這樣年青，一面正氣，應該都是有爲青年，不同一般官府中人。」

練青霞長孫無忌還未開口，章濤話已經接上：「兩位來自神武營與禁宮，可見事情的嚴重，老夫只是不明白，與我們海沙帮怎會拉上關係？」

長孫無忌應道：「毒氣的事情不知道老前輩有沒有聽聞？」

章濤一怔。「略有所聞，你們就是爲了毒氣的事情來的。」

「正是——」長孫無忌並不否認。

章濤微微一笑。「我以爲你們應該走一趟唐門才對，唐門一向是以煉毒暗器見長……」

燕十三道：「我們已經去過了，毒氣與唐門無關，只是唐門已找到了解藥配方，也因此遭到滅門之禍。」

「滅門之禍？」章濤面色一變。「不是說他們已找到了解藥配方？」

「尚未來得及製煉，毒氣便襲來。」燕十三長歎。「我們趕到去的時候，唐門已無一倖免，只是掌門人臨終說出毒氣乃是由海鹽煉製而成。」

「海鹽？」章濤一怔，搖搖頭道：「我實在難以相信，海鹽又怎能够煉製出毒藥？」

「唐門掌門人是如此說，以她對毒藥的認識，我們實在難以懷疑他的話。」

「所以你們跑到這裏來。」

「盛產海鹽的地方雖然不止這裏，都是以這裏最接近，我們調查所得，近來又的確有人在大量搜購海鹽，貴帮子弟而且強迫鹽民大量出產，以廉價收購，有不服從的甚至加以殺害？」

「有這種事？」章濤很奇怪的轉問郭春華。「是不是有這種事？怎麽我全不知情？」

郭春華沉吟着。「小婿也並未聽說，這就立即吩咐人去調查清楚。」

章濤插手阻止。「不用了，官府中人既然找得到來，又怎會不調查清楚？」

長孫無忌隨即拿出一份報告。「有關被害人的一切都在這上面了。」

章濤再揮手。「若是辦這個也要借助官府，我這個海沙帮主也是白做的了。」

長孫無忌也不勉強，章濤目光一轉，長歎一聲：「海沙帮所以能够獨當一面，除了海沙帮衆的團結，還因爲眞的能够做到公平，這麽多年下來，有賴彼此合作，我這個做帮主才能够做得這麽舒服。」

那些海沙帮衆全都沉靜下來，章濤接道：「也許就因爲過得太舒服了，我的思想也因而變得遲鈍，大小所有的業務都交給郭春華，開始的時候他也的確做得很不錯，使我很放心，也自然因而懶惰起來，沒有再過問，所以無論發生了什麽事情，我這個帮主實在難以推卸責任。

郭春華忍不住開口：「無論怎樣，這也是海沙帮的事情。」

章濤搖頭。「事無不可對人言，海沙帮從來就沒有家醜不可外傳這種話。」

郭春華一聳肩膊。「既然如此，你老

人家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反正我這個少帮主原就沒有什麽權力阻止，也作不了什麽主。」

「住口——」章濤斷喝：「你若是不能作主，又怎會有這種事發生，大家若不是眼中有你這個少帮主，又怎敢出了事也不來跟我說一聲。」

郭春華怔住，章濤目光轉落在倩兒面上。「這當然你也帮了不少忙，連你也表示我已知道了，其他人又怎還會懷疑？」

「爹——」倩兒頭垂得更低。

「很多事我其實都已有些懷疑，但只是以爲你們不想驚動我，又一定可以解決，才沒有過問。」章濤又長歎一聲。「我時常都以爲應該讓你們年青人去練習一下處理事情，也以爲你們年青人應該做得更起勁，那知道你們完全不是這回事。」

倩兒搖搖頭，接道：「這完全是女兒不好。」

章濤再一聲長歎。「你這樣將事情承担下來對你有什麽好處？」

「這的確……」

「嫁出去的女兒到底是別人的。」章濤苦笑。「我只是以爲你多少都有一些爹的脾性，凡事先看看是否有道理，又是否有違背正義。」

章倩兒垂下頭，無言以對，章濤沉聲接道：「毒氣的厲害，相信沒有人不清楚，若是果眞由海鹽提煉出來，那答應供應他們海鹽的人可謂罪孽深重。」

倩兒脫口道：「女兒完全不知道他們要這許多海鹽是作這種用途。」

「那你以爲是什麽？」

「女兒只是以爲可以從中得到可觀的利潤。」

「由鹽民身上壓取高利？」章濤大搖其頭。「你也不枉是我的女兒，不枉我多年一番教導。」

倩兒頭垂得更低，章濤目光轉向郭春華。「你倒是很懂得說話，懂得利用倩兒好利的弱點。」

郭春華乾笑一聲，章濤接道：「倩兒無疑是免不了一般女人的小心眼，但我相信也是爲了你。」

倩兒接着又說道：「是女兒的主意，希望得到更多的利潤，以後日子過得更舒服。」

章濤冷然一笑。「那麽你以後的日子是準備與那一個過的。」

倩兒又是一怔。「爹怎麽這樣問？」

章濤冷笑。「你們夫婦跟着爹在海沙帮總壇內雖然說不上豐足，亦算得衣食無缺，要過得更舒服，當然是要離開這裏的了。」

「這裏其實也沒有什麽不好……」倩兒囁嚅着。

章濤怎會不知道是郭春華的主意，目光一轉。「男兒志在四方，你有這個大志値得高興，但到頭來還是打海沙帮的主意就未免有些可笑了。」

郭春華眼珠子不住的轉，顯然要找些理由分辯，却是找不出來。

章濤盯着他，一會才接道：「在我面前你還有什麽話可說，你是一個孤兒，由我一手養大，刻意栽培，還將女兒嫁給你，讓你執掌海沙帮的大權，又怕你有不舒服的感覺，一切不予過問，若說這你也還不滿足，我實在想不到再怎樣才能够滿足你的了。」

郭春華沉吟着。「海沙帮只是一個小小的帮派。」

「無論如何你也是一帮之主，若轉到另一個帮派，你只是一個被人指喝的帮閒，以你的天份和武功智慧，還能够做出什麽？」

郭春華點頭。「我總算明白，你一直瞧不起我。」

章濤笑了。「一個人給人的印象怎樣並不在別人，乃是在本身的表現。」

郭春華雙眉一揚。「別的人可不是這樣看我。」

章濤又笑了。「那是別人要利用你，若是你也看不出來，我亦都無話可說。」

郭春華道：「我也只是要問一句，這件事你準備怎樣處置？」

「國有國法，帮有帮規，也許你不知道國法如何，海沙帮的帮規你應該瞭如指掌。」章濤仰首向天。

郭春華轉顧倩兒。「你聽到的了，之前我可有說錯，我留在海沙帮中表面上是少帮主，其實一些權力也沒有，若是有什麽不妥，不免要帮規處置。」

倩兒立即向章濤跪倒。「爹——」

章濤揮手截住，搖頭。「你的心情我完全明白，所以無論你做出什麽來我也不覺得奇怪，要怪我也只怪自己一點婦人之仁，將你交託給一個這樣的廢物。」

倩兒接着說道：「女兒只求爹網開一面。」

章濤冷冷道：「你要我饒他一命，可以——」

倩兒立即向郭春華。「你還不跪下來，多謝爹他手下留情。」

「那有這麽笨的女人？」郭春華咬牙切齒的。

章濤伸手輕撫着倩兒的頭。「她這不是笨，只是太担心你。」

郭春華沉着臉。「老實說一句，你打算怎樣做？」

章濤緩緩道：「首先你必須將你知道的說出來，好讓我對海沙帮對官府有一個交待。」

倩兒立即道：「這還不簡單，你答應好了。」

郭春華冷冷的看了倩兒一眼。「笨就是笨，話還未聽清楚便搶着答應。」

練青霞忍不住插口。「一個人太關心另一個人，自然會變得遲鈍。」

郭春華冷笑道：「這是我們夫婦的事，跟你又有什麽關係？」

練青霞淡然一笑，沒有作聲，章濤不由又一聲長歎。「這種話也不是一個大男人說的，我一向自誇知人善任，到現在才知道完全不是這回事。」

燕十三接道：「老前輩言重了，若非老前輩知人善任，海沙帮也不會出現，維持到如今。」

章濤嘟喃道：「創業難，守業更難，有些道理眞是千古不易。」

倩兒絕無疑問心中只有一個郭春華，其他完全不管，接問：「爹的第二個條件又是什麽？」

章壽看着她，長歎道：「不管怎樣我今天壞了他的大事，你若是跟他在一起，他一定會遷怒於你。」

倩兒連忙道：「女兒巳經決定不管怎樣，一輩子也跟着他的了。」

章壽點頭道：「這你就是不說我也明白。」

郭春華即時一句：「都是廢話。」

章壽沉聲道：「我最初敎你武功，你答應過什麼？」

郭春華冷笑道：「不管我最初答應過什麼，只問你現在準備怎樣做？」

章壽一聲：「好——」語聲更沉重：「我敎你武功目的在要你鋤強扶弱，俠義爲先，你既然違反，這一身武功當然要追回，以免你日後再以之爲非作歹。」

郭春華面色大變，章壽接道：「你可以留在海沙帮，也可以帶着倩兒離開，但我看準了，你一定會留下來。」

郭春華面色一變再變，倩兒方要說什麼，又給章壽喝住：「我這樣做其實是爲你們設想，廢了他的武功，對內對外都叫做有一個交待，別人總要給我面子，事情到此爲止。」

倩兒道：「可是他沒有了武功……」

「在海沙帮你難道還有別人欺負他？」章壽冷笑。「相反我不廢他武功，日後以之爲非作歹，碰上一個厲害的，還是難逃一死。」

倩兒垂下頭，章壽轉問燕十三長孫無忌。「你們以爲我這樣做可公平。」

燕十三微喟。「老前輩一片苦心。」

長孫無忌接道：「我可以作主，官府方面就此一筆勾消，不再追究。」

章壽目光一掃那些海沙帮衆。「大家的意思又怎樣？」

那些海沙帮衆相望一會，爲首的幾個振聲道：「頭兒怎樣意思便怎樣意思。」

「很好——」章壽目光回到郭春華面上。「現在只看你了。」

郭春華大笑，道：「我當然是不會答應的。」

章壽又是一聲：「很好——」接說道：「那你準備闖出去的了，倩兒，你又怎樣？」

倩兒的眼淚流下來。「女兒巳是他的人，當然是追隨他左右。」

章壽悠然揮手。「那你去吧——」

倩兒一咬牙，連叩了三個响頭。「女兒多謝爹一番養育之恩。」

章壽截道：「爲人父母，養育乃是天責，毋須多謝。」

「那請恕女兒不孝。」倩兒長身站起來。

章壽點點頭。「這個時候你能够毅然作出決定，亦不枉是我的女兒。」

倩兒含淚退到郭春華身旁，悄聲道：「我全力掩護，你趁機會離開。」

郭春華竟然喜形於色：「好——」

章壽彷彿聽在耳裏，歎着氣。「燕十三名動江湖，神武營的高手，禁宮的侍衛統領，若說沒有幾下子，有誰會相信？只爲你那幾下三脚貓的本領，若是能够掩護他闖得過去，眞的是奇蹟了。」

倩兒聽着目光不由移到燕十三等人面上。

練青霞搖頭。「王命在身，請恕我們有心無力，愛莫能助。」

燕十三接道：「姑娘應該很清楚毒氣爲禍之大。」

倩兒苦笑了一下，抽出腰間軟劍，手一推郭春華，一聲：「快走！」

郭春華不退反進，一把抓着倩兒的手腕，將倩兒拖到身前，接奪過倩兒手中軟劍，架在她頸上，接喝道：「你們退下，否則我先要她的命！」

倩兒沒有掙扎，任由擺佈，章壽看着，歎息。「你這個傻丫頭，到現在還不醒覺？」

倩兒的眼淚忍不住又流下來，沒有作聲。

章壽也沒有再說什麼，移步迫前，郭春華厲聲大喝：「退下——」

章壽置若罔聞，繼續迫前，郭春華一面拖着倩兒倒退一面道：「你若是以爲我不敢下手，可就錯了。」

語聲一落，他握劍的手一緊，一道血口便在倩兒頸上裂開，鮮血隨着淌下來。

章壽淡然道：「你要下手便下手，何必多作廢話？」

郭春華冷笑，道：「你們若是以爲我只得一個人可就錯了，只要我發出暗號，我們的人便會趕來，以毒氣將你們完全毒殺。」

章壽道：「他們若是有意救你，這時候怎會仍不現身，還等待什麼？」

郭春華道：「那是唯恐傷及我，但只要——」

章壽冷截道：「你以爲你眞的這麼重要？」

燕十三接說道：「他們不過利用你買進大量的海鹽，以免太觸目，除了供應海鹽給他們，我們實在想不到你還有什麼用處。」

郭春華悶哼一聲，道：「你們知道什麼？」

「我們就是知道得太多才會這樣說話，這個時候你應該好好的跟我們合作。」燕十三一頓接問：「他們現在到底藏身在什麼地方？」

郭春華沒有回答，把手一揮，一支旗火烟花疾射上半天，在半天爆炸開來，鮮紅奪目，這把手一揮既迅速又準確，燕十三等人完全來不及阻止。

章壽的脚步同時停下，沉聲道：「再給你半盞茶的時間，好讓你死心！」

半盞茶的時間很快便過去，烟花旗火早巳被風吹散，什麼作用也沒有。

章壽終於再舉步，一步跨出，身形突然離弦箭矢也似射前，郭春華很自然的握劍的手再緊，燕十三一眼瞥見，脫口一聲：「不可！」身形急上。

他身形才動，倩兒的咽喉經巳給割斷，郭春華立即發覺，一把將倩兒推向章壽，身形一面倒翻出去，凌空未下，長孫無忌練青霞一劍一刀巳擋住去路，章壽同時從倩兒身旁掠過，飛撲上前。

郭春華軟劍揮出，立即被練青霞長孫無忌刀劍絞的脫手飛上半天。

章壽隨即撲到，拳脚交擊，雖然年老，身手仍然是那麼硬朗，郭春華才招架了兩招，便抵擋不住，連吃了三拳兩脚，他

身手本來不致於這麼差勁，只是兵器脫手，心裏巳經慌張，又要兼顧長孫無忌練青霞二人，難免手忙脚亂，再加上臨敵經驗不足，武功與章壽又有一段距離，如何接得住章壽盛怒下的一輪拳脚。

三拳兩脚挨下來，他連僅有的尊嚴也被打掉，「噗」的跪倒地上，口呼：「岳丈大人饒命——」

章壽停下拳脚，冷冷道：「你要我手下留情可以，將你知道的說出來。」

郭春華搖頭，道：「小婿知道的並不多。」

章壽喝問，道：「是那一個串同你這樣做？」

「毒書生諸葛胆，還有兩個穿着金甲銀甲的人。」郭春華慌忙地回答。

章壽接問：「你知道他們大量買進海鹽是什麼用途？」

郭春華點頭。「小婿還知道他們準備稱霸武林。」

「除了諸葛胆他們幾人，你還認識什麼人？」

「沒有了。」郭春華接道：「一切都是諸葛胆作主，所有人都是聽命於他。」

章壽冷笑道：「我也曾聽說江湖上有這個人，可是不覺得有什麼過人之處，堂堂一個海沙帮的少帮主，竟然去侍候一個黑道的下三濫，若非諸葛胆舌綻蓮花，口才太好，便是你這個海沙帮的少帮主太沒有見識，太沒有志氣。」

郭春華脫口分辯：「他答應過事成之後我……」

章壽搖頭。「你連對方是怎樣的一個帮派，諸葛胆在帮派中是什麼身份也不清楚便推心置腹，答應跟對方合作了。」

郭春華道：「毒氣的威力，却巳經證實。」

章壽倏的笑了笑，道：「不管怎樣我們現在都不能够證實諸葛胆最初是否有誠意 但他們臨危將你拋下，現在則無可置議。」

郭春華囁嚅道：「也許——」

章壽截問：「你最後一次供應他們海鹽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夜，他們知道燕十三等人找到來，畬夜要將海鹽運到安全的地方。」

「海鹽是用什麼運送的？」

「木頭車子——」

「那應該走不了多遠。」章壽接問：「運送到什麼地方。」

「三河口——」

「由這裏到三河口總要一天時間。」章壽回問燕十三他們：「你們可知道三河口這個地方？」

燕十三他們尚未回答，章壽巳手指西北方。「往西北直去便是。」

「多謝老前輩指點。」燕十三一聲歎息。

章壽背負雙手，仰首天望。「你們還不趕去。」

燕十三抱拳一聲。「後會有期。」身形一動，往西北方疾掠了出去。

纖纖盈盈緊跟在燕十三身後，練青霞看了看郭春華，也沒有說什麼，身形展開，目光從那些海沙帮衆面上掃過，那些海沙帮衆不約而同，亦都跪了下來，爲首的滲個相顧一眼，齊聲說道：「帮主手下留情。」

章壽笑笑。「我不是巳經說過只要他將知道的說出來便手下留情？」

郭春華隨即道：「那我走了。」慌忙站起來，章壽也就在這時凌空翻身，一脚踢到。

郭春華驚呼失聲，一個閃避不及，挨了重重的一脚，口吐鮮血，身形飛摔開去，還未落下，章壽又巳掠到，一脚緊接一脚踢出，將郭春華一再踢上半天。

「你答應——」郭春華話還未說便給章壽截斷。

「我說過手下留情，沒有說過脚下也留情！」章壽話說完，一個身子凌空拔起來，借勢使力，踢出了最重的一脚。

郭春華當然避不開，給踢得倒飛數丈，再連翻幾個觔斗，然後爛泥般倒翻在地上。

章壽這才停下來，身形着地，仍然背負着雙手，仰首向天。

那些海沙帮衆仍然跪在地上，一聲不發，章壽也好一會才道：「我有眼無珠，將海沙帮交給一個這樣愚昧無知的奴才打點，是必巳經給了大家很多麻煩。」

「帮主言重了。」一個帮中香主脫口叫出來。

章壽沉聲接說道：「由今天開始我會很小心給大家挑選一個適合的繼承人，若是大家心目中巳經有適當的人選也請提出來。」

「我們只需要帮主——」海沙帮衆一齊大叫，雖然說話不全是一樣，也有分先後，但仍然不難聽得出都是這意思。

「我巳經太老了。」章壽大笑。「雖然這樣，這一點打擊還是受得起的。」

語聲一落，他仰首再望天，眼瞳中不禁淚光閃現，到底是一個人。

人到底是有感情的，沒有感情的，到底不是正常人。

× × ×

燕十三他們聽到郭春華的慘叫聲，脚步並沒有停下來，練青霞不由歎一口氣。

「我實在有些懷疑我們是否來錯了。」

「沒有——」長孫無忌應道。「我們若是不說，海沙帮衆本着對帮主的尊重，一定會隱瞞下去，到章壽自己發現的時候，相信巳經來不及挽救。」

練青霞道：「我看他不是一個那麼愚蠢的人，相信早巳經心中有數，郭春華若是做得太過份，還是會出面干預的。」

長孫無忌道：「問題却是在他根本不知道事情本身巳這麼嚴重，到他發現不妙要干預時，只怕那些毒氣瓷球巳經多不勝數，郭春華也可以隨便拿來壯胆的了。」

燕十三插口道：「無論如何，章壽的公正無私對我們來說實在是一件好事，若非他這樣出現，我們即使不與海沙帮的弟子發生爭執，也沒有這麼容易知道諸葛胆他們的下落，非獨追不及，甚至不難綫索也從此斷去。」

長孫無忌微喟。「不錯，我們也就只得這一條綫索的了。」語聲一落，身形更迅速。

燕十三練青霞自然不會怠慢，只辛苦了纖纖盈盈兩個。

（未完・十三）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看出白骨神君有問題，便借辭和白元規、白元輝、白元浩走出白骨神君的起居室，來至另一處，這才把自己的看法一一說出，白元規等人聽說那白骨神君是假，而自己的父親白骨神君已被敵方擄走，氣怒萬分，賈老二還即時易容變成白骨神君的模樣，盤問瘦高漢子，瘦高漢子不知就裏，上了賈老二的當，也使賈老二等人知道那假神君原來是谷風所扮，白元規三兄弟至此完全相信賈老二的話，立刻去找假神君，揭穿他的陰謀，而四個婢女也是敵方派來的人，却一一被白元規等人制服，衆人又在飛瓊的臥室中找到三瓶藥物……

秘密練兵　對付頑敵

丁藥師隨手拿起另一個油紙包，打了開來，取起藍白花紋的小瓷瓶，輕輕拔開瓶塞，臉上不禁露出了笑容，說道：「這瓶就是都拉草末了，你們別看這小小一瓶粉末，洒在一間藥棧裏，整間的藥材都會失去藥性。」

賈老二說道：「你不倒出來仔細瞧瞧嗎？」

「不用。」丁藥師笑道：「都拉草有一股異味，一聞就可以聞得出來。」

「如此就好！」賈老二嘻道：「三位莊主身中之毒　可以迎刃而解了　哦　藥師．你快告訴三位莊主，該服用多少．才能解毒？」

丁藥師把瓶塞塞好，仍然用油紙包好一面說道：「都拉草性道極強，用不着服用……」

賈老二沒待他說完，就搶着說道：「那……」

丁藥師朝他笑了笑道：「賈總管眞是急性子．老朽話還沒有說完呢！」

賈老二忙道：「你說，你說，小老兒不說就是了。」

丁藥師笑了笑道：「都拉草性道極強．不適宜服用，萬不得已，也只能投以極輕微的量劑，三位莊主還不到服用都拉草的情狀。」

賈老二忍不住又道：「那……」

丁藥師笑道：「有了這瓶都拉草末，就簡單了．三位莊主所中兩種劇毒，只須在運功前把藥瓶打開，吸上一口氣，把都拉草氣味深吸入腹，立即運氣行功，體內劇毒立可消解，大概吸上三次，一定可以完全好了。」

賈老二道：「就這麼簡單？」

丁藥師含笑道：「其實只要吸一次就已夠了，老朽說吸上三次，就是怕『飲鴆散』慢性毒不易消解，已經是說多了。」

賈老二道：「三位莊主就趕快去運功吧，能及早解去身中之毒，那是最好不過了。」順手把另外兩個藥瓶一起揣入懷裏，拱拱手道：「少莊主，咱們一晚沒睡，

也該回去好好睡上一覺了。」

白元規連忙拱手說道：「賈總管，今晚多承相助，大恩不言謝，二位快去休息吧！」

「大莊主好說！」賈老二聳着肩笑道：「咱們結了盟，就是一家人了。」

徐少華、賈老二別過白元規、丁藥師等人，同轉賓舍，聞天聲、史琬、丁鳳仙三人　全已起來了，不．應該說史琬、丁鳳仙兩位姑娘一晚都沒睡覺。

史琬看到兩人，急着問道：「大哥，你們一晚未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哈！」賈老二搶着道：「昨晚，說起來眞是最長的一夜哩，大夥一直忙到現在，才算忙完。」

史琬道：「你快說呀！」

丁鳳仙道：「是啊，昨晚聞老爺子交代，不論賓舍外面有什麼動靜，我們都不准出去，我和史二哥都聽到外面好像有人動手．後來又沒有聲音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不讓史琬、丁鳳仙出去，也是賈老二事先告訴聞天聲的。

聞天聲一手摸着鬍子，含笑道：「妳們就是蹩不住，也該讓他們坐下來再說才是。」

春花已經沏了兩盅熱茶送上，一面說道：「徐少莊主　賈總管二位還沒有用早點吧？」

「一個晚上忙得連水都沒喝過一口。」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好姑娘，妳給小老兒弄一壺酒來就好。」

春花被他這聲「好姑娘」叫得粉臉不禁一紅。

史琬抬手道：「慢點．妳先給大哥送早點來就好．酒慢一點再送來。」

賈老二急道：「我的二公子，小老兒沒酒喝……」

「不用多說，你先把昨晚的事說出來了．才能讓你喝酒。」史琬回頭朝春花揮手道：「妳先下去。」

春花只得含笑退下。

「我的姑奶奶．你眞要了小老兒的命。」賈老二聳聳肩道：「好、好、小老兒先說就先說。」

剛說到這裏．春花已經端着早點送上來。

賈老二等她退出，才從白元規等三人身中慢性劇毒說起，如何有人假扮白元亮，在丁藥師藥箱中放置都拉草．如何在賓舍外擒下一名奸細，如何發現「三姑娘」就是白骨神君身邊的侍女飛瓊，白元規如何晉見白骨神君，以及自己如何假扮白骨神君，騙取那名奸細的口供，證明白骨神君已被對方偷運出去，最後戳穿假冒白骨神君的人，把四名侍女一起拿下，又在飛瓊房中搜到都拉草，像說故事般大概述說了一遍，只是沒把假扮白骨神君的谷風名字說出來。

聞天聲悚然道：「白骨門會出了這大的漏子？」口中說着，不覺望了賈老二一眼．心中暗道：「自己一行人遠來白骨門．原來你早就有了打算！」

賈老二說完故事，很快的站了起來，陪着笑道：「小老兒話都說完了，現在可以去休息了吧？」

史琬披披咀道：「酒鬼，你那裏是急着想去休息，明明是想躲到房裏灌黃湯去的。」

賈老二諂笑道：「我的好姑奶奶，妳就饒小老兒的命吧！」說着，拖着鞋後跟，梯梯他他的奔了出去。

到了晌午時光，白元亮來請大家共赴午宴。

賈老二看他來了，心中不覺一動，低聲問道：「事情巳經有眉目了嗎？」

要知由柳兒改扮飛瓊，靜待對方消息、但柳兒只是一個丫頭，自然作不了主，所以必須白元亮暗中主持．方能應付。如今白元亮捨了這大的正事，却銜命來邀請自己等人赴宴，這不是說對方消息已經來了，白元亮才有空到賓舍來。

白元亮點着頭含笑道：「不出賈總管所料，巳牌時光，就收到對方飛鴿傳書，另外也有人送來了請柬，所以大莊主要兄弟來請聞大俠、徐少莊主、賈總管前去研商。」

賈老二沒有說話，引着他入內，見過聞天聲、徐少華。

白元亮拱着手道：「敝莊大莊主敬備水酒，請諸位前去入席，並有事奉商，聞大俠、徐少莊主、史公子、丁姑娘可以請了。」

聞天聲問道：「白總管可知大莊主有什麼見教嗎？」

賈老二在旁道：「今天是咱們雲龍山莊和白骨門正式締盟，白大莊主自然要和聞三老爺磋商磋商了。」接着又道：「只有咱們兩家結了盟，好比蜀漢和東吳結盟，才能夠對抗曹操，火燒赤壁。」他一肚子都是從說書先生那裏聽來的三國演義故事。

聞天聲雖然不完全明白他不遠千里找上白骨門，說要和他們結盟，究竟爲了什麼，但深信他此擧必有深意，因此也就不再多問。

一行人由白元亮陪同，由大門進入白骨宮。（賓舍在白骨宮東首山腰間）來至西花廳，白元規兄弟三人和白少游巳陪同丁藥師在廳中等候，這時迎着大家肅客入席。

聞天聲拱手道：「三位莊主如此隆情欵待，實在愧不敢當。」

白元規大笑道：「聞老哥．咱們都是江湖同道，不用客氣，昨晚若是沒有賈總管鼎力相助，白骨門落入奸人之手還一無所知呢．敝門能一擧肅清匪徒，皆是賈總管所賜。」

「嘻嘻！」賈老二陪笑道：「白大莊主千萬不可這麼說，咱們兩家結盟，互相照應，也是應該的了。」

白元規抱拳道：「只要雲龍山莊不棄，敝門自極願意永結盟好，在江湖上同仇敵愾，互相扶持，生死不渝，如有二三其德，違背誓言，就如此筷。」說話之時，拿起面前一雙竹筷，一折兩段。

徐少華看他折筷爲盟，也慌忙站起，拱手道：「蒙白大莊主垂愛，當筵折筷爲盟，在下深感榮幸．今後自當和貴門共榮辱，同生死，如違誓言，天人共棄。」也拿起竹筷，一折爲二。

聞天聲、丁藥師、賈老二、白元輝、

白元浩、白少游等人紛紛鼓起掌來。

白元規大笑一聲道：「好、好、咱們兩家結盟，乃是大喜之事，來，大家乾此一杯。」舉起手中酒杯。

聞天聲、徐少華、白元輝等人紛紛起立舉杯，大家一口喝乾，才各自落坐。

白元規從袖中取出一個小紙捲，朝賈老二遞了過來，說道：「這是他們飛鴿傳書送來的字條，賈總管請看。」

賈老二急忙伸手接過，打開紙捲，上面只寫着一行小字，那是：「三月初一日可令白元規兄弟前去洪澤湖赴會」。

白元亮也在此時遞上一份大紅泥金請柬，說道：「這是專人送來的請柬。」

請柬封套上寫着：「專呈白大莊主升」七字，賈老二隨手抽出一份請柬，那是由仲清和（少林南派俗家掌門人）、陸子暘（六合門掌門人）、高步雲（武功門掌門人）、宋天壽（淮揚派掌門人）、杜浩然（太極門名宿）、萬選青（黃山萬家）、祝士愕（形意門名宿）、賀天錫（洪澤湖鳳尾帮帮主）八人具名，定三月初一日在洪澤湖集會，一敍契闊。

賈老二轉身又把請柬遞給了聞天聲，說道：「聞三老爺也請瞧瞧。」

聞天聲目光一注，驚異的道：「這是什麽集會？敝師兄也具了名。」

白元規道：「兄弟所以要向賈總管請敎，知不知道洪澤湖此會，究竟是有何舉動？」

賈老二聳聳肩道：「這個集會，小老兒並不清楚，只知道三月初一那天，是史公子令尊七秩華誕，咱們也正要趕去洪澤湖呢！」

白元規看了史琬一眼，問道：「史公子，令尊名諱如何稱呼？」

史琬道：「家父名諱上其下川。」

白元規心中奇怪「史其川」三字，江湖上從未聽人說過？但史琬一手劍法，却是專破「白骨劍法」的劍法！

這時兩名劍士已經接連端上菜來，賈老二端起酒杯，嘻的說道：「聞三老爺、少莊主，咱們該先謝謝主人。」

聞天聲心知賈老二是有意打岔，立即端杯站起，徐少華、丁藥師大家都站了起來，一起和主人乾了一杯。

賈老二又道：「白大莊主、聞三老爺，有什麽問題，飯後沏了一盞清茶，再仔細討論不遲，現在酒菜涼了，大家先請用吧！」

白元規笑道：「賈總管說得極是，請、請！」

這一席酒菜，當然十分豐盛，但除了賈老二杯到酒乾，喝酒像灌湯一般，賓主雙方都因飯後還要商討要事，自然不能喝醉了，因此大家都留了量。飯後，白元規站起身道：「聞老哥，徐少莊主，大家請到兄弟書齋裏待茶。」

他們要談的是機密大事，書房裏自然要比花廳隱秘得多。

大家坐定之後，兩名劍士送上茶水，便自退出。這四名中年劍士乃是白元規貼身侍衛，他們不待吩咐，就在書房外面站停下來。

賈老二先開口了，他向白元亮問道：「白老弟，有一件事，小老兒先要向你請敎一下，你向敝莊索取秋水寒，到底是誰的主意？」

「賈總管這話問對了題，但却要分爲前後兩個段落！」白元亮看了白少游一眼，接道：「先是少莊主聽說秋水寒是神兵利器，出現江湖，到處查訪，那是前段。後來要兄弟向貴莊索劍，則是神君的意思，如今想來，那時的神君就已被姓谷的假冒了。」

「一點不錯！」賈老二點着頭道：「對方這個自稱『神君』的幕後主使人早就千方百計想要把秋水寒弄到手，已非一日了。」

白元規沉吟道：「莫非秋水寒另有什麽功用不成？」

「一點不錯！」賈老二連連點頭，笑道：「因爲秋水寒無堅不摧，所以這位『神君』不弄到手，心裏硬是安不下來。」

白元亮道：「賈總管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噢、噢、不、不！」賈老二連忙搖手道：「小老兒只是就事論事，對方一定害怕秋水寒的無堅不摧，你老弟我說得詳細一點，倒像小老兒知道底細不願說了，小老兒如果知道，那會不說？小老兒實在並不清楚。」

大家心裏都明白，賈老二是不到時候，不肯說出來的，因此就沒有人再向他追問。

白元規目光一轉，朝史琬含笑問道：「史公子，白某有一件事要想請教。」

史琬道：「大莊主請說。」

白元規道：「史公子昨天使的一路劍法，似是專破敝門劍法，不知史公子可否賜告這路劍法，出於那一門派？」

史琬道：「這套劍法，出於那一門派，在下並不清楚，因爲它是家父收藏的一套秘笈，名爲『十三破』，共有十三路，除了九大門派，還有四個門派不在九大門派的，貴門就是其中之一……」

「十三破！」白元規驚疑的道：「史公子是說這套劍法，包括江湖九大門派和其他四個門派的劍法，全被破解了？」

「是的。」史琬道：「家父因在下年紀還小，只敎了我三路劍法。」

白元規問道：「不知史公子學的是那三破？」

史琬答道：「少林棍，八卦刀，白骨劍。」

白元規動容道：「白某有一請求，不知史公子肯不肯答應？」

史琬道：「如今大哥和貴門結了盟，貴門也就是自己人了，大莊主有什麽事，只要在下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史公子眞是快人快語！」白元規喜道：「白某之意是請史公子把破敝門劍法的劍法，能否演練一遍，俾敝門可以得窺全貌，知所改進，敝門自是十二萬的感激，如果史公子碍於庭訓，白某也不敢勉強了。」

「沒關係！」賈老二搶着說道：「這件事兒，利人不損己，史公子一定會答應的。」

史琬沒去理他，面向白元規道：「賈老二說得對，這套劍法，並不是寒家家傳的劍法，白大莊主要看，在下演練一遍，

家父也不會責怪我的。」說完，就站了起來，又道：「大家只要再後退上兩步，能有三步進退的地方，就可以了。」

大家聽她這麽一說，果然各自後退了兩步，讓出中間一片空地。

史琬從身邊抽出長劍，擺了個姿勢，說道：「現醜在下。」

白元規立朝元輝、元浩、元亮和白少游說道：「你們都要仔細觀摩，不可錯過了。」

史琬因自己演練這套劍法，是給白骨門觀摩的，因此一招一式都使得較慢，交代相當清楚。

這套劍法，對旁人來說，並不見得十分出奇；但對練「白骨劍法」的人看來，却是劍劍精奇，針針見血！因爲每一動作，所刺出的部位，正好是「白骨劍法」的隙縫之處，可說乘隙蹈瑕，無孔不入，本來你練「白骨劍法」多年，還不知道破綻在那裏，但現在看了她演練的劍法，就好像把破綻全挑了出來！

這可直看得白元規兄弟三人，汗流浹背，暗暗驚心，想不出這會是什麽人創出來的？此人若非對「白骨劍法」瞭如指掌，深得神髓，那能創得出這樣絲絲入扣，破解無遺？

這一套劍法，足足演練了一盞茶的工夫，才表演完畢，史琬收劍抱拳，返劍入鞘。聞天聲、丁藥師、徐少華等人紛紛鼓掌。

白元規越衆而出，朝史琬拱拱手道：「史公子不吝秘傳，對敝門受益非淺，白某無任感激之至！」

史琬連忙還禮說道：「白大莊主好說，在下只是就所學演練一遍而已，何足掛齒？」

賈老二聳着肩走了過來，陪笑道：「都是自己人，就不用再說客套話了，大莊主快請坐下，咱們還要商量大事呢！」

白元規回到原來的椅子上落坐，目光朝賈老二投來，抱抱拳說道：「咱們兩家的事，賈總管可以全權調度，敝門包括白某兄弟在內，悉聽賈總管的號令，咱們應該如何行動，賈總管可以明白指示了。」

「哦、哦！這個小老兒不敢！」賈老二站起身，連連打拱作揖，說道：「只是小老兒覺得咱們兩家聯盟之事，切不可讓對方知道，否則對方就會有了戒心……」

白元規點頭道：「賈總管說得是。」

「還有！」賈老二又道：「白大莊主務必裝作不知道白骨神君被人假冒，才能穩住對方。」

白元規又點着頭道：「是、是，這點絕無問題。」

賈老二回頭朝聞天聲、徐少華道：「咱們待會就要動身，並且要裝出和白骨門顯然鬧得很不愉快，癥結當然是雙方各執一詞，白骨門說咱們給他們的只是一柄秋水寒的贗品，咱們堅持給他們的是一柄眞的秋水寒……」

他嚥了一口口水，說道：「這有一個好處，可以使得對方弄不清秋水寒到底在誰手上。」說到這裏，又用手一指鼻尖，笑嘻嘻的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小老兒依然還是他們的總管。」

白元規問道：「咱們到了洪澤湖，該如何……」

賈老二右手一搖，截住了他的話頭，嘻的笑道：「白大莊主不用性急，且待小老兒想一想，再和大莊主詳談。」

徐少華道：「賈總管，現在大家都在這裏，咱們應該討論一下，到了洪澤湖，咱們該如何行動？譬如白神君被對方刦持，要如何營救？我們是給史伯父祝壽去的，如何和白大莊主連繫？這些都要事先研究好了，才能步調一致。」

「嘻嘻！」賈老二縮頭一笑道：「事情那有咱們想像的那麽簡單？事先商量好了，只要中間有一點變化，就會亂了步驟，所以凡事都要能夠隨機應變，才能適應，好在小老兒和白老弟兩個是同行（總管），有什麽事兒，自有咱們兩個傳遞消息。表面上，咱們兩家依然各行其是，白大莊主一行，是奉白神君之命去參加集會的，咱們一行是給史大莊主賀壽去的，兩不相干，這樣最好。」

史琬氣道：「賈老二，現在是什麽時候了？咱們馬上就要去洪澤湖，到底洪澤湖發生了什麽事？你老是吞吞吐吐的，什麽事都不肯明說，你還當什麽總管？」

「呵，呵，我的……」賈老二差點要叫出「我的姑奶奶來」，雖然大家都已知道史琬是女的，但她偏要穿着男裝，叫人家叫她「史公子」，當着這許多人，自然不好叫出「姑奶奶」來，他硬剎住了咀，才笑嘻嘻的道：「史……公子，當總管就是要總其成，有些事兒，不到時候是不能說的，小老兒幾時騙過妳了？咱們在一起，那一件事，不是都辦得妥妥當當的？老實說，小老兒都是爲妳好……」

史琬道：「我討厭你這樣肚子裏做功課的人。」

聞天聲含笑道：「賈總管既然這樣說了，就讓他去策劃好了。」

史琬聽聞天聲這樣一說，也就不好再說，負氣的道：「好哇！賈老二，連聞三叔都帮你說話，就讓你去策劃好了，只是你要策劃事情，就不許喝酒。」

「我的老天爺！」賈老二別轉頭，拉着白元亮就走，一邊嚷道：「小老兒趁這時候還沒上路，白老弟，你行行好，就陪小老兒去找一罈酒，喝個痛快，一旦上路，小老兒就沒得酒喝了！」一邊說着，急匆匆往外走去。

白元規心中明白，賈老二拉着白元亮同去，一定有什麽話要和白元亮說了，也就陪着聞天聲閒聊。

不多一回，只見白元亮匆匆走入，朝聞天聲拱拱手道：「聞大俠，賈總管要在下進來通報，馬匹已在前面等候，請諸位可以上路了。」

白元規站起身道：「賈總管說要聞老哥他們馬上就走嗎？」

白元亮應了聲「是」，說道：「賈總管曾說，三位莊主不可相送，要聞大俠、徐少莊主出去之時，必須面有慍色，要裝作拂袖而出模樣才好！」

聞天聲拱手道：「兄弟那就告辭了，諸多打擾，咱們就不言謝了。」

白元規連忙還禮，大笑道：「聞老哥好說，諸位此行，敝門深受大恩，兄弟都

沒說一個謝字哩！」

聞天聲、徐少華別過白氏三英，徐少華又和白少游握手道別，這才一同往外行來。

白元規因有賈老二的叮囑，只送到書房門口，就由白元亮陪同大家走出大門。

聞天聲和徐少華果然臉有氣憤之色，一言不發，走下石階。賈老二和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四人，已經攏着馬頭等候，最後一匹馬上還馱着一隻木箱，當下就各自上馬，離開白骨神宮。

× × ×

回到雲龍山莊，賈老二命胡老四、余老六二人搬下一隻木箱，先行送入書房，放到壁角上。

一行人長途跋涉，盥洗之後，用過午餐，就各自休息。賈老二就領着兩人把木箱搬進地下室。

胡老四、余老六還是第一次進入地室，心中暗自驚奇，想不到地下還有偌大的一片地下室。

剛走到中間一間起居室，假扮藍如鳳的小珠和假扮柳飛絮的小玉迅速迎了出來，齊聲道：「賈總管回來了。」

胡老四、余老六看得更是驚疑，心想：「藍如鳳和柳飛絮不是都失蹤了嗎？原來竟是躲在地室之中，這是為什麼呢？」

賈老二朝小珠、小玉兩人笑了笑道：「妳們住在這裏，是不是很無聊？」

小珠道：「沒有呀，我們覺得挺好玩的。」

賈老二命胡老四、余老六把木箱放下，一面笑嘻嘻的望着二人，說道：「小老兒有一句話要問你們，你們從不知道咱們雲龍山莊還有偌大一片地下室，今天我為什麼帶你們進來？胡老四你說！」

胡老四欠身道：「屬下不知道。」

賈老二又道：「余老六，你呢？」

余老六也連忙欠身道：「屬下也不知道。」

賈老二聳聳肩，似笑非笑的道：「你們記不記得，咱們剛到王屋山下，小老兒不是要你們兩個領路嗎？為什麼？」

胡老四、余老六齊聲道：「屬下不知道。」

「哼！」賈老二重重哼了一聲，說道：「這座地室，原是對方秘密建造的，還派了一個總管，一個帳房，一個管理地室的管事，一個管理花園的管事，另外當然還有幾名莊丁，都是對方臥底的人，小老兒把他們一齊處死了，而且還洒上化骨散，讓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只有你們兩個了！」

胡老四、余老六悚然失色，齊聲道：「總管明鑑，屬下並非這些人一夥的。」

「不錯，你們是沒和他們一夥。」賈老二點着頭道：「但前來臥底，總是一樣的吧！打從咱們重回雲龍山莊之日開始，小老兒就一再的用話點醒你們，就拿上析城山去來說吧，小老兒為什麼叫你們領路？因為你們兩個原來就是白骨門的人，會對析城山的路徑不熟嗎？」

他不讓兩人開口，接下去道：「其實你們來意，小老兒早就知道了，當時原是為了秋水寒，才派你們來的。」

胡老四、余老六垂下頭道：「總管明察秋毫，既然都知道了，屬下也只好承認了，但這許多天來，屬下兩人從未做過不利雲龍山莊的事……」

「你們有多少能耐？」賈老二嘿了一聲道：「你們只要有一絲不利行動，嘻嘻，小老兒早就把『化骨丹』彈到你們身上了，還有今天站着和小老兒說話的份？」

兩人聽得脊骨不禁一寒！

賈老二又道：「這次小老兒已和白總管談好了，你們兩個就永遠撥歸雲龍山莊，以後用不着再向白元亮打小報告了。」

胡老四、余老六不覺雙膝一屈，撲的跪了下去，連連叩頭道：「多謝總管，屬下以後再也不敢有貳心了。」

「起來！起來！」賈老二笑道：「小老兒知道你們以後會忠心不渝，所以才要你們搬這隻木箱進來的，讓你們知道地室秘密，就是把你們當作心腹看了。」

胡老四、余老六又趕忙拱手道：「總管抬舉，屬下感激不盡。」

「好了！」賈老二抬手說道：「你們去把木箱裏的人弄出來，小老兒有話要問他。」

「木箱裏會是人？」胡老四驚異的問了一句，就和余老六一起走近木箱，起下蓋上四枚長釘，打開木板，裏面果然蜷曲着一個人，只是已奄奄一息，兩人把他扶出來，原來他竟是一個瘦高的黑衣人！

他們並不知道這瘦高黑衣人就是在白骨神宮賓館外被擒下的人，心中更是驚詫不止，不知總管從白骨門裝箱運來的人，究竟是何來歷？

賈老二走過去用手在黑衣人身上連拍了七八下，黑衣人如夢初醒，緩緩睜開眼來，看到賈老二，立即又閉上了眼睛。

賈老二嘻的笑道：「滕管事，咱們也是老朋友了，你看到小老兒，幹麽不理不睬？」

黑衣人沒有作聲。

賈老二又道：「你在白骨神宮被擒，連白骨神君（指谷風）都救不了你，還是小老兒念舊，才把你保出來的，如今已經到雲龍山莊，你還不肯開口嗎？」

黑衣人哼道：「老子不認識你。」

「哈，咱們一起喝過酒，也算是酒友了，你不認識小老兒，小老兒可認得你。」賈老二聳着肩道：「小老兒還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有一次，你老哥奉命把小老兒灌醉了，搜小老兒的身，這件事你總記得，嘻嘻，其實你搜小老兒身上的時候，小老兒略使手法，把身上的東西，包括秋水寒在內，先藏到了你老哥的身上，等你搜身完畢，小老兒再從你身上取回來，所以你老哥就一無所獲……」

黑衣人道：「你在說些什麼，我聽不懂。」

「好！」賈老二着點頭道：「你老哥既然不肯承認那就算了，其實小老兒也不打算你說什麼的，但有一個人，你老哥一定認識，你可以張開眼來看看。」說到這裏，回頭朝小玉道：「妳去叫他出來。」

小玉答應一聲，回身走到左首一間房門口，舉手拍了兩下，叫道：「總管叫你出來。」

木門開啓，從房中走出一個瘦高黑衣人來。

賈老二朝他招招手，又指了指黑衣人，要他站到黑衣人前面。

那從房中走出的瘦高黑衣人依言一直走到黑衣人對面才站定下來。

這兩個黑衣人一樣瘦高個子，一樣的面貌，簡直絲毫無異。

黑衣人看了走出來的黑衣人一眼，冷哼一聲，依然閉上了眼睛。

「你哼什麽？」賈老二站在兩個黑衣人邊上，說道。「難道你老哥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黑衣人還是沒有作聲。

賈老二忽然哦了一聲，笑道：「對了，你老哥心裏一定在暗笑我賈老二，畫虎畫皮難畫骨，對不？」一面說道。「胡老四，你揭下他臉上的面具來。」接着又以「傳音入密」朝胡老四道：「他這面具連着脖子，你要從脖子下面開始。」

胡老四走上去，伸手從黑衣人脖子下面輕輕一按，用手指朝脖子上推動，果然捲起一層極薄的表皮，然後慢慢的從下而上，果然揭起一張面具。面具揭開，原來這人竟是絕塵山莊的管事滕傳忠！

賈老二又朝站在他對面的黑衣人說道：「你也把面具取下來，讓他瞧瞧。」

後來的黑衣人依言伸手揭下面具，赫然也是滕傳忠，面貌神情，絲毫不差！

先前的黑衣人滕傳忠忿怒的道：「賈老二，你就是費盡心機，也沒有用的。」

「有用！嘻嘻，有用得很！」賈老二聳着肩笑道：「小老兒若是沒摸清楚，豈會派他去的？」

一面朝胡老四道：「你把他臉上剝下來的面具，交給咱們這位滕管事，他這張面具製得比較精緻，戴上了，就不易看出破綻來。」

胡老四依言把手中面具遞給了後來的黑衣人，後來的黑衣人伸手接過，就仔細的戴上。

賈老二朝他揮揮手道：「現在沒你的事了。」

後來的黑衣人戴好面具，就欠身一禮，退入左首房中。

賈老二接着朝小珠，小玉，胡老四，余老六四人揮手說道：「你們四個也退下去。」四人依言退了出去。

賈老二才朝滕傳忠笑笑道：「滕管事對不起，現在你老哥已沒什麼用處了。」

這句話，等於是判了滕傳忠的死刑！滕傳忠身軀驀地一震，迅即睜開眼來，說道：「你要殺我滅口？」

「無所謂滅口。」賈老二輕鬆的笑了笑道：「小老兒已經要滕傳忠回去，你老哥豈不是多餘的了？」

滕傳忠臉上不禁閃過一絲驚怖之色，說道：「賈總管，咱們也總是相識的人，你老若能手下留情，滕某有生之年，會感激你一輩子。」臨到生死關頭，他口氣就軟了下來。

「這個……不成！」賈老二似有考慮之意，但略一沉吟，又堅决的說出「不成」二字，搖搖頭道：「留着你不但無用，而且也會壞了小老兒的事。」

滕傳忠聽他口氣，原先已有生機，這就急急說道：「不會的，總管饒了在下一命，在下從此隱迹荒山，不再回去，决不會壞了你老的事。」

「你决心不回去？」賈老二望着他道：「此話當眞？」

滕傳忠道：「在下說的千眞萬確，因谷風要殺在下，自是三姑娘授意的了，在下回去，只怕莊主也不會放過在下的。」

「你想明白了就好。」賈老二道：「但你不用隱迹荒山，你若想活下去也不難，但却只有一條路可走。」

滕傳忠道：「請總管明示。」

賈老二豎起一根手指，說道：「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為我所用，投到小老兒手下，小老兒决不會讓你吃虧。」

「多謝總管不殺之恩。」滕傳忠身子僵直，動彈不得，否則他眞會跪下來磕頭，一面堅决的道：「一言為定，從現在起，屬下就跟隨總管，决無貳心。」

「好！小老兒先試用你三天。」賈老二隨手一揮，解開他身上受制的穴道，一面朝左首房間指了指道：「這三天，你要把你的一切，教給那個代替你的人，現在先把你所知道，都說給小老兒聽聽。」

× × ×

賈老二從地室中回出來的時候，聞天聲已經坐在書房裏等他，手中拿着一封請柬，說道：「賈總管，咱們也收到請柬了，你看何時動身呢？」

賈老二道：「馬陵先生不問小老兒，小老兒也要跟你先報告了，現在離三月初一，還有個把月時間，咱們半個月以後動身，還來得及，不知你老意下如何？」

聞天聲含笑道：「賈總管可是還有什麽事情沒有辦妥嗎？」

「小老兒對你老沒有什麽好隱瞞的是不？」賈老二走上兩步，壓低聲音道：「咱們去析城之前，小老兒對你老門下六位令高徒，傳了兩手粗淺功夫，要他們半月之前，務必練熟了……」

聞天聲領首道：「你和我說過，可是他們還沒有練熟嗎？」

「他們練得很認眞，也都已練熟了。」賈老二道：「只是咱們此行，非同小可，人手不多，每個人不但都要能自保，而且還要以一當十……」

他嚥了一口口水又道：「此次析城之行，小老兒才發現對方手下，無一弱者，就像飛瓊，一手劍法，連白骨三英的老二都不是她的對手，若非小老兒暗中相助，白老二還制不住她呢！」（白元輝和飛瓊動手，始終只能打成平手，後來忽然被白元輝制住，前文並無交代，直到此時，才由賈老二口中敍出。）

聞天聲點頭道：「你繼續說下去。」

賈老二道：「因此小老兒怕教他們（指聞天聲六個門人）的兩手還不管用，如能再有半月時間，多練上幾式，雖是臨時抱佛脚，多少總可以增强一些實力。」

聞天聲大笑道：「能得你老哥指點，小徒們定可獲益非淺，咱們那就過半個月再動身好了。」

賈老二望望聞天聲，又道：「不過馬陵先生在心裏也要先有一個準備……」

聞天聲道：「你要我準備什麽呢？」

賈老二又嚥了一口口水，才道：「除了咱們雲龍山莊去的人，只有白骨門的人還可以相信。」

聞天聲是老江湖，聽了賈老二這句話，心中不禁一動，問道：「賈總管，你的意思……」

「馬陵先生只要記着小老兒這句話就好。」賈老二聳聳肩，說道：「小老兒也只是猜測罷了，疏不間親，有些事兒，小老兒也不便說。」

聞天當然聽得出來，尤其他這句「疏不間親」，心頭不禁大爲震動，雙眉微皺，問道，「賈總管，兄弟想問一句話，你老哥務必實言相告。」

賈老二拱了拱手，說道：「馬陵先生請說。」

聞天聲道：「到底咱們到洪澤湖是幹什麼去的？」

「救人、救天下武林……」賈老二聳聳肩，笑道：「還有一件大事……」

聞天聲道：「還有一件什麼大事？」

賈老二輕聲道：「當然是少莊主的大仇了。」

聞天聲悚然問道：「你知道仇人是誰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反正所有的人都會到洪澤湖去的，到時候總會露出馬脚來的。」

剛說到這裏，忽然輕聲道：「少莊主他們來了。」

話聲甫落，果然有一陣脚步聲傳了進來，接着，徐少華、史琬、丁鳳仙一起走入。

賈老二聳起雙肩，說道：「小老兒還有事去，先告退了。」

史琬叫道：「賈總管，你慢點走！」

賈老二遇上史琬，就像老鼠遇見了貓，連忙陪笑道：「史公子有事嗎？」

史琬一言不發，右手五指如鈎，一把扣住了賈老二的手肘關節。

賈老二「啊」了一聲道：「史公子，你這是做什麼？」

史琬五指一鬆，放開了賈老二的手臂，氣呼呼的道：「好哇，賈老二，你教鳳仙妹子擒拿手法，不教給我，這是什麼意思？」

賈老二陪笑道：「我的好姑奶奶，妳家傳武學，勝過小老兒不知多少，丁姑娘武功平平，既然要跟咱們在一起，難保會遇上強敵，所以小老兒就隨便教她一兩手莊稼把式，有事也可以防防身，妳……妳……小老兒有自知之明，怎麼敢在妳面前獻醜？嘻嘻！」

「不行！」史琬道：「方才鳳仙妹子使給我看的，我沒學過，你非教不可，不教……」

「教，教！」賈老二連聲應道：「妳只要練，小老兒一定教。」

史琬咭的笑出聲來，說道：「你只要說個不字，我自有殺手鐗。」

「小老兒不是說教了嗎？」賈老二連連搖手說道：「小老兒就怕妳不准我喝酒了。」

史琬得意的道：「就是這句話咯！」接着催道：「那就快些走了，教會了，我才讓你去喝酒。」

賈老二連連點頭道：「是，是，走，走！」

× × ×

這半個月來，賈老二不但在地下室召集了馬陵先生門下陸其琛等六人練習擒拿手法，還教了他們三招劍法，連藍玉鳳、柳飛絮、丁鳳仙三人也一起跟着練習，另外他還挑選了八名莊丁，教了他們一套刀法。

半個月時間，很快的過去，大家用功勤練，自然也都練得純熟了。

現在離三月初一只有半個月了，雲龍山莊少莊主爲了要去洪澤湖赴會，同時也給史伯父祝壽，由總管賈老二開出了名單，計爲聞天聲、徐少華、史琬、丁藥師、丁鳳仙，及聞天聲兩個門人馬成龍、萬全、總算賈老二、副總管徐錦章、（汪友諒）田有祿、（陸其琛）胡老四、余老六、王天榮、任貴、和四名莊丁。

徐少華看了這張名單，忍不住問道：「賈總管、柳姐姐和藍三弟呢？」

賈老二道：「她們兩個，原是失蹤的人，小老兒另有安排，少莊主暫時不用多問。」

原來他另外安排了一條篷船，由辛有恒（藍玉鳳）、章通（柳飛絮）押運着假扮藍如風的小珠，和假扮柳飛絮的小玉，和四名莊丁，走的却是水道。

聞天聲一行走的陸路，騎馬趕路，自然要比坐船快得多，因此坐船的人提前一天就出發了。

由聞天聲爲首，一行十八騎，從雲龍山莊出發，第三天傍晚，就趕到金鎖橋。這裏離牛城，已只有五六十里路程。

牛城是洪澤湖鳳尾帮設立的四處招待站之一——西區招待站。

賈老二選擇在金鎖橋落脚，也是有原因的，因爲這裏離洪澤湖已近，可以先聽聽湖裏的消息，另外柳飛絮、藍玉鳳乘坐的那隻篷船，也會在金鎖橋停泊，裏面有什麼消息傳出來，就好及時交代她們。

金鎖橋地處蘇皖交界，只是臨江的一處小村落，當然不會有客店。賈老二早就命人預先借下了小村落中最像樣的一座四合院，也早已準備好膳食和這許多人住的地方。

大家下馬之後，堂屋中間已那擺好三張桌子，兩名莊稼人陸續端上酒菜，匆匆吃畢，就各自回房休息。

賈老二和徐錦章、田有祿三個人一間，剛回到房裏，一名莊稼人就端着一壺茶走入，放到桌上，說道：「總管請用茶，這是用山泉沏的龍井茶。」

賈老二笑了笑道：「你們一共來了幾個人？」

那莊稼人一怔，擧眼望徐錦章、田有祿兩人，沒有作聲。

賈老二笑道：「不要緊，他們兩個是馬陵先生的高徒扮的。」

莊稼人慌忙抱了抱拳道：「在下任青山，帮主接到賈總管信息，就命兄弟和汪長老、邵長老化裝先行趕來，聽候賈總管差遣。」

賈老二含笑說道：「哦，原來是任長老，你們一共來了三位，也差不多了，明天……」

他說到「明天」二字，就忽然停住，沒有往下說。不，他是改用「傳音入密」說話，接着伸手入懷，摸出一件東西，很

快塞到任青山手裏。

任青山連聲應「是」，退了出去。

汪友諒、（徐錦章）陸其琛（田有祿）都沒有問話，他們是馬陵先生的門下，早經師父叮囑過，一路上不論遇上什麼事，賈老二不說，就不准多問。

賈老二朝兩人笑了笑，說道：「明兒個，午餐之後，你們要跟着小老兒寸步不離，不可走開了，好了，現在你們可以先睡了。」

汪友諒、陸其琛應着「是」，就和衣在舖上躺下。賈老二可沒有睡，一口吹熄燈盞，就悄悄走了出去。

這時不過初更時光，但鄉村居民習慣早睡，此刻早已沒有人迹，只有遠處，偶而傳來一兩聲犬吠！

大江滔滔，輕波如紋，一棵老柳樹下，站着一個瘦高人影，似在等人，當他目光一動，發現賈老二聳肩彎腰，像大馬猴似的走來，慌忙迎了上去，拱着手道：「屬下見過總管。」

原來他正是改扮滕傳忠的梁子丹。

賈老二點點頭，悄聲問道：「進行得還順利嗎？」

梁子丹道：「一切都如總管所說，總算沒有什麼困難。」

「如此就好。」賈老二道：「但你還是要小心謹慎。」

梁子丹應了聲「是」。

賈老二問道：「你出來見我，有沒有人知道？」

梁子丹道：「屬下是奉司徒總領之命，來接辛有恒的，他們這艘小船，不必前往總舵，另有去處……」

賈老二沒待他說完，笑道：「是老子山後山？」

梁子丹驚異的問道：「總管怎麼知道的？」

「這就是總管咯！」賈老二聳肩一笑道：「要你帶他們進去，對不？」

梁子丹又應了聲「是」，一面說道：「總管一行，一共是十八個人，司徒總領早已知道了，不可多帶一個人進去。」

「嘻嘻！這老小子的一點門道，小老兒還會有把柄落在他眼裏？哦……」賈老二隨即問道：「這裏西區招待站是什麼人負責的？」

梁子丹說道：「是一個姓李的管事，副管事姓劉，是洪澤湖白鶴堂的一名香主。」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說，道：「屬下聽說管理後山石窟的是一個姓孟的老婆子。」

「孟婆婆，那就是從前管理桃花宮地室的老婆子了！」賈老二問道：「司徒總領知道小老兒來了，可有什麼話嗎？」

梁子丹道：「他沒和屬下說。」

「那你快些走吧！別誤了正事。」賈老二揮揮手道：「告訴辛有恒（藍如風），有你去了就好，小老兒不去了，還有，告訴她們，姓孟的老婆子，是成了精的老狐狸，要她們千萬小心，別露了馬脚。」

「哦，還有！」賈老二從身邊取出一支黑黝黝的鐵筒，遞給了梁子丹，說道：「這是黑煞針筒，你帶去交給章通（柳飛絮），必要時可以防身。」

梁子丹雙手接過，躬身道：「屬下那就告退了。」

× × ×

第二天巳牌光景，聞天聲、徐少華一行十八騎趕抵牛城。

牛城，原是一處瀕湖的野畈，也有幾家居民，後來鳳尾帮把此地作爲湖西的一處陸上據點，帮主賀天錫一向以白道自居，就化了些銀子，勸居民遷居別處另謀生計，就這樣，牛城整條小街，住的都是鳳尾帮的家小了。

小街盡頭，有一座大宅院，就是鳳尾帮的招待所，如今改稱「西區招待站」，專門招待前來赴會的武林同道。

聞天聲等一行人剛到牛城，只見四個身穿藍布衣衫的漢子一手牽着馬匹一排站在路旁恭候，一齊抱拳爲禮，由爲首一人高聲說道：「小的奉本管事之命，特來恭迎聞三老爺、徐少莊主。」

聞天聲在馬上答禮道：「李管事太客氣了。」

賈老二猴在馬背上趕忙一領繮繩，趨出一步，說道：「四位辛苦了，那就請帶路吧！」

四名漢子答應一聲，立即飛身上馬，分作兩行，策馬前導，經過一條小街，一直來至一所大莊院前面！

這所大莊院果然十分氣派，前面一片大草坪，丈餘高的圍牆，敞開着大門，門前左右兩邊，站着四名短靠漢子，大門口還有兩個身穿藍布長袍漢子，躬身鵠立，只要看他們的模樣，準是管事和副管事無疑！

四名帶路的漢子馳近莊院，立即翻身下馬，把繮繩一圈掛在鞍上，就趨到聞天聲、徐少華，史琬、丁藥師四人馬旁，攏住了馬頭。

聞天聲等人剛跨下馬鞍，站在大門前兩個穿長袍的漢子就已急步趨了上來，恭敬的拱着手道：「在下西區招待站管事李興，副管事劉得志，見過三俠、徐少莊主、賈莊管……」

賈老二含笑道：「小老兒給二位引見，這位是史公子，丁藥師、丁姑娘，這三位是聞三老爺的高足馬爺，萬爺，這是咱們莊上的徐副總管、田管事、任管事，胡管事，余管事。」他把一行人一一介紹。

李興、劉得志也一一抱拳爲禮。李興就轉身朝聞天聲抬手道：「聞三俠、徐少莊主一路勞頓，請到裏面奉茶。」說罷，連連肅客。

聞天聲含笑道：「李管事請。」

李興道：「在下給聞三俠諸位帶路。」就側身走在前面領路。

進入大門，是舖着青石板的大天井，兩邊廂房前面，各圍以欄杆，欄外放着一排盆栽蘭架。正面三級石階上，是一座大廳，六扇雕花長門並未開啓。

李興、劉得志陪同衆人穿過大天井，從東首長廊進入第二進，來至東花廳門口，才行站定，抬手道：「聞三俠，徐少莊主諸位請進。」

聞天聲也不客氣，擧步跨入，大家相繼走入。

劉得志把徐錦章、田有祿、胡老四等人和四名莊丁領到花廳右側的一間小客室中休息去了。

（未完・卅二）

奇俠司馬洛故事

雌雄盜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卿卿都住在鄧光的住宅內，希望代鄧光查出紫色名單的縮影菲林是誰偷去的，從爆竊保險箱的現場觀察，司馬洛懷疑是有內奸藏在住宅內，而不是外來的人偷去的，故提出要求留在這裏協助偵查，而卿卿既和司馬洛發生了性愛行爲，亦提出監視司馬洛住在這裏爲理由，亦得到鄧光同意住下來，於是二人更形親近，儼如夫婦一般，親嫿非常，食則珍饈，女僕服侍周到，司馬洛對女僕阿嬋亦發生好感，而自己的行徑又被她無意中看到，心存戒備，懷疑她別有動機，暗中觀察，無意中發現陳生偷窺阿嬋，藉詞說他是這裏的內奸……

獲知新綫索

「我——我不能馬上就告訴你！」陳生說：「我得查一查！」

「唔，這樣好得多了。」司馬洛放了他的手，讓他轉過來，但是槍仍對着他：「告訴我，你心目中認爲誰是可疑人物呢？」司馬洛是一個頭腦快捷，觀察力敏銳的人，他聽得出陳生答應查一查的時候，這句話似乎並不是敷衍之辭，而是說得相當有信心的，顯然他的心目中是已經有了一個值得懷疑的對象了。

「我——沒有證據。」陳生爲難地說：「完全沒有證據，我不敢指證甚麼人，我得先查清楚才能告訴你！」

「你何不先告訴我，讓我去查呢？」

調查女歌手

司馬洛說道。

「不行！」陳生搖着頭，十分堅決地說。

司馬洛冷冷地看着他：「也許，你還是要勞動你的老板鄧光來問你嗎？」

「不！不要！」陳生連忙又乞免。

「那麼，你最好現在就說出來。」司馬洛緊逼着；他不想給陳生有機會對他說謊。

「好吧！」陳生嘆了一口氣：「但如果你告訴老板，恐怕他不會放過我！」

「你不要吞吞吐吐。」司馬洛說道：「只要是對他有好處的，我不相信他會介意！」

「我相信是老板的那個女人！」陳生說。

「甚麼？是卿卿？」司馬洛聽得吃了一驚。

「不。」陳生說：「是另外一個，他常常帶她回來過夜的！」

司馬洛愕住了：「怎麼我會不知道的呢？」

陳生聳聳肩：「他不准我們提的！他不高興外面的人知道，他不告訴你，顯然他也不想你知道了！如果他知道我告訴了你——」

「一個女人！」司馬洛難以置信地：「鄧光帶她回來睡覺的！」

陳生點頭：「一個女人，和他在樓上一起過夜。連我們都不能擅自上樓的！她卻和他在一起過夜，你說古怪可不可能就是在她的身上呢？她常在那上面，她對那上面的情形，一定比我們熟得多了！如果是有甚麼人在做古怪的話，那她的可能性最大了！我們都那麼想，但誰敢對老板提出來呢？」

司馬洛低聲咒罵起來，「哼！這個鄧光眞是個大傻瓜！這麼重要的事情，竟然對我提也不提！」

頓了一頓，又說道：「這個女人到底是誰？」

「我不知道！」

「爲甚麼你不知道？」司馬洛豈有此理地叫着道。

「是老板自己帶她回來，第二天又自己送她走的。」陳生說道：「我們根本沒有機會和她說話。我們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好極了。」司馬洛悻悻地說：「一個神秘女人！但她是那一種女人，鄧光從甚麼地方把她找回來的，你總知道吧？」

陳生搖頭。

「想清楚一點！」司馬洛搖着他：「這是很重要的！我得找到這個女人！我得和她談談，想清楚一點！」

「沒有人知道。」陳生說：「大概只有老板本人能夠回答你這個問題了！」司馬洛撫着下頷，沉吟着。

司馬洛沉默了下來，和陳生兩個人面面相覷，沉默着。

後來，陳生又說：「我們同事之間，也很少談論這件事的！不如我去打聽一下如何？我們都因爲老板懷疑我們而感到很不平！如果他們知道甚麼，他們一定也願意提供的！」

司馬洛考慮了一會說：「你以爲由我來跟他們談會好一點嗎？」

陳生皺着眉頭想了一想：「我看還是先由我來吧！坦白說，我們對你都不大信任，沒有好感，也有點害怕！」

「好吧。」司馬洛點頭：「甚麼時候可以給我回音？」

陳生一攤兩手：「一兩天裏，如果有甚麼重要的發現，我會隨時通知你的！」

司馬洛點頭：「最好快一點！我們沒有很多時間，而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可以走了嗎？」陳生問。

「等一等！」司馬洛按住他的手臂：「你喜歡這個阿嬋嗎？」

陳生有點忸怩：「我對她的印象是不壞的，就可惜她對我似乎不一樣，每一次我和她搭訕，她都是冷冰冰的，更別說約她出去看戲之類了！」

「喜歡自我安慰的人都是這樣的，並不是沒有興趣，而是沒有胆子和異性交往。」司馬洛說道：「你應該採取一些比較勇猛的主動行動，你想不想我教你一點秘訣？」

陳生的眼睛一亮，大感興趣了。司馬洛在女人方面的聲譽，他顯然是有所知的：「好極了。」他說道：「這是最好不過了。」

「下一次見到她做這個的時候。」司馬洛也做了幾下動作，模仿阿嬋所做的事：「你不要只是在窗外看！直接進入她的房間去！」

「直接進去？」陳生吃驚地睜大了眼睛：「假如——」

「我不相信她會鬧的。」司馬洛說：「如果她不需要，她也不會自己來了！她一定很高興有一個對手！當勢成騎虎的時候，她就一定會逆來順受了！」

「這個——」陳生猶疑着。他在女人的方面的膚淺經驗，使他對司馬洛這個建議很缺乏信心。這樣似乎太過大胆的行動了。

司馬洛微笑，附耳對陳生說了好一番話。他說得很低聲，就只有他們兩人知道，他說的究竟是甚麼。

陳生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他終於說：「眞能這樣？」

「當然，我不敢保證絕對成功。」司馬洛說：「但成功的機會佔了百份之九十！除非你是一個白痴，那你就會碰到剩下來那百分之十的釘子！」

「我——我可以現在就進去嗎？」陳生急不及待。

「不行！傻瓜！」司馬洛說：「你就是用牛肉去引一隻狗，也不能在這隻狗吃飽了之後才去引牠的呀！」

「明晚試試吧。」

「起碼明天晚上。」司馬洛說：「不過你也不能老是想着這個的！別忘了我們的工作！」

「我——不會忘記的！」陳生說，但他是已經神馳物外，只是仍想着他與阿嬋一起在床上的情形了。

司馬洛他走了，自己也回到屋裏去。他又不告而入地用百合匙開門，進了卿卿的房間。卿卿已經睡着了，開門的聲音使她一驚地跳了起來，「豈有此理！」她埋怨地罵道：「你不懂敲門嗎？你敲門，我自然會開門的！」

司馬洛笑着在床邊坐了下來，「到底是個賊，慣了是個賊手賊脚！」他的手搭在她的大腿上。

卿卿把他的手打開了：「你是習慣了毛手毛脚才眞！你已經證明了你是世界鐵人了，現在，你又想證明些什麽呢？」

「不是那一回事。」司馬洛微笑：「我只是來向妳報告這件事的新發展吧了，到底，妳是老板之一呀！」

卿卿抬起眉毛：「這麽快就有了結果？恭喜恭喜！」

司馬洛把他的新發展向卿卿報告了。卿卿的眉頭角度變了，又驚又怒的：「一個女人，怎麽我會完全不知道！」

「他房裏放了許多怪書，難道妳以爲他是用來娛樂自己的？」司馬洛微笑：「他會帶一個女人到房間裏去，這是一點也不出奇的事！我猜，他之所以要把這件事守秘密，就是因爲怕妳知道。他既然有意帶妳上床，他當然不敢讓妳知道，他有帶一個女人回來的！」

「哼！我才不管他帶一隻狗回來呢！」卿卿說。她的聲音裏，卻不免充滿了灰溜溜的意味，人就是這樣的，雖然是自己沒有興趣得到的東西，也不想別人去得到它！

「總之。」司馬洛說：「我認爲關鍵大多數是在這個女人的身上！只要找到這個女人，我們就可以攪清楚這件事了！」

「現在，我們只要等就行了，是嗎？」卿卿問。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只要等就行了！」

卿卿在床上躺回下來，舒了一口氣：「我很高興我們已經有了進展，這件事情，是值得慶祝一下的！」

「怎樣慶祝呢？」司馬洛問。

卿卿媚眼如絲地看着他：「你不是說，你是鐵人嗎？」

「那件事！」司馬洛叫起來：「妳在開玩笑嗎？」

「哼，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卿卿不屑地：「飽食之後又要遠颺了！現在，你對我完全不感興趣了！」

「妳們女人就是這樣麻煩的。」司馬洛氣結地：「老是要人家用行動證明！試問一個吃飽了的人，雖然對着滿桌的美餚

，又怎能再吃？不吃並不就等於侮辱厨師！好吧！」他把卿卿一按：「既然妳一定要，我只好再來鞠躬盡瘁了！」

「不要！」卿卿尖叫着連忙掙扎：「你已經弄得我很痛！再弄下去，我要流血了！」

「那就算了吧！」司馬洛吃吃笑道：「不過，我却不會認爲這是妳對我不感興趣的一種表示！」

「我只是在開玩笑！」卿卿說：「還是讓我們睡覺吧！」

「唔。」司馬洛點了點頭：「睡覺也是一種很好的慶祝方式。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是這樣的，因爲我實在是已經太累了！」

「我也是的！」卿卿打了一個呵欠。

「那麽，我們去睡吧！」司馬洛說。

他們去睡了。

第二天晚上，陳生替司馬洛所做的工作沒有什麽結果，他却開始做司馬洛敎他做的事情了。他在入黑以後，當傭人們都收了工的時候，就偷偷摸摸地到了傭人宿舍的外面，司馬洛做過觀衆的那個窗口外面。

那窗簾又是關剩了小小一條縫，他看見阿蟬躺在床上，她是和衣而躺，她的手上正拿着一本小說在看，雖然陳生看不到那書名，他却可以看到那書面上有一個裸體女人的畫像，這當然不是一本至情至聖的書了。

阿蟬正在看得津津有味，而她的手正輕揑着一隻枕頭。

陳生等着，這也是司馬洛的敎訓，在時機未成熟之前，決不要輕舉妄動。

不過，他也用不着等得很久，阿蟬被那本書的情節所吸引，身子開始在床上輾轉起來了，她本是在揑着枕頭的那隻手也在此時縮了回來，在自己的身上摸着，摸着。

像前一夜一樣，然後，她忽然把書丢掉了，就坐起了身來，動手把衣服脫下來，這一次，他是急不及待的，陳生差點把牆壁也抓破。

衣服都脫下來了，她就躺回床上，躺成了個大字形，手又在身上動起來了。

陳生這時候已經不在窗外，他已經閃入傭人宿舍中，新的傭人都已經睡了，他的進來，並沒有人察覺，也沒有人加以制止。

他直趨阿蟬的門外，把耳貼在門上，隱約地聽到阿蟬在裏面的呻吟聲。

他深深的呼吸着，下一步行動，他是必須鼓起了勇氣才能實行的，他無法肯定知道司馬洛的介紹是否正確，如果不是的話，那後果可眞是不堪設想的。

但是，體內沸騰着的慾念，使他非要實行這一步行動不可，他從身上取出了一片薄薄的膠片，插進門縫，對正鎖舌所在的地方，這是把彈簧鎖弄開的最簡單方法，他這一類人，很少會不懂得的，他稍爲用力，立即又把門關上了。

床上的阿蟬，嚇得呆如石像，一時不知所措，連那個姿勢也來不及收回，陳生走前一步，她才如夢初醒，連忙把身子縮作一團，而且隨手把一張被子拉過來，要遮住身體。

但是陳生已經來到了，陳生一手執住了那張被子，把它拉開，於是阿蟬的身上，又變成了毫無遮掩。

使陳生放心的是，她並沒有叫喊，很可能她是驚得忘記了叫喊，陳生在床邊坐下來，一把將她摟進了懷中。

「不要，」阿蟬好像一隻小貓似地叫着，「不要，陳生，你不能够——」

「阿蟬，妳不知道我是多麽愛妳，妳得給我，給我一次，我就是死也願意。」他氣咻咻地說着：手在阿蟬的身上動起來，也不過是代替阿蟬的手在做她本來要做的事吧了。

但是阿蟬却不肯接受這隻陌生的手，她的腿子緊緊地合上了，拚命掙扎着，而且她也似乎是眞不願意的，雖然以陳生那麽大的氣力！一時間竟也不能把她制服下來。

「停！」她終於哭着說道：「我要叫了！」

陳生停了手，但是阿蟬仍無法找到蔽體之物，因爲那張被子已經在地上了，而陳生是坐在床邊的。

陳生把槍拔了出來，阿蟬的眼睛睜得更大，但是陳生却把那槍掉轉了過來，把槍柄塞到到阿蟬的手中，阿蟬呆着。

「拿着吧，」陳生充滿悲哀地說：「現在我知道妳原來是完全看不起我的，你用槍殺死我吧，我沒有臉見人。我也沒有興趣再活下去了！」

這也是司馬洛傳授的詭計之一，實在那槍中的子彈是早已褪了出來的，他根本沒有什麽危險的。

「不——不——」阿蟬把槍推開，「不要這樣，我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只是——我們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苟且？」陳生說：「但我不是苟且！我是眞心愛妳的！我可以明天就跟妳結婚！」

這話雖然也是司馬洛所敎的，但是，在陳生來說，這倒也是眞心話，陳生對她是那麽傾心，他是眞有意娶她爲妻的。

陳生的這句話，也果然有了一定的效果，阿蟬問道：「你是說眞的？」

陳生指天誓日：「如果我有說謊的話，明天一早我就會給車子撞死——」

「不要這樣說，」阿蟬連忙掩住了陳生的嘴巴。

陳生又把阿蟬擁着，索起吻來，阿蟬推着他的嘴唇：「我們——還是明天再說吧！」

「那妳殺死我好了！」陳生又把槍向阿蟬的手裏塞：「我不能等明天，我是沒有明天的，我——我——」他把阿蟬抱得更緊。

陳生似乎眞的把阿蟬感動了，阿蟬軟了下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我——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的心……太亂了！」

這差不多就是等於亮起了綠燈，陳生大喜若狂地緊擁着她，而這一次，阿蟬不再拒絕他的手了，而且，她還是相當欣賞的。

陳生的手法雖然是有點粗魯，但是，阿蟬也不是一個十分富於經驗的人，因此她也不苛求了。

她開始喘氣，後來，陳生站了起來，撕下身上的衣服，阿蟬嬌羞地用手掩着眼睛，實在，她却是通過指縫向陳生偷看着，她對男人的身體實在也很感興趣的，現在有了一個機會，她自然也不會放棄了。

陳生的雄偉使她悚目驚心，也使她全身脈軟了下來，她的腿子，開始難耐地一開一合着，一開一合着。

當陳生上了床時，她就不由自主地閉上了眼睛，她看不見了，只是可以感覺到，她已感覺到，陳生開始向她進逼了。

原來她是完全沒有經驗的，換句話說，她是一個處女，而陳生雖然不至全無經驗，但他的經驗主要是來自妓女之類的身上，他不懂得溫柔，他的粗暴，起先使她感到頗爲難耐，好在，她是一個已經充份成熟的女人，痛苦是很少的，兩個沒有經驗的人都衷誠合作着，結果是合作成功了！他們已經合爲一體。

阿蟬起先是痛苦的，但痛苦的階段不久就過去了，甜蜜來臨。

這個時候，司馬洛却正在窗外看着的，他的嘴邊掛着一個得意的微笑，而他的心裏有了一種成功的快意。

他看見他們成功了，就沒有再看下去了，他只是回到了屋中，却不是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他是回到卿卿的房間去，他所見到的，使他的心裏像燃起了烈火，他必須找一個女人，才能把這火撲熄的。

第二天黃昏的時候，陳生來找司馬洛，這時的他，却是喜上眉梢的，他首先向司馬洛道謝了一番，並且告訴司馬洛，他和阿蟬決定結婚了。司馬洛也恭喜了他，然後他們再談公事。

「我帶你去和阿清談談吧！」陳生說：「阿清可能知道這個女人是在何處。」

這個阿清，原是兼任鄧光的司機的，鄧光平時喜歡自己開車，但也有時，他是實在沒有空的，他就要一個手下開車接他了，陳生帶司馬洛找到了阿清。

阿清告訴司馬洛，有兩次，鄧光是叫他開車到某一個地方去接他，把他送到了一個地址，就把車子放下了，讓鄧光自己開車回來，每一次，鄧光總是載了那個女人回來。

司馬洛低頭尋思一會，後來又抬起頭看着那個司機阿清，問道：「你的看法是怎樣呢？」

阿清搔着後腦：「照我的猜想，那個女人就是住在那裏的，老板叫我拿車子送他到那裏，實在就是到她家裏去找她，所以每一次都會載了她一起回來，我就是只知道，這個女人是住在那附近的，其他的我可不知道了！」

司馬洛點頭：「我認爲你猜得對，猜得完全對的。」

「但是我的看法却有點不同，」阿清說：「這個女人……」

「怎麽樣呢？」

「這個女人總之不像是個有問題的人。」阿清說：「很清秀，很美麗，她看來是個好女人！」

「好女人又怎會跟鄧光回來這裏胡天胡地呢？」司馬洛指出。

「也許是爲了錢。」阿清說。

「好女人爲了錢也不會幹這個的。」司馬洛又說。

「她是好人壞人我就不知道了，」陳生說：「但她的眼睛生在頭頂上，這一點却是可以肯定的，她從來不肯和我們講一句話，碰面也不招呼。」

司馬洛搓着下頷，道：「但是，我們仍然不知道她是住在何處，就只知道她是住在那裏附近吧了，怎樣才能够把她找出來呢？」

陳生和阿清兩個人都沒有發表意見，只是等着司馬洛出主意，司馬洛終於看着阿清：「這樣吧，阿清，我和你一起去找她！」

「怎樣找？」

「去等她，」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就只有等這一個辦法了，她既然是住在那附近，她遲早都要出現的，你認得她的樣子，等她出現的時候，你對我把她指出來，那就行了！」

阿清點點頭：「這倒也是一個辦法，雖然這要使我們花長一點時間。」

「我們非花這時間不可的。」司馬洛說：「至於陳生，我却不想帶他一起去了，因爲他在這裏另有重要的工作！」他對陳生擠一擠眼，陳生的臉馬上變得像葡萄酒一樣紅了。

那個女人所住的地方，是一條很僻靜的街，只有一個進出口的，並沒有別的路可以出去，車子從路口進來，要出去的話，還是得要從原來的路口出去。

阿清把車子停在那條街上時，不過是在他們會談的半小時之後，司馬洛是坐言起行的。

阿清說：「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停在這個車位，然後老板就自己找的士回去！」

司馬洛點着頭：「唔，很好，我相信成功的希望很高，這條街既然只有一個路口，我們就用不着兩邊張望了，她出來的話，我們一定可以看見，我們只要等着就行了，我只希望，她不會是一個深居簡出的人！」

阿清點點頭：「這倒是眞的。」

「我們等吧，」司馬洛向車子的座位上一靠，鬆弛下來。

不過，這一段等候的時間，司馬洛也並沒有加以浪費。他盡量以友善的方式逗阿清談話，談論他們在別墅中的小事，他還希望在談話中可以刺探出一些他們先前並未提供的情報。

他們就在那裏過了三個小時，在這三個小時之內只有二三個人出去過，但都不是他們所要找的人。

等下去，夜愈深，這個地方，就愈是靜如墳墓了，本來已經是够僻靜的地方，現在是更加僻靜了。阿清開始打起呵欠來，他等得不耐煩了。

司馬洛說：「你想睡，個睡好了。」

「在這裏睡？」阿清瞪着眼睛看着他說。

「當然了。」司馬洛說道：「假設這個女人並不如你所說，是一個好女人，那麽，她很可能現在不在家，而要半夜三更才回家，也很可能，她在半夜三更才會出外。」

「這個時間出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壞女人呀。」阿清又替那女人辯護起來了：

「譬如，在夜總會唱歌的歌女，就是要在打烊之後才回家的！」

「唔，」司馬洛點了點頭：「我們就當她是在夜總會裏唱歌的歌女吧，對了，一個美麗的女人，很可能就是和聲色事業有關的，這樣，我們更應該在這裏等候她了！」

「好吧！」阿清聳聳肩。

司馬洛又說道：「你要睡，你就去睡好了，如果有人來，我才推醒你，叫你看看！」

阿清在那座位上一靠，幾分鐘之後就發出了鼾聲。司馬洛實在精神也不太好，他也是一個血肉之軀，他是需要睡覺的，但目前，他却不能睡，於是他伸手進衣袋裏，摸索着，摸出了一顆藥丸，放進嘴巴裏，慢慢咀嚼着。這是一顆特種的維他命丸，是可以帮助他的精神支持下去的，不過並不是興奮劑，不會引起那種不良的副作用。

這顆藥丸使司馬洛的精神慢慢地提了起來，沒有剛才那麽困倦了。他一個人張着眼睛，坐在那部車中守候着。時間又過去了大約半個鐘頭。

車頭燈光亮起來了，有一部車子從街口轉了進來，就停在他們對面的路邊。司馬洛看見那是一部的士，也隱約可以看到，坐在車中的是一個女人。

他忙用手肘猛撞旁邊的阿清，使他醒過來，阿清的眼睛張開的時候，車廂內的燈光也剛好亮起來了，是司機把燈開亮，以方便乘車的人付錢的。

司馬洛着到車中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看這個女人的打扮，如果她不是歌女，也可能是明星之類了。而且，司馬洛一看，就差不多肯定了，這個女人正是他們要等待的人。

旁邊的阿清也興奮地說：「對了，就是她，就是她，正是她！」

他們看着那女人下了的士，的士開走了，那個女人提着一隻化粧箱，進入了路邊那個樓梯口，那裏是一幢四層高的建築物，上下都已經烏燈黑火，那個女人進入樓梯口之後大約兩分鐘，頂樓就亮起了燈光。

「唔，住在四樓！」司馬洛說。

阿清鬆了一口氣：「我們總算沒有白等一場！」

司馬洛的臉上現着一個奇怪的微笑：

「現在我明白了。」他自言自語地：「我明白了很多！」

「明白了什麽？」阿清看着他。

司馬洛微笑：「沒有甚麽，只是我明白，你不會明白的。」他所明白的事情，是在看到了這個女人的眞面目之後才領悟的。不錯，這個女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一如那些打手們所形容的。但是，有一點他們都沒有形容出來的，那就是，這個女人，竟然與卿卿有七分相像！如果細看輪廓，當然很明顯地是兩個不同的人，但是那身形，那姿態，表情，如果隔遠看，幾乎會以爲這個就是卿卿！

司馬洛相信，這才是鄧光要嚴守秘密的主要原因，同時，他也不免爲鄧光的苦心和痴情而嘆息。

原來鄧光對卿卿的痴心，竟然是還超過他所想像的。鄧光不能得到卿卿，竟然痴心到找一個和卿卿相像的女人來作代替品，在這個女人的身上來發洩他精鬱的慾念。

然而，司馬洛得到卿卿，却是那麽容易，世界上的事就是這麽奇怪的，有時，你對這個女人愈是尊敬，就愈是不容易到手，司馬洛對卿卿起先是充滿了輕蔑的，而他却很容易地就得到了她。

「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了吧？」阿清問。

「哦。」司馬洛正在尋思中驚醒過來：「唔——再坐一會吧，看看她還要不要出外！」

他們再坐了一會，看見樓上的燈熄了，以後就再也沒有動靜了。

「好吧。」司馬洛點點頭：「我們走吧！她已經上了床睡覺。這個時間上床，明天她一定不會太早醒過來的，我們也可以回去好好地睡一覺了！」

阿清點點頭，開動了車子，一面打着呵欠問：「那你又打算怎樣去着手呢？你又不認識她。」

司馬洛微笑：「我自有我的辦法的，這正是我值錢的地方呢！」

第二天中午，司馬洛就出現在那個女人的門口了，一隻手上提着一隻公文袋，而另一隻手中却拿着一本登記簿子，他伸手去按鈴，門鈴聲在裏面響了，是音樂鈴聲。

沒有人應，司馬洛再按。這一次按得長了一點，等了一會，還是沒人應門，於是司馬洛就索性把手按了下去，不再拿開了。

大約一分鐘之後，門開了一條縫，那個女人睡眼惺忪地窺出來。由於裏面有防盜鍊拴着，所以看不到她的整個人，但司馬洛看出她一定是不穿任何衣服睡覺的，現在她的身上只是匆匆披上了一件晨褸，晨褸的襟前沒有完全合上，露出了一片很潔白，但是肌肉並不太豐滿的皮膚。

她的眼睛厭煩地看着司馬洛：「什麽事？」

「小姐，對不起打擾妳——」司馬洛馬上開始鼓其如簧之舌。

「我甚麽都不買！」那女人憤怒地說着，就要把門關上，但是司馬洛已經用脚尖把門頂住了。

「對不起，小姐。」司馬洛說：「我並不是推銷什麽，我是戶口調查署派來的，我想妳帮忙供給我一些數字吧了！」他的態度是十分誠懇的，而他的話也隱約表示出他是什麽政府部門派來的，這就使人難拒他於千里之外了，尤其是那些知識水準比較高的人。

「你——想知道甚麽呢？」那女人皺着眉頭問。

「不會阻妳多少時間的。」司馬洛保證：「我只是想知道妳的姓名，年齡，工作，以及屋子裏有多少人住！」

「我叫李碧姬。」那女人說：「二十二歲，在夜總會唱歌——」

「在那一家夜總會呢？」

「金鳳！」

司馬洛把這些寫了下來，又問：「這裏有多少人住呢？」

「只有我一個人！」李碧姬說。

「一個人？」司馬洛皺起了眉頭，向屋內一窺，似乎認爲，這樣大一間屋子，是不應該只住一個人的。

「以前我有一個女傭人。」李碧姬繼續解釋：「但是近來用女傭人實在太困難，她走掉了，我就沒有再請人了。」

「哦，謝謝妳！」司馬洛說。「我不再痲煩妳了！再見！」他把簿子收起來，下樓而去。

這個女人在司馬洛走了之後，就回到廳中去，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打了一陣呵欠。雖然她還是沒有睡够，但是給司馬洛這樣一攪，她也變得睡意全消了。

正如她所說，她是請不到傭人的，因此她自己到廚房去，燒了一壺咖啡，喝下了，就動手化粧，她要到街上去走走。

另一方面，司馬洛則一點也沒有浪費時間，他已經去向夜總會方面調查了，他在那一方面認識的人也不少，一查就查出來了，他取得了不少關於這個女人的資料，包括她的出身，她的朋友等等。

在傍晚時分，他已經得到了他可以找到的，有關這個女人的資料了。但是，這些資料．得到了也等於沒有得到，因爲照他所得到的資料來看，這個女人並沒有什麽可疑的地方。一個很普通的女歌手，很努力唱歌，希望成名。但是成功並不容易，在那些地方，除非你有很特出的歌喉，或者有很特出的色相，而你又不怕犧牲你的色相的。

李碧姬並沒有很特出的歌喉，雖然她有相當特出的色相，但是，照司馬洛調查所得的資料，她的色相，却不是隨便可以犧牲的，有過好幾位大亨，對她不惜一擲萬金，也不能得到她的一顧，事實上，據說，她的私生活相當檢點，固然沒有爲了金錢地位而犧牲色相的事，更不會和樂師們鬼混或者在家裏養一個小白臉之類。她甚至連男朋友也沒有一個。就是因爲如此，有人在背後詆譭她，說她是性冷感或者是同性戀的。

這個女人，一點也沒有可疑的地方。不過，司馬洛那靈活的腦筋，却已想到了，沒有可疑的地方，也正是她最可疑的地方，如果她是那麽正經，爲什麽她會跟鄧光回家去鬼混呢？

她爲的是什麽？

可惜司馬洛還沒有機會問鄧光，很可能鄧光能解答這個疑問的。假如鄧光肯告訴司馬洛他與李碧姬是怎樣結識，李碧姬對他是什麽態度，而李碧姬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是說些什麽話，做些什麽事情。

但他現在問不到鄧光，鄧光肯不肯坦白說出來，也是一個問題。

傍晚，李碧姬回家了，從公司裏買了一些衣服及化粧品回來，而司馬洛這時已經坐在一部汽車裏，停在對街那個停車位裏，等着，監視着她。

李碧姬回家，又洗了一個澡，化了粧，便提着化粧箱出外。這時天早已黑了。她這一次出外，就是上班去，司馬洛仍然在那裏看着她。他也知道，她現在是上班去的。

當李碧姬出去了十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就從車上下來，走到對街，施施然登樓，到了李碧姬的門外，她說她請不到傭人，一個人住在這裏，她上了班之後，屋裏自然就是完全沒有人了，司馬洛按鈴，等了一會，果然沒有人開門，這是毫不意外的。

司馬洛從懷中掏出了一串百合匙來。他這個神通廣大，本領高人一等的竊賊，在他來說，一度普通的門，是絕對不成問題的。這樣一度門，並不能够阻擋他的去路，不過五分鐘之後，那度門的鎖已經開了。

司馬洛踏入了那黑暗的屋內，又把門關回了，屋內並非絕對黑暗，窗外是還有街燈透進來，讓他可以看到各物的輪廓的，司馬洛走過去，把廳子的兩重窗簾都拉攏，這個時候，屋中可就是眞正地漆黑了。然後，司馬洛才摸索着回到牆邊，摸到了燈掣，把燈開亮，現在，他就細細地搜索一番了。

他首先搜索廳中，那只是一座簡單的客廳，並沒有什麽可搜索的地方，而司馬洛經過了一番搜索之後，也並沒有搜得出什麽來。

他再進入走廊裏面，到李碧姬的房間裏去碰碰運氣。他發覺這個李碧姬是一個相當整齊的人，並沒有一般女人的壞習慣，一出街就把髒衣服在屋中亂丢。

但是，在那井井有條的屋子裏，小心地搜索了一個小時之後，司馬洛還是找不到任何可疑的東西。他嘆了一口氣，到厨房裏倒了一杯李碧姬剩下來的咖啡，坐在沙發上喝着，動腦筋思索着。

一切的跡象，都顯示出李碧姬是一個正經女人，正如司馬洛得到的資料所形容的，司馬洛只是在她的抽屜裏找到了一匣避孕丸，以及一管避孕膏，這是唯一不正經的東西了，他猜很可能這就是李碧姬和鄧光在一起的時候所用的了，爲甚麽？這樣一個正經的女人，爲什麽會去和鄧光鬼混呢？

「我看。」司馬洛在沙發上嘆一口氣：「我只好實行我的最後一步計劃了！」

李碧姬的工作時間是相當長的，她又是在昨夜那個時間回家。她一定已經很累了，不過，她却似乎工作得相當愉快，因爲她是一面哼着小曲的，就像她在夜總會裏還唱得不很够似的。

她還沒有開燈，就把那隻化粧箱向地上一丢，然後就動手脫下那件晚禮服，而且還脫下了乳罩。今天晚上的天氣特別炎熱，她實在受不住。

她把晚服和乳罩搭在手臂上，向走廊走進去，到了走廊的口頭，她伸手開亮了電燈，就呆住了。走廊內的燈光映到廳中來，可以看到，廳中各物都給翻得七零八落的，十分之凌亂，這當然不會是她自己幹的事情了。

她把那兩件衣服也在地上丢了下來，光着上身衝進了睡房中，把睡房的燈也開亮了。

睡房中的情形是更嚴重的，簡直就像有一股旋風曾經吹到這裏來。所有衣服都給翻倒了地上，抽屜和衣櫃都打開了。

「我的天！」她急得差不多哭出來似的，直跺着脚，兩隻小巧的乳房，就在一蕩一蕩的，她實在與卿卿很相像，連雙乳

房的形狀也是一樣的，只不過乳頭的面積稍大而已。

一時，她站在那裏，不知道怎麽辦好，嘴裏喃喃着在自言自語：「有人來搜過，有人進來搜過，是誰？大概是他，一定是他！」

她在床上一坐坐了下來，拿起了床頭的電話，於是床底下躲着的司馬洛就暫時只能看到她的腿子的一部份，而看不到她的全身了，不錯，司馬洛現在仍然在那裏的，並未離開這個地方，他只是躲在床底下而已。

李碧姬下意識地以爲，搜她的屋子的人一定已經離開了，却沒有想到，他是仍然留在屋中的。

近看，司馬洛就可以看到，她的皮膚是不及卿卿這麽細嫩的。比較起來，自然是卿卿高她一籌了，但，她的吸引力還是很強的。

聽見她拿起了電話，一時，司馬洛的心也急急地跳了起來。如果她是打電話報警，那就糟了，他是非從床底下衝出來不可了。

但電話號碼撥好了之後幾秒鐘，還沒有接通，他就放心下來了。如果是打九九九，應該馬上就可以接通的。

這個電話却響了很久都沒有人接聽，司馬洛在床底下耐心地等着。

司馬洛放下心來，欣賞着她的小腿的綫條。

李碧姬喃喃着：「他一定不在家，一定不在了！」她說着把聽筒放了下來。她並不打算報警的，司馬洛仍然躲在床底下，摒息靜氣着。李碧姬放回了聽筒，還坐在床上，想了好一會，才站了起來。

「哼！」李碧姬喃喃自語着：「他終於會回家的，我一會再打給他！現在先來洗一個澡吧。」

她走進與睡房相連的浴室裏，司馬洛聽見放水的聲音。在放着水的時候，她又出來了。司馬洛眼前一亮。

因爲她已經把身上僅餘的那條內褲也在浴室中脫了下來了。這時，司馬洛就可以看到，李碧姬與卿卿是有一個很顯著的分別的，那是「整型」的分別。李碧姬好像森林，而卿卿則只是像一個初生的小孩子。當然，這並不是好與壞的分別，完全是看一個人的口味如何。有人認爲茂林豐草就够味道，有些人則喜歡稀稀疏疏。司馬洛呢，就兩者都沒有所謂，他最重視的是那個女人的質素。

李碧姬在放着水的時候，並沒有浪費時間，就動手收拾她脫下來的衣服，把它們摺起來。她是一個愛齊整的女人，保持齊整，在她來說是一種本能了。不過她却並沒有去碰那些給翻亂了的東西。

也許，她是要把這些東西留下來給她打電話去的那個人看？司馬洛希望是如此，也相信是如此的。不然，她就會忍不住，而去加以收拾的了。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她摺好了之後，就不耐煩地走來走去。這樣，司馬洛就有機會從每一個角度欣賞她的身體了。這使他覺得，做賊的確有其好處，可以看到許多平常沒有人看得到的奇景。很可能，連李碧姬自己的情人或者丈夫也沒有機會看到那麽多的。

司馬洛又開始覺得自己有了反應。

李碧姬終於走進浴室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如果她繼續在他的面前表演下去，說不定他會忍不住而衝出去的。

浴室裏水聲潺潺潺地響着。終於，她再出來了，身上已經披上了一件毛巾浴褸。但是她的吸引力仍然是很強的，由於那件毛巾浴褸，只遮過大腿的盡頭，那個最重要的地方，仍然是掩掩映映地半露出來。

她拉開衣櫃，找出了一條內褲來，穿上去，然後才在床上再坐下來，拿起電話，打了一個號碼，司馬洛相信她又是打剛才那個號碼。

這一次，電話有人接了，而那邊接電話的人，和她一定很相熟了，由於她不必提人名，也不必報上自己的名字，她只是說：「你到過我這裏來嗎？」

司馬洛聽不到電話那邊的人說甚麽，他只是聽見李碧姬說：「如果不是你來，是誰把我這裏都翻亂了？」那邊的人不知道說了些甚麽，李碧姬又說：「沒有，我甚麽沒有動過，現在東西全都保持着原樣！很好，你來看看吧！我等你！」她放下了電話，離開了床邊，從手袋裏找到了一包香烟，取出來點上了一根，抽吸着，在那裏踱來踱去。

司馬洛相信，正在來的這個人，一定是熟到可以看見她的裸體的，不然李碧姬怎會不作穿上一條褲子的企圖？不過，總之司馬洛的苦肉計是成功的，這個人正在來了，而這一個正是司馬洛要見的人。司馬洛伏在床下等着，希望那個人快點到達，由於床底實在不是一個舒服的地方，在床底久伏，並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從來門鈴終於響了起來。這正是李碧姬等着的，她立即匆匆地走出去開門。照例又是把門打開了一條縫，隔着一條防盜鍊向外面張望一下：「你！」她說：「你又何必要按門鈴？你不是會開我這裏的門嗎？」

「這是禮貌！」門外的人，聲音是女人的聲音。一位女朋友，這就解釋了爲何李碧姬不需要穿好衣服見客了，大家是同性，不需要拘束這個的。

李碧姬把防盜鍊解下了，開了門，進來的是一個清秀、美麗而苗條的年輕女郎，身上穿着全是黑色的衣服，緊身的黑色波恤，緊身的闊脚黑色長褲，緊緊地箍着身子，使身材暴露無遺。她也有着一副很值得驕人的身材，不大豐滿，但是曲綫玲瓏，比例稱身，比李碧姬胖一點，但仍然是屬於瘦的一類了，臉上肌肉不多，有一雙很大的眼睛，而這雙大大的眼睛裏面，却有着一股殺氣。

她是一個充滿了恨意的人。她正在恨一些甚麽，似乎，在她的恨消除之前，她是不能愛的。李碧姬把兩臂在胸前一抱，轉了一個身，向四面望了一望，說：「看吧！」

那個女人看了一看：「唔，有人來過，這個人似乎是正在找尋一些甚麽！」

「他要找甚麽？」

「會有甚麽呢？」李碧姬冷冷地說：「可想而知的了。這人個要的不是錢！」

「那件東西？」

「看來是那件東西了。」李碧姬說：「如果不是妳來搜的話！」

「的確不是我！」那個黑衣女郎表示寃枉，「我怎會來攪妳呢？」

「媽的！我受够了！」李碧姬把兩條手臂一甩：「我受够了，精神沒有機會鬆弛下來，連家裏也差點給拆了！究竟爲了甚麽？」

這樣說着時，那個黑衣女郞已經走進了睡房裏去視察，李碧姬也只好跟了進去。那黑衣女郎視察了一會，從鼻子裏發出「哼」一聲：「搜得很徹底！而妳也沒有失去了甚麽嗎？」

「我在家裏沒有放着甚麽值錢之物。」李碧姬說：「只有抽屜裏那隻手錶，也值得一兩千元，却沒有拿走。」

那黑衣女郎在房中團團轉着。

李碧姬又用手揑着額頭：「爲了甚麽？爲了甚麽？這一切！」

「哼，爲了甚麽，難道妳不記得嗎？」那黑衣女郎咬着牙，冷冷地說。

「我是不贊成寃寃相報的，報到幾時呢？」李碧姬苦着臉。她是一個很女性化的女人，她的心理，也是典型的女性化心理，不喜歡暴力：「爲甚麽我們不把這件事忘掉算了？」

「有些事情是忘不掉的！」

「但這個辦法，也沒有甚麽成績。」

李碧姬說：「妳又做成了甚麽？」

「我們還必須幹下去！」

「妳是說得好聽的。」李碧姬說：「可是我，我却要應付鄧光那個色狼！」黑衣女郎說。

「但是，會不會他已經在懷疑我了？」李碧妞說：「這個來搜屋的人——」

這個問題，那黑衣女郎却是回答不出來了，她只是交抱着兩臂，在那裏踱來踱去。

李碧姬說：「妳也不是不知道的，鄧光這個人並不好惹，他會把我殺掉的！」

「他對妳說過甚麽？」黑衣女郎問。

「我最近根本沒見過他。」李碧姬說：「我還以爲成功了，就可以離開他。」

「妳不能避開他！」那個黑衣女郎堅決地說：「我們的事情還沒有成功。」

李碧姬負氣地在床上坐了下來：「妳是說得容易了，就不知道做的人做得很辛苦！」

「我們上一次的工作，可以說是失敗的了。」那黑衣女郎說：「我們得再想個辦法，重新開始。」

「無非又是叫我繼續陪他睡覺！」李碧姬禁不住哭了起來，用手帕揩着眼淚：「我不是妓女，妳現在却把我逼得變成比做妓女更加下賤了。」

「別哭！」那黑衣女郎焦急地揮着手：「別哭吧，碧姬，哭是個弱者的行爲，我們是強者，記得嗎？我們是強者！」

「我不是強者。」李碧姬嗚咽着說：「我是弱者！」

司馬洛在這個時候，忽然一滾，從床底下滾了出來。果然，李碧姬和那個黑衣女郎的反應，是強弱分明了。李碧姬掩着臉，不停地尖叫起來，那黑衣女郎則甚麽都沒有發出來，只是分張了兩腿，微彎着身子，兩手也是分開來了，作出準備迎敵的姿勢來。

司馬洛站了起來：「我想我們來開誠佈公地談，也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李碧姬已經叫喊完畢了，連忙從床上拉起一件衣服，遮着自己的身子。

「你是誰？」黑衣女郎喝道。

「我是鄧光的代表。」司馬洛說：「大概是妳把鄧光那些菲林偷去了的吧，妳，李小姐，妳纏住了鄧光，把他的保險箱的所在之處探了出來，而妳呢，黑衣小姐，妳的任務就是負責進去偷！」

「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麽！」那黑衣女郎咆哮道：「你最好快點滾，不然我會——」

「報警察抓我嗎？」司馬洛吃吃笑：「隨便，隨便，電話就在那裏。」他指指李碧姬床頭的電話。

那黑衣女郎却並沒有作打電話的準備，顯然她也是深深明白，報警對她是有害無益的，她只是恐懼而憤恨地瞪著司馬洛。司馬洛向旁挪一步擋住了房門的去路，如果那黑衣女郎要逃出房去的話，是非經過他的身邊不可的。

「鄧光還不知道這件事！」司馬洛說：「如果我們能够合作一點，我們是可以解決這件事，而仍然不讓鄧光知道的！」

司馬洛這個提議，實在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那個黑衣女郎對他却顯然是毫不信任的，她在身上一摸，就摸出來了一把刀子，「得」的一聲彈出來了明晃晃的刀鋒。

司馬洛立即蹲低了一點身子。他柔聲地說：「不要亂來，小姐，我是不怕刀子的，妳把刀子拿出來，只會令妳自己損失而已。」

「我要殺死你。」那黑衣女郎咬牙切齒地：「我要殺死你！」

「不要！」李碧姬哀鳴起來：「你們不要打！坐下來談談！」

司馬洛吃吃笑：「李小姐說得很對，還是談談的好，動武有甚麽意思呢？」

那個黑衣女郎自認是強者，而她的想法也有強者的想法，她一點也不打算談判。她一揮刀子，就向司馬洛撲過來。司馬洛有點意外，想不到她的刀法倒不壞，那把刀子動得很快，司馬洛連忙一閃身，僅可避過了。他的手掌一揮，就向她的臉上摑過去，她也跳後避過了。她的身手眞是相當快的，不過想起來倒也並不出奇的，她不是動手進鄧光家裏去偷東西的人嗎？

司馬洛提高了警惕，小心地面對這個黑衣少女。他決定拖長這一場打鬥。這個女郎的脾氣是太剛烈一點了，一兩下就把她擊倒，她一定不會服氣，一定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來，慢慢地把恐怖感以及失敗感推進她的心中，直至她的鬥志完全喪失了爲止！

司馬洛和她相對了一會，她又撲上來了，刀子急急地揮動着，好像一條銀蛇似的，在他的臉的兩旁以及腋下左右穿插着。本來每一刀都是刺向他的要害的，但是因爲司馬洛閃得靈巧，所以每一刀都是在要害的旁邊經過了。他們不像在搏鬥，簡直像是在表演一齣甚麽新派芭蕾舞似的。

（未完・四）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靈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用撕下兩頁的賬册證物和佘堅交換小牛安全脫險，原來那賬册記載的往來賬摘要欄內，寫着有社會名流范植的名字，他是三蛇帮的後台老闆，所以游天虹通過他要佘堅將人質小牛放出，另方面「玫瑰會」范夫人從這件事中亦知道自己丈夫就是三蛇帮的後台大老闆之一，因而對游天虹爲玫瑰會採取報復的行動大爲讚賞，將事情向沙拉滙報，二人接見游天虹，賞贈最高的「玫瑰奬」認爲立了大功，而游天虹目的是想多了解玫瑰會的內幕，另方面又答應三蛇帮想控制玫瑰會的要求，又想知道三蛇帮和玫瑰會的關係，從雙方面探淸情況……

周末狂歡　毒梟受縛

可是，現在游天虹猛然想起了，他不由得嚇了一跳，原來那正是化了裝的林浩探長。

林浩的助手力奇不是說過探長巳經去了渡假嗎？但那一刹那的印象，令到游天虹覺得，他的輪廓的確是林浩探長，力奇的說話，可能只是一種烟幕的作用。如此看來，警方顯然也注意到「玫瑰會」的活動了。

游天虹心裏想：如果那名「富翁」果然是林浩的話，那麼，他現時的處境就更加複雜，也許更加危險了。

游天虹再想起那輛跟踪他們的車子，既然不是「三蛇帮」的人，大概應該是警方的吧？警方的下一步行動，又將會怎樣？

無論如何，游天虹決定依照自己的計劃去做，決不報警，或者與警方合作。雖然他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但是，他既然決定了，就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在胡思亂想中，電話忽然响了起來。電話是化驗所打來的，根據化驗的結果，那些「玫瑰香糖」正如游天虹事前所料到的一樣，裏面含有迷幻藥的成份。

那間私家化驗所是游天虹的一個朋友開設的，游天虹絕對相信他們化驗所得的結果是絕對準確可靠的。

游天虹聽完了那個電話之後，知道「玫瑰會」所以這麼迷人，主要就是他們把迷幻藥巧妙地加以運用，這是市面上不輕易買得到的東西，如果染上這嗜好，就不得不被「玫瑰會」牽着鼻子走了。

游天虹想到這裏，不禁咬牙切齒。他生平最憎恨販毒的人，想不到這種新潮的產品，比起任何毒品都更可怕！

這時靈犬「幸運」忽然狂吠起來！

游天虹走至窗前，看見一個中年婦人正在石階前徘徊着。

游天虹走出門外，問道：「你找誰？」

「這裏可是游宅？」那婦人上下打量着游天虹。

「是的，你是誰？」游天虹問道。

那婦人沒有答他，卻說道：「那麼，你一定就是游天虹先生了。」

游天虹覺得這婦人很陌生，但卻沒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必要，於是他又問：「你貴姓？」

「我丈夫姓王，但他已經死了，我想你帮

我一個忙，游先生。」

游天虹看見她並無惡意，而且又是一個年過半百的婦人，於是招呼她到屋子裏來，然後問道：「王太，你要我怎樣帮你？是否在經濟上……」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游先生，我經濟上不致發生問題，雖然先夫巳經過世，但他有點產業留下，也總够我們母子下半生糊口；事情却是發生在最近，我的兒子失踪了。」

「令郎失踪，爲什麼不報警？」

「游先生，你有所不知，如果報警，他可能要坐牢的。」王太太嘆了一口氣，「他太不爭氣了，在學校裏結識了一班壞朋友，時常去夜街，去到三更半夜，最近却一連幾天沒有回家，我到學校找他，學校說他被開除了，理由是服食迷幻藥。」

「你担心警方會拘捕他，就正是因爲這一點，是不？」

「是的，坦白說，我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我時常聽到街坊們說，警方對付這些壞青年，往往是很不客氣的；我怕他們把我這唯一的兒子毆傷了。」

游天虹本來想說：爲什麼你不去找私家偵探？

但是，看見這婦人土頭土腦的，面帶淚痕，相信一定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聽了朋友的勸告，才會跑來找自己帮個忙的。於是，他向她討了一張她兒子的近照，她似乎早有準備，把一張背後寫了名字的半身照片，交給游天虹。

游天虹往照片上瞥了一眼，只見這青年樣子瘦削，年紀還不足二十歲，背後則寫着「王秋」的字樣。

游天虹把這位王太的電話號碼記下，答應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她。王太千多謝，萬多謝，這才告辭離去。

事後，游天虹靜悄悄地想了許久，這社會上，相信像王太這樣的母親一定不少，而好像王秋這種青年，爲數也就一定更爲可觀了。

這是「金錢」與「良心」的問題，人們爲了更容易賺得更多的金錢，於是埋沒了良心，把毒品與迷幻藥偷運入市區出售；相反，人們如果還有一點良心的話，一定不會受金錢的誘惑而毒害世人了。

× × ×

周末又到了。

這是許多人都盼望着的日子，「玫瑰會」的會員們更是望眼將穿。

由黃昏時候開始，海傍的第七號碼頭就陸續有人來。他們有男有女，有些乘着極其豪華的房車，有些則坐街車。他們下車之後，紛紛進入七號碼頭的吊橋。

吊橋上有兩名大漢把守着，他們正是「玫瑰會」派在那兒檢查證件的；事實上，每個到這兒來的人都帶備了一張「玫瑰咭」。而且，他們都獲准通過了，只有一個人例外。

這個中年男子，同樣擁用一張「玫瑰咭」，但是，兩名大漢却不准他通過吊橋，落到電船上去——這艘小電船由黃昏時份開始，已經載了好幾批人，到海面上的「先知號」遊艇上去。

這中年男子態度非常冷靜，當他被拒絕之後，含笑問道：「兄弟，怎麼啦？你以爲這張咭是假的嗎？」

兩名大漢中的一名說：「當然是眞的，但却不是你的，你可騙不了我們啊！」

那中年男子非常機智，笑了笑，迅速將兩張百元大鈔，分別塞到二人的手心去，同時說道：「反正是玩玩，何必認眞？」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一齊將鈔票交還給那個中年男子，說道：「別胡鬧了，快走開，否則我是會對你不客氣的。」

中年男子頗感意外，苦笑一下，聳聳肩，問道：「你們到底是幹什麼的？」

二名大漢瞪了他一眼，又說：「你再嚕囌半句，我們便揍你。」

中年男子老羞成怒，面色一沉，說道：「你們太不識抬舉了。」

話未說完，一支手槍巳經露出了腰間。

二名大漢一怔，反問道：「兄弟，你到底是什麼人？竟然有槍！」

中年男子道：「老子只想參加你們的周末晚會，並無惡意。」

「好吧！讓我先請示一下。」

「向誰請示？」

驀地銀光一閃，一支羽箭掠過海堤大道的天空，疾如流星，直射向中年男子的手部，不偏不倚，「錚」的一聲，就將那支手槍震落吊橋之上。

中年男子在驚慌中給人一把揪住了衣領，另一名巳經迅速將手槍拾起。但是，他並不懷有任何惡意，反而將手槍用手帕抹去指紋，放回中年男子的口袋裏，同時沉聲說道：「警探先生，你枉費心機了！我們並非犯法，你想來送死麼？似乎擇錯日子了。」

另一名大漢把手一鬆，放開他的衣襟，道：「這是私人集會，與會人非富則貴，你還是省回一點兒氣力，回到你的汽車裏去吧；否則，你這份差事只怕也快要丢了。」

中年男子態度沉着，彎腰俯首，企圖把那支小巧的羽箭拾起。但是，兩名大漢又比他快了一步，脚尖飛出，「咚」的一聲，羽箭掉入了海中。

這時候，有個西裝畢挺的紳士，坐着一輛勞斯萊斯房車，在道旁停下，穿制服的司機下車開了車門，那青年紳士並非別人，正是本市億萬巨富的三公子東方雄。

東方雄是億萬巨富東方强的第三兒子，他有過開快車、打警察的紀錄，脾氣很不好，但每次犯事之後不到半小時，他父親便派出律師把他保釋出來；而東方强在本市的物業却是難以統計的，包括了車方大道，東方前街和東方後街等等，幾條街道的樓宇店舖，再加上他營經的生意，可算是名符其實的財雄勢大。這位三公子正是東方强三個兒子中最小的一個，但是，也有二十多歲了。

二名大漢對帶槍的男子說道：「你瞧！那是誰？三公子的脾氣不好，你再不走，我們是不負責一切後果的。」

中年男子「哼」了一聲，回頭就走！

中年男子回到道旁的一輛房車之內，車內有個青年早巳等在那裏，問道：「探長，怎麼啦？他們不讓你到遊艇上去嗎？」

原來那個中年男子果然就是林浩探長，他雖然化了裝，仍然逃不過游天虹的眼睛，把他認出來了。游天虹在「先知號」遊艇中見過他一次，但當時他是有意避開游天虹的。坐在司機位上的年青人，正是探長的助手力奇。力奇一直坐在汽車上，離遠看着他們的動靜，但却聽不到他們的談話。

林浩嘆氣道：「看來我們又是白費功夫了。我眞不明白，『玫瑰咭』明明是眞的，他們又怎麼會知道不是屬於我的呢？」

力奇道：「會不會是因爲你沒有加入他的會，而他們又認得出所有的會員？」

「也許你說對了。」

「我們不能參加，也不妨事，我們可以帶備搜查令，坐水警輪去搜查他們的。」

「不！這不容易把他們治罪，因爲這是私人集會，而且，許多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都

有參加。」林浩探長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又問力奇：「你看見剛才那支羽箭是由那兒射出來的嗎？」

「我倒沒有留意。」

林浩含恨地，往那幢大厦上面——那些密密痲痲的窗口瞥了一眼。根據方向的推測，羽箭應該是由那邊射來的；可是，這許許多多的窗口，到底是那一個？探長也感到迷惑了。

同樣是在海堤大道的路邊，停放着一輛蓋上了綠油布帳篷的大貨車，裏面有兩個人，正利用長程望遠鏡，監視着那幢大厦的窗口。

但是，他們並非警務人員，而是「千門奇俠」游天虹和小牛兩師徒。

他們老早就躲在這輛貨車之上觀察着，那幢大厦有好幾個可疑的窗口，經常落下了窗簾布的。自從上次游天虹幾乎被一支神秘的毒羽箭射死，他就懷疑這幢大厦之內，有些單位是爲「玫瑰會」所盤據的，但由於大厦內單位太多而又複雜，一時間查不出什麼端倪。

他們之所以選擇今晚到這兒來作秘密觀察，是由於游天虹推測到這個周末集會一定很熱鬧，而一向謹愼的「玫瑰會」相信一定會派人在那幢大厦之上，居高臨下的監視着一切。

結果，總算不負他們的所望，在長程望遠鏡的監視底下，終於發現了其中一個灰色窗簾布的窗口，曾經有人露面。射擊林浩的毒羽箭，就是由那兒發射的。

小牛道：「要不是爲了參加這什麼周末晚會，我恨不得立即就登樓去；那兒一定有沙拉特設的瞭望哨。」

「這辦法果然聰明！」游天虹脫口讚嘆着：「他們居高臨下，萬一有什麼事，就可以控制這一段街道。」

「剛才幾乎給羽箭射中的中年男子，你肯定他就是林浩探長麼？」

「是的，在沙拉的遊艇中，我曾經見過他一次。」

「原來，他們也已注意到這個犯罪組織來了。」

「但是，我相信他們一籌莫展，除非他能夠加入『玫瑰會』，抓到了確實證據。」

「我們好不好把這份情報，向警方提供？」小牛說：「我的意思，是先讓警方把他們的瞭望哨搗毁！」

「不！這樣反而會打草驚蛇！」游天虹在黑暗中看看他的腕表，夜光指針示出，是晚間八點鐘了。於是他又對小牛說：「我們先去參加這一次集會，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再說！」

小牛忽然叫道：「師父，你瞧！」

游天虹把視綫透過帳篷的隙縫，往外望出去，只見林浩和力奇下了車，走進那間大厦裏去。

小牛又說：「師父，看來他們又要開始行動了。」

游天虹說：「這必然無濟於事的，大概他們跑出車子時，大厦瞭望哨的人已經有所準備了，何況，他們是根本沒有可能逐層樓去騷擾民居。」

游天虹說着，已經揭開帳篷，下車去，小牛亦隨後跳下。

就在二人舉步欲行之際，驀地聽到了一聲斥喝：「不准動，舉高雙手！」

師徒二人同時一呆，這陌生的男子聲音，登時令到他們身體上的血液幾乎都凝結下來。

黑暗的行人道上，根本看不見什麼，但形勢凶險，游天虹和小牛也只好高高地把手舉起來。

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走了過來，然後有兩隻手伸在游天虹和小牛的脅下和胸前掃了幾下，發覺他們的身上沒有槍械，這才命令他們往前走，然後進入一間貨倉之中。

看樣子不止一個人，而且，游天虹也無法猜得出他們的來頭；但現在當他們進入了這間貨倉之後，立即就明白過來了。因爲，這間貨倉是屬於「玫瑰會」的，把他們推進來的，一定是那個組織裏的人。

貨倉門關上之後，一個女人從裏面走了出來，她正是沙拉。

大漢中有一名告訴她，游天虹和小牛鬼鬼祟祟地躲在貨車上，不知幹什麼。

沙拉上下打量着他們師徒二人，說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游天虹爲免小牛魯莽，搶先說道：「我們只想爲『玫瑰會』立一個大功。」

「你說清楚一點，」沙拉說：「你必須解釋一下。」

游天虹說：「你們可知道，有一個警探要混入來嗎？」

「我們當然知道，但是，沒有人能瞞天過海的。」

「不怕坦白告訴你，那天到『先知號』問卜的中年人，我巳經查出他正是僞稱去了渡假的林浩探長，現在這個人正帶同他的助手力奇，進入海堤大厦裏去了。我們師徒二人正想下車向你報告，却想不到你的手下竟把我們捉了進來。」

沙拉正在思索着一些什麼，范夫人這時忽然從一堆大木箱後面，施施然地走了出來，說道：「算了，只是一場誤會而巳，我相信游先生師徒二人，的確是忠於本會的。我們一起到遊艇去吧。」

沙拉果然也順從了范夫人的說話，再不追究。但是，她仍然吩咐着幾個手下：「你們小心點戒備着，我們走後，萬一警方查到這裏來，切不可和他們衝撞，只要他們找不到證據，他們是沒有辦法爲難我們的，明白嗎？」

衆人點了點頭。

這時候，貨倉的一度橫門打開了，范夫人率先走了出去。

他們橫過馬路，登上吊橋，然後準備着乘坐小電船出海。可是，當小牛登上吊橋之際，突然在黑暗中被絆倒，重重地跌了一跤，跌得滿臉鮮血。

各人給他嚇了一跳，尤其是游天虹，連忙過去將他扶起。范夫人見狀，也覺得很意外，她迅速協助游天虹，把小牛扶回貨倉之內，爲他止血。

范夫人說：「把他留在這裏，晚一點你由海上回來時才把他帶走吧！」

這話原是對游天虹說的，但游天虹還未開聲，小牛巳經嚷着說道：「我要回家休息！」

游天虹這才明白，小牛跌這一跤並非意外，而是有用意的；但是，范夫人又說：「你暫時不能走，因爲我們巳經懷疑你了；除非你承認自己是奸細吧。」

游天虹連忙說：「算了，小牛，就在這兒躺一會兒吧，我們很快就會回來的。」

小牛無可奈何，頹然地在一個大木箱上面躺了下來，讓一名大漢爲他包紮傷口，他却在心裏盤算着，如何才能離開這裏？

游天虹和范夫人回到小電船來，與沙拉等人，開始向「先知號」遊艇進發。

遊艇內，一班紳士淑女們正在舉杯狂歡，而沙拉的兩位女秘書——朱琳琳與何琪，正在招呼這班上流社會的貴賓們。參加今晚這個周末集會的人都到齊了，沙拉登上了遊艇之後便命令水手們把遊艇開到公海上去。

連貫着酒吧的舞池上，一班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們，起初倒還規規矩矩的，但漸漸地，在烟酒和迷幻劑的侵襲之下，越來越猖狂了。

再加上瘋狂的樂曲，簡直喧鬧得不知所謂了。

游天虹開始慶幸小牛沒有同行，否則，以小牛這種血氣方剛的年青人，看見眼前這情景，要不心動才怪！

游天虹自問頭腦冷靜，定力也够，可是，這時候他也給范夫人按在一張沙發椅上，狂吻着。他知道范夫人抽了用大痲製造的香烟——他們稱爲「玫瑰烟」，也吃過了迷幻藥丸。因此這放蕩的舉動，就不足爲奇了。

忽然間，范夫人在四唇交接中，混着涎沫將一粒迷幻藥片送入游天虹的口腔之內，登時將游天虹嚇得手忙脚亂起來。

游天虹掙扎着坐直了身子，一邊掏出手帕來，一邊佯作嗆咳！

就在掏出手帕的時候，他把一些東西也帶了出來，掉在地毡之上，范夫人替他拾起，原來是王秋的照片，不禁問道：「他是誰？」

游天虹巳經將那粒迷幻藥丸吐在手帕之內，答道：「一個朋友的兒子。」想起范夫人乃是「玫瑰會」的副會長，於是反問道：「你可認識他？」

范夫人在迷濛燈光下，吃力地在照片上看多了幾眼，出乎意料地答道：「他是我們瞭望哨內一個雜工。」

游天虹想起一名學生竟然淪爲一名雜工，幾乎不敢相信，可是，事實上，這社會確有不少受過高深教育的青年人，沉淪於毒海之中而弄至不像人形。

想到這裏，游天虹就不禁咬牙切齒，再冷眼看看眼前這班醉生夢死的人，更是搖頭嘆息不巳。

現在，游天虹漸漸明白了，沙拉利用玄妙的占卜術，首先吸引上流社會中一班紳士淑女們的好奇和注意，然後選出其中一部份——即如范夫人之類，加以利用，收爲心腹爪牙。假借在她的豪華遊艇內開這種周末派對，實則就是利用公海吸毒。

范夫人忽然又說：「這個青年本來是個書院學生，加入『玫瑰會』之後，爲我們在學生之中推銷『玫瑰香糖』，但他本人却覺得『玫瑰香糖』不够味，須要剛才我給你的迷幻藥丸，結果，給學校當局發覺開除了他。我們知道他爲本會出過一點力，便讓他在瞭望哨內當一份雜工，免費供應他一點迷幻藥。」

「眞是想不到，迷幻藥竟然會這般地吸引人。」

「它比起一般毒品更妙不可言。毒品，只可以令人陶醉，但迷幻藥却可把人帶進快樂的巔峯。」范夫人說着，又把一粒藥丸放在掌心，說道：「來吧，我要你也吃了這個……」

游天虹看見她媚眼一拋，心裏巳打了一個冷顫；想起吃進這迷幻劑之後的後果，更覺心慌意亂起來。

他故意拖延着說：「反正我們今晚有的是時間，何必這樣焦急？」

「你這個人眞是——」范夫人嬌嗔地說：「每個到這兒來的人，都是希望好好的享受一下，偏偏你就……眞不知道你想怎麼樣。」

游天虹爲了怕露出馬脚，於是輕輕擁吻着她。但是，范夫人却一定要他吞下那顆迷幻藥丸。

藥丸塞進口腔裏，游天虹待要掙扎時，范夫人的嘴巴巳經壓得他透不過氣來，「骨通」一聲，他終於把迷幻藥丸吞進了肚子裏去。

儘管游天虹懾神定性，力持鎭靜，但藥力一到，他便感到飄然若仙，無比亢奮，眼前的世界不像剛才那樣烏烟瘴氣；而是充滿了一種無法比擬的美麗景象……

此後一切，他都在半昏迷狀態中進行，這是他以前從來未有過的美妙境界；儘管在潛意識裏，帶有一種犯罪的感覺，而眼前，范夫人對他却有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

當游天虹稍爲清醒過來的時候，他立刻爭取時間，對范夫人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你不是說過，『玫瑰會』是國際性的嗎？」游天虹問。

范夫人仍然沉醉於游天虹剛才的濃情蜜意之中，幾乎是有問必答，她說道：「是的，沙拉是這個國際性組織巡迴大使，負責擴展各地會務，當她完全達到指定目標之後，便會離去，一切由我來管理，換句話說，我就等於一個總代理。」

「代理什麼？」

「表面是糖果、香烟，實則是迷幻劑和大痲。」

「她的目的又是什麼？」

「找到可靠的代理人，看一看營業後果，營業額太低就是不合理想，必須再設法擴展一下。」

「這些東西全是違禁品，如何可以運入口呢？」

「它的本來名稱是『玫瑰香烟』以及『玫瑰香糖』，但是，往往會包裝成別的香烟和香糖，依正式手續進口。」

游天虹又問：「海堤大道那間貨倉，就是要來囤積這些東西的麼？」

「是的，表面看來，一點也不違法。」

「的確高明，這是最聽錢的生意。」

「但是，沙拉遭遇到困難了。」范夫人說道：「她以爲在上流社會找到一些名流紳士支持，一切便不成問題，但是，想不到問題却發生在下流社會，『三蛇幫』成爲我們的心腹大患，所以，以後我們還是要多點借重你的影响力。」

游天虹到此，才明白到她爲何對自己那麼好。

游天虹又問道：「沙拉眞的懂毒咒和巫術嗎？」

范夫人低聲說道：「這全是騙人的。」

「但是，我親眼看見她對警探們施術唸咒，弄得幾名警探要去洗手間。」

范夫人忍不住笑了：「你是指她被傳去警探部問話這一次麼？她不過是利用掩眼法，把一些強力的瀉藥，放進了水杯中而巳。」

「警探們應該看得見的。」

「她在吵吵嚷嚷中，把戒指的活蓋子輕輕扳開，藥末便抖了出來，誰也不會注意，何況，她的手法有如魔術師玩魔術一樣。」

「原來藥末藏於她手上的戒指裏。」

范夫人又說：「她的另一隻戒指還有機關呢，你的徒弟小牛也領敎過了。就是戒指中藏有一種痲醉飛針，在危急關頭中，她往往會借故合十，口中故作唸唸有詞，實則就是利用這機會，把痲醉飛針彈出，受到這種飛針刺中的人，會全身痲木，不省人事，這當然不是什麼巫術，也不是什麼毒咒了。」

游天虹恍然大悟，如果不是范夫人這麼說了出來，相信還會有一段時間令他大惑不解。

范夫人又道：「她還有許多科學小玩意帶來，例如那些『玫瑰香咭』就是其中一種，表面看來，那只是一種精美的香咭，而實際上，當我們把這些香咭發給每個會員之前，都在背面寫上該會員的姓名，所以，即使別人拾到你遺失的香咭，也無法混進我們的組織裏來。」

「爲什麼我看不見有我的名字？」

「你當然看不見名字，但是，如果讓你帶上一個特製的眼鏡，那你就會一目了然了。」

游天虹想了想，又問：「她怎麼會未卜先知，這裏面可有什麼秘密嗎？」

「當然有，所有到『先知號』遊艇來問卜

的人，要不是我，就是關錦雄介紹的，而我們事前對每一人的家境和身世，都非常之了解，因此，在你們未到之前，沙拉已經獲得了我們提供給她的充份資料，同時，在沙拉規定每天會客的時間內，我多數跑到海堤大厦去，我們在那兒有個瞭望台，我便利用望遠鏡，監視每個經過吊橋到小電船去的人，以防有些較陌生人，沙拉手上沒有他們的資料，我們便事先利用無綫電通訊器，通知他，例如有一次，你在不是她見客的時間去拜訪她——」

游天虹立即更正道：「不，只是未先掛號而已。」

「對了，那次幾乎把事情弄僵了，幸而有個人認得你是『千門奇俠』，於是，臨時把資料傳送過去！」

游天虹又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啊，我明白了，她的助聽器……」

「是的，她根本沒有聾，」范夫人說：「所謂助聽器不過是無綫電收聽器而已。說穿了眞是不值一文。」

游天虹還想說些什麼，突然一個人衝到他們面前怒目而視，這人正是沙拉，她生氣地對范夫人說：「你不該對姓游的說得這麼多。」

范夫人也覺得有點意外地呆了呆，說道：「沙拉小姐，你放心，游先生是守得秘密的人，在江湖上非常有道義。」

沙拉還是怒容滿臉地說：「這些事，怎可以隨便對人說——」

「說」字還未出口，突然有個水手匆匆走進來向她報告，說是有兩艘快艇分頭包抄他們這艘「先知號」遊艇！同時接連發出燈號，要他們停航。

沙拉道：「有沒有打燈號問他們是誰？」

水手答道：「有的，他們答是警方，要檢查我們的船。」

「這是什麼地方？」

「公海。」

「那麼，下命停航，看他們怎麼樣。」

水手領命而去，於是，遊艇上立即引起了一陣騷動。

兩艘快艇，有如三文治一樣，向着「先知號」夾過來。沙拉站在甲板上，下命水手們小心戒備着。轉眼間，快艇如箭飛至，分別靠在「先知號」遊艇的兩邊，每艘艇上，飛撲出十數名彪形大漢，直衝過來。

沙拉看見勢色不對，立即下令打手們還擊，她叫道：「快給我上，他們不是警方的人，而是海盜。」

一班賓客聽到「海盜」二字，有的嚇得腳也軟了，但有些服下了迷幻劑，而藥力仍未過氣的，則在迷迷糊糊間加入了戰鬥，於是，剎那間，遊艇便變成了戰場，人們大打出手。

沙拉在衆信徒之前，爲了顯示她的法力無邊，明明是要急於使用戒指中的麻醉飛針，也故意首先合十起來，然後口中唸唸有詞。

可是，游天虹現在一切都明白了，不再怕她甚麼毒咒巫術，迅速衝前，也加入混戰中。

不過，令沙拉和范夫人以及所有在場的紳士淑女們都大感驚愕的，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並非帮着「玫瑰會」抗敵，却與進攻他們的人聯手對付沙拉的手下，這是他們事前意料不到的事。沙拉雖然怒不可抑，但在此時此地，又有甚麼辦法呢？

范夫人這時清醒過來，發現了游天虹的眞面目，不禁恨之入骨！

游天虹拳起腳落，晃眼間，沙拉的一班手下，被他打得雙腳朝天。配合着快艇的人，裏應外合，很快就佔盡了上風。

游天虹殺開一條血路，正待衝至沙拉的身前，但想起她戒指中的麻醉飛針的厲害，便立即避過一旁。

但奇怪的是：沙拉並沒向他發射毒針，仍然是合十閉目，呆呆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

游天虹身形快如閃電，竄至她的左側，揮動拳頭，眼看就要凌空劈下，突然聽到沙拉連聲呼叫：「完了，完了；一切都已經完了！」

游天虹稍爲遲疑一下，兩名大漢突然趨前，把沙拉制住！沙拉毫無反抗，這不但令那班大漢愕然，就是她的手下們也感到不勝詫異！

沙拉高聲說道：「大家不要再打了！」

各人果然都停了下來。

游天虹突然伸手奪過沙拉耳邊的僞裝「耳聾助聽器」，只聽得那裏面傳出了聲音，一次又一次地重覆着說道：「沙拉，快退回七號碼頭，這邊有事……」

游天虹心裏明白，所謂「有事」，就是那邊一樣受到「三蛇帮」的人的襲擊，因爲眼前這一帮人，也是「三蛇帮」的帮衆，游天虹事前跟他們約好的。

沙拉大勢已去，她的手下都被「三蛇帮」的人制服了，一班紳士淑女們正被人監視着。

游天虹拿着沙拉的「助聽器」，走到一個僻靜的角落，發出問話：「請你們說出呼號，請你們說出呼號……」對方立即答道：「大局已定，一切順利！」這句話重複說了好幾次。

「遊艇上我們已經控制了一切，立即回航！」游天虹又說：「我的徒弟小牛在出發前受了傷，正在貨倉內，請你們照顧他！」

突然間，四支長而鋒利的矛，分別抵住了游天虹的前後左右，同時有人喝道：「擧起手來！把那東西扔過來！」

游天虹忙說：「你們瘋了嗎？我正在跟你們的人通電話呢！」

那頭目道：「我們一點也沒有瘋，這是帮主的意思，現在你要乖乖地聽我們的說話。」

「啊！原來你們是有預謀的，」游天虹恍然大悟，「那麼，其餘七十萬，看來你們也不會認數了。」

那頭目沒有答他，却打了一個手勢給他的手下。兩名打手迅速將游天虹綑綁起來，推入艙房去。

范夫人也被人綁住，蹲在一角，當她看見游天虹被推進來時，不禁含恨地說：「你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如果你帮着我們，總會有點好處的，現在却自作自受！」

游天虹也不去理她，倚在艙板上，閉目養神。兩艘快艇押着先知號回航，抵達七號碼頭後，所有的人都被押上岸，推入貨倉之內；因爲在途中，「三蛇帮」的帮衆已利用無綫電通訊設備與陸上的人聯絡過，知道他們已佔據了貨倉及海堤大厦的瞭望台。

可是，當他們進入貨倉之後，立即就想退出，但是，已經太遲了，因爲貨倉之內出現了武裝的警察，而街頭街尾也亮起了强光探射燈，警方人員在利用擴音器勸諭他們棄械投降。

然後就是「三蛇帮」的帮主佘堅的聲音在廣播，他親自下令所有帮衆們都不可反抗；因爲他們已經陷入了警方的包圍網之中，而佘堅等先前佔據了貨倉的「三蛇帮」的帮衆們，此刻都已成了警方的階下之囚了。

林浩探長親自率領一批穿了避彈衣的警員撲過來，將各人的武器繳下；而在「俘虜」行列中，終於找到了游天虹。他把游天虹帶到一輛汽車上，小牛正在那兒接受警方的問話。

原來，當「先知號」遊艇出海後不久，「玫瑰會」的瞭望台稍爲鬆懈，就被佘堅率衆攻佔貨倉；小牛在獲救之後，帶領佘堅和他的手下，找到了瞭望台之所在，立即也加入控制。而在出海之前，游天虹師徒原本打算把瞭望台的位置告訴「三蛇帮」的人，以便配合行動的

——這也是事前游天虹和「三蛇帮」約好的計劃之一，但却想不到他們師徒二人跳下貨車之後，便給「玫瑰會」的人監視起來。

後來，小牛就乘機偷偷地在大厦內的一戶人家處借電話，暗中通知了警方，於是，林浩再率領衆人到附近展開了大規模的包圍。余堅想不到小牛竟有此一着，當大批警員開到現場時，他也只好乖乖地交出武器。

但小牛爲甚麼會突然報警；因爲當「三蛇帮」攻入「玫瑰會」貨倉時，在一處暗格內搜出了許多違禁品和秘密文件。「三蛇帮」與游天虹合作，無非也是想通過游天虹而取得那些東西，現在他們得到了，還要游天虹來幹甚麼？於是，小牛便先發制人，通知警方。但結局却是游天虹意想不到的。他原本打算收到了「三蛇帮」另外七十萬元的服務費之後，才將他們一網打盡，想不到現在却要勞動警方。他打算將已經收到的三十萬元，拿出去捐贈給戒毒所，讓誤入歧途的青少年能重見生天，即如王秋之流。

（續完）

奇情短篇

家鎖

刀戈·譯

我用最後的一加倫汽油，把我那部殘舊的車子駛至一條長滿了野草的私家車路，然後朝着一扇漆油也已剝落了的大門駛去。那是一所維多利亞女皇時代的房子，陰森，隱蔽，給公路旁邊的一座大樹林遮掩着。那扇大門緩緩地開了。那個牽着一頭咆吼着的大狼狗走出來的女人肯定是蓮黛，但她的轉變却教我大吃一驚，那頭漆黑的秀髮變成灰白色不打緊，還蓬亂的像一把乾枯了的稻草，雙目無神，衣衫襤褸。我拋棄了她多久了？十五年？

當時她曾經要求過我留下來，但我對她只瞪着眼睛看。當時我眞的是這般殘忍嗎？當時我已囊空如洗，而且債台高築，我並非生意失敗，只是好賭成性，賭馬、賭狗、沙蟹。結果，我的「朋友」都不大願意說認識我這個人。

一晃眼便是十五年了，我終於再記起了蓮黛。她對我凝視着，手上牽着的那頭狼狗也停止咆吼了。

「蓮黛，」我說，「我是駱嘉啊。」

「我認得的，有什麼貴幹？」她的語調只流露着好奇。

我聳聳肩膊。「偶然經過這裏，探望一下你罷了。」

她的唇皮翹起來。「你好？」

「還好。」我說。

她的臉孔忽然做出一個古怪的表情。

「你還是進來坐坐吧，」她讓過一旁。那頭大狼狗又咆吼起來，但給她制止了。她領着我到一個巨大的休憩間，大的像一間博物館的，到處都是一只只的玻璃箱子，裏面是各種雀鳥的標本。

我游目囘顧了半明不暗的房間一眼。

「好大的地方哩。是誰的？」

「我的，」她說：「要喝些什麼？」

我們沉默地喝着甜酒。然後，她凌厲地瞧着我。「你究竟爲了什麼到這裏來？又破產了？」

這倒是眞的，但我却感到自尊遭到損害。「不，只是環境稍差而已，我能够應付的。」

「你在吹牛！」她脹紅着臉說。

我連忙把話題改變，我覺得對她說出眞相，時機尚未成熟。「你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地方的？」

她替我添酒。「自從你遺棄了我之後，我便在這裏當管家。他們是一對夫婦，姓韋的，後來韋先生得了病，我們照顧他，這是指韋太太和我，但韋先生終於不治，而韋太太不久也追隨着她丈夫去了。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給我，屋子啦，銀行存摺啦。噢，是的，小黛什麼也不會缺乏的，除了——」她用眼尾掃了我一眼。「小黛眞是一個聰明伶俐的……」

我的心臟立即暴跳起來。她的說話使我如坐針氈，但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躲避。我只好繼續和她敷衍下去。

也許因爲喝了酒的關係，她的眼神却倏地閃亮起來，但她的態度還是相當和藹的。我甚至開始相信她對我說出的一切。

喝酒的好處就在這裏了。

跟着她又給我一個我所無法了解的表情。然後，突然的把身子湊前來。「你高興搬到這裏來嗎？」

我的心臟卜卜的連續暴跳了幾下。「好極了！」然後歇了歇。「但我得囘去收拾行李，而且，還有一個小問題……」

「爲了錢？」她問。

我聳聳肩膊。「不瞞你說，房東把我的東西扣留了，除非——」

「那你需要多少錢呢？」

我把一個數目告訴她。

當她把支票遞給我的時候，她說：「到樓上去看看你的房間吧。」

「我的房間？」我裝成後悔的樣子。「我們不再同一房間了？」

「過一些日子吧，如果你表現良好的話。」

我差點兒要在她面前大笑起來。現在我已經窮途末路了，還不表現良好才怪呢，於是我跟住她背後上樓，來到頂層，她開了一扇沉重的木門，示意我進去，然後她開亮了一盞半明不暗的電燈。在這個巨大的房間裏，就只有一張行軍床，一張塑膠的椅子和一張打紙牌用的枱子。厚厚的天鵝絨窗幔，遮住了所有的窗子。

我走過去開了一扇通往沒有窗子的浴室的門，這不但是一間實用的浴室，而且還具有苦修的作用的。當我囘到睡房的時候，她已經走開了。

噢，老天爺啊！蓮黛終於使我有囘一個家了，每天我和她見面一次，但她永不開腔說話，只是當她從一個細小的傳遞口把食物遞給我的時候，她才對我笑笑。沒有陽光驅走地毡上的濕氣，因爲有窗子都是關閉着的，還加上了鐵栅。整天我就坐在這房間裏，滿臉于思，把腦袋埋在雙手裏。她是否永遠不把那扇沉重的木門打開呢？我會給關在這裏多久呢？是否也是十五年？

（完）

鐵胆傲骨

寃家再聚首 仇家又相逢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和紅面脅者二人在天柱谷被屠龍書生等人困住，雖然在劇戰中殺了天柱谷的人，但仍未能脫險離開，這回又遇上屠龍書生本人，上次在死谷中被他擊一掌幾乎喪命，這回與他搏鬥，自然提醒十二分精神，嚴陣以待，而屠龍書生的「寒魄迴旋掌」攻來，連接幾掌，石中堅似覺不支，正在此時，外面射來光亮羽箭，屠龍書生忙躍開檢視，吩咐九頭梟副谷主監視石中堅、紅面脅者二人，同時也來了一位青衣怪客帶他們二人先踏樹陣，離開了樹陣，青衣人自行引退，石中堅懷疑怪客是「神秘客」，其實他被屠龍書生困了十五年，怎麼現在還有「神秘客」出現的踪影，而相救自己更不可思議……

石中堅向前逼進了一步，大聲道：「正是！」

怪老頭語氣有點顫抖地說道：「那你就是打傷我們東海元夷修士的那人了？」

這話一出，大大出乎石中堅意料之外，他萬沒想到，這怪老頭是東海來的，大概今天又要大打一場了。

當下他冷冷一笑，淡淡地說道：「不錯，那你這老兒是來替他報仇的了！」

言下之意，根本就沒有把這人看在眼裏……

怪老頭那有聽不出石中堅這話的意思，暴喝一聲，道：「你這小子猜得一點沒錯！」

錯字尾音猶在空際，人已如一隻大雁般撲擊而至，左掌盤地向外一吐，立時一股疾勁狂飈的掌風，挾帶着呼呼之聲響，劈擊石中堅胸前。

這一招出手快捷無比，簡直如流星薄空，一閃而至。

這時，站在一側的銀笛妃子，眉頭一皺，倏地，迅速的一旋身，嬌叱一聲，道：「停手！」

挾着叱喝聲中，白影閃處，她已快逾閃電的立在怪老頭身前。

怪老頭趕忙又一收掌勢，冷冷叱道：「你這娃兒，想要幹什麼？」

鐵笛妃子嬌笑一聲，道：「我問你，你到底要跟誰打架？」

怪老頭被她這一句問話，問得答不上來，他不由老羞成怒起來，大喝一聲，道：「站開！」

話落，右掌五指箕張，朝銀笛妃子左肩抵去，出手奇快絕倫。

銀笛妃子萬未料到他會驟然出手，趕忙雙肩微晃，朝左邊閃去，饒是如此，也覺得香肩一陣火辣！

怪老頭就乘這機會，單足一點，又朝石中堅撲去——

石中堅態度自然，一副毫無在乎的樣子，格外顯得他的氣度不凡，只見他一雙眼神凝望着怪老頭的來勢。

眨眼之間，怪老頭迅如電閃的招式已飛撲而至！

只聽石中堅冷然一聲重哼，身子倏隨怪老頭撲來之勢，右足向外一劃，整個身子奇奧地旋轉了一個圈子，恰好讓過了凌厲的一招。

他旋轉的身子有如狂濤般，奇詭絕倫，看得怪老頭心頭一震顫動，心裏暗忖，道：「這是什麼身法，似乎聽人說過……」他思忖猶未了，突聞一聲斷喝，一股綿綿的掌力，有若春風的吹刮，迎面吹拂而至。

這一下更是使他吃驚不少，他萬未料到石中堅的出手是如此快捷，不由脫口道：「小子，果然名不虛傳！」話說間，不敢貿然硬接，他身形也倏忽一轉，輕飄飄旋開數尺。

石中堅見自己一招竟然如此容易就被對方閃過，不由胸中泛起一團怒火，厲聲斷喝道：「有種就接在下一掌！」

話聲中，右掌一揚，呼的一聲勁響，又是一股綿柔的無形勁氣，直向老頭子胸前要害擊去，這一招是他挾怒而發，勁氣中，已暗藏了眞力在內，只要對方出掌硬拚，這股潛藏的眞力，就會一湧而出。

怪老頭似乎已被石中堅的一句話激起了好勝之心，只見他一雙兇煞的眼神，一瞬不瞬地凝視着石中堅，此刻，他見石中堅的一掌已告發出。

他立時猛吸一口眞氣，大吼一聲，雙掌平胸也揮出了一掌。

時間瞬快，眨眼之間，兩掌就快要接實——

就在此間不容髮之際，驀地裏——倏聞銀笛妃子嬌喝一聲：「住手！」

這一聲突如其來的大喝，有若平地焦

雷，震得人耳鼓「嗡嗡」作響。

這時正準備以自己畢生功力相拚的石中堅和東海怪老頭，驀聞此聲，大吃一驚，趕忙中，只得把擊出的掌勢，隨手一擺，引向一旁。

這一下不打緊，頓聞「轟」的一聲響起，激起了滿地的沙石，隨着空氣的流動，急速地旋轉起來。

約莫有半盞熱茶工夫，這塊不穩的氣流，才算平復下來。

此刻，一輪旭日，已冉冉向峯頭鑽了出來，霞光萬道，大地又是一片光明燦爛的景象。

銀笛妃子已在嬌嗔後，閃身縱入場中，停身立在石中堅面前，只見他滿面寒霜，顯出一副肅殺的神情，嘴角泛起一絲冷笑，凝望着空中。

隔了半晌，銀笛妃子倏然冷冷道：「你到底是怎麼攪的！」

石中堅聞言，感到莫名其妙，疑問道：「姑娘妳在和誰說話？」

銀笛妃子毫無表情地重重哼了一聲，冷然道：「當然是在跟你說話啊！」

這語氣太不客氣，亦不太禮貌，簡直輕狂到了極點。

石中堅一向冷傲，那裏受得住這般冷言冷語諷刺，當下怒問道：「妳說我怎麼攪得？」

銀笛妃子倏然緩和了一下臉色，道：「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石中堅兩眼望着空中，淡淡說道：「問罷！」

銀笛妃子冷冷問道：「我請你帮忙了沒有？」

石中堅聞言感到一片迷惘，他不知道銀笛妃子說帮忙這兩字是什麼意思，於是問道：「帮什麼忙？」

「帮什麼忙！」銀笛妃子重複了一句又接着道：「你還裝什麼傻！」

這個傻字又激起了石中堅的怒意，他實在忍耐不住對方對他的那副傲然，輕蔑的樣子，他厲聲喝道：「姑娘！說話最好莊重點，不需對在下囉哩囉嗦，有話最好直講！」

他說話，連看都不看銀笛妃子一眼，依然顯出了他那股一向冷漠，傲然的神情來。

銀笛妃子聞言，內心感到一陣莫名的難過，一時之間，鼻子一酸，眼淚已然充滿了整個眼眶，但她終於忍住了，沒有讓它流出來！

其時，這種現象，連她自己也說不出是爲了什麼？

自從她第一次見到了石中堅後，一顆心就像被一件東西緊緊地繫着，同時，渴望着能看到石中堅，但，每逢他們兩人相見之後，且一句話都說不上來，甚至還彼此誤會，以至於拚鬪起來……

可是，她向來是不受任何約束，倔強，任性的脾氣使她變得冷酷、無情……

當下——她冷哼了一聲，說道：「適才我在和這老傢伙比武，你來多管什麼閒事！」

石中堅一聽，暗道：「這叫多管閒事唉！眞是吃力不討好。」

思忖之間，一句話也不說，掉頭走了開去——

怪老頭從東海至此，即是爲了找石中堅，此刻見他走了開去，他心裏一急，縱聲叱道：「站住！」

隨着叱喝聲，人影閃處，已停身立在石中堅面前，擋住了去路，只聽他冷冷喝道：「你想，逃跑嗎？」

石中堅臉罩寒霜，冷冷道：「你這是什麼話？」

怪老頭淡淡一笑，道：「你打傷本門元夷修士的一段仇，本人還沒有向你討回，你是別想走的！」

石中堅一股未息的怒火無地發洩，他怒聲道：「你想留住在下嗎？」

怪老頭哂然笑道：「不錯，本人正有此念！」

石中堅恨聲說道：「那不妨試試！」

試字尾音猶蕩漾在空際，他整個身子已飄然而起，直向東方躍去，其勢有如閃電……

怪老頭就在石中堅縱起之際，大喝一聲，揮掌一招「推波助浪」，直朝石中堅身後撲擊而去，動作亦是快捷無倫。

但，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在怪老頭揮掌攻向石中堅之短暫的一刹那，銀笛妃子的銀笛，已無聲無息地遞到了怪老頭的「志堂穴」附近。

這三人的動作都幾乎是出於同時，只要怪老頭不撤手，石中堅和怪老頭均會變成重傷。

怪老頭在掌勢遞出之後，陡覺身後「志堂」重穴有一股勁氣逼來，心中大吃一驚，但，情勢危迫，不能容他多作選擇，他只有先求自保——

只見他掌勢猛地向後收回，身子隨後縱向一旁，才堪堪避過了銀笛妃子一記詭異的招式。

抬頭望去，石中堅已到了十丈之外，這不由使他氣得臉色發青，雙足直蹬。

驀地裏——一聲怪嘯倏告破空傳來，一條人影疾若狸貓般由林中閃出，截住了石中堅的去路。

怪老頭定神向那人一打量，臉上立時泛起得意之色，當下雙肩晃動，直向十丈之外飛身而去。

銀笛妃子一見情勢，下意識地認爲這是很不好的現象，尤其是對於石中堅的處境，更爲危險。

但，她此時的心情且感到十分的矛盾，她想：「我該不該過去帮助他一臂之力呢！」

儘管她如此想，她此時只是站住未移動一步，像雙足已經生了根一樣，抬擧不起來。

約莫有半盞熱茶工夫，倏然——

她看到石中堅和那兩人打了起來，看情勢石中堅是不至於敗的，但也不能够在短時間之內打倒對方，銀笛妃子繼而連想到：「萬一再來數個敵人，那他……」

她想到這裏，再也不敢想下去，她認爲她此時必須很快地要有一個明確的決定，就是留下，抑是即刻離去——

倏然——她輕聲一嘆，自言自語低聲說道：「是的，我應該留下，我必須助他一臂之力，不管他對我的影響如何……」

話說到這裏，突然她的臉頰被羞得通

紅，顯出了一副少女的嬌柔之態。

半晌，她又抬頭望了一眼，這時，石中堅似乎愈戰愈勇，把怪老頭和那剛來的人迫得連連倒退。

銀笛妃子見狀，興奮的笑了，但她不知是爲了什麽？

這實在是一種奇妙的自然現象，一個人不論他是男的，是女的，總希望他們的心上人是好的，是有能力的……

又隔了半晌，眼看石中堅就可把那怪老頭打倒，但——

就在此時，遠處傳來連續的怪聲，片刻工夫後，已看到有五六條人影，朝這方向飛馳而來。

×　×　×

眨眼之間，那五六條人影已來到了現場，只見他們一字排開，冷眼旁觀着石中堅和兩人的拚鬪。銀笛妃子亦不敢怠慢，立時飛身朝場中奔去——

不消片刻，她已來到了場中，但，並沒有靠近去，只是佇立在一丈之外，擧目朝對方望去！

倏然——她秀目一亮，她發現了一個人，一個她曾經愛過，但，後來又遺棄了她的人，頓時，頭部如受重擊「轟」然一聲，使她站立不穩……

她的血液，開始急速的循環，雙目中不時發出一種奇異的色彩，無神地凝望着那人，她不知道她此時正在想着什麽？

她此時秀目中充滿了熱淚，就只覺得眼眶中淚水在滾動着……他的視綫一片模糊……只有那人的濛濛影子，在她眼中疊出……

突然，她腦海裏一個念頭閃電掠過，她覺得自己不够堅強，於是她仰首吸了一口空氣，伸手拭去了淚水，暗自忖思道：「我要報仇，但，我此刻必須保持鎭靜……對，我此刻必須保持鎭靜……」心念一決，她朝場中望了望，高聲叫道：「石少俠，你可以不要打了！」

石少俠，這三個字是她鼓足了勇氣，才從嘴裏硬發而出，她感到一陣子的不安，但，她爲「仇」，就不顧一切了。

石中堅在爭戰中，只想到如何能盡快擊倒對方，根本未注意到場外，有何變化，這時陡聞有人叫他，立刻虛發一招，迫開了對方，身軀一閃，退立數尺，抬頭循聲望去。

在他發覺是銀笛妃子在喊他時，他感到愕然，他不明白銀笛妃子爲何沒有離去？又爲何此時叫住他？

難道說是，銀笛妃子怕自己傷了對方，才叫住自己？

這絕對是不可能的，銀笛妃子適才不是正和那怪老頭要拚得你死我活嗎？

他用懷疑的眼光望了一下銀笛妃子，然後道：「怎麽？妳可是担心我……」

他話還沒有說完，只見銀笛妃子已在搖着頭，於是他也把話頓住……

驀地裏——他眼光一斜，瞥見有六個人挺身立在數尺之外，此刻適才和他拚鬪的兩人，已朝那六人緩步行去。

他不由心頭一震，凝神望去，使他霍然一驚，暗道：「只因他看到了和他曾動過手的勾魂居士和白面修羅，仇方玉怎麽也會和東海潛鯨島的人在一起……」

他想到這裏，不由又多看了仇方玉一眼，只見仇方玉此時身穿一縷白衣，面部一絲表情均無，正用着一雙怨毒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他。

他愈看愈覺不對，但，他沒有絲毫恐懼之心存在，反而挺了挺腰更顯得格外的堅強。

就在這時，銀笛妃子突然高聲叫道：「仇方玉，你可還記得我們之間的一段仇嗎？」

仇方玉聞言，嘴角一陣掀動，一股不屑之色，溢於言表，冷笑道：「我不殺妳這個淫婦算是很好了，既然妳非要找死不可，我就成全妳亦無不可！」

這當兒，銀笛妃子兩腮一片鐵青，緩緩向仇方玉欺去，喝道：「仇方玉，你害我沒有死，現在也該算了這筆帳了吧！……」言至於此，倏然只見她一招「天雨成虹」，一縷寒光，振腕而出。

仇方玉見銀笛妃子驟然出手，格格一笑，身軀微晃，已告閃開。

銀笛妃子暗暗吃驚，銀笛一抖，「玉女穿梭」，「秋風掃葉」，「蜻蜓點水」，刷刷一連搶攻三招，急如狂風驟雨。

她劈出三招，只不過一瞬間的事，仇方玉在幾個晃身的刹那，銀笛妃子三招搶攻全告走空。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乍聞仇方玉輕聲對站在最中間那人拱手說道：「敎主，允許我把這女的殺了嗎？」

那人只是點了點頭，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神一瞬不瞬地只是瞧着石中堅。

仇方玉像是得法諭一樣，哈哈一聲大笑，道：「銀笛妃子，快發招吧！」

銀笛妃子氣得銀牙咬得格格作響，嬌叱一聲，手中笛子一揮，「金蜂戲蕊」，「天龍抖甲」，「金針引綫」，化作滿天笛影，分向仇方玉周身要穴點至。

仇方玉見三招遞至，微感心驚，心忖：「她功力似乎又增加了很多。」心忖間，又連避過了三招。

銀笛妃子連攻七招，依然無法將對方制下，滿腔怒火，嬌叱聲中，笛走輕靈，又劈出兩招。

仇方玉冷笑聲中，右手一揚，銀笛妃子突覺一股陰森掌力迎面而至，心裏大吃一驚，横裏飄開五尺來遠。這一下，銀笛妃子才知道仇方玉的武功，已非昔日可比，自己决非其敵。

這時，仇方玉格格一聲陰笑，身形一劃，出手奇快無比，雙指駢進，點襲銀笛妃子，「中極」穴。

銀笛妃子陡覺尖風突然襲到，銀牙一咬，長笛反遞，點襲仇方玉當胸「將台」大穴。

她這一指是拚命打法，如果仇方玉不撤手，勢必叫銀笛妃子點上不可，落個兩敗俱傷。

仇方玉見銀笛妃子拚命，也感心驚，急忙右手一撤。

銀笛妃子就在仇方玉撤手時，見機不可失，長笛一繞，振腕一招「玉帶圍腰」，點向仇方玉中盤揮至。

銀笛妃子這一招快逾電閃，仇方玉過份大意，只聽「嘶」的一聲，仇方玉的右腹際，已隨笛芒過處，劃破了一寸餘長的

裂口，鮮血汩汩而下……。

這一下，激起了仇方玉無限殺機，暴嘯一聲，聲若鬼泣，聽得人心驚胆跳，銀笛妃子心裏不覺也一愣。驀聽他又是一聲暴喝，雙掌急切劈出一記掌力。

這一掌是仇方玉挾怒而發，力道陰森剛猛，勢逾天崩地裂，掌風呼呼，端的厲害已極。

銀笛妃子怎敢硬接，身子飄然而起，避過仇方玉全力一擊，再一個「紫燕奔林」，飛落在二丈開外。

仇方玉在銀笛妃子避過一掌之後，猛向銀笛妃子再度撲去，翻腕錯掌，連環劈擊了三掌。

這三掌是他聚畢生功力所發，疾如電光石火，掌風呼呼，銀笛妃子手中雖有一枝長笛，奈仇方玉掌力奇猛，一時間，她不覺被掌力迫得退了十來步。

仇方玉搶攻三掌後，一招「餓虎撲羊」，猛撲銀笛妃子，同時，右手疾出，一招「怪蛇出洞」，指點銀笛妃子的「丹田穴」。

仇方玉這一招快逾閃電，銀笛妃子被三掌所迫，身子還未站穩，仇方玉這一招，又告點到。

銀笛妃子突感身上一痲，長笛「鐺」的落地，嬌軀「砰」的一聲，倒了下來。

仇方玉制倒銀笛妃子不過幾個照面之間，武功之高，足已驚世駭俗了，只聽他格格縱笑一聲，探手將銀笛妃子抓去。石中堅冷眼旁觀，對於仇方玉的武功，他百思不解，他不明白，仇方玉何以勁力如此厲害，難道他會受過什麽高手指點嗎？或是得到了什麽奇遇？

倏然，他想起了「太極寶鏡」，臉上立時罩起了一片寒霜，怒目注視着仇方玉不瞬。

他暗自蓄勢待發，想在銀笛妃子危難之際，出手搶救，再以奇快詭異的手法，把仇方玉制住，以逼他交出那「太極寶鏡」來。

但是，他萬未料到仇方玉在幾個照面就把銀笛妃子制倒，他想及時搶救，已是不及，這時乍見仇方玉探手將銀笛妃子抓去——。

他一雙稜煞般的眼神，於此暫短的一刻，暴射出一縷怒光，厲聲喝道：「仇方玉，你這衣冠禽獸，留你不得！」

這一次，他存下了殺機，右掌疾速攻出，左掌亦以絕快的手法，已攻出一掌。

凌厲的掌勢，使得仇方玉暗地一駭，一連往後退了數步，才拿樁站穩。

石中堅這一出手，其勢如雷，掌力如濤，他大喝一聲，「雙客掌」已經施出，口中喝道：「仇方玉，你以假亂眞，欺騙於我，你配算是一個人嗎？……」

憤怒的火焰，像洪水氾濫一樣，一湧而出。

仇方玉被這一疾勁狂飈的掌力，迫得根本無還手的機會，只有向後閃避，顯然，他已處於下風。

這情形看在旁立的七人眼裏，不由暗自心驚，只聽右首的一人對中間那人說道：「敎主，我可否去鬥鬥那小子嗎？」

那被稱爲敎主，大家一定還記得，此人就是東海潛鯨島主——飛鯨郎君。

這時飛鯨郎君重重哼了一聲，道：「你們不便亂動。」說話語氣中，顯得萬分陰冷，使人聞之毛骨悚然。

那人聞言，就如同獲得法諭，退居一側，微微諾是。

這時，石中堅心裏殺機滿懷，緩緩向仇方玉走去，口裏冷笑道：「趕快交出那件東西，否則……」他話猶未了，仇方玉眼睛一瞥旁立的七人，胆子一壯，未待石中堅言畢，冷冷一笑，大聲喝道：「石中堅，你站住，你不要以爲自恃武功高就可以爲所欲爲，要知別人怕你，在下可不含糊你那幾套！」

石中堅那裏聽得進這些話，暴喝一聲，冷冷叱道：「你交不交出來？」

仇方玉冷冷的道：「你有本事就來拿吧！」

石中堅聞言口裏冷笑道：「你既然相迫在先，也別怪我心狠。」

話落，欺身撲進，一招「黑虎偷心」猛向仇方玉當胸搗去，石中堅這一招快捷凌厲。

仇方玉見石中堅出手如此快捷，心裏暗吃一驚，凝神待敵，一招「拱雲托月」使出內家眞力，想硬格石中堅的一掌。

但石中堅且另有想法，就在兩掌快要接實之隔，他猛地一撤拳，退後數步，雙腕齊翻，片刻之間，已向仇方玉攻出二掌，這二掌係氣極而發，端的不可輕視。

仇方玉此時武功極爲了得，石中堅雖佔到上風，搶攻二掌，對方只是微退數步，石中堅不覺一楞，心裏暗道：「他眞的已不是以前的仇方玉了。」他有此念頭，證明他此刻內心是十分的驚異。

石中堅認爲適才兩掌雖未必一定能將對方毀在掌下，但，也可以把對方弄個手忙脚亂，不知所措。

就在石中堅一楞的刹那，仇方玉暴喝聲中，乘隙反攻了三掌。

石中堅突覺對方掌力未到之際，一股陰形的潛力，已先迫到，他微微吃驚，知道對方所練的是一種陰毒的絕學。

倏然，他想起了一人，使他吃驚不少，暗道：「難道仇方玉會是他的徒弟？」

想到這裏，把輕敵之念一攝，避過仇方玉一連三掌猛攻。

仇方玉見石中堅竟能在避過這三招，心裏一駭，乘石中堅身形尚未站穩之際，雙掌平推。

仇方玉存心將石中堅毀在掌下，出手奇辣，石中堅身形還未站穩，仇方玉一股帶有冷森海嘯山崩的掌力已經推到。

石中堅猛一咬牙，雙掌平胸推擊而出，硬接了對方排山倒海的一擊，猛覺一縷森森冷氣襲上心頭，趕忙向後一退，護住各處穴道，以免冷氣侵入體內。

這一下，激起了石中堅無限殺機，伸手就要抽出「鬼劍」……

突然，他又把手縮了回來，他認爲此刻實在不應該拔出「鬼劍」，不然，可能又要引起別人的爭奪……

就在石中堅這刹那沉忖之間，仇方玉又自撲到，冷笑之下，雙掌疾出，一招兩式，分襲石中堅上、下兩路。

石中堅大喝一聲，右掌急切劈出，左掌反扣對方右腕。

石中堅同時一招兩式，快逾電光石火，仇方玉暗然一驚，飄身撤掌，石中堅乘對方撤掌之際，疾劈兩掌。

石中堅此刻挾怒而發，這兩掌聚他畢生功力，掌力剛猛，仇方玉雖有一身奇詭絕倫的武功，無奈先機被克，不覺也被迫得連連後退。

石中堅見兩掌得勢，胆氣一壯，又搶攻三掌。

五掌出手，掌風呼呼，仇方玉被石中堅搶攻五掌之間，竟無法還手一招，激得他滿肚怒火。

驀聞他一聲暴喝，竟在險象環生之下，拚攻兩掌。

石中堅想不到對方竟敢在險象環生之下，拚攻兩掌，怔愕之間，仇方玉奇猛的掌風，已隨身襲到。

石中堅心知仇方玉這兩掌厲害，忙飄身後退。

在剎那間，兩人已出手交攻了十招左右，只見掌風過處，塵土飛揚，的確是一場凌厲無比的打鬥。

正在他們兩個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驀地裏，只聽飛鯨郎君大聲叫道：「刑堂主事仇方玉趕快停手！」

仇方玉在激戰中，乍聞飛鯨郎君叫他停手，他那敢違命，百忙中，右掌向外疾吐，一招「怒劈華山」，朝石中堅當胸猛擊過去。

這一招，出得太過突然，而且來勢如電，威力奇猛。

石中堅沒有料到了此一着，被逼向橫裏閃避，仇方玉就乘此機會，一聲長笑縱身飛離場外，朝飛鯨郎君立身之處奔去。

石中堅那裏肯依，大喝一聲，雙掌疾速平胸朝仇方玉身後劈擊過去，身子也隨掌着勢，直追而去。

驀地裏——他想起了還在受傷的銀笛妃子，心頭一震，趕忙收住飛起的身子，停下身來，緩緩朝倒臥在地的銀笛妃子走去。

只見銀笛妃子雙眼緊閉，仰臥在地，粉面上微微發白，呼吸顯得很是急促……

石中堅見狀，嚇了一跳，他不知道銀笛妃子何以會被傷得如此厲害。

就在他驚駭之際，忽然——只聽飛鯨郎君大聲說道：「護身金剛聽命！」

「命」字尾音方歇，只見兩個身穿黑衫的人縱落飛鯨郎君身前，同聲道：「弟子敬聽法言。」

飛鯨郎君微微一笑，道：「把那小子擒下！」

他的話說得簡直狂妄至極，根本未把石中堅看在眼裏一樣。

那兩個護身金剛得令以後，齊聲道：「是！」話落，直對石中堅停身之處一步一步的邁進。

石中堅見狀，心裏暗道：「非要叫你們吃點苦頭不可！」

心忖間，突然一側身，便迎了上去。

× × ×

驀地裏——

就在石中堅眼睛一瞥之間，只覺得受傷倒地的銀笛妃子，掙動了一下，一啓秀目，重又閉起。

石中堅見狀，微微一怔，下意識地停身站住，同首望向銀笛妃子，心中暗道：「看來，她是有救的了。」

就在他此時思忖的片刻工夫，忽覺腕脈一麻，右腕已被一人扣住。

石中堅大吃一驚，但，他已非昔日可比，一覺脈穴被扣，立時迫運一口眞氣，貫注於右臂之上，行氣似珠，運勁若鋼，右腕間立時堅逾鐵石。

那人一把抓住了石中堅的脈門，心中甚爲高興，縱聲大笑道：「雕虫小技，也敢賣狂……」話猶未了，突覺對方腕脈上泛起了一股強勁之力，猛一擴張，緊扣的五指，登時被震得鬆了開來。

他正在洋洋自得，自擂自誇之際，陡然受此一震，立時驚覺到遇上了生平未遇到過的強敵。

剎時，他笑聲中斷，神情大變，張大的咀巴，突然合攏起來，神態尷尬至極。

這當兒，另外一個人發覺了事情有了變化，立時右脚向前一跨，陡地轉過身來，舉手一掌拍向石中堅的背心。

石中堅被扣制的脈穴一解，行動已恢復靈活，聽得身後掌風襲來，霍然拍出一掌。

他不知道這一掌，力能生搏虎豹，只想到右腕仍扣在人家手中，必須全力發掌拒敵，這反手一掌，用出了十成功力。

雙掌接實，蓬然一震，那人突然悶哼一聲，身子忽的向上一跳，重又落着原地，雙手直垂，靜站不動。

石中堅眼見自己一掌震不倒人家，不由暗暗嘆道：「江湖上的高手，當眞是有如過江之鯽，這兩人不過是飛鯨郎君的護身金剛，竟然能接了我全力的一掌，而且原地未動，連一步也未後退……。」

心中思忖之間，忽見那人直垂的雙手，兩手向上一舉，張嘴吐出了一口血塊，全身挺直跌倒在地上，呼的一聲，沙土橫飛。

原來他全力一擊，無意用出了「雙客秘笈」中最上乘的內家眞力，其實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麽功夫，他這一擊之下，把那人內腑心脈，震得片片碎裂。

此種眞氣，是借着掌力擊出，但擊出時毫無驚心的威勢，深宏的內力，都化成縷縷柔勁，侵肌透膚而入，擊中人身之後，才發出強大絕倫的彈震之力，專以傷人內腑，縱然練有鐵布衫一類功夫之人，也無能抵受。這驚世駭俗的一擊，使旁立之人同時爲之一呆。

只聽飛鯨郎君低聲驚嘆道：「啊！眞是不可思議……」

由他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他顯然震駭的有些失了常態和鎭靜。

那原先扣着石中堅右腕的那人，似乎已被嚇傻了，呆呆的站立不動。

石中堅對於自己驚人的掌力，也似甚感意外，滿臉茫然的望了那倒摔在地上的屍體一眼，緩緩轉過臉去，低聲喝道：「鬆手！」

那扣制着石中堅手腕的那人，驚嚇迷亂的神智，似是被石中堅一喝而醒，舉手一掌，當胸拍去。

石中堅橫臂一格，反手一招「天索擒龍」，反扣住了對方手腕。

飛鯨郎君低聲讚道：「好手法！」

只見石中堅雙目圓睜，沉聲又喝道：「鬆手！」

那人被這一喝，果然應聲鬆開了扣在石中堅右腕上的五指。

原來石中堅反手扣制了他的右腕脈門，微一用力，那人登時感到半身麻木，不由自主的鬆開了手指。

這時石中堅如若心動殺念，右手一揮之間，立時可把對方傷在掌下，但，忽然他心裏想到一件事情，暗道：「我與此人無怨無仇，何必一定要置人於死地。」

他有此一念，立時放開了那人脈穴，冷冷說道：「你不是我的敵手，我要鬥鬥你們敎主——飛鯨郎君。」

他自見到了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後，就聽他們稱讚飛鯨郎君是如何的厲害，因此他心中早有了決定，即是想身死之前，和飛鯨郎君打一架，也可多使這暫短的生命，多留給武林道上一些回憶。這是他生平最後的一戰，說完話，立時凝神提氣，蓄勢待敵。

飛鯨郎君就在他身前丈餘左右之處。

那人，雖被石中堅鬆開了脈穴，但並未馬上離開，微閉着雙目，靜站在原地不動，似是受了重傷一樣。

只聽飛鯨郎君陰惻惻一聲冷笑，說道：「你當眞要和老夫動手麽？先報上姓名來。」

其實，他早已知道了石中堅的名字，但，他爲了保持尊嚴，故出此一問。

石中堅朗然一笑，說道：「在下石中堅。」

就在這時，忽然見那靜立不動的那人，突然睜開了兩目，右手一揮，向外一吐一彈，疾快絕倫的向石中堅劈擊一掌。

石中堅怒聲喝道：「你要找死麽！」話聲中，手腕一反，拍出一掌。

只聽蓬然一聲，掌力正擊在那人前胸之上，那人立時慘叫一聲，向後倒去。

但，石中堅也感到心頭一震，只覺有數股陰森森冷氣滲過自己的掌風侵入體內，他立刻封住穴道，以防冷氣再深入內腑，因爲這樣，他也未把它放在心上。

這時，飛鯨郎君突然向前移動了一下，冷然說道：「你是我生平所見，有限高手之一，你能在舉手投足間，打死了我兩個護身金剛，只此一樁，老夫也該和你動手幾招了。」

言至於此，忽地轉身，以命令的口吻接道：「你們不許動手！」這句話，說得聲色俱厲，神氣十足，眞不愧爲是一敎之主。

就在隔了片刻之後 只見他倏然右手一揚，呼的一掌，直對石中堅當胸劈去。

這一掌可能是他全力而發，掌勢出手，勁風呼嘯，威勢如巨浪排空一般，疾猛撞到。

石中堅心頭一震，晃身避過此掌，厲聲喝道：「慢着！」

飛鯨郎君聞言，縱落一旁，冷冷道：「你還有什麽話說嗎？」

石中堅重重哼了一聲，道：「此次交手，乃有關生死存亡之一戰……」

他話猶未了，飛鯨郎君已經接道：「怎樣！」

石中堅哂然一笑，道：「必有傷亡，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飛鯨郎君忽然縱聲大笑，道：「你盡量放心，我是不會打死你的，只不過想要懲治你一番罷了！」這些話，說得簡直狂妄到了極點，似乎他已穩操勝算，這使石中堅聽來，感到十分憤怒，但，爲了他已定的計劃，也只好暫時忍了下來，於是道：「我料閣下武功一定有超凡入勝的功力，不過，在下交手之先，有一個要求不知閣下是否願意聽一聽！」

飛鯨郎君笑道：「你說說看。」

石中堅道：「此次交手，如果你敗了，請你們趕忙離開此地，假使我輸在閣下的手裏，這只怪自己學藝不精，絕無絲毫怨恨，不過希望你們能把適才受傷的姑娘救起，放她走不要傷害於她，閣下認爲如何？」

飛鯨郎君沉思了半晌，笑道：「好，老夫答應你。」

石中堅忙拱手一禮，道：「閣下眞是快人快語，在下先謝謝了！」

飛鯨郎君也還了一禮，忽然道：「這樣好了，你如能接下老夫三掌，老夫立時走路。」

石中堅微微點了點頭，道：「好，那就請閣下賜掌吧！」

話落，一整臉色，暗裏提聚一口眞氣，蓄勢待發。

飛鯨郎君見石中堅這種神態，忙收凝心神，低沉地道：「好，看掌！」

掌字尾音方歇 他已經緩舉起右手，運足眞力，平胸一掌推出。

石中堅一見飛鯨郎君平胸一推，就有一股疾勁狂飆的掌力一湧而出，他趕忙抱元守一，雙手一齊推出，硬接了一掌。

這一掌看來似乎平淡，其實暗勁已在掌力發出時，一併推出了，兩股潛力一撞，石中堅不自主向後退了半步。

飛鯨郎君陡然一揚雙眉，大聲喝道：「再接老夫第二掌。」

掌隨聲出，右掌運足全力，一掌揮出。這一掌，乃是他生平功力所發，威勢非同小可，掌勢出手，勁道激蕩開去，潛力波蕩成風，吹飄起四處的塵沙碎石。

驕傲的石中堅，雖然震駭於對方的掌力威勢，但他仍然不肯閃避，雙掌平胸外推，竟又硬接了一掌。

但覺那逼來的力道，有如泰山壓頂一般，直逼過來，全身被那股強猛暗勁震得凌空而起，飄飛出七、八尺以外，才落着地。

他人一落下來，只覺內腑氣血震動，而且還交雜了絲絲冷氣，侵入了內腑，但，他乃衝動好勝之人，不願對人示弱，強自運氣，壓制住內腑翻動氣血。

飛鯨郎君在兩掌過後，甚爲驚駭，他萬未料到石中堅竟具有如此高深的功力，不由暗自忖道：「此人年紀不大，功力却如此深厚，如果假以時日，成就實難限量，倒不如現在借最後一掌把他除去，免去以後之憂。」心念一決，不言不語，倏地揚手朝空虛發了一掌，緩緩推向石中堅而去。

這一掌，簡直是輕描淡寫，看上去顯不是一絲威力，石中堅一時大意也未放在心上，舉手一格，迎向擊來的掌力撞去。

但——就在這兩掌接實的一剎那，石中堅只覺那股平淡的掌力，忽然變得如同山崩海嘯，巨浪排空之勢，湧上身來。這一來，委實使他大吃一驚，要想再閃，已來不及，不由暗道：「完了！」

當下，只聽蓬的一聲，整個身子如斷綫風箏！直飛出去一丈之外，砰然一聲摔在地上。

飛鯨郎君縱聲大笑，飛身縱落石中堅身側，大聲說道：「老夫說你敵不過三掌，就是敵不過三掌。」說完話，又是「哈哈」一聲大笑，形態之間甚爲得意。

石中堅被掌所震，摔在地上，並未失去知覺，只覺全身陣陣疼痛，並且內腑更感氣血不停地翻湧。

這時，聽飛鯨郎君縱聲大笑，以及譏諷之話，他感到刺耳異常，也羞愧萬分，暗暗狠聲罵道：「你不要得意，總有一天，我也要你嚐嚐痛苦的味道。」

當下，他緊咬住牙關，強忍住內腑的疼痛，用微微顫抖的雙手，撐着地上，慢慢地爬了起來，臉上呈顯出堅毅，倔強的笑容，挺身站直，大聲道：「閣下三掌，在下已經接下，閣下請便吧！」話落，緩緩朝銀笛妃子臥身之處移去。

這一突變的事故，看得在場之人一呆，尤其震驚的是飛鯨郎君，他想不到石中堅如此的強硬，竟挺身爬起，心中忖道：「他雖然沒有倒下，很明顯他已受了很重的內傷，只要我舉手之間，就可要他的命……」心念間，緩緩舉起手掌，準備拍向石中堅背心——

驀地裏——石中堅一個轉身，一雙眼神，射出一道煞光，冷冷道：「閣下，諾言何在？」

言畢，又轉身朝銀笛妃子緩緩走去。

飛鯨郎君聞言，不由臉上一熱，望着石中堅的背影，倏然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

一語甫住，縱身躍去，其他隨行數人，也不敢怠慢，緊隨飛鯨郎君身後奔去，眨眼之間，已走的無影無蹤。

石中堅扭頭見人已走的無影無踪，長長吁了一口氣，倏然，只覺雙腿一軟，「砰」的一聲 跌在地上。

他連忙端坐地上，雙目緊閉，排除雜念，運氣行功，刹時之間，已入無我忘我之境。

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他睜開了雙目，臉色好了一些，他趕忙望望銀笛妃子，只見她的臉色此刻似乎比適才好了一點。

他感到莫名其妙，但他沒有多加思考，雙手起落間，已連點了銀笛妃子上身幾處大穴，然後以推宮過穴的方法推拿了一陣，只覺得銀笛妃子嬌身微微一動。

石中堅見狀，臉上立時泛起了笑容，但，他的雙手依然不停的在銀笛妃子身上推拿，這時他頭上的汗水，更是滾如湧泉，全身的衣衫，都爲汗水濕透。

銀笛妃子半晌之後，睜開了雙目，一眼就望見石中堅困倦、疲憊不堪的臉，不由使她芳心一痛，她明白自己是他救的，心中實感過意不去，不自主的滴下數粒豆大般的淚珠，沿着粉腮向下滾落。

石中堅因爲人已受到極重的內傷，再加以內家眞力來替銀笛妃子推拿療傷，精力消耗得太多，神智已近半暈迷。

這時，忽然只覺手背上一陣冰涼，這使他神智爲之一醒，睜眼一看，銀笛妃子正在望着他流淚。

他明白手背何以會覺得一陣冰涼了，他立刻收回了雙手，輕聲道：「姑娘，現下覺得好一些了嗎？」

他存心忠厚，心底純厚，雖然自己傷勢並不比別人輕，但，他且先顧慮別人，像這類人現下眞是少而又少了。

銀笛妃子聞言，感激的又落了幾滴熱淚，勉強地嫣然一笑，道：「謝謝你救了我一命……」

忽然，她發覺石中堅喘息甚重，臉上汗水如珍，不停的滾滾而下，不禁大急，顧不得自己是怎樣倣好，急急接道：「你怎麽啦？」

石中堅像是沒有聽見到她的話，雙目一閉，向後一仰，暈倒過去。

這一下，可把銀笛妃子急得向前一抱，抱住石中堅的身體，大哭起來，口裏喃喃似囈地說道：「都怪我，都怪我，我爲什麽要連累你呢？……」下面的話，已被哭聲壓住，聽不清楚她在述說着什麽，只可斷斷續續聽到：「……我是愛你的……你爲何要這麽早就離我而去啦！……石少俠……」

語氣悲涼，悽惋……感人心肺。

由此可見，一個人生命的結束，其留給人的悲痛，不低於半身的悲痛……

驀地裏——一陣山風，吹掠而過，銀笛妃子感到一陣顫抖，神智清醒不少，只見她舉手理了理散亂的秀髮，心裏暗道：「是應該先找一個地方避避風！」

心念一決，忽覺暈絕過去的石中堅，掙動了一下，一啓雙目，重又閉起。

銀笛妃子低下頭去，附在他的前胸之上，聽了一陣，只覺他心臟還在不停的跳動，他立時一把抱起石中堅放腿跑去。一口氣，她翻過兩個山嶺，到了一處避風的所在。

這處地方是一個三面被高山環繞的山凹，方圓不過五六丈大小，生滿着青草。

銀笛妃子找了一處比較乾淨的草地，放下了石中堅，拂拭了一下臉上的汗水，坐在他的身側仰望着碧藍的蔚天，呆呆出神。

她無法決定行止，面對這樣一個奄奄待斃的重傷之人，更有些六神無主。

忽然，他腦際靈光一閃，想起了自己身上還存有母親遺留下來的「續命神丹」，雖然它有其他的功效，但，也是一種藥啊！爲什麽不可以給他服一粒呢？

心念一轉，立時從懷中摸出一個小小玉瓶，一倒裏面只有兩粒丹丸，銀笛妃子不由心頭一震——

× × ×

山谷中透射過一縷晨曦的光芒，照在兩粒綠色的丹丸上，發出碧綠的反光。

銀笛妃子一雙秀目，凝望在這兩粒丹丸上，暗暗禱道：「希望這兩粒丹丸，能够救了他……」

言至於此，她緩緩捏起這兩粒丹丸，投入石中堅的口中。

這丹丸不知是何藥配成，確有着驚人的奇效，石中堅服用神丹，不過片刻工夫

，突然「哇」的一聲吐出一口濃痰，挺身坐了起來。

他望了望銀笛妃子，緩緩把眼光移了開去，低聲問道：「這是什麽地方？」

銀笛妃子見這「續命神丹」眞有奇效，甚爲高興，當下笑道：「我也不知道，這是個幽靜的山谷，沒有名字。」

「嗯！」石中堅慢應了一聲，又閉上雙目，不言不語。

銀笛妃子看他這副神態，不知是爲了什麽原因，不放心地問道：「你此刻感覺怎樣，是不是好一點了！」

石中堅又復睜開了雙目，慢聲道：「是不是妳給我吃了什麽藥物？」

銀笛妃子閃動着淚珠滿眼的眸子，注視着石中堅臉上的表情，柔聲道：「我看你暈絕過去，人事不省，所以給你服下了兩粒『續命神丹』。」

石中堅又感到心口一痛，他倔強的性子，使他強壓制住，道：「什麽，『續命神丹』。」

銀笛妃子這時之間，變得異常溫順，只笑笑道：「續命神丹，是我母親遺留下來，你服後覺得如何？」

石中堅聞言，心裏甚爲感激，欠身說道：「這一定是非常稀奇之物。妳一下就給我兩粒，實在使我有點過意不去……」

他話猶未言畢，就想挺身站起，但，只覺胸口一陣發痛，伸直一半身子，又復跌坐在地上，嘴裏一甜，張口吐出一團血塊，神智又暈了過去。

這一下子，嚇得銀笛妃子兩行熱淚又滾腮而下，口裏說道：「你勿須如此多禮，只要你能好轉過來，就是二十粒，我也不在乎的……」她說到這裏，見石中堅毫無絲毫反應，她立即把話頓住，探手一摸石中堅鼻息，不由使她嚇了一跳。

她只覺石中堅的鼻息微弱的可怕，這一下子，使她不知所措，只是站在石中堅的身側，默默的流淚，一張粉玉般的臉面，已經哭成了個淚人一樣。

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石中堅又睜開了雙眼，見銀笛妃子在默默的流淚，不由用一種懷疑的口吻問道：「姑娘，你哭什麽？」

銀笛妃子乍聞此聲，忙道：「你現在覺得怎樣？」

石中堅慘然一笑道：「我不行了！」

銀笛妃子道：「你能不能想出有什麽方法可以解救！」

石中堅毫不思考的說道：「沒有！」

銀笛妃子急道：「你想想看，想出了趕忙告訴我，我去想辦法！」

石中堅笑道：「已經勞姑娘細心照料了，現下實不好意思再痲煩妳了，妳還是走吧！」

說完話，雙眼一閉，顯得十分的安詳，似乎他根本未把生死放在心上。

銀笛妃子見他這副神情，不由暗讚道：「果然是個有骨氣的男子漢！」

因爲這一點，她更增加了對石中堅有了好感……

彼此沉默了半晌，銀笛妃子忽然又想起了「續命神丹」，暗忖道：「這『續命神丹』不是還有一些留在『死谷』附近的那幢小房子裏，對，我應該趕忙回去取來，雖然對他沒有多大用處，但也比沒有要好！」

她有此心念，立時用手推了石中堅一下。

石中堅睜開眼睛，無氣地道：「姑娘，妳怎麽還沒有走！」

銀笛妃子急道：「我想起了一個解救的方法了！」

石中堅聞言，只是淡淡的說道：「什麽解救的方法？」

銀笛妃子見他一副提不起精神的樣子，芳心一震，忖道：「看他這副神情，似乎已斷定自己毫無希望了，要是眞的如此，那倒是一件難辦的事！」想到這裏，更是覺得石中堅是一個難遇的怪人，竟然沒有求生的慾念。

但，她仍然含笑，說道：「我的方法是你在此處先住一天一夜，我趕回去取藥來！」

石中堅微微一笑，道：「妳要趕回什麽地方？」

銀笛妃子忽然覺得石中堅變得囉嗦起來，可是她並不生氣，她此刻已變得如羔羊一般的溫順、謙和，她依然很耐心的道：「當然是趕回我在『死谷』的那幢小房子啊！」

石中堅一聽到「死谷」兩字，心頭一震，他想起了「死谷之約」，不由的脫口道：「死谷！」

他這種舉止使銀笛妃子感到不解，只聽她說道：「是啊！難道你覺得有什麽不對嗎？」

石中堅忙道：「不，不，沒有什麽不對，那妳要去取什麽藥呢？」

銀笛妃子笑道：「就是你已吃過兩粒的『續命神丹』。」

石中堅因爲想起了「死谷的約會」，一時激起了他求生之念，蠻以爲銀笛妃子已經想到能够救治的藥名，那曉得她仍然是去拿「續命神丹」，不由使他心冷，因爲他明白藥雖然有神效，但不能救治自己，於是道：「那就不必去拿了，在下先謝過姑娘的用心，妳還是走吧！」

銀笛妃子聽他如此說，已猜出了他的心意，忙道：「這藥雖然不能救你，但也比沒有要好啊！」這倒是實話，就拿石中堅在暈迷中服了兩粒之後，就挺身站起，就是很好的證明。

石中堅聞言，也覺得有理，就欠身道：「那就又要痲煩姑娘了！」

銀笛妃子笑道：「那倒沒有什麽關係，只要……」話說到這裏，只覺臉上一熱，不好意思再說下去，連忙轉過頭去。

驀地裏，就在她轉頭之間，眼睛瞥到一條人影如電光石火般，朝這方向馳來。

她頓時大吃一驚，她想不出，這地方會有什麽人來！她連忙挺身站起，低聲道：「有人來了！」

石中堅在銀笛妃子立起時，看她的神色，就知道事有變化，聽銀笛妃子一說，立時接道：「什麽人？」

銀笛妃子柔聲說道：「現在還不知道，你放心坐在這裏養養神，這裏有我，沒有問題的。」

說罷，對石中堅嫣然一笑，忽地香肩一晃，朝馳來的人影迎去。（未完・29）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龍遊鳳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伍家堡全面動員迎戰屍人，所謂屍人其實是生人迷失神智，中刀中箭仍有血湧出，失血過度會倒下，金長久、江玉南利用他們的弱點，攻其不備而避其鋒，卒能全部殲滅，而伍明珠利用坑道引入的屍人，亦由鐵劍門置諸死地，還有進入庫房的三個人未有出來，伍明珠建議用火攻，結果庫房的敵人聞言先跑出一個叫周鬼的老人出來，由金長久和他打話，繼續又出來了幾個「鬼」名字的人，還有閻王、判官，說出魔教答應協助他們到少林取易筋經，他們配合魔教十二弟子進攻伍家堡。金長久、江玉南想說服他們，但判官不服，雙方劍拔弩張……

擊敗五鬼陣　收服閻王門

當時，但見寒芒閃了一閃，江玉南又退回了原地。

他手中仍然執着寒芒耀目的魚腸劍。好像他一直就站在那裏，沒有動過。

但聞「蓬」的一聲，判官身軀，突然栽倒。

他右手握在軟劍的劍柄上，軟劍還未出鞘。

左手按在前胸上，也突然鬆開。一股鮮血，激射而出，噴出了七八尺高。

敢情，這位判官，已經被一劍穿心。好快的一劍，快得目不暇給。

閻王就站在判官的身側，但他却沒有看到，那一劍是如何刺入了判官前胸。

五鬼都楞住了。

他們纏鬥過不少江湖高人，但却從未見過如此的快劍。

江玉南道：「閻王，在下的話，已說得很明白，還請三思！」

紫袍人回顧了五鬼一眼，道：「你們都看到了？」

五鬼點點頭。

閻王道：「你們決定，咱們是和魔教合作呢？還是聽這位江少俠的話？」

周鬼歎息一聲道：「咱們雖然名字叫鬼，但事實上，還披着一張人皮，總不能說過的話完全不算，咱們就算要改變心意，至少，也得和魔教中人商談一下。」

閻王道：「對！咱們閻王門雖然是名聲一向不太好，但總不能說過的話，一點也不算數。」

周鬼道：「對！這一點，我想江少俠應該諒解。」

紫袍人道：「江少俠，你看這件事應該如何？」

江玉南道：「這件事很合理，不過，你們是否決定了和魔教中人分手？」

紫袍人道：「現在，我還不能答應，必須和魔教中人談過之後，才能決定。」

江玉南略一沉吟，道：「這麽辦吧！在下和諸位一起去見見魔教中人如何？」

紫袍人微微一笑，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高泰道：「那就請閻王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紫袍人道：「你是怕我們逃走？」

高泰道：「話不是這麽說，大家既然照了面，就應該有個結果，諸位一旦分散入了伍家堡中，我們再想找諸位，只怕就有些困難了。」

紫袍人道：「王鬼，周鬼，你們去和魔教使者談談。」

周鬼道：「談些什麽？」

紫袍人道：「他們要用什麽方法，使我們取得達摩筋易經。」

周鬼道：「他如說出來呢？」

紫袍人說道：「要看他能不能提出證明。」

周鬼略一沉吟，道：「我明白了。」

紫袍人道：「早去早回，我們在這裏等着。」

目送兩鬼離去之後，紫袍人才冷冷一笑，道：「江少俠，本座有一事請教。」

江玉南道：「請說。」

紫袍人道：「咱們如是不和閣下合作呢？」

江玉南道：「那就只好分個生死出來了。」

紫袍人冷笑一聲，道：「你殺了一個判官，那只是本門中三號人物，他的武功很差，還不如五鬼。」

高泰冷笑一聲，道：「好好的一個武林門戶，什麽名字不好取，偏偏叫個閻王門，而且，還有判官、小鬼……」

紫袍人接道：「我們叫閻王門，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們的武功很陰毒，見不得天日，出手就要傷人，一個是，我們的武功不是一脈相承，而是很多種不同的武功併湊出來的，唉！還有第三個原因，我五，六年前才明白。」

高泰道：「那又是什麽原因？」

紫袍人道：「閻王門的武功，練到了一定的境界，就自己打個死結，死於自己的內功變化中，除了達摩易筋經外，天下沒有武功可解。」

高泰道：「這麽說來，這名字倒是起得有點意義了，說明了閻王之後，願者上鈎。」

紫袍人道：「本門中還有一個苛刻的規戒，那就是進入了閻王門的人一定放棄自己的名字，留姓改名。」

伍明珠道：「改作一個鬼字。」

紫袍人道：「改個鬼字，以示和人有別，因爲，他們一進這個門戶，就註定了死亡，改名叫鬼的意義也在此……」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只可惜，過去我不知道，等我升到閻王，接掌了門戶，才了解這些內情，可惜這些人進入門戶之後，已經無法挽救了，我下令不許再收門人，但却眼看着慘事不斷發生，先是本門中幾位鬼老岔氣而死，後來又發覺門下弟子大批死亡……」

伍明珠接道：「你怎麽不死？五鬼又如何能活着呢？」

紫袍人苦笑一下，道：「我和五鬼都已躲過兩刦的人，這要看一個人先天稟賦和成就而定，但我們都躲不過第三次。」

伍明珠道：「有這等事？」

紫袍人道：「對！每躲過一刦，武功就更上層樓，本門有七位鬼老，現在，已經死了五位，只剩下兩位，還在活着，有一位已經感覺到內腑有了變化，我和五鬼，也只能再撑個半年左右了。」

高泰道：「唉！練武練到這樣的情形，實在是可悲得很。」

紫袍人道：「我們盡全力求生，如若沒有辦法衝過這些難關，閻王門十年之內，就會絕跡江湖。」

江玉南道：「你和五鬼，都是有特殊成就的人，已經過了兩關，但不知貴門之下，有多少弟子過了兩關？」

紫袍人道：「過了第一關刦的弟子，還有十二人，過了第二關的只有五鬼、我和兩位未死的鬼老，本門中，從無一人能過第三道關刦。」

這眞是聞所未聞的江湖異事，武林之中，竟然會有這麽一個怪異的門戶。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說道：「不管如何，你能斷然下令，不再收受弟子，那足以證明閣下的高明，倒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

紫袍人苦笑一下，道：「我身爲門戶之長，但却無法使門戶延續下去，內心之中，實在是痛苦莫名，但如廣害世人，又非我所願。」

伍明珠道：「你倒是一個好閻王。」

轉臉對江玉南說道：「江兄，咱們應該帮助他。」

江玉南沉吟了良久，道：「你們還有半年好活？」

紫袍人道：「大約是如此，就算取到達摩易筋經，我們也需要七七四十九天的時間去坐關。」

江玉南道：「聽你的說法，好像你們習練的武功，遇到了某一種死結，無法克服，體內便生出了變化？」

紫袍人道：「不錯。」

江玉南道：「這也就是武林中常說的走火入魔了。」

紫袍人道：「有些不同，一般的走火入魔，不是受外力干擾，就是眞氣錯經，我們却是必然。」

江玉南沉思了良久，道：「閻王，能不能說出詳情，在下也好帮諸位想想應付之法。」

紫袍人道：「這件事，我們已經想了幾十年，如是有可取之法，咱們早就不打易筋經的主意了。」

江玉南回顧了伍明珠一眼，低聲說道：「姑娘，對這個人，我們應該如何處置呢？」

伍明珠道：「殺了他，咱們太殘忍，也太不公平，所以，你和他一戰之後，制服他，再放掉他。」

高泰道：「姑娘，如若制服他之後，再放了他，如何不勝他？」

伍明珠歎息一聲，說道：「高兄，這位閻王雖然少在江湖上走動，但他對江湖事，好像十分了解，而且，有分辨是非之能……」

放低了聲音，接道：「江兄似是很想收服他們。」

高泰微微一笑道：「這一點，小叫化

也罷得出來了，所以，才能够耐心的等下去！」

片刻之後，周、王兩鬼，快步而至。

紫袍人搶先說道：「你見到魔教中人沒有？」

周鬼道：「有，而且，和他們談了很久。」

紫袍人道：「他們說些什麼？」

周鬼道：「他們要咱們告訴閻王，就說他們有萬全計劃，解決了今夜之事，立刻帶咱們去取達摩易筋經，並且要我們相信，不可三心二意。」

紫袍人冷冷道：「你們難道沒有表達咱們已不信任他們？」

周鬼道：「說了。」

紫袍人道：「說了，難道他還會執迷不悟？」

王鬼接道：「他只說這幾句話，別的避不作答！」

周鬼說道：「沒有法子，在下只好擺下一句話：這件事該由閻王作主，咱們話已轉到，別說咱們閻王門在江湖上沒有信用。」

紫袍人道：「很好。」

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身上，道：「咱們決心不再和魔教合作，希望你江少俠也能言而有信，過了此間的紛爭，和咱們同往少林寺一行。」

高泰道：「閻王，你和魔教拆伙是不錯，但是否會帮助我們？」

閻王點點頭，道：「自然是反戈相向，助你們一臂之力。」

江玉南道：「好！閻王，先帶我們去找魔教中的首腦人物。」

紫袍人回顧了周鬼一眼，道：「魔教中人，還在那裏？」

周鬼道：「我們離開時還在那裏，現在就不知道了。」

江玉南道：「諸位已經決定背離魔教了，難道還有什麼顧慮麽？」

紫袍人道：「周鬼，你們心中有什麽話，盡管請說。」

周鬼道：「意見倒沒有什麽意見，不過屬下們覺得，那達摩易筋經，關係到本門的存亡絕續，這一點，不知閻王想到了沒有？」

這五鬼在閻王門中，身份似是不低，那號稱閻王的紫袍人，對他們竟也十分敬重。

紫袍人沉吟了一陣，說道：「我想過了，這些年來，你們受了不少的委屈，你們知道了自己的死期，但仍然不能暢所欲爲，處處都受到限制，不過，我也是一片好心，希望大家的鑽研，能够衝破這個關口。」

周鬼道：「這一點，我們都明白，所以，我們沒有和你提過什麽。」

紫袍人笑一笑，道：「現在，你們可以說了，江少俠給咱們的承諾，也許不够西方魔教的承諾動人，不過，我覺得很眞實，這一點，不知道諸位的看法，是否和我一樣。」

周鬼嘆息一聲，道：「咱們不敢不遵從閻王的決定，不過，大家看到了江少俠的劍術，心中十分感慨，他一劍殺了本門的判官，可是從未有過的事，所以，想和少俠過幾招……」

紫袍人呆了一呆，接說道：「你說什麽？」

周鬼道：「這些年，我們共研武功，沒有找出破解之法，但却把五鬼合搏大陣，練得十分純熟了，希望能與江少俠這等高手，試試咱們的陣法成就。」

話已經說得明白，這是指名的挑戰。

江玉南心中也明白，五鬼心中很不服氣，如是自己不答應，一則難免對他們示弱，二則也無法征服這個門戶。

心中念轉，很快的便作了一個決定，說道：「好！諸位既有這個心意，在下奉陪。」

紫袍人想阻止，已是不及，不禁一皺眉頭，道：「江少俠，這個……」

江玉南接道：「閻王，你是個好人，我看得出來，你很想把這個詭異的門戶辦得很正大，這些年，你和他們相處，我相信，除了一份同門之誼，也有一種人性上的感情，他們敬重你，你也愛護他們，因此，我就不能使你太爲難……」

紫袍人接道：「可是，江少俠……」

江玉南笑一笑，接道：「閻王，我不會使你太爲難，我會適可而止。」

周鬼冷冷說道：「你聽着，姓江的，不論你口頭上如何仁義，但一動上手，我們會全力施爲，你最好也把壓箱底的本領全抖出來，我們不會因你的口頭仁慈，而手下留情。」

江玉南道：「你們全力施爲吧！五鬼合搏大陣，究竟有什麽可怕之處，在下很想見識一番。」

周鬼一揮手，其餘四鬼，立刻配合出手。

但見刀光閃了兩閃，突然間分作四路，閃電般攻向江玉南。

每一路刀法，都可置人死地。

因爲，四路襲來的刀光，看不出那一招是虛招。

江玉南手中只有一柄劍，一柄一尺五寸的魚腸劍。

劍雖短，但却鋒利非凡。

只見他右手抬了一抬，手中魚腸劍，突然揚起。

劍勢揮動，化作了一圈寒芒，護身的劍芒。

只聽兩聲金鐵交鳴，張鬼、李鬼，手中兩柄鬼頭刀，變成了兩截。

其餘三鬼等及時撤刀，避開了斷刀之厄。

一照面間，就被削了兩柄刀，五鬼都有了警惕之心。

周鬼冷冷說道：「魚腸劍果然厲害，竟然眞的能削鐵如泥。」

江玉南道：「諸位覺得，在下是仗憑手中的寶劍取勝了？」

周鬼道：「事實勝於雄辯。」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我如換一柄普通兵刃勝了你們呢？」

周鬼說道：「那咱們自然是心服口服了。」

江玉南還劍入鞘，把寶劍藏入懷中。

周鬼道：「怎麽，江少俠準備以空手來接咱們五鬼刀陣？」

江玉南道：「那倒不敢，江某人還沒有這一股狂傲之氣。」

回顧了伍明珠一眼，接道：「姑娘，請把手中之劍，借給在下一用。」

伍明珠緩緩送過來的長劍，低聲道：「江兄小心。」

江玉南接劍在手，右腕微揚，響起了一陣龍吟之聲，道：「諸位可以再出手試試了。」

伍明珠退到了兩丈以外。

周鬼一揮手中刀，道：「上！五鬼合聚，天女散花。」

紫袍人急急叫道：「使不得……」

他喝叫晚了一步，五鬼已然發動了攻勢。

但見刀光如電，分由四面八方攻來。

江玉南長劍一振，全身環繞起一片寒芒。

但聞一陣叮叮噹噹之聲，那飛起寒芒，四面湧來的刀光，全被那一招封開。

忽然間白芒盤頂，一片刀芒迎頭罩下。這片刀芒，如若能和適才捲地而來的刀光配合一起，誰也很難躲過。

江玉南也不能。

可惜，下面那四面湧上的刀光，發動得太快，和上面沒有配合好。

所以，江玉南有餘力封擋這一刀。

只見他舉劍一揮，在頭頂盤起了一片劍芒。

刀光和劍花觸接在一起，激起了一片金鐵交鳴之聲。

那一片刀光，被震飛兩丈開外。

落地現身，竟是王鬼。

原來，周鬼等在四面發動攻勢時，故意使刀芒擴散，掩遮了王鬼的動作。

使王鬼飛身一躍，登上了空中。

這本是五鬼合搏大陣中，一招追魂取命的絕招，如若雙方配合的好，武林中很少有人躲過這一擊。

但他們配合不好，給了江玉南可乘之機。

江玉南一擊震退了五鬼之後，點點頭，道：「稍爲慢了一點，這是很惡毒的一招，如是能再快一些，在下就傷在你們的刀下了。」

王鬼道：「閣下果然是很高明，老周，咱們認了吧！」

周鬼一跺脚，道：「他出劍太快，快得咱們來不及配合！」

王鬼道：「老周，人家總不能舉着劍不動，讓咱們殺了人家的腦袋吧！」

周鬼道：「老王，咱們要不要再試一招？」

王鬼過：「再試一招？」

周鬼道：「對啊！再試一劍，這一招，咱們就認敗了，豈不是太快了一些。」

王鬼道：「五鬼合聚，天女散花，都沒有辦法制住人家，我就想不出咱們還有什麽壓箱底的本領。」

周鬼道：「移花接木如何？」

王鬼道：「我看不行。」

江玉南道：「王兄，讓他們試試，不然，他們敗得不甘心？」

周鬼道：「王兄，咱們這些年來苦練武功，尤其是練成合搏術，很少有用，難得遇上這麽一位高手，何不放手一戰？」

王鬼一皺眉頭，道：「老周，如是傷了人，那將如何？」

周鬼道：「你是說傷了江少俠？」

王鬼道：「別在臉上抹金了，我看咱們傷人家的機會不大。」

周鬼道：「哦？你是担心咱們被他傷了？」

張鬼插嘴說道：「老王，你怕死？」

王鬼道：「這是鷄蛋碰石頭，明知不敵，爲什麽要自找沒趣？」

周鬼冷笑一聲，道：「你害怕，那就退開一些。」

王鬼哼了一聲，向後退了一丈。

周鬼單刀一揮，當先衝了上去。

緊接着張鬼、李鬼，連續衝上。

五鬼少了一人，但却沒有減少他們的衝擊之力。

所謂移花接木，就是四人的攻勢，連成一綫，一個被封開，第二個接連就到。

四把刀，連成一個綿綿不絕的攻勢。

江玉南連接四人三十二刀之後，發覺四人的連續攻勢，一招快過一招，一招比一招的力量強大。

高泰一皺眉頭，亮出了兵刃。

伍明珠低聲道：「高兄，不可出手，這一場比試，如若你出手，就可能引起混戰，那就很難收拾了。」

高泰吁一口氣，向後退了兩步。

但聞金鐵之聲，不絕於耳，江玉南又接了四人十二刀。

這時，連綿出手的四鬼，人刀結合一處，形成一道白芒！

江玉南自知再打下去，很難接下四人的刀勢，只好改變戰法，大聲說道：「四位攻勢厲害，江某人今天算是開了一次大眼界，諸位可以住手了。」

四鬼已全力所爲，雖然聽到了江玉南喝叫之聲，但却不肯收住刀勢。

形勢愈來愈是險惡。

伍明珠也看得有些急了。

江玉南吁了一口氣，說道：「閻王，貴門中這等刀法，很具威力，在下如不是全力施展，予以反擊，只怕很難撐得過去了。」

紫袍人嘆口氣，道：「他們自找麻煩，怎能怪得江少俠？」

他口中雖客氣，但却不肯喝令四鬼住手。

江玉南道：「在下恐反擊劍勢收不住，傷了人如何是好？」

紫袍人道：「如若他們傷在你江少俠的劍下，那也只能怪他們學藝不精了。」

江玉南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既然閻王也都這麽說，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右手一振，反擊過去。

但見劍勢如寒風乍起，光芒如流星飛至，疾迎上去。

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良久才停了下來。

連綿不絕的刀光，突然間停了下來。

凝目望去，四鬼傷了三個。

周鬼傷得最重，一劍由前胸劃下，將及小腹。

鮮血染濕了半身的衣服。

江玉南輕輕的吁一口氣，道：「抱歉萬分，我實在收不住劍勢。」

紫袍人道：「這不能怪你，只能怪他們學藝不精。」

江玉南道：「好……既然閻王不見怪，那就好談了。」

目光一掠周鬼等四人，道：「你們四位服是不服？」

周鬼道：「咱們服了，而且還有人受了傷，不認輸似乎也不行，對麽？」

高泰道：「男子漢大丈夫，敗了要認，希望你們能够認得很清楚。」

周鬼冷冷說道：「我們敗了，應該有兩條路走，第一，我們歸服你，第二，我們可以自絕。」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爲什麽？」

周鬼道：「老實說，要我們對付魔教人物，這一決戰，只怕也要戰死。」

江玉南道：「哦！」

周鬼道：「在下身上旣然受了傷，而且，將來的搏殺一定是十分辛苦，我旣然是死定了，爲什麽還要辛苦？」

江玉南道：「周兄，你怎麽如此沒有信心，爲什麽一定要死呢？」

周鬼閉上雙目，不再理會江玉南。

高泰道：「周鬼，你如覺得咱們要借仗你們對付魔教，那就錯了。你如認爲一定要死，那就死吧！我小要飯的要瞧着你斷了氣，才會相信。」

周鬼道：「難道在下連幾時再死的權利也沒有麽？」

高泰道：「話是你說的，你可以選擇死亡，但我們就有看你死亡的權利。」

周鬼道：「我們認敗也就是了，何以咄咄逼人，如果你們不留餘地，在下只有奮勇再戰，直拚到死爲止。」

江玉南嘆息一聲，道：「高兄，算了吧！他們對魔教有相當的畏懼……」

高泰接說道：「江兄，咱們已經證明了一件事，魔教可以殺他們，咱們也可以殺他們，而且，咱們可以立刻取他們的性命。」

江玉南道：「高兄，你應該瞧出來，他們並不怕死。」

高泰道：「嗯！這倒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江玉南道：「奇怪什麽？」

高泰道：「我想不通，魔教中人，可以殺死他們，我們也可以殺死他們，他們爲什麽不怕我們，而怕魔教中人。」

江玉南道：「這個，中間自有道理，不過我們想不明白。」

高泰道：「周鬼，我小叫化有些不懂，你只要說清楚，我作主放了你。」

江玉南道：「高兄，他不會說的，這件事咱們只有問閻王。」

高泰道：「閻王？」

江玉南點點頭，轉向紫袍道人問道：「閻王，你聽得很清楚了？」

紫袍人道：「我知道。」

江玉南道：「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內情。」

紫袍人道：「可以。」

江玉南道：「在下洗耳恭聽。」

紫袍人道：「魔教中人很陰沉，但他們有一個條件。」

江玉南道：「什麽條件？」

紫袍人道：「嘴巴很甜，他們會給我們各種保證，這些話很動聽，而你們却很吝嗇，連口惠也不肯滿足我們。」

江玉南道：「閻王，這就是我們和魔教不同的地方。」

紫袍人道：「怎麽說？」

江玉南道：「因爲我們說過的話，一定要辦到，是麽？」

紫袍人道：「唉！江少俠，五鬼心中明白，我心中也明白，不論你們說的是眞是假，但都辦不到。」

高泰道：「這話什麽意思？」

紫袍人道：「你們不能丟下這裏的事情，帶我們上少林寺，時機上，絕對是來不及了。」

江玉南點點頭。

紫袍人道：「所以，你們放胆子說幾句動人的話，反正你們心中明白，說了也是作不到。」

江玉南肅然說道：「閻王之言，在下不敢苟同，我們如若答應了你什麽，一定作到，至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

紫袍人雙目凝住在江玉南的臉上，瞧了很久，道：「你是說，你會立刻帶我們去少林寺？」

江玉南道：「最好，能等此間事告一個段落，但你們也是有着很急迫的時限，說不得，這裏穩定下來之後，咱們就立刻趕往少林寺一行。」

紫袍人沉吟了一陣道：「周鬼，我相信了江少俠之言，你們是不是相信？」

周鬼道：「閻王旣然信了，咱們作小鬼的，不信也不成。」

紫袍人道：「好！江少俠，我們被騙過不少次，今日姑且信你一次。」

江玉南道：「那就好，這也要不了太久的時間，咱們立刻可以證明。」

紫袍人道：「五鬼有四個受傷，周鬼的傷勢最重……」

江玉南道：「在下抱歉……」

周鬼接道：「不要緊，我還有再戰之能，只要你眞肯爲咱們盡力量，在下死而何憾！」

江玉南道：「你不能死，在下倒希望你活着，看看我是否盡力。」

周鬼默然不語。

紫袍人道：「這裏只有五鬼和我，判官已經被你們殺了，江少俠準備如何派遣我們，但請吩咐。」

江玉南道：「你們現在應該休息。」

紫袍人怔了一怔，道：「休息？」

江玉南笑一笑，道：「對！所以你可以帶着五鬼休息，也利用這段時間，療治他們的傷勢。」

紫袍人道：「替伲們療傷？」

江玉南道：「對！然後，諸位就請在此地留下，伍堡主會替諸位準備住宿之處，再來請諸位過去。」

紫袍人嘆息一聲，道：「江少俠費了半天功夫，難道不是要我爲諸位賣命，對付魔教中人？」

江玉南道：「不是！但我減少了諸位這麽樣的強敵，內心中已輕鬆了不少，諸位好好的休息，在下等先去了。」

轉身大步而去。

伍明珠、高泰，緊隨身後而去。

紫袍人輕吁一口氣，道：「周鬼，你看到了沒有？」

周鬼道：「看到了。」

紫袍人道：「好人和壞人的不同，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就在這裏。」

周鬼道：「慚愧，慚愧，咱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不到人家竟然是如此的寬宏大量。」

王鬼冷冷說道：「咱們見不得天日，很少在江湖上行走，如是敵人的陰謀鬼計，咱們瞧不出來，也還罷了，但神府中人，一向大名鼎鼎，周兄竟然不肯聽信人家的話。」

周鬼道：「王兄，你也不用責備我，須知五鬼合擲，威力倍增，但你却中途撤了腿，想想看，這是什麽合作！」

王鬼說道：「人家江少俠手下留情，就當時的情形看來，就算我出手，也是白搭。」

想一想當時的情形，就算加上了一個王鬼，實在也是沒有什麽辦法，只好不再多言。

紫袍人輕輕吁一口氣，道：「周鬼，你們現在準備作何打算？」

周鬼道：「一切聽從閻王的安排。」

紫袍人道：「江少俠說的話，也許不如魔教中人動聽，但我總覺得，他比較可信一些。」

周鬼點點頭。

紫袍人道：「他沒有驅使咱們和魔教對抗，那就更證明了他是個可以信任的君子。」

周鬼道：「閻王說的是。」

紫袍人道：「現在，我倒担心，魔教中人不肯放過我們了。」

王鬼道：「他們是魔，咱們是鬼，倒不妨放手一戰，大家比個勝負出來。」

紫袍人道：「武林之中，像江少俠那樣成就的人不多，我倒不担心魔教以武功勝過他們，但魔教技倆，防不勝防，所以，咱們不得不防着點。」

只見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旣然知道魔教中的殺手之法，防不勝防，就該依照約定行事。」

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人，隨着那說話之聲，行了進來。

他全身都籠罩在一件黑袍之下，連頭也被幪住。

他全身一片黑，隱在夜暗人中，如是聽不到他說話的聲音，很難看得到他。

紫袍人冷冷說道：「你是什麽人？」

那人冷笑一聲，道：「我乃魔教執法人，你們背棄魔教，理當受死。」

紫袍人道：「閣下說話太輕鬆了，咱們就算要死，也該有一個死法。」

黑衣人又冷笑一聲，說道：「那很容易。」

忽然間，寒芒一閃，飛射周鬼。

閻王門中的武功，雖然見不得天日，以暗算爲主，但也算是一個門戶，但他決沒有想到，魔教中人，竟然會對一個身受重傷的人，突然下手。

所以，紫袍人和五鬼，都防護不及。

周鬼也沒有料到，但見寒芒一閃，白刃已刺入胸中。

好快的一劍。

黑衣人冷冷說道：「我已經用快劍證明了一件事，你們還有什麽話說？」

紫袍人突然由身上抽出一個很怪異的兵刃。

那是一面鐵牌，一面有三個尖刃，一面却是手握的把柄。

這是一個江湖上絕無僅有的外門兵刃：閻王牌。

紫袍人似是已動了眞火，身軀一抖，一件紫袍片片碎裂。

露出了一身黑色勁服。

閻王牌一抖，道：「五鬼迷魂陣。」

張鬼、李鬼、王鬼、趙鬼，應聲出手，四把鬼頭刀，張鬼却拾起判官的兵刃。

黑衣人手中一柄長劍，當胸而立，面對五鬼迷魂大陣，毫無懼色。

只聽一陣冷冷笑聲，道：「閻王，你眞的要和本教翻臉麽？」

暗影之中，突然走出來一個嬌美的婦人。

那婦人大約有二十三四的年紀，穿着一身藍色宮裝，却披了一件麻紗。

打扮得很怪異，手中兵刃更怪異。

她左手中執着一個銅鈴，右手中却執着一柄寶劍。

比平常寶劍略爲短一些的寶劍，劍身却厚了很多。

劍的中脊上，有七顆金星。

閻王牌微微移動，斜斜指着那宮裝少女，道：「妳是？……」

藍衣少女道：「我是二教主駕前的飛鈴使者。」

閻王怔了一怔，說道：「二教主也來了？」

飛鈴使者道：「四大天魔、十二魔人，全都到了，今夜天亮之前，必要把伍家堡殺一個鷄犬不留，你們太少耐心了。」

閻王冷笑一聲，道：「貴教許下之言，很難叫人相信。」

飛鈴使者道：「我們對你們許下的什麽諾言，不兌現了。」

閻王道：「雖然時限還未到，但你們的一切舉動，都叫人難以信任。」

望了周鬼的屍體一眼，道：「這是本門中最信任貴教的一個人，但他却死在了貴教的手中。」

那黑衣人冷笑一聲，接道：「本人是魔教執法人，只要讓我聽到背叛魔教的話，或是讓我抓到了什麽證據，我就會要他的命。」

閻王道：「魔教就是魔教，作事不分青紅皂白，這樣一個組合，叫人如何能够信任！」

王鬼說道：「門主，不用和他們多費唇舌了，乾脆出手殺了他們，好替周鬼報仇。」

黑衣人道：「使者，你聽到了，他們已立心和魔教爲敵，我們就算是想放他們一馬，也是情所不許了。」

飛鈴使者微微一笑，道：「他們還有多少人？」

黑衣人道：「他們一共有七個人，已經死了兩個，只餘下這五個人了。」

飛鈴使者道：「只有五個人，帮不了咱們多大的忙，是麽？」

黑衣人道：「對！何况，他們又心生別念，留下他們不但帮不了忙，反而會反

戈相向。」

飛鈴使者道：「你是？」

黑衣人答道：「我是銀牌七號護法王宗。」

飛鈴使者微微一笑，道：「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銀牌？」

王宗道：「可以。」

伸手由懷中取出一面銀牌遞了過去。

飛鈴使者看了一眼，道：「你一個人，能對付他們五個麽？」

王宗道：「如若他們沒有什麽奇妙變化陣勢，我就可以對付他們了。」

飛鈴使者道：「這麽說，你好像沒有什麽把握。」

王宗道：「最好由使者在旁掠陣，在下萬一不敵，使者也好出手相助。」

飛鈴使者點點頭。

由兩人的對話中，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使者的身份，高過護法。

閻王一直等兩人商量好了，才緩緩說道：「兩位都準備好了？」

王宗道：「好了。」

閻王道：「兩位是一齊上來呢？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王宗道：「用不着使者出手。」

身子一側，衝了上去，右手劍勢一抬，刺上前胸。

閻王忽然一沉一橫，封住了劍勢。

但聞噹的一聲，長劍被封擋一側。

王宗劍勢一振，忽然間，又攻出了五劍，這五劍兇厲萬分，在閻王的身前幻起了一片劍影。

閻王牌疾如轉輪，封開了王宗五劍。

閻王就是閻王，武功自有獨到之處，鐵牌變化極多，封開五劍之後，立時展開反擊。

五鬼並未出手相助，只是把陣勢擴張，連飛鈴使者，也一並圈入陣中。

五鬼迷魂大陣，還未發動。

現在是，閻王和王宗單打獨鬥。

閻王的鐵牌，雖是屬於重兵器，但在他的手中，却沒有重兵器那種拙笨。

只見他鐵牌飛舞，全身都爲一道烏光籠罩着。

如若江玉南等人還在現場，他會立刻發覺，閻王門中的絕技，原來在閻王的身上。

王宗的劍路，屬於那種詭異、凌厲的路子，很有直接殺人的能力。

但此刻，他却像對着一個鐵甲護衛的人，有着無從下手之感。

王宗的劍勢，只能在鐵牌外面轉動。

飛鈴使者冷笑一聲，道：「瞧不出，這位閻王，還眞有幾下子。」

王宗道：「一個門戶，能在江湖上屹立不搖，自有他們的獨到之處，這閻王門的鐵牌招數，變化之奇，威力之大，實在出了在下的意料之外。」

飛鈴使者冷哼一聲。

王宗接道：「不過，屬下相信，我還可以殺了他。」

飛鈴使者道：「我倒是瞧不出來。」

王宗道：「這鐵牌相當的重，不論膂力如何強大的人，也無法在長時間揮舞下去，他只有後力不繼，只要露出一個破綻，在下手中之劍，就可以乘隙而入。」

飛鈴使者却說道：「我看這位閻王內功渾厚，再舞個三五百招，也不會後力不繼。」

王宗道：「使者，他會有後力不繼的時候，所以，必須要耐心的等下去。」

飛鈴使者道：「王護法，我們不會有太多的時間，天亮之前，我們必須要結束這裏的事情。」

王宗道：「這個，這個……」

飛鈴使者道：「因此，你必須要盡早結束這裏的搏殺。」

王宗道：「什麽原因？」

飛鈴使者道：「沒有什麽，咱們發覺這個地方，有着出人意外的堅強，咱們死了不少人。」

兩人說話，分了不少的神。

王宗的劍勢一緩。

就是那劍勢一緩之間，閻王突然易守爲攻，閻王牌挾着一股金風迅急地直襲過去。

這是很凌厲的一擊。

王宗舉劍一封，人竟被震退了一步。

但聞金風破空，閻王手中的鐵牌，竟如重浪疊波一般，再壓過來。

王宗的手中長劍，本是輕巧的兵刃，以「巧」、「快」取勝。

但此刻，在鐵牌連綿不絕的迫攻之下，他手中的長劍，已然完全失去了封擋之力。

忽然間，牌法一變，寒芒閃動中，響起一聲慘叫。

王宗被鐵牌砸碎了整個的腦袋，倒了下去。

飛鈴使者望望王宗的屍體，嘆息一聲，道：「貴門武功，竟是如此深奧，倒是出了我們意料之外。」

閻王道：「魔教一個護法身份，武功也不過如此。」

飛鈴使者笑道：「他是三流護法。」

閻王道：「哦！姑娘呢？」

飛鈴使者道：「我和他完全不同，就算你們的五鬼迷魂大陣，也沒有法子困得住我。」

閻王道：「姑娘何不試試看呢？」

飛鈴使者道：「你們可是不信？」

閻王說道：「姑娘，我們需要證明一下。」

趙鬼突然欺身而上，鬼頭刀一揮，直劈過去。

刀出了手，才說道：「在下先領教一二。」

飛鈴使者道：「好！」

揮劍一封，刀劍接觸中，響起一聲金鈴。

趙鬼第二刀還未發，突然身子一麻，人已倒了下去。

飛鈴使者只要一揮手，就可以一劍刺斃對方。

但她却沒有出手。

王鬼呆了一呆道：「老趙，你……」

飛鈴使者接道：「他沒有死。」

閻王道：「你那鈴中有鬼計？」

飛鈴使者道：「我叫飛鈴使者，自然對手中的金鈴有很特殊的造詣。如果還有人不信，那就只有一個辦法，你們再來試試。」

閻王緩緩舉起了手中的鐵牌，暗中運氣，閉住了呼吸。

在他想來，那金鈴之中，定是迷藥之類，如是他閉上呼吸，就可以免使迷毒浸入。

他心中盤算，口中却沒有說出來。

飛鈴使者一劍刺出，閻王立時舉牌封擋。

鈴聲盈耳，飛鈴使者手中的金鈴已連綿出手。

閻王的鐵牌，封住了極大的一片空間，封住了劍勢，也封住了金鈴。

果然，這一次閻王沒有倒下去。

王鬼笑一笑，道：「好！掌門人果然比我們高明很多。」

閻王鐵牌縱橫，逼得飛鈴使者連連後退，口中說道：「咱們是閻王門，我是掌門的閻王，但咱們還是人，你留姓去名，都叫作鬼，但你們不是眞鬼，碰到了江少俠那樣的高人，還是沒有法子應付。」

王鬼道：「但西方魔教中人，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會奇術……」

閻王接道：「不論他們如何自噓，但他們也是人，生長的地域不同，武功上也有正邪之別，他們所能爲的，也必在人的可能範圍之內，如若他們眞的會魔術、邪法，也不會找咱們合作了。」

王鬼道：「掌門人說的是，不過，老趙怎麽會一動手就倒了下去。」

閻王道：「這中間的玄妙，就在她手中的金鈴之內了，鈴聲擾亂了人的心神，然後，噴出迷藥，趙鬼就倒了下去。」

王鬼道：「哦！原來如此。」

閻王道：「說穿了，還不是和我中原武林道上，下五門的綠林宵小一樣，用的是迷魂藥物。」

王鬼道：「搶上風，閉住呼吸，他們就無機可乘了。」

閻王哈哈一笑，道：「對！拆穿了魔教手段，就不難想像他們會輕諾寡信。」

鐵牌一緊，攻勢更見凌厲。

飛鈴使者被迫的連連後退。

飛鈴使者手中的金鈴長劍，都是輕巧的兵刃，無法用來封擋那沉重的鐵牌。

先天上，吃了大虧。

飛鈴使者突然嬌叱一聲，手中飛鈴，突然脫手飛出。

一陣鈴聲，劃空飛舞，盤旋在頭頂之上。

可惜的是，這是倉庫，上有屋頂，金鈴受形勢限制，無法飛旋自如，撞在了橫樑之上。

但那金鈴上奇妙的廻旋力道，並未使金鈴跌落實地，鈴聲大震中，金鈴偏過一側，仍然在頭上盤旋。

但閻王却感到背上微微一疼，緊接着開始痲木。

很顯然的是中了毒藥暗器。

一種很快發作的毒藥。

閻王立刻倒了下去。

飛鈴使者右手一伸，抓住了廻轉到身前的金鈴，淡淡一笑道：「你們四個鬼想想看，應該有個決定了？」

王鬼冷冷說道：「妳那金鈴之中，是毒藥，還是暗器。」

飛鈴使者道：「不管我這裏體面是什麽藥物，但很容易把你們都制服了。」

王鬼道：「姑娘，我不管妳是什麽使者，但妳證明了一件事，西方魔教，和我們閻王差不多，也都是人，也都是會點武功的人的罷了。」

飛鈴使者怒道：「這麽說來，你們是非要全都倒下去不可了？」

王鬼道：「圍上她，不讓她把手中的飛鈴發出來。」

四個人說上就上，四把刀一齊攻了過去。四人合擊，立時間逼得飛鈴使者全力招架。

王鬼一面揮刀急攻，一面說道：「姑娘，照我王鬼的看法，妳只有那麽大的能耐了。」

四鬼刀刀連環，果然，一時間逼得飛鈴使者全力招架。她很想放出飛鈴，但却沒有機會。

王鬼心中很得意，緩緩說道：「姑娘，妳聽着，現在，我們可以談個生意。」

飛鈴使者道：「談什麽生意？」

王鬼道：「妳只要交出解藥，我們可以放妳一條生路。」

飛鈴使者道：「解藥？」

王鬼道：「對！」

飛鈴使者道：「你是說解救閻王？」

王鬼道：「妳們殺了周鬼，我們也不和你們計較了，反正人死也不能復生。」

飛鈴使者道：「好！我可以給你們解藥，不過，你們先退開一步才行。」

王鬼道：「退開一步？姑娘，咱們這個虧吃得太多了。咱們雖然是鬼，但你們也不是人，魔鬼鬥法，咱們作鬼的就算鬥不過你們，但也不能吃虧太大。」

飛鈴使者道：「你說了半天，我還聽不出什麽用意。」

王鬼道：「小魔女，先丟掉妳手中的金鈴，咱們就可以退開了。」

飛鈴使者道：「你們攻勢如此緊密，我那裏有機會丟掉手中的金鈴？」

王鬼刀勢一收，放鬆了一點攻勢。

飛鈴使者倒是一下子鬆開了手中的金鈴。

王鬼刀勢，攔住了張鬼的刀勢，道：「退開六尺，全力戒備，只要她耍花樣，咱們就全力出手。」

飛鈴使者笑一笑，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道：「打開瓶塞，倒出一粒解藥，那裏面有很多粒解藥，給他一粒解藥就夠了。」

玉手輕揮，把玉瓶丟在王鬼身前。

閻王倒下去，周鬼死了，王鬼似乎已經是這羣人中的首腦。

王鬼撿起玉瓶，道：「這瓶裏眞是解藥麽？」

飛鈴使者說道：「不錯，你難道不相信？」

王鬼哦了一聲，伸手打開了瓶蓋，倒出了一粒藥丸。

青色的藥丸。

飛鈴使者道：「把藥丸捏碎，效果會強大很多。」

王鬼左手食中二指，微微加力，藥丸應手而碎。

他很小心，捏碎藥丸時，人還未到閻王身前。



藥丸碎裂後，冒出了一陣青烟，王鬼忽然倒了下去。

那是一種濃烈的迷藥。

王鬼吸入的不少，人即暈了過去。

飛鈴使者右脚一抬，踢起了地上的飛鈴，握入手中，笑道：「現在，你們又少了一個人。」

張鬼怒道：「你好卑鄙！」

鬼頭刀一揮，疾斬過去。

飛鈴使者一劍封住刀勢，冷冷說道：「你一個人，不是我的敵手，要他們一起上吧！」

其實，用不着她說，李鬼和趙鬼，已經疾攻而上。

三鬼含怒出手，全力施爲，刀光如雪，攻勢猛烈絕倫。

飛鈴使者力拒三鬼攻勢，勉強打個半斤八兩。

雙方搏鬥了四十餘招，張鬼突然大喝一聲，化作一團刀光，直滾過去。

這一刀兇狠、凌厲，完全是拚命的招數。

飛鈴使者疾快的向後退了六步。

六步的距離，也不過是剛剛避開那一擊。

緊接着是李鬼，揮刀滾入。

也是只見到刀光，不見人影的滾了過來。

飛鈴使者又被逼得向後退了六步。

這六步距離，也只是勉強避開了對方一刀。

刀鋒劃破了飛鈴使者的衣服下擺。

飛鈴使者冷冷說道：「你們當眞要拚命麼？」

這時，飛鈴使者又向後退了三丈左右，到了空曠之處。

第三刀是趙鬼，挾帶一片淩厲的刀風，滾了進來。

金鈴聲響，手中金鈴疾飛而出。

飛鈴使者金鈴出手之後，右手長劍向下一沉，「金針沉海」。

噹的一聲，刀劍接實。

飛鈴使者雖然劍招高明一些，但她究竟是女人。

女人的氣力，先天之上吃虧不少。

這一招硬接，震的飛鈴使者向後退了三步。

張鬼緊接着又攻了上去。

李鬼、趙鬼，全部動了拚命之心，各自揮刀，用出了所有的氣勢猛攻。

金鈴繞空飛舞，隨時可以取人性命。

但因三鬼不理會自己的安危，一味的揮刀疾攻。

這是歪打正着，三鬼一直糾纏在飛鈴使者的身側，使得那騰空飛舞的金鈴，竟然無法下擊。

這使得飛鈴使者很尷尬，盡管飛鈴絕技十分霸道，但却沒有辦法傷到和她們在一起的人。

於是，飛鈴使者焦急起來。

一人拚命，十分難當，何況，三鬼全都存心拚命。

一個對一個，飛鈴使者劍上造詣，可以稍佔優勢。

但三鬼合攻，飛鈴使者在應付上就有困難，再加上這三個人，存了拚命之心，立刻就把飛鈴使者的劍勢封住，再有三二十招，非傷於三鬼刀下不可。

三鬼誤打誤撞，剛好找到了對付飛鈴使者的辦法。

就在飛鈴使者險象環生之際，一股劍氣，疾捲而入。

金鐵交鳴聲中，張鬼進擊的刀勢，竟被彈震出去。

飛鈴使者還認爲是援手到了，正想喝問那一位，突覺肩上一麻，竟然被點了穴道。

此時，耳際間響起了田榮冷冷的聲音，說道：「姑娘，魔教中三路進攻，都被擋住，貴教的二教主，已和江少俠正式對面……」

飛鈴使者道：「你們絕對不是二教主的對手。」

田榮道：「別太自信，魔教那一點障眼之法，老實說，只不過是用來嚇唬一下外行人罷了。」

金劍一舉，逼在飛鈴使者的咽喉之上，接道：「姑娘，我不想傷人，但我並非不會殺人。」

飛鈴使者道：「你殺吧！二教主會替我報仇。」

田榮冷冷的說道：「我們只不過想從妳身上取得解藥，就算妳死了，我們一樣可以取到。」

飛鈴使者道：「我身上有很多種藥物，但大部份是毒藥，如果沒有我的帮助，你們無法辨認出來。」

田榮笑一笑，道：「姑娘，別把我看成江玉南，他出身神府，修養好，但在下卻沒有那份好耐性。」

金劍微微向前一推。

飛鈴使者只覺咽喉微微一痛，流出了一縷鮮血。

鮮血不多，因爲金劍只向前推進了三分，劃破了飛鈴使者咽喉上的皮膚。

但這已經使飛鈴使者臉色大變。

人可以不怕死，一刀殺死，也就算了，但如這一刀沒有殺得死他，一種求生的本能，就會使得這個人重估自己不怕死的勇氣。

像飛鈴使者也是一樣，臉色蒼白，面上是一片驚恐之色。

田榮冷笑一聲，道：「生命的價值，在眞正死亡時，會修正一個人的勇氣，姑娘，現在，是不是還是不怕死了？」

飛鈴使者道：「我……我……」

田榮接道：「魔教中人低估了中原武林同道的實力，也低估了伍家堡，這是你們失敗的原因之一，所以，妳別寄望他們會來救妳，妳只有想法子自保。」

飛鈴使者黯然一嘆，閉上雙目，說道：「我交出解藥之後，你們將會如何處置我？」

田榮道：「放了妳。」

飛鈴使者伸手又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道：「這瓶中是兩種顏色的藥，白色的是毒藥，一種毒絕天下的毒藥，食用之後，立刻就死，就算是大羅神仙下凡，也沒有法子救他。」

田榮道：「姑娘，妳再說一遍，那一種顏色是解藥。」

（未完・卅四）